

歷史長
篇說部

水滸續集

大鏡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602B



標點水滸後傳序

後水滸共有三種：其一卽水滸七十回以後羅貫中所續者，名續水滸，一爲征四寇，又稱水滸後傳，一爲蕩寇志是也。水滸後傳明烏程陳忱所撰，俗與續水滸誤認爲一部，稱羅作殊謬。南溟志云：「陳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其先自長興遷溇，閱數傳至忱，讀書晦藏，以賣卜自給，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好作詩文，鄉薦紳咸推重之，惜貧老以終。」詩文雜著俱散佚不傳，著有雁宕雜著、雁宕詩集二卷。一沈登瀛南溟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明詩綜云：「唐羅隱詩稱錢鏐爲尙父，遐心詩云：「餘杭山水役精魂，末世才人眼界昏，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統觀以上三則，作者事蹟已明，而嫉惡之意亦可見矣。故所著水滸後傳一書，極有價值，乃愛國小說也。作者生於明季，眼見朝政日非，官紳閹茸，以致錦繡山河，爲異族顛覆，一腔孤憤，乃著此書，痛斥宋季童蒙奸邪，官紳貪墨，妄啓邊釁，遂覆邦家。書中云：「我這暹羅國自居海外，怎麼中國人來佔得？」又云：「我海外之邦，豈容中國人所佔？」皆借以反映也。賢人正士，爲奸邪所非，壓迫不已，遠害全身，無所復之，乃始遁入綠林，此豈盜之罪哉？羅氏續水滸稱宋公明爲忠義，羅氏殆亦有所憾，世人不察，誚譏之，非是。陳氏承羅之意，復成是編，以爲朝廷萬惡，官僚泄沓，反不如綠林豪傑，有人心，有忠義。故書中云：「若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援，是豺狼也。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望衆兄弟奮勇同心，共建大義。」其憤深矣。蕩寇志是諂媚異族之作，卑鄙實甚，何足稱道。世人憤憤，反以爲有功世道，殊堪噴飯。倘循是以言，則亡國不足痛，奴隸不足恥，天下有是理乎？書中云：「大宋的百姓，受列聖惠養之恩，不思報效，一見金兵，便爭先投順，改換服色，反去挾制鄉民，你說該殺不該殺？」挾制鄉民者，官也，此盜賊有忠義者所不忍爲，而閹閹之家，薦紳之族，甘心諂外，恬不知恥，得勿爲盜賊所笑歟？世果有其名爲官，其心則賊；其名爲盜，其事

則忠；未可按圖索驥，同日而論。是故盜賊固可殺，設以官比盜爲有道，則尊官而殺盜；以官視盜爲不若，則斥官而申盜。此最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見。毋庸辯護於官盜之間，立得判明者也。書中云：「那裏什麼交厚勢利而已！生無媚骨，曳裾侯門，非我所願，來此避喧求靜，教幾個蒙童，度過日子，倒也魂夢俱安。」此作者自寫照耳。當日隱居不仕，至賣卜自給，貧老以終，作者身世，一何可憐！而歿後著述既不傳，傳者可爲他人所佔，益復可歎！予因特表而出之，以諗讀是書者。清初浙江有兩陳忱，一卽雁宕山樵，一字用宣，秀水人，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同姓名錄諸書，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范氏南溟志誤合爲一。又明成化中，湖州陳忱字克誠，號醉月，著瓦缶集，覽勝紀遊集，與此各別，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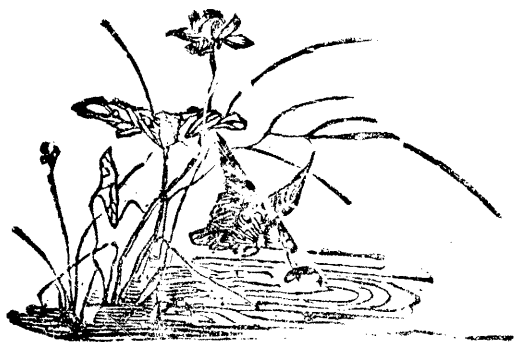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三年孟春南匯朱太忙謹識

新式標點 水滸後傳目次

第一回	阮統制威舊梁山泊	張別駕激變石碣村	一
第二回	毛孔目橫吞海貨	顧大嫂直斬豪家	九
第三回	病尉遲閒住受餘殃	樊廷玉失機同入夥	一九
第四回	鬼臉兒寄書罹重禍	趙玉娥錯配遇多情	二七
第五回	老管營少妾殺命	撲天鵬舊僕株連	三六
第六回	飲馬川羣英興舊業	虎峪寨門法辱黃冠	四四
第七回	李良嗣條陳因賜姓	鐵叫子避難暫更名	五三
第八回	燕子磯玉貌惹奇殃	寶帶橋金蘭逢故友	六二
第九回	混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	七一
第十回	墨吏貪贓賠錢縱獄	豪紳聚斂加利償民	八〇
第十一回	駕長風羣雄開霸業	射鯨魚一箭顯家傳	八七
第十二回	金鰲島興兵圖遠略	暹羅城危困乞和親	九五
第十三回	翻海舶天涯遇知己	換良方相府藥佳人	一〇三
第十四回	安太醫遭讒先避跡	聞參謀高隱款名賢	一一二
第十五回	大征戰耶律淳奔潰	小割裂左企弓獻詩	一二〇
第十六回	潯陽江悶和酒樓詩	柳塘灣快除雪舟恨	一二八

第十七回	穆春血濺雙峯廟	扈成計敗三路兵	一三六
第十八回	鎮三山遭冤入登雲	焦面鬼謀妻落枯井	一四四
第十九回	啓兵端輕納平州城	逞神力奪轉唐猊甲	一五二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圍	美髯公良朋解險厄	一六一
第二十一回	撲天鵬火燒萬慶寺	小旋風冤困滄州牢	一六九
第二十二回	破滄州豪傑重逢	困汴京奸雄遠竄	一七八
第二十三回	跨青驪英雄尋退步	演六甲兒戲陷神京	一八六
第二十四回	挽青衣二帝慘蒙塵	獻黃柑孤臣完大義	一九四
第二十五回	野狐鋪正言折王進	大名府巧計救關勝	二〇二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話新愁	大征戰松坡獲全勝	二一〇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因授首	進鳩酒狹路巧相逢	二一八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識故主	靖忠廟養卒奉英靈	二二七
第二十九回	遠道村法斬郭道士	紫髯伯術護美髯公	二三五
第三十回	陰陽設計鐵扇離殃	南北兩寨金鰲聚義	二四三
第三十一回	馬國主遊春逢羽客	洪丞相訪道遇番僧	二五一
第三十二回	慶生辰龍舟觀競渡	篡寶位綺席進霞丹	二六〇
第三十三回	薩頭陀役鬼燒海舶	混江龍誓志守孤城	二六八
第三十四回	大復仇二寇同授首	權統攝傑士盡歸心	二七六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借兵生靈	青霓島煽亂興師	二八四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奇功異物貢遐方	二九三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詩驗金鰲島	宋高宗駕困牡蠣灘	三〇一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敍舊六和塔	宿太尉敕封暹羅王	三〇九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宮三眞修靜業	金鑾殿四美結良緣	三一九
第四十回	大聚會弟兄同宴樂	好結果君臣共賦詩	三二六



新式
標點

水滸後傳

第一回 阮統制感舊梁山泊 張別駕激變石碣邨

甲馬營中香孩兒，志氣個儻真雄姿。殿前點檢作天子，陳橋兵變回京師。黃袍加身御海宇，五代紛爭從此止。功臣杯酒釋兵權，神武不殺古無比。可惜時無輔弼臣，雜王雜霸治未馴。燭影斧聲千古疑，豈容再誤傷天倫。立未逾年改號蚤，金膝誓約爲故草。秦王貶黜尺布謠，德昭德芳俱橫歿。豎儒倡議欲南遷，宗社岌岌烽火連。御蓋過河呼萬歲，南兄北弟始兩全。澶淵之役作孤注，乾坤再造功無二。朝中不拔眼中釘，雷陽枯竹沾新淚。聖人特降赤腳仙，深仁厚澤四十年。南衙笑似黃河清，樞使夜奪崑崙天。青苗法行傷國脈，鄭俠繪圖忤安石。天津橋上子規啼，半山堂內無籌畫。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傭販皆融融。軍中韓范驚破膽，金蓮送歸內翰榮。元祐黨人何所負，竄逐誅夷皆准奏。日射晚霞金世界，竟成詩讖爲北狩。崔君泥馬渡九哥，六宮能唱杭州歌。二聖環且丟腦後，將軍憤死呼渡河。朱仙鎮上蠅生胃，痛飲黃龍志未售。風波亭內碧血凝，甘心屈膝微臣構。天道昭昭不可移，神器重歸藝祖裔。侍奉兩宮孝莫倫，茸母生時雪竇悲。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馬吳山勢崩潰。濰淮之捷出書生，干戈禍定天應悔。炙手可熱握大權，侍郎充犬吠籬邊。空談性命成何濟，謝金函首玉津園。半閒堂中鬪蟋蟀，襄陽五年圍不撤。樓臺燈火葛嶺西，湖上平章宴未歇。破竹迎降水逆流，東南半壁誰能留。可憐無寸乾淨地，開花結子在棉州。臯亭山下嘶萬馬，孤兒寡婦何爲者。錢塘江上潮不來，朝臣盡立降旗下。零仃洋裏嘆零仃，空扶幼主在翔輿。甲子門中大星隕，趙氏塊肉浮沙汀。小樓三年在燕市，成仁就義真國士。黃冠故鄉不可期，大宋正統纔絕此。六陵冬青叫杜鵑，行人回首望斷

烟。千秋萬世恨無極，白髮孤燈續舊編。

這首長歌，是說宋朝得國之始，敗國之由。自太祖開基，太宗承統，其中列聖相傳，並無荒淫暴虐之主，只是優柔不斷，姑息爲心，又有僉壬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誤國，把一座錦繡江山，輕輕送與別人了。其中雖多經濟大臣，韜鈴勇將，却都棄置勿用，無由展其長技。後來國勢將傾，雖有幾個能人，也就無可奈何了。

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天資高朗，性地聰明，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無所不能，無所不曉。若朝中有強幹的臣宰，赤心諫導，要做個堯舜之君，却也不難。誰知他用着蔡京爲相，引進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貫、楊戩、王黼、梁師成之輩，都是阿諛諂佞，逢君之惡，排擯正人，朘削百姓，所做的事，却是造良獄，採花石網，棄舊好，挑強鄰，納賄賂，任私人，修仙奉道，遊侍宿娼，無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務，遂至土崩瓦解，一敗塗地，豈不可惜！

卽如梁山泊內一百八人，雖在綠林，都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皆爲官私逼迫，勢不得已，潛居水泊，却是替天行道，並不殃民。後來受了招安，遣他征伐大遼，剿除方臘，屢建功勳，亡身殉國。江南回京之日，可憐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雖加封官職，已是功高不賞。那奸臣輩還饒他不過，把盧俊義、宣召到京，賜宴之時，瞞着徽宗，暗地裏下了慢藥，回至廬州，水銀毒發，墜水而亡。又將鴆酒賜與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壞了一世忠義，騙他來，與他同飲，雙雙而死，葬在楚州南門外，宛似蓼兒桂一般。吳用、花榮與宋江平日最好，聞知此信，來到宋江墓上，對面縊死，也就殞在一處。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邊經過，無不墮淚，春秋常來祭奠。可見公道原在人心，有詩爲證：

戴淵昔日出南塘，入洛能殉社稷亡。今日忠心同類此，空悲父老奠壺漿。

這一段話，是水滸傳的煞尾，前已講過，爲何重復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義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爲他立傳著誄，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莖，蓬春卽發，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則流。宋江一片忠義之心，策功建名，不得善

終負屈而死，豈可不闡揚一番，爲後世有志者勸？

他同心合膽兄弟一百八人，爲征方臘，歿于王事者過半，尙有三十二人。那三十二人是：公孫勝、呼延灼、關勝、朱仝、李俊、李應、戴宗、燕青、朱武、黃信、孫立、孫新、阮小七、顧大嫂、樊瑞、蔡慶、童威、童猛、蔣敬、穆春、楊林、鄒潤、樂和、安道全、蕭讓、金大堅、皇甫端、杜興、裴宣、柴進、凌振、宋清。成有赴任爲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閒居隱逸的，或有棄職歸農的，或有修真學道的。

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脫綫，如葉之辭條，再不能取拾到一處了。誰知事有湊巧，話有偶然，機括一提，輾輪胎合，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覺轟轟烈烈，做出經天緯地的事業來，垂功竹帛，世享榮華，成一篇花團錦簇的話。不厭絮煩，且待慢慢的說來。

內中先表那阮小七從征方臘，得功回京，一例陞授官職。除了蓋大軍都統，那地方原是蠻荒徼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

這阮小七又是個粗魯漢子，不知政體，到任兩個月，一味喫酒打人，甚不耐煩；先時破了幫源洞，見方臘的沖天巾，赭黃袍，一時高興，穿戴起來，搖搖擺擺，不過取笑一番，却被王稟、趙譚看見，道他不該，變臉噴喝，宋江勸住。那王稟、趙譚又在蔡京面前譖他謀反，蔡京就奏過聖上，削除了官職。

那阮小七反得自在，同着母親，仍舊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蓋造了十來間草房，土牆竹籬，甚是清雅，尋了兩三隻小划船，收拾廊中幾個漁戶，做了伴當，依舊穿着棋子布背心，在石碣湖中打魚奉母。

一日是四月天氣，萬綠盈門，晴光潑灑，提了一壺郁醪，幾味魚鮮蔬菜，到湖邊柳陰之下，蓬頭破笠，盤膝坐下，自斟自飲，好生快樂；一連喫了十餘大碗，被薰風吹着，酒湧上心中，驀地懊惱起來，疊着兩個擡頭，自言自語說道：

「你看我好不乾鳥麼！我哥兒三個，靠着一身本事，賭錢喫酒，惹是尋非，誰敢道個不字！被吳學究說去撞籌，到晁保正莊上，商量打劫生辰綱，圖個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勝敗露出來，只得同晁保正一班兒同上梁山泊。後來宋公明入夥，弟哥們越多了，做成驚天動地的事業。無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天子三降詔書，宿太尉保奏，就收拾朝京，即差我們征伏大遼，勦除方臘，赤心爲國，血戰多年。兩個哥哥俱死在沙場，骸骨不得還鄉。我蒙聖恩得授官職，一時孩子氣，穿戴方臘服色，被王稟趙譚造謗，削奪爲民，如今倒也自在，拚着氣力，打幾個魚供養老母，再不受這夥奸臣的惡氣了。到後來圖一個完全屍首也就罷了。只是聞得宋公明庶員外俱被奸臣假傳聖旨，將鴆酒藥死，吳學究花知寨俱縊死在楚州墓上，豈不傷痛！若依我阮小七見識，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膽，打破東京，殺盡了那蔽賢嫉能這班奸賊，與天下百姓伸冤，豈不暢快！反被他算計得斷根絕命！如今兄弟們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難鳴，還做得甚麼事？我明日備些酒肉，到山寨裏澆奠一番，也見平日的弟兄情分。」

一頭喫，一頭說，把一甕醪，喫得罄盡，提了空罈碗碟，跟踉跄跄，撞到家裏，放倒頭便睡。直到明早紅日三竿，方纔爬起來，果然叫伴當宰了一口豬，一隻羊，買些香燭紙錢，扛兩罈酒，將划船裝好了，兩個伴當蕩槳，慢慢的從石碣湖蕩到梁山泊裏，從金沙灘上岸，走在忠義堂基址上，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見：

萬山料峭，野水蒼茫；三關崩塌，四寨空虛。晴天正四月清和，慘霧似九秋黯淡。斷金亭下，猶存珠貝零星；忠義堂前，剩得刀鎗斷缺。杏黃旗破幅掛松梢，錦戰袍舊襟堆榭葉。空岩凝血，埋藏腐爛心肝；亂棘招風，掛滿焦枯毛髮。戶額篆文塵燕屎，石碑姓氏蝕蒼苔。豺嗥似醉漢，野虎嘯疑登壇叱咤。正是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後各處走過一遍，甚覺傷心，叫伴當搬上東西，擺在忠義堂空地上，點了香燭，滿滿的樹上

了十大碗酒，朝上亂拜幾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衆弟兄英雄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誠心，備些酒肉，重到山寨裏，望空燒奠。衆位都要似生前一般，開懷暢飲。雖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聞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爲國的好漢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後，自然魂靈隨着哥哥同在一處。」說罷，兩淚交流，又磕了幾個頭，燒化紙帛，叫伴當把猪羊切碎，燙起酒來，大家來喫。伴當道：「不曾帶得刀來，怎麼？」阮小七道：「不妨，我腰邊有解手刀，割來喫罷。」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呵呀！也失帶了！」也罷，你就把手撕開。」

伴當撕肉燙酒，團團坐定，大塊肉，大碗酒，喫了一回。阮小七早已半酣，十分高興的，說與伴當們道：「你們不曉得，這是忠義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黃旗，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四個大字，兀的不見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間供着晁天王靈位，左邊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壇羅天大醮，報答神天，三晝夜圓滿，上蒼顯異，墜下石碣，却篆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員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攙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敗星，坐第三十把交椅。若商議甚麼軍情大事，搥起鼓來，衆好漢都聚堂上，聽傳號令，好不整肅！那兩邊還有許多耳房，早寨、水寨、倉庫、監房，受了招安，盡行拆毀。如今變做滿地荒草，幾堆亂石了。你道可傷不可傷？」說一回，吃一回，不覺大醉，立起身來，正打點收拾回船，遠遠山前大路上，敲着鋪兵鑼，監旗對對，執事雙雙，青羅傘下，罩着馬上坐的一個官員，吆喝而來。阮小七道：「好不奇怪！這山僻去處，那有官府來往？」說聲未絕，漸漸直到忠義堂上來。阮小七定睛一看，那個官兒模樣生得：

骨查臉，鷹眼深，彊綽略口，鼠鬚倒捲。廣有機謀，長多冷笑。相府塔前施婢膝，濟州堂上逞奴顏。

你道馬上這官是誰？原來就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前日隨着太尉陳宗善來山寨裏招安過的。因他伶牙利齒，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來吃了，換上十瓶邨白酒。詔書上無安慰之意，衆好漢心中不服，一齊發作，扯破詔書，虧得宋江勸解，連夜送下山，抱頭鼠竄而去。因他極會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擡舉一場富貴，

對吏部文選司說了，討這濟州府通判與他做。領了文憑，到任未及三個月，因太守張叔夜陞了廉訪使，他便謀署這濟州府印，倚着蔡太師脚力，凌壓同僚，貪虐百姓，無所不爲，人人嗟怨。

他思量宋江這一夥雖然銷散，那梁山泊舊寨或有舊物埋藏，可以掏摸，餘黨潛伏，緝捕得幾個，倒有些生發。這兩日是四月天，蠶忙停訟，沒處弄簞，趁閒來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在此吃酒，一見便喝道：「你這夥是甚麼歹人？又在這裏嘯聚左右，與我拿下！」

阮小七不聽便罷，聽見這般言語，火星直噴，如何忍得；提着雙拳說道：「我老爺在此吃幾杯酒兒，干你鳥事，做張做智，要來拿我！」跟隨人役，有認得的道：「這便是活閻羅阮小七。」張通判大怒道：「你這殺不盡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爲一郡之主，正要勦除遺賊，怎便違我，如此放肆！」

阮小七圓睜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鬱鬱刺的豹子來，罵道：「你這腌臢畜生！我老爺也曾爲朝廷出力，征戰多年，蒙授蓋天軍都統。那裏鑽出來這害民的賊賊，無事便來撩撥老爺！」搶到馬前，要提他下來，被衆衙役攔住，不得近身。

阮小七大吼一聲，想要殺他，身邊又沒有利器，就奪衙役手中藤棍，劈頭亂打，把張通判的幞頭歪癢在半邊。衆衙役慌忙護衛，當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攪，都倒在地。

張通判見不是頭，扯轉馬，連抽兩鞭，飛也似跑去。衆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個，喝道：「這是甚麼野賊，倒來闖事！」擎着拳頭便打。那人殺豬也似叫道：「老爺不要打！不干小人事。這是濟州通判是東京蔡太師府內姓張的幹辦，新任未久，恐怕泊裏另有甚麼閒人，故來巡視，認不得老爺，因此唐突求饒了小人狗命罷！」

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便饒你！只是你去對那野賊說：敢是天包着膽，沒事便來輕惹老爺！」那人得了性命，

沒日的說道：『小人就去說！』一骨碌爬起來去了。

阮小七道：『原來就是那個張幹辦，不過是蔡京門下一個走狗，豈可爲民父母！朝廷沒好體統！可惜不曾帶得刀來，砍了這顆驢頭便好！』正是：

書詩逐牆壁，奴僕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當收拾回船，划到家裏，已是黃昏時候，對母親說知此事。那婆婆埋怨着道：『兩個哥哥通沒了，你是個獨腳腿，每事也要成些性子。倘那廝明日來合嘴，怎麼？』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有對付，憑他怎地。』當夜無話。明早起來，依舊自己去打魚。

到第三夜，二更時分，阮小七睡在牀上，忽聽得門外有人走動，擡起頭來，只見有火光射到屋裏，連忙爬起，穿好衣服，且不開門，跨口腰刀，手裏提根柳葉鎗，蹣跚起來，往牆頭外一望，見一二百士兵，都執器械，點十來個火把，把草房圍住，張幹辦帶着大帽，緊身衣服，挂一副弓箭，騎在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來個士兵，用力把籬門一推，倒在半邊，一齊擁入。

阮小七閃進後屋，從側門裏跑出，大步轉到前門來。士兵在內搜尋，張幹辦還在門外馬上，不隄防阮小七却在背後。

說時遲，那時快，阮小七輕輕挺着柳葉鎗，從張幹辦左肋下用力一搨，那張幹辦大叫一聲，早跌下馬，血流滿地。阮小七丟了鎗，拔出腰刀，額子上再加一刀，眼見得不活了。

士兵聽得門外喧鬧，回身出來，不防張幹辦屍首在地，有兩個絆着跌倒。阮小七抖搜精神，一連亂砍了幾個餘多的各顧性命，霎時逃散。

阮小七走進屋裏，連叫老娘，不聽見答應，地下拾起燒殘的火把，四下裏一照，只見婆婆一堆兒躲在牀底下。

發抖，兩個伴當，通不見了，連忙扶出，說道：「老娘，受嚇了。此間安身不得，須收拾到別處去。」隨把衣裝細軟，拴做一包，煮起飯來，母親喫飽，扶老娘到門外，拖起張幹辦并士兵屍首，到草房裏，放起一把火來，燄騰騰燒着。已是五更天氣，殘月猶明，參橫斗轉，見張幹辦那匹馬在綠楊樹下嘶鳴不已。阮小七想道：「母親年高之人，怎生走得長路？何不牽過那匹馬騎坐了去？」就帶住那馬，扶婆婆坐好，自己背上包裹，跨了腰刀，提把朴刀，走出村中，向北邊而去。有詩爲證：

千阿萬笑驅烏紗，只合粧憨坐晚衙。何事輕來探虎穴？一堆佞骨委黃沙。

話說阮小七殺了張通判，扶母親上馬逃走。那婆婆嘆道：「我生你哥兒三個，本等守着打魚，待我喫碗安穩飯，却上了梁山。小二小五俱遭橫死，剩得你一個，將就些兒，指望送我入土，又闖出這場奇禍來！我年老之人，受不得這般三驚四嚇！」

阮小七笑道：「老娘不必嗟怨。這不是我尋他。難道白日受那廝凌辱，真個有累老娘。今後尋個安身所在，隨他甚麼人在臉上打一百拳，也不發怒了。」婆婆道：「恁般便好。」正是：

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

當下母子二人，一頭說，一頭走，夜住曉行，饑食渴飲。在路行了兩日，聽得過路的人說：「那梁山泊阮小七殺了濟州通判，如今城市裏奉着明文，畫影圖形搜捕，有人拿得着，給賞三千貫哩。」

阮小七聽得這般消息，不敢從州縣裏過，只望山僻小路行走。他是個粗鹵的人，不會算計得那裏安身，只顧望前走去。約莫捱了十多日，到一座高山脚下，看那山勢十分險峻。一來天氣暄熱，二來那婆婆受了驚恐，又途路上辛苦，一時心疼起來，攢着眉，呻吟不絕，看看坐不住，要跌下來。

阮小七驚惶無措，却好山塢裏有座古廟，輕輕扶老娘下馬，攙到廟裏，空蕩蕩並無一人，將包裹打開，把布褥

鋪在一扇板門上，伏侍老娘睡倒。

婆婆道：「這回心裏疼得慌，怎得口熱湯水喫便好！」阮小七道：「母親，你且將息片時。這裏現放着鍋竈，待我尋些火種來，便有滾水。」把廟門反拽上，大踏步走去，四處並無人烟。驀過一條小岡子，遠遠樹林裏露出屋角，飛奔前去，討了火種趕回來，已是好一會了。正當晌午時分，紅日當空，無一點雲影。又走得性急，汗流滿面。脫下上蓋，擱在臂上，想道：「怎麼這般炎熱！好似前日在黃泥岡上天氣一般。」忙走到廟邊，推進門來，板門上不見母親，包裹也無了。喫這一驚不小，又忖量道：「想是母親要登坑，包裹怕人拿去，就帶在身邊……只是馬往那裏去了……」走出後門一看，都是亂草，四下裏聲喚，並無形影，心下慌張起來道：「不好了！敢被虎狼拖去！當初李鉄牛馱母親到沂嶺上，口渴要水喫，鐵牛到澗邊舀得水來，剛剩得一隻大腿，今日却好一般！」又道：「且慢，若被虎狼所傷，必有血跡。」撥開亂草，山窩裏各處搜看，並無一點血痕。又想：「馬匹包裹俱沒影響，決非虎傷。」躊躇不定，走到前面神廚邊，立着心中焦躁，眼淚汪汪，不知此處是甚麼地方，又無人可問。思量到大路上找尋，又想：「母親因害心疼走不動，那得出門……」胡思亂想的，正沒理會，忽見走進一條大漢來，怎生模樣：

面白脣紅，眉濃眼秀。八尺以上身材，三旬以外年紀。青紗萬字頭巾，雙環玉碾梭布斜紋褶子，挺帶銀鑲。看來是舊家子弟，略帶些行伍出身，想暫時撞到江湖，終不失英雄本色。

那阮小七不見了母親，正在煩惱，驀然見他走到，搶步向前一把扭住，喚道：「你還我老娘來！」正是：天邊孤鴈重連影，波內長鯨再起雲。

不知那人如何理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毛孔目橫吞海貨 顧大嫂直斬豪家

却說阮小七扭住走進廟門的漢子，要他還母親。那人不知就裏，說道：「你是什麼人？好沒來歷！還你什麼老娘？我正着惱，走得熟了，到這廟裏歇一歇，你是什麼人？」

阮小七情知無涉，只得放手，便問道：「你從大路上來，可曾見個年老婆婆拿着包裹麼？」那人道：「我在十里牌酒店裏喫了一角酒，這般熱天，路上並無人走，那裏見有婆婆。你是那裏人，爲甚的不見了老娘？」

阮小七道：「我是石碣村人，同母親投奔親眷，路上辛苦，母親一時心疼起來，扶在廟裏睡着，要口熱水喫。我去尋得火種回來，就不見了母親，馬和包裹通沒了。正在心焦，見你走進來，忍不住只得問了。」

那人想一想道：「石碣村，可是濟州管下，相近梁山泊的麼？」阮小七道：「正是。那石碣村的湖面，連着梁山泊。」那人道：「梁山泊裏，宋江部下，有個黑旋風李逵，你可認得？」阮小七道：「我也曾認得，只是死了。」

那人道：「再問你，當初宋江打破祝家莊，有個一丈青扈三娘，拿上山寨，後來怎麼樣了？」阮小七道：「一丈青被林冲所擒，宋江卽刻押到山寨，交與宋太公衆頭領盡猜他自要做夫人。及至回兵，把他配與短腳虎王英做了夫妻。兩口兒好不和順。扈三娘也是地煞星數，忠義堂上坐把交椅。後來受了招安，從征方臘，到烏龍嶺，被鄭魔君使着妖法，夫婦雙雙打死了。」

那人聽到此處，簌簌的淚下。阮小七道：「扈三娘是你什麼人？」那人道：「我便是獨龍岡下扈家莊扈成。因妹子一丈青許配祝彪，前來助戰被拿。那時我備羊酒表裏親到宋江寨中納款，宋江許還妹子。後來打破祝家莊，那個黑旋風殺材把我太公一家老小殺盡，放火燒了莊院。我虧得落荒逃走，到延安府投奔個相識，又遇不着，流落在外，還鄉不得。偶然逢着一夥客伴，做些飄洋生意，頗有利息。那海島與暹羅國相近，山川風土，與中華無異。在那邊住了兩三年。前月湊有海船到島，搭附了來，不幸遇着颶風，打翻了船，貨物飄沉。還虧得漁船救了性命，打撈得一擔貨物，却是犀角香珀，還算不幸中之幸。到得此間登州口子上岸，僱名脚夫，挑了擔兒，思量到

東京發賣，回到家鄉，重整舊業。」

那人說到此處，不覺臉色忽變了，咬牙切齒的。阮小七急問道：「到了旱地上還有甚事？」屈成嘆口氣道：

「不要說起！又撞着冤家！因天氣炎熱，擔子又重，脚夫走得力乏，把擔放在一家門首大柳樹下，歇回涼兒再走。不想走出一個年紀小的後生，跟着五七個莊客，都拿着哨棒，要與人廝打的模樣，見了我，喝着道：『你是什麼人，在此窺探？』我便道：『是過路的客人，走得辛苦，借坐坐兒。』又喝着道：『那擔子裏是什麼東西，莫不是通洋私貨？』我說：『有甚私貨！』那後生喝着道：『現奉憲司明文，緝捕梁山泊餘黨，殺死官員的，盤詰來歷不明的人，甚是嚴緊。客商行李，俱要細細搜檢。』喝叫莊客打開來看。脚夫見不是頭，挑了擔兒便走，被那廝臉上一掌，跟踉跌去。五七個莊客，把竹籠打開，見是伽南香、琥珀、犀角、珊瑚等物，動了火，叫擡了進去。」

「我便嚷道：『這裏又不是關津所在，怎的盤詰得我，搶我貨物？』那廝便罵道：『你這大膽的海賊，現有真贓，還要口強，鎖去登州府裏發落！』那廝同莊客來拿我，我便拽開拳脚，踢倒一個莊客。他把哨棒打來，空手抵當不住，只得走了。他也不來趕，不知脚夫怎地。」

「我平白地受了這場惡氣，千辛萬苦，性命相博來的貨物，被他搶去，思量孤掌難鳴，敵他不過，待去官司告理，又不知他姓名，況且委是海貨，不便分理。正在煩惱，不想逢着你，又要討娘。這是那裏說起！」

阮小七道：「實不相瞞，我便是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可憐宋公明被奸臣藥死，我念平日情分，到山寨裏祭奠；不想那蔡京的門下一個張幹辦做了濟州通判，他到梁山巡察，和我鬧起來，打聽他的幞頭。到第三夜，他領七兵來圍住拿我，我便殺了他，容身不得，同母親逃難。行到此間，母親忽然心疼起來，我去尋火種回來，不見了。如今你不若和我去尋見了母親，我便同你去奪回貨物，何如？」

屈成道：「如此甚好。方纔你說我妹子死了，倒也放下一條肚腸。」阮小七道：「眼見得母親不在這裏，且到

村中訪問。只是我肚中飢了。」扈成道：「此間到十里牌不多路，大酒店諸般物事都有。」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便去。」

兩個廝趕着，走不得三五里地面，果然官道邊開一座酒店，擺列十來副紅油座頭，櫃邊三隻大酒缸，一半埋在泥裏，噴鼻香新鷄熟白酒，兩三架蒸籠，熱騰騰地蓋着精肉饅頭，案上堆大盤熟牛肉。

兩人進店，揀副座頭坐下，叫量酒的打兩角酒，切三觔熟牛肉，二十個饅頭做點心。量酒的觀着扈成道：「方纔這位客官，喫酒會鈔去的，重番又來？」扈成道：「不要你管，只顧拿來。」酒保擺上大碗，篩了，讓阮小七喫。扈成道：「小弟偏陪不多時，你饑渴了自喫。」

阮小七真個流星趕月的一般，喫了一回，兩個又提起尋母親奪貨物的話，只見照壁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小七哥。」阮小七擡起頭來一看道：「阿呀，嫂嫂恁地湊巧！」你道那人是誰？

紗裁衫子綠，髻插石榴紅。木軸腰肢壯，銀盆面目雄。春風雖覺滿，殺氣尙然橫。水泊能征戰，馳名母大蟲。
阮小七見是顧大嫂，拜倒在地。顧大嫂連忙答禮，又與扈成見過，問道：「此位是誰？」阮小七道：「是一丈青的哥子扈成。」顧大嫂道：「怪道有些相像，請到後面水亭上坐。」

兩個走進水亭裏看時，一邊靠着大樹，綠蔭搖涼；四扇格子亮窗，對着條澗，流水潺湲；小棹上供着一瓶劍葉菖蒲，幾朵蜀葵花，地不清幽！

阮小七道：「出路的人，把時節都忘了。想是端陽邊哩？」顧大嫂道：「今日是初四。」叫把酒篩整起來，問道：「小七哥，你怎麼到得此間？聞知宋公明身故了，我這裏隔着路遠，不知詳細，沒有實信。」

阮小七將盧員外墜水先亡，賜藥酒與宋公明，騙李逵同喫，死後葬在楚州南門外，吳學究花榮同弔死在墓上，說了一遍，然後把自己蓋天軍削職歸來，到泊內祭奠，撞着張幹辦合氣，殺了他，同母親逃難，心疼，討火種，不

見了母親的話，也備細說了一遍。伙家搬到菜品酒餚。

顧大嫂相勸喫了一回，問道：「卮家叔叔那裏相遇的？」阮小七道：「在前邊廟裏，他有一擔貨物，被人搶了去，也在納悶。」顧大嫂道：「什麼貨物？在那裏被人奪去？」卮成接口道：「是值錢的洋貨，歇涼在一家人家門首，有個後生，跟了幾個莊客，假說盤詰奸細，竟奪了去，還要拿我送官！」

顧大嫂道：「怎麼一個人離多遠？」卮成道：「此去東首十來里遠近，依山臨澗一所莊院，那廝年紀不上二十四五，面上有個疙搭，穿一領醬色官絹褶子，粉底快靴，像是公門中人。」顧大嫂想了一會，點頭道：「是了。莫不門前有一株大柳樹，樹下有座小小的神堂麼？」卮成道：「正是。」

顧大嫂道：「小七哥，你道那廝是誰？當初我兩個兄弟——解珍解寶——在毛太公園內尋虎，他誣我兄弟白晝搶劫，那毛太公女婿王正就在本州做孔目，把他二人屈打成招，監禁在獄。我和二哥商議，同去劫牢，救出兄弟二人，殺了毛太公一家，因此同歸山寨。不料毛仲義的兒子躲過，長成起來，名喚毛豸，到登州頂了那王正的缺，做着孔目。這雜種十分懶賴，幾番和我們尋事，想要報仇。方纔卮叔叔說這般模樣，決然是他，那擔貨物，好言語，他那裏肯還。且待二哥回來，再作商議。」

阮小七道：「正不問得，二哥那裏去了？」顧大嫂道：「早間城中伯伯差人來請，探望去了，想必就來。」說聲未絕，小尉遲孫新汗流汲背的走到，見了阮小七，驚喜道：「小七哥，甚風吹得你來？」與卮成一同見過，問道：「這位却不認得？」顧大嫂道：「是卮三娘哥哥卮成叔叔。」孫新道：「幸會。」顧大嫂道：「伯伯請你作甚？」孫新道：「不要說起你伯伯一發古撒了，教我不要與鄒潤往來，說道：新任知府楊戩是楊戩兄弟，大作威福，倚着姓欒的都統制武藝超羣，那毛豸小畜生在官府面前攬撥，要尋我們是非，教我不要碰他的釘子。我只不要當面白他。爲人在世，那裏只爲自己打算利害，便把好朋友弟兄都輕易拋撇了。」

阮小七道：『爲何不要與鄒潤往來？他如今在那裏？會他一會也好。』孫新道：『鄒潤不願爲官，三月之前，同一個潑皮大戶賭錢爭競起來，殺了他一家，仍舊到登雲山去落草，聚着一二百嘍囉，打家劫舍。』阮小七道：『和我一般，事到頭來，那裏忍耐！』又把從前的事，告訴一遍。孫新道：『這樣說來，令堂好好在一處，不必憂心。』

阮小七急問：『在那一處？』孫新道：『我早上進城，路上見了登雲山小頭目，說鄒二哥要會我，又道：「方纔同幾個嘍囉下山，在山神廟裏，見個婆婆睡着一匹馬兒，一個包裹去牽馬拿包，那婆婆不肯，連這婆婆攙到寨裏去了。」如此說來，令堂定在那裏。』

阮小七喫驚道：『倘小嘍囉在路上害我老娘，怎處？』孫新道：『不妨，鄒潤學了梁山泊好樣子，不許嘍囉私自殺人。』

阮小七跳起來道：『二哥，我和你去看我老娘下落。』孫新道：『不要性急。鄒潤如知道是令堂，必然好待。』日色已西，待晚涼些，且喫杯酒，明星皎潔，慢慢的上去。近哩，不上五六里。』

阮小七只是性急，連酒都不肯喫。孫新道：『不妨，離此不遠。我且問你，你殺了濟州通判，非同小可，如今思量到那裏安身？』

阮小七道：『我一時性起，開除了他，正不會算得去路。就是到這裏，也是偶然相會你夫婦。二哥，你爲我擺劃。』孫新道：『本州自然申文到樞密院，各處搜捕。小可的所在，也隱藏不得。何不去登雲山入夥？若有變故，我夫婦也同上去。』

阮小七大喜，謝道：『全仗二哥指點。』顧大嫂道：『那毛小廝一發可惡，卮叔叔一擔貨物，歇在他門首，平空地搶了去，留他在此，到底要和我們作對。斬草除根，何不先下手奪這担貨物還了卮叔叔？也顯得與故世的三。』

娘情分。」

孫新道：「這也使得。只但連累我哥哥。我和你拚上了登雲山。」顧大嫂道：「伯伯不急不走的，有前日的樣子，不怕他不來。」扈成道：「貨物是小事，心上不甘。承嫂嫂盛情，方消得這口惡氣。」孫新道：「不消說。今晚同到登雲山，會了鄒潤。明日是端陽佳節，他必然在家裏。晚上就去罷。」

四個說得投機，猜枚行令。阮小七也連喫了幾大碗悶酒。看看紅日西沉，星光燦爛，各人執件器械出門。孫新道：「二嫂，你明晚整頓酒餚在這裏，我們飲過菖蒲酒就去。」顧大嫂道：「這個自然。」孫新在前引路，一同望登雲山而去。有詩爲證：

綠林豪俠舊知名，話到人情劍欲鳴。塊磊難消須縱酒，水亭高樹晚涼生。

當下孫新引着阮小七扈成，趁着星光，取路到登雲山。沒半個時辰，已到山邊林子裏。伏路嘍囉聽得有人走動，拿了鳥鎗趕出來，見了孫新，連忙先去通報。鄒潤便到寨口迎接，讓至聚義廳，剪拂了鄒潤道：「小七哥，令堂老伯母已先接到敝寨了。得罪。」阮小七道：「不見了老娘，甚是憂疑。孫二哥猜道必在這裏，方纔放心。」

鄒潤喝嘍囉扶婆婆出來。孫新扈成見過婆婆道：「你去尋火種，兩個人來奪包裹，我拉住不放，就攙我到這裏見鄒頭領。說起你姓名，鄒頭領甚是相敬。心疼已好，喫過茶飯了。」

阮小七致謝。孫新指着扈成道：「這位是扈三娘哥哥子扈成，有担貨物，被毛豸搶去。如今要和你商議，同去討還。」鄒潤道：「這個毛賊，那裏與他好話，竟勦除他罷！」

衆人大喜，嘩囉擺出酒饌。阮小七道：「老娘，你先進去睡罷。」婆婆道：「已有牀鋪，打點睡了。說道你來，故此走出。」說罷，自進去了。四個人開懷暢飲，各訴心事。至更深方散。

次早，鄒潤宰了豬羊，置辦菓品，慶賞端陽。飲到下午，撤過筵席，回到山前遊玩。看那山勢，雖不比梁山廣大，却

也險峻。周圍重巒複嶂。只有山前一條大路，把木石築成寨門。若然守住，縱有千軍萬馬，也不容易攻進。中央一片平坦之地，可容四五千。只是草創未完。

衆人看了一會，鄒潤又請喫酒。孫新道：「不消了。我家大嫂已備在那裏，我們再停一會同去，喫了去行事。」

一頭開步，扈成開鼓那海島風景。

看看日色轉西。孫新道：「此時好下山去了，我們去罷。」鄒潤選十名精細嚙囉，準備器械引火之物，吩咐道：「黃昏時分，到孫二爺家裏聚齊。」

衆嚙囉應諾。四個人同下山，到十里牌。顧大嫂接着，水亭上坐，擺出許多鷄鴨嘎飯。孫新在供桌上取過那瓶菖蒲，又折一枝榴花插上，放在中間，笑道：「應些時景，不要被人笑我們梁山泊上好漢一味是大碗酒，大塊肉。」顧大嫂道：「伯伯差人送四尾石首魚在此。」搗上蒜泥，大家喫了一個更次。顧大嫂道：「那廝雖無准備，也要詳細，不要被牠走脫。」一打蛇不死，惹蛇毒了。」孫新道：「這個自然。待那嚙囉來，把住前後門，斷絕隣舍往來的人，從屋上進去，不要大驚小怪。」

算計定了，聽得敲門，知道嚙囉到了。顧大嫂出去，俵賞酒肉，先教去四野裏埋伏。又進來同他四個，又喫幾碗酒，扎縛起來，跨着腰刀，分付伙家等候，出了門，望東而走。其時約莫有二更天氣，星光閃閃，四野蒼茫。

不多時，到了毛豸門首。黑影裏有個人蹲在神堂邊，打個暗號。大門緊閉，裏面並無動靜。孫新轉到後門，望進去，微有燈光。却好有個採樵樹梯靠在牆邊，撥過放在夾街上，爬上去一看，小天井內，有株梧桐樹跨在樹叉內，雙手抱着一溜溜下去，向窗縫裏一張，見一個年少婦人抱着小孩子坐在牀沿上喂乳。那毛豸除下巾幘，脫去上身衣服，立在春檯邊，明晃晃點着燭兒，把竹籠裏的犀角香珀，另裝在一隻皮箱內，把一串密珀數珠套在孩子頸上，笑道：「娘子，我這孩子剛剛滿月，插到野蠻這用東西送上門，值一二十銀子，也是彩頭哩。到明日把幾

件送與楊太守，不怕不做時人哩。」那婦人道：「虧你罪過！」毛彘道：「甚麼罪過？自古道：『爲富不仁。』我明日對太守說，那孫立孫新顧大嫂，梁山泊做過強盜，廣有金珠寶貝，誣陷他與登雲山鄒潤交通，重復造反，拿了他，又有一場大富貴。若不耍人的財物，今日孩子滿月，那裏擺設得筵席請親戚朋友，這般光彩？」婦人道：「夜深了。」毛彘道：「待我鎖了皮箱，藏好了去睡。想你一個多月不會……那話兒有些喉急哩。我日裏喫多了菖蒲燒酒，正有些意思。」婦了一隻手抱孩子，一手脫裙，笑罵道：「涎臉賊囚子！」

孫新在窗外聽得明白，覘轉身，輕輕開了角門，打廚房走過，莊客們都醉了，已睡；一直開了大門對衆人說了，都伸着舌頭道：「這廝好不狠毒！」嘍囉身邊取出火種，點上松脂絞的繩，拔出腰刀，一擁進去。

那毛彘正脫了褲子，赤條條爬上牀去。阮小七把房門一脚踢開，毛彘聽得回轉頭來，早被鄒潤劈角兒揪住，一刀割下頭來。那婦人驚慌，精着身子，從牀上滾到地下。顧大嫂踏住胸脯，頸上一刀，死在牀邊。阮小七扞成趕到外邊，兩個莊客闖出來，一刀一個，再尋覓時，有命的開後門走了。

孫新顧大嫂打開櫥箱，把金銀細軟，束做兩包，牀底下尋出皮箱，是方纔收拾的，只消挑去。將要出房門，那小孩子在牀上呱呱的哭。孫新道：「前日斬草不除根，又要費這番手脚。留這惡種何用！」提起來一摔，做個肉餅，喚進嘍囉，背上衣包，皮箱，尋草把放起火來，燁燁剝剝的聲音。有隣舍聽得火起，開門出來。鄒潤喝道：「有冤報冤，不干你們事，要死的出來！」隣舍聽得，縮了進去。

不逾時，房屋燒淨，小嘍囉牽了一頭黃牛，扛兩個肉豬，說到山寨裏祭賽還願。可笑那毛彘；滿口稱有福之人，轉眼作不毛之地。

再說五位好漢，十名嘍囉，得了手，歡歡喜喜，到十里牌，天尙未明。孫新道：「這番舉動，明日官府必然知道。你們先上山去。我去城中打聽，就要我哥哥出來，好共歹也便收拾來也。」阮小七鄒潤扞成自上山去。孫新再喫

喫酒飯，也便進城打探不題。

却說那隣舍當夜不敢救應，天明都到火場上，說道：「不知是那裏強人，劫了財物罷了，怎的殺人放火？」有從後門走脫的莊客道：「我認得兩個是登雲山的鄒潤，十里牌開酒店的孫新。原是梁山泊餘黨。」有個年老隣舍道：「這干人不是好惹的，不要管閒帳。」有一個道：「倘官府責我地力不申報，怎麼？」——自有他莊客執認，不妨。」又有一個道：「祖宗該積德做些好樣子與後人看便好。那毛太公一味強賴，遭了毒手。那孫子又逞威風，自然有此顯報。」莊客道：「不要閒說，煩列位動一報單，待小人自去執證便了。」

衆人寫下呈子，付與莊客，教他去遞。莊客急急走到州衙前，正值太守陞堂。莊客把報單呈上。太守接過看了，問道：「當夜共有幾多強人？」莊客稟道：「有二十餘兇，明火執仗，打進門來，把主人主母殺死，劫了財物，燒了房子，內中小人認得兩個，是孫新鄒潤。」太守道：「你且早晚俟候，不許聲張。」莊客應諾而出。太守分付傳請樂統制來。

你道那樂統制是那個？便是祝家莊上請的教節樂廷玉。那日祝家莊打破，回身不得，仗這一條鐵棒，衝散梁山泊西北一路人馬，落荒得命，後來投在楊戩門下，因他兄弟楊戩除授登州太守，那登州是瀕海地方，恐有疎虞，曉得樂廷玉武藝非比尋常，便陞了都統制，一同上任的。

閒話休題，且說樂統制請到，竟進後堂，相見已畢。太守道：「昨夜登雲山反寇同孫新一班殺了孔目毛彥一家，劫財放火，煩統制即去進勦。」樂廷玉道：「這夥草寇倒不打緊，那孫新的哥子是病尉遲孫立，十分了得。當年劫牢，救出解珍解寶，同上梁山，受了招安，除授本職，今間住在家，恐又裏應外合，必要先拿了他，除了後患，方去進勦。」太守道：「有理，事不宜遲。」就喚打轎樂廷玉上馬，帶着兵役，竟到孫立家中來。正是：

楚國亡猿伐林木，城門失火害池魚。

却說孫新跑進城，到哥哥家裏，相見罷。孫立道：「昨日拿石首魚送你過節，你不在家裏，莫不又去會鄒潤！我對你說的話，不可忘了。」

孫新正要說知，只見門上人來說道：「太爺同欒統制來拜。」孫立道：「快取公服來。」孫新曉得有些蹊蹺，一溜烟先出了門。正是：

頃篋合奏推同氣，急難哀鳴感鶴鶩。

不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病尉遲閒住受餘殃 欒廷玉失機同入夥

却說孫新來到哥哥家裏，正要說殺了毛豸，教他出城避禍，忽聽見楊太守統制來拜，曉得決撒了，躲出門看光景。那孫立不知來歷，忙討公服換了，迎進相見。楊太守統制同到中堂，見了孫立，喝令拿下。孫立不及詢問，早被衆兵役簇擁着，在太守轎前。

到了州衙，太守陞廳而坐。欒廷玉亦在東首。太守道：「孫立，你怎麼結連登雲山反寇和兄弟孫新去殺毛孔目全家，重復反叛？」孫立挺身說道：「這事從何說起？卑職從征方臘有功，蒙聖恩除授本州都統制，因戰場風霜，染了痺軟的病，辭職在家，並不出門。何曾去殺毛孔目？就是說我兄弟，也須實證。况大宋律上，兄弟分居的，也連累不得。」

太守道：「你先前却宰放賊，今番決然通謀的。」孫立道：「現有誥勅在家，輕易拿我不得。」欒廷玉道：「孫統制，你到祝家莊假說助我裏應外合，破了祝家莊，使我置身無地，今又做出事來，不必抵賴了。」孫立道：「欒統制，明是你挾仇陷害，少不得要到樞密司分辨，與你做個對頭。」太守冷笑道：「你說有誥勅，輕易動不得，且

把你監下，待捉了登雲山反寇對證。」

衆兵役就把孫立推到監裏。太守道：「孫立已監，不怕內患。欒統制，你即刻領兵征勦，不可遲誤！」欒廷玉應諾起身，點了二千兵，到登雲山，不在話下。

却說孫新閃在人叢中，見哥哥擁去，連忙到家裏與顧大嫂說知，收拾家資，叫伙家挑着，同到山寨裏來。那阮小七扈成鄒潤正在那裏還愿。孫新道：「不好了！我的哥哥被太守拿去，那欒廷玉即刻領兵到了！快作準備！」扈成道：「甚麼欒廷玉？」孫新道：「就是祝家莊的教師，新陞登州都統制。」扈成道：「噯，原來是我的師父！不妨，我自有計。先把寨門口都壘斷了，不可與他交戰。」喚小嘍囉搬運木石堵寨，多備擗木砲石灰瓶，防備攻打。不移時，盡皆完了，且到裏面散福。

飲過數巡，孫新道：「我等衣甲不曾完全，一二百嘍囉，多是烏合之衆，糧草又無蓄積，怎麼守得住？」扈大哥，你說有計，還是何如？」扈成道：「機不可漏，只不要說我姓名，待他攻打三日之後，如此這般做作。」

衆人聽了，大喜暢飲而散。孫新道：「雖然如此，衆弟兄須要用心防守，不要懈了。」衆人道：「這個自然。」都結束停當，到寨口守護不題。

却說欒廷玉點了二千兵，騎匹高頭劣馬，全副披挂，手執渾鐵鎗，浩浩蕩蕩，殺奔山邊來，結下寨柵，把山勢周圍一看，層巒疊嶂，別無小路，那寨口盡用竹簽蒺藜布滿，沉吟了半晌，喝令兵士攻打。那高山上石塊灰瓶，雨點般打下來，傷了幾個兵卒，無計可施，天色已晚，只得回營。次日又來搦戰，並不見一人下來。小嘍囉只在高處，百般辱罵，要想仰攻，那深篋密籌，山岡險峻，箭砲都打射不着。略近山脚，上邊勢順，竹弩鳥鎗，容易傷人。

欒統制不勝焦躁，到第三夜，在寨中納悶。轅門外傳鼓稟報：「有一個姓顧的求見。」欒統制道：「恐是奸細，搜檢明白，纔喚進來。」

少頃引進拜伏在地道：「師父在上，徒弟拜謁。」樂統制扶起，仔細一看道：「你是獨龍岡下扈成，怎得到此？」扈成道：「一言難盡，自從家口被李遠殺害，逃到延安府尋訪師父不着，流落多年，偶然遇着客伴，到海島做些生意，頗有利息，搭了洋船回來，到口子上登岸，那客伴押着貨物先走，我中了暑氣，行走得慢，被登雲山強盜捉到夥中，要我入寨，我是清白漢子，況且那廝們是梁山泊餘黨，原是仇家，如何做得？只是被他們留住不放。天幸聞得師父領兵來勦，心中暗喜，那夥強盜曉得師父英雄，個個心驚膽顫，盡到寨口守禦，無人防閑，被我逃出小路，得見師父，實爲萬幸！明日要進城，恐有盤詰，要求一枝令箭，城門口照驗發脫貨物，重到家鄉整理舊業，故此特來叩見。」

樂廷玉道：「令箭不難，我還要問你山寨虛實。我到了這裏三日，不見出戰，又無路可上，正在此納悶。」扈成道：「寨中只有一二百嘍囉，不曾經陣的，爲頭的是鄒潤，湊着阮小七殺了濟州通判，逃難到此，與孫新顧大嫂會着，同結了夥。衣甲全無，刀鎗缺少，只有一匹馬，是阮小七帶來的，糧草不足，每日叫小嘍囉到郟中打米。我昨日尋出山後小路，師父若要破他不難，這廝們盡把守寨口，後面空虛，若從小路攻進，易如反掌。」

樂廷玉大喜，叫備酒饌相待，說道：「賢弟，你何不引我同破山寨，豈不是好？」扈成道：「我這擔貨物約有萬金，那夥客伴人心難托，倘然見我不到，竟拿了去。況這是洋貨，那裏聲張？」

樂廷玉道：「小路離此多遠？」扈成道：「在西南角上，只有五六里，有兩株大楓樹在上邊，叫做丹楓嶺。雖有寨門，不過十來個嘍囉把守。」

樂廷玉道：「那幾個賊寇，料得不打緊，只有病尉遲孫立是孫新的哥子，是我同師父學的武藝，有些本事。怪他前日賺破祝家莊，先稟太守，拿他監禁，恐他越獄，放心不下。城中的兵，我盡數帶來，倘有疎虞，怎生了得？」沉思了半晌，說道：「賢弟，我曉得你材具，明日分三百兵與你，領到城中，持令箭稟帖呈上太守，守護城池，待我掃

蕩山寇回來，鼓上你的功，圖得職銜，然後回去，豈不榮宗耀祖？」扈成致謝道：「蒙師父見委，不敢推託。若是耽擱不久，這還使得。只候師父凱旋就要回去。」欒廷玉道：「且再商量。」

到次早，欒廷玉分點三百兵，討副衣甲，與扈成穿扮了，取令箭稟帖，付與扈成道：「小心在意。我在兩日內回兵。」

扈成拜別，領兵出營；下午時分進城，到州衙前，太守晚堂未退。扈成直至丹墀參見，呈上稟帖令箭。楊太守叫聽事接到案桌上，啓封看得：

未將謹奉台檄，勦蕩登雲山賊寇，探知虛實，不日殄滅奏凱。唯恐城中無備，孫立乘機逃越，特差敵門下扈成文武全備，分兵三百名回守城池。台相可任調遣，巡察非常，庶無疏失。令箭照驗。

楊太守看了稟帖，見扈成一表人材，驗過令箭，說道：「欒統制差你守護城池，責任非常，待賊平之日，敕功陞賞。」扈成聲而出。

扈成到營內，傳下號令，每門分兵守把，辰啓酉閉，盤詰出入，不可違悞。各門分把去了，留下二十名，隨身差遣，就在營內安歇，晚間各處巡察，十分嚴緊。太守放心，回衙安寢。

扈成取出銀子，差隨侍的置辦酒肉，喚二十名同喫。兵士道：「扈爺初到，不曾接風，怎麼反擾？」扈成道：「我不過一時遣委，又無統屬，全要你們用心。待欒老爺回來，討得無事就好了。這個何妨？」

那些兵士只圖嘴肥，管甚利害，儘意喫，都醉了。二更時分，聽得號砲連聲，曉得登雲山兵到，喚兵士們開門迎敵。那兵士多了幾杯酒，有甚主意，開了城門。阮小七孫新等一擁而入，先放起兩把火來，遍地通紅。守門軍士盡皆竄亂。孫新顧大嫂直入監中，放出孫立，到家收拾家貨。孫立打扮舊日模樣，戴幘頭，烏油甲，手執竹節鋼鞭，乘馬往來馳驟。阮小七鄒潤打進內衙。

楊太守聽知火發，慌忙起身，早被阮小七一刀砍翻鄒潤，把衙內家眷殺盡，扈成在城門邊把守，城中百姓鼎沸，各自逃命。到天明，救滅了火，把倉庫中錢糧裝在車子上，叫顧、嫂押着，護送孫立家眷，先回山寨，扈成選營內好馬，各騎一匹，餘多的馱着衣甲器械火炮等物，出城而去。有詩爲證：

城中烽火徹天紅，調虎離山草寨空。不是逢蒙偏殺羿，只因事在兩難中。

却說欒廷玉分三百兵與扈成去守保城池，只道是心腹徒弟，託了他，無內顧之憂；又知寨內真情，可以唾手成功，心中甚喜。先差『夜不收』尋土人引路到山後西南角上，果然有丹楓嶺，探實回報。到晚上盡皆飽餐，着五百兵守寨，截住前路。自引一千多兵，人銜枚，馬摘鈴，悄悄的到丹楓嶺寨口，無人攔阻，吶聲喊殺進去，並無一人，是個空寨。

欒廷玉跌脚懊悔道：『不好了！中他奸計了！』恐怕城中有失，連忙回兵。連開木石，從前寨而出。那守大寨的兵，只道是賊寇逃走，把銃炮矢石儘力打來，連忙吆喝是自家的兵，已打傷許多了。

欒廷玉傳令起兵回城，偏生作怪，城中星月清明，山邊雲時雷電大作，雨驟風狂，那山澗湧起水來，寸步難行。欒廷玉心中焦急，直到天明，方纔雲收雨歇，喝令起程。那泥溜溼滑，趕不得路。行到中途，有人傳來，登雲山強人打破登州，楊太守一門受害，各處放火，城中變做瓦礫之場了。

欒廷玉聽見這個消息，魂不附體。兵士都念着家裏，心慌意亂，隊伍不整，攙落無次。正轉過一座林子，忽聞連聲砲響，欒廷玉喝令扎住陣脚。

剛立未定，只見孫立橫着鋼鞭，衝殺過來。欒廷玉恨不生吞了他，更不打話，挺鎗刺去。鬥了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斜刺裏阮小七手執三股叉，亂搗來。三匹馬轉燈兒，斲殺孫新鄒潤，又領囉囉裏將攏來。那官兵無心戀戰，又兼辛苦一夜，早上不曾造飯，腹內空虛，先自棄甲丟盔，四散走了。

欒廷玉抵當不住，虛晃一鎗，敗陣而走，回頭只有十多個家丁跟着，轉抹過林子，喘息方定，尋思道：「失了機回登州不得。若到京師，怎見楊提督？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只見扈成飛步前來，叫道：「師父，徒弟萬分有罪了！」欒廷玉咬牙怒目的罵道：「你這畜生！我以心腹待你，幾時落了草，造這調虎離山之計來害我！」扈成道：「如今埋怨也無用了。我不曾落草，有個緣故。」欒廷玉道：「既不落草，爲甚的與他們出死力，獻了城池，殺了職官，做這彌天大罪？」扈成道：「我原從海島歸來，有担犀角香珀貴重之貨，僱個腳夫挑了，因天氣炎熱，在毛豸門首歇回涼。那毛豸見了，問是什麼貨，莫不是通洋的，不由分說，叫莊客搶了去，還要捉我送官。彼時孤身，只得忍氣吞聲走了。到十里牌酒店裏，喫杯酒解悶，偶遇着阮小七也在那裏喫酒，問起是石碣村人，記念妹子一丈青當初被宋江捉去，不知怎地了。阮小七說：「一丈青配與王矮虎爲妻，後來從征方臘，雙雙打死。」我不覺淚下。那酒店是顧大嫂開的，聽得說起梁山泊事，走出來，邀進水亭飲酒，見我憂悶，問是何故。我說一担貨物在某處地方被一個人搶去。顧大嫂猜道：「必定是毛豸了。」却好孫新回家，一同抱不平，替我奪回貨物。那毛豸又與他們有宿怨，就去糾合鄭潤，殺了他。聞得城中拿了孫立，遂上了山。我還不曉得師父在登州做官，到得征勦說出姓名。我一時可憐鄒潤孫新，萬分窘迫，不合獻這條計策，實是有累，但憑師父加罪。」

欒廷玉道：「便是殺了你，也替不得我的憂。只是我在楊提督門下効用，蒙他十分敬重，因他兄弟楊戩陸了登州太守，恐常有海警，便陞我爲都統制，把兄弟托在我身上。如今教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了，怎麼處？」扈成道：「師父有此撥天本事，在登州受楊戩鈐制，也幹不得甚麼事業。目今朝廷昏暗，奸黨弄權，天下不日大亂，不如尋一個所在，安身歇馬，待時而動。後面建些功業，名垂竹帛，享受榮華，豈不是好？就是我得師父教導，學得一身武藝，也要巴個出身。豈料時乖運蹇，一家老小，死於非命，家業銷敗，飄泊無依！幾年從風波險阻中博得些財

物，要回家重整家風，娶房妻小，接續宗祀，誰想撞着冤孽，陡起戈矛，陷身不義了！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豈知一個個是頂天立地好男子，疎財重義，路見不平，無一毫苟且之念，爲着朋友死生不顧的。所以宋公明赤心爲國，建立功名，被奸臣所算，將藥酒鴆死，人人痛恨，思量爲他復仇。師父，你何不也一般替天行道，再看機會？」

欒廷玉道：「這個使不得。我仗着一張弓，一條鎗，隨便到那裏邊關上圖個出身，豈可將清白英名，一旦玷污了？」扈成道：「師父，邊關上圖個出身，如今那一處邊關上不是奸臣鷹犬？既是楊提督把兄弟託在你身上，全家殺死，豈不懷恨失守城池，要按軍法？況又有稟帖到楊太守差我保守，我是你徒弟，開門揖盜，豈不是交通叛寇？那裏分辨禍到臨頭悔之晚矣！」

欒廷玉沉思了半晌，說道：「除非叫那一班人都來請我，再作區處。」扈成道：「這個容易。」飛也似去了。看官，欒廷玉敗了陣，孫立等爲甚麼不去追趕？原是定下計策要招降他。今被扈成一席話說得透徹，自然依順了。

扈成對衆人說了，盡皆歡喜，叫小嘍囉挑了一担牛酒，孫立、孫新、阮小七、鄒潤步行到林子裏，見了欒廷玉，一齊跪下，說道：「誤犯虎威，望乞恕罪！」欒廷玉也跳下馬，扶起道：「我辛苦了幾年，掙得這個前程，被你們送了，實是氣不過。今你們同來，有何話說？」

孫立叫嘍囉捧過牛酒，斟了一大碗，又跪下去，道：「請大哥飲了這杯酒，方敢上稟。」欒廷玉也跪下去，接了，就在林子裏團團坐下。

飽餐已罷，又分給家丁喫過。孫立方纔說道：「小弟與大哥一個師父教出的弟兄，又是前後官，前年攻打祝家莊，委是小弟不是，今棄職在家，向守本分，三日前曾囑咐我兄弟不要與向日朋友往來，恐怕惹事。不料他不

聽，又做出這件事大哥同楊太守來拿，我實是一毫不知。既被他連累，也無可奈何了。大哥，你負此本領，今日失了機，那裏去剖明？不如回到登雲山安身，再圖進步。不是我勸你爲此不義之事，其實朝廷不明，奸佞得政，縱有忠心，也無處用。請自三思！」

樂廷玉嘆口氣道：「罷我其實進退兩難，又承賢弟恁般屈己，幸無家小顧慮，同你去罷。只是後有可乘之機，須要爲朝廷出力。」孫立道：「這個自然。」阮小七拍着胸脯道：「我阮小七一生耿直，前日削職歸來，原去打魚，供養老娘，何會再生別念？不料奸臣撞到我刀頭上，又幹這樁，豈是要做的？」叫嚀囉牽過馬，一同騎了，來到寨邊。

顧大嫂聞知，出來迎接，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拜了天地同盟設誓，請樂廷玉爲寨主。樂廷玉推遜道：「小可初到此間，無才無德，豈堪妄自稱尊？」衆人齊聲道：「統制英名，久已欽慕。宋公明當日恨不能請來聚義，時常惋惜。今幸執鞭，盡遵約束。况又年長，不須固遜。」

樂廷玉推托不得，坐了第一位。孫立道：「梁山泊上小七哥原是天罡，該居第二。」阮小七道：「我逃難到此，蒙你弟兄得以安身，我又粗直，只好廝殺，怎麼使得自然是孫大哥。」一把推孫立坐了第二位，說道：「第三該是扈哥了。」樂廷玉道：「不是這般說，我已僭妄，小徒豈可再越？小七哥從直些。」阮小七遂爲第三。孫新道：「這山寨若無扈家哥算這妙計，怎得保全？樂統制如何肯來？第四有屈了。」扈成再要推讓不得，只得坐了。孫新第五。顧大嫂第六。鄒潤第七。

當日排定位次，殺牛宰馬，大設慶賀筵席。小頭目嚀囉，俱加給賞。樂廷玉道：「初出茅廬，就破府城，殺了太守，朝廷豈不遣兵來勦？這一二百兵，幹甚麼事？須要大家同心戮力，做個準備。不可托膽。」孫立道：「統制言之有理。」卽日設立三關，蓋造房屋，安頓家小，修理牆垣水柵。一如梁山泊豎起杏黃旗，亦寫「替天行道」四字，置

辦衣甲器械，招軍買馬。四方聞風慕義，不上三個月，聚了二千多人，逐日訓練，號令嚴明，氣象崢嶸。有詩爲證：

王楊高李蔡，梁童會送羣。雄草澤中，若使量材能擢用，不教北狩泣途窮。

却說七籌好漢，在登雲山聚義，但取貪污不義之財，不殺孤窮無罪之輩。因此地方懾服，官軍不敢輕來撩撥。一日有伏路嘍囉報上山來，說有四五擔貨物在大路上經過。阮小七跳起身道：「這幾日正少錢糧，待我去取了來。」欒廷玉道：「孫二哥，你同去走遭，審看來歷。若是小本客人，放過了他。」

孫新應諾，同阮小七領了五十名嘍囉，趕下山來，見一條大漢，穿着青綾罩甲，戴范陽大帽，身軀雄壯，跨口腰刀，提條梢棒，押着貨物，只顧低着头走。阮小七孫新從後面趕上，喝聲道：「這鳥漢那裏走！」那漢回轉頭道：「你這夥毛賊，人也不識，敢來攔截！」擎梢棒打來。阮小七正要挺鋼叉搨去，對面一看，同叫聲：「阿呀！」撇了器械，拜倒在地，不教這人來，怎得：

梧桐葉被秋霜落，菡萏花經曉霧滋。

端的那大漢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鬼臉兒寄書罹重禍 趙玉娥錯配遇多情

話說阮小七孫新見嘍囉來報道，有貨物在大路上經過，便同下山劫奪。那押擔的大漢，舉棒來迎，正要相持，却認得是撲天鵬李應的主管——也在梁山泊地煞星數——鬼臉兒杜興。

當下相見，不勝之喜。孫新問道：「杜主管，你爲甚在此經過？」杜興道：「我家大官人不願爲官，回到獨龍岡重整家業。他本是天富星，隨處可以發跡，依舊做了財主。况且獨龍岡下沒有了祝扈兩莊，一發可以獨霸了。發一股本錢，在海邊生些利息，差我取討，順便帶這幾擔貨物回去。你們兩個受了官職，爲何還做這般勾當？」

阮小七孫新各把從前事跡說了一遍，就邀到山寨款待。杜興念舊時情義，欣然便同上山，叫脚夫也挑上去；到寨裏與各位相見。

杜興只顧看那欒廷玉、扈成、扈成道：「杜主管，你不認得了？我是你主人的舊隣舍。」杜興方纔醒着道：「好不遲鈍，是扈家莊大官人，和欒教師，日日相會的。隔了幾年，大官人你也蒼了些，不比那裏標致了。」扈成道：「在外風霜，自然不似舊時。杜主管，你長得飽滿，不見咨牙露嘴哩。」

衆人皆笑。扈成問道：「我出外多時，家中田產，想多荒蕪了。」杜興道：「糧差役重，佃戶俱各逃亡。如今多是我家東人料理。」

扈成不覺傷感，遂置酒相待。阮小七道：「依我當初不受招安，在梁山何等快樂，受了奸黨無數的虧，今日又掙得這個所在，權且安身。你何不接了李應來，一同相聚，豈不是好？」杜興道：「小弟與東人，歷盡辛苦，將就圖些安穩罷。」阮小七道：「我也灰心，自在石碣湖中打魚，又遇着變故，不得不然。只怕那奸黨也放不過你兩人哩。」孫立道：「杜主管，難得相遇，你多盤桓幾天，不知後會又在何日？」杜興道：「出來久了，東人在家懸望。遠要到東京起些眼目，不能耽擱。明早就要起身，已領盛意。」孫立道：「到東京，我有個書信煩你帶去，不知使得麼？」杜興道：「總是順便，但不知寄與何人？」孫立道：「便是我那樂和舅。他的姐姐，多時不見，記挂他。我也有句要緊說話與他商量。」杜興道：「他在王駙馬府中，怕道尋不着。你今夜寫起來，與我帶去便是。」孫立謝了。當日歡飲而寢。

明早杜興要行，孫立留不住，取出書信，三十兩銀子，就把樂和盤纏，叫他作速就來，悄悄對他說，不可聲張，怕那裏不肯放，脫身不得。杜興道：「這個自然，當面會着遞與他。東京地面耳目多，我却理會得。」就把書信銀子藏在貼肉順袋裏，作別下山，叫脚夫挑了貨物先走。孫立送到山邊，叮嚀而別。

不說衆頭領在登雲山聚義，單表杜興取路往東京。其時深秋天氣，不寒不燥，正好趕路，免不得夜住曉行，飢食渴飲，不止一日，到東京進了封丘門，尋着下處，安頓行李貨物。這主人家叫做王小山，是積年相識，見杜興到了，置酒接風。杜興打發脚夫回去。次日將各項賬目催討一番，都說還要遲十來日，方可清楚。

杜興只得耐心等待。總是閒着身子，就記起孫立的書信，問到王都尉府中來，門前靜悄悄不見有人，勸戚之家，不敢闖進去，立在府門首一會，只見對門茶坊裏走出個虞候，與朋友會茶分散，將跨進府門。

杜興迎住，唱個諾道：『在下要會府中一個相識，不知可在麼？』虞候道：『你要會府中甚麼人？』杜興道：『便是做陪堂的樂和。』那虞候把杜興一看，說道：『你是那裏人與樂和甚相識？』杜興道：『在下山東人，與樂和舊交，說與他，便曉得。』虞候道：『既如此，你隨我進去。他與都尉爺在後堂下棋，教他與你相會。』杜興不知好歹，便跟進去。轉灣抹角，到一間房內，說道：『你坐在這裏待我去看。若下完了棋，便喚出來。』

杜興致謝，那虞候帶轉門去了一個多時辰，杜興有些不耐煩，立起身開門，誰知反鎖着的，心中疑惑，『怎地鎖我在這裏？……終不然有甚麼緣故？……』又等了好一會，只見那虞候同五七個人開門進來，指着與杜道：『這個便是樂和親眷，在他身上要樂和就是。』

內中兩個取出索子，向杜興項上緊緊扣住，拽着便走。杜興大叫道：『我是無罪平人，索我到那裏去？』那些人道：『你自到開封府堂上對府尹說。』不由分說，推推擁擁，帶進開封府，擊了一聲堂鼓。府尹么喝坐堂，帶過杜興跪下。

府尹喝道：『你是樂和甚麼親眷？把樂和窩藏在那裏？快快招來，免受刑罰。』杜興分辨道：『小的濟州人，名喚杜興，與樂和不是親眷，在路上遇着樂和的親眷，央小的順便送個書信與他。』府尹道：『他的親眷，叫甚麼名字？』杜興尋思不好說出孫立，胡謊道：『一時忘記了。』府尹喝道：『他叫你寄信，怎的不記得？書信在那裏？』

「杜興道：『沒有書信是個口信。』」

府尹大怒，叫搜他身上。做公的把杜興衣服剝去，從順袋裏搜出書信，并三十兩銀子，呈上拆開，看了大意，虧了書信上孫立不落姓名，笑道：『分明是一黨了！扯下着實打！』衆牢軍拖下，打得發昏。此時杜興咬定牙根，只說不知情。府尹叫把這廝監了，再加勘問。杜興發在死囚牢裏。府尹退堂，有詩爲證：

翩翩雲中鴈，霜天多哀音。爲重蘇卿節，寄書來上林。辛苦敢自惜，反有繪弋臨。所以古君子，垂戒在高深。看官有所不知，阮小七殺了張通判，濟州申文到樞密院，又有登州申到孫立、孫新、顧大嫂、鄒潤，詰連統制樂廷玉，殺了楊知府，攻破府城，劫了倉庫，哨聚登雲山造反，都是梁山泊舊夥。蔡京、楊戩大驚，奏過天子，行文各州縣。凡係梁山泊招安的，不論居官罷職，盡要收管甘結。有人首報樂和是孫立妻舅，正是賊黨，着落王都尉要人。樂和是乖覺的人，聽得這個風聲，走出府門，不知去向。開封府礙着王都尉是當朝駙馬，不便勾攝，親自打轎來拜王都尉道：『樂和是奉聖旨的要緊人犯，求都尉發出。』都尉回道：『樂和先在府中，見他怠慢，早已打發去了。若在何處，這個人他隔着三千多路，恐他未必知情。既是奉旨，倘然回來，自然送出。』

府尹只得唯唯而退。却好杜興三不知來寄信，王都尉要脫干係，就推到他身上，鎖在房裏，通知開封府交付拿去，當堂打訊監禁。也是杜興老大晦氣，撞在網內。古人說得好：『能言不如能推。』若是殷洪喬把人寄的書札俱付石頭城中，浮者自浮，沉者自沉，却不省了這場是非。

閒話放過，且說杜興到了監裏，懊悔道：『沒來由受此屈事，怎得脫身？』央人通信與王小山，要他僱人到獨龍岡李大官人處，請他到京解救。先將些銀子牢中分散，幸不喫虧。

過了兩個月，李應使人回覆道：『樞密院行文到濟州，凡是梁山泊舊人，都討收管甘結，進京不得。只好多帶金銀賞賜，掌案孔目，鬆其罪犯，叫你且耐。』果然『錢可通神』，上下受了賄賂，把犯由改釋，申詳樞密院。樂和

逃遁在前，杜興寄書在後，係不知情，但不合與叛黨相識，流二千里。

樞密院依擬。府尹取出杜興當堂杖脊，刺配彰德府，上了七斤半鐵葉枷，貼上封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張千李萬，押出府門。酒店裏坐下，王小山把行李金銀交付。杜興取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防送公人，喫飽酒飯。王小山別過。

杜興帶上行枷，公人提着水火棍，取路而去。一路上買酒買肉，將息身子。公人十分好待，風餐水宿，到了彰德府，投了文書。太守給發批回，公人自去，隨將杜興發下牢城營內，討了收管。

杜興到單身房內，不等開口，取十兩銀子，送與差撥，二十兩銀子，送與管營。少頃，喚到營聽。管營道：「太祖皇帝定下律令，凡配到囚徒，先打一百殺威棒。看你臉上黃瘦，想是路上害了病，權且寄下。」教他看守天王堂，不過燒香掃地，極是清淨省力。這是看銀子分上。杜興又置辦酒食，請差撥并合營人役，因此盡皆喜他。

那管營姓李，名煥，是東京人，年紀六旬，爲人忠厚有餘。見杜興能幹，志量爽慨，又爲別人的事受罪，自己沒有子息，擡舉他做個梯己人，叫他長隨買辦。杜興又肯使開錢，不時買些時新物件，送進孝順，從此出入內衙，並無顧忌。

那李管營大奶奶亡過，只有一個小奶奶，名喚趙玉娥，原是營伎出身，年紀不上二十四五，生得：

遠山橫黛，頰帶雲愁。秋水澄波，多含雨意。藕絲衫子束紅綃，碧玉搔頭鋪翠葉。雙灣新月，淺印香塵。兩頰芙蓉，淡勻膩粉。獨自倚欄垂玉腕，見人微笑掠烟鬢。

那趙玉娥正在妙齡，那李管營怎能遂其所欲，一味顛寒作熱，撒嬌撒癡，只爲營內盡是配來囚徒，腌臢醜陋，沒有看得上眼的，却也按定心猿意馬。如今見這杜興雖然人物粗陋，却身軀雄健，衣服乾淨，又會逢迎，叫做「饑不擇食」，思量到他身上煞些火氣，就像潘金蓮見了武松，村道：「不有千百勛氣力，怎地打得老虎！」所謂

取材而不取貌，時常差他買東買西，賞酒賞食，甚是親熱。

這杜興是個直漢，那裏曉得他的心事，况裙帶下的滋味，從不曾嘗着，毫不招架。一日叫買繡線，分付道：『就要交進。』

杜興應諾去買，在營前酒店前走過，有個人在店裏喫酒，叫道：『杜大哥，怎的在這裏？』

杜興回頭一看，原來是錦豹子楊林相見過，便把孫立在登雲山央煩寄書與樂和，開封府刺配到這裏的事說了，便問：『你和裴宣在飲馬川作何生計？』楊林嘆口氣道：『我們是耿直漢子，爲着招安，死裏逃生，誰耐奸黨的氣，故不願爲官，閒居飲馬川，身邊有些積蓄，不消幾時，都用完了。原做私商道路，打探有個小夥兒跟兩個伴當，大有肥膩，聞說要到這營裏來，探個實信，先在此喫杯酒兒。』

杜興叫過賣，添上些餚饌來，過賣認得杜興，只管搬來，喫了一回，說道：『小弟被着冤屈，配到這裏，並無相識。楊哥，你到營中盤桓幾日，好訴說心事。』便袋裏取塊銀子，丟在櫃上道：『一總算帳。』攔了楊林的手，到絨緞鋪買了綉線，回到單身房裏，說道：『你且坐下，待我交了綉線便來。』走到裏邊，小奶奶假怒道：『我等着用，一去去了大半日！』杜興道：『酒店裏遇着相識，請他喫杯酒，故此來遲。』望奶奶饒恕。』玉娥道：『我不怪你來遲，只怪你這樣一個長大漢子，好不曉事！我另眼看覷你，再不消出力獻勤。』把眼一丟道：『待管營不在，還要和你喫杯酒。』

杜興倒低着头道：『小人不敢。』竟自走出。楊林接着道：『兄長的罪名，不過是擔着別人的事，不如同我到飲馬川，別作區處，何苦在此聽人使喚？』杜興道：『我去了不打緊，恐怕跟尋到東人身上，只得耐心守住。限滿自有出頭，那管營心腹相待，也不忍撇他。單是小奶奶，喬張做致，有些不應處，好生看不得。』楊林道：『這也由他，只要着了道兒，我們梁山泊上好漢，這個字兒極看得清。』

正說間，有個人傳拜帖，說東京馮舍人來拜。杜興接了帖兒去，喚楊林探頭一看，正是要探聽那小夥兒，連忙閃了進去。管營看了帖道：「是我表姪，快請進來。」舍人走進，杜興看時，那舍人生得：

身材皎俏，打扮風流。一雙花眼，渾如點漆。兩道柳眉，曲似春山。口未言而先笑，身欲進而頻回。荀令衣香

三日馥，潘安標致一時傾。

老管營接着，馮舍人便拜道：「小姪久違老伯，因父親命到大名府討了銀子，乘便教我探望。」管營扶起道：

「一向契闊，甚是記念。今承光顧，喜之不勝。」

馮舍人叫伴當送上禮物。管營道：「怎好又叨盛儀？」命杜興收進，就令備飯，對小奶奶說：「有東京馮舍人探望，是個至戚，請出來相見。」

杜興把禮物交進。管營說東京馮舍人到此，是個至戚，快些備飯，就請小姑奶奶後堂相見。小奶奶慢慢的道：「什麼馮舍人？又來打攪。」叫丫鬟隨着，先在屏風後一看，不看萬事全休，一見了這般風流人物，身子先自酥了半邊。整衣掠髻，嬌嬌的出來。馮舍人見了，慌忙起身，偷眼一觀，花枝招顫，態度輕盈，魂不附體，倒身便拜。管營道：「自家骨肉，長禮罷。」小奶奶笑容可掬，平拜了，坐在管營肩下，四目交注，兩意相投，就開交不得了。

少頃，養娘捧出酒餚。小奶奶滿面春風，舉杯相勸。馮舍人一團和氣，斟酒回敬。兩下眉目送情，語言挑逗。管營認是自家親戚，絕不覺察，長長短短，問些家務。喫了一回酒，馮舍人推辭量淺。管營道：「難得遠來，寬住幾日。」留在東廂房安歇。

這舍人的父親名喚馮彪，是童貫標下排陣指揮，廣有機謀，招權納賄，童貫托爲心腹。單生這個兒子，乳名百花，賦性輕浮，百般伶俐。但見了標致婦人，性命都不顧的。今遇見玉娥恁般容貌，如何不動火？那玉娥又是不遂心的怨女，就是杜興這般粗陋，思量尋他救急，何況舍人是捏得水出的美少年？怎不垂涎？兩下裏恨不得霎時

攪做一塊，礙着管營，未能下手不題。

却說杜興到外廂，對楊林叫聲：「失陪，因爲這舍人來，耽擱半日。」楊林附耳低言道：「這便是小弟所說來打探的。」杜興道：「是管營表姪，不可下手。况又留住內衙，你且盤桓兩日去。」楊林道：「裴宣在那裏等候，要去回覆。既是管營親戚，只索罷了。」

杜興取十兩銀子與楊林，且拿去使用，得便時，同裴宣再來走走。」楊林道：「你在客邊，怎倒受你的銀子？」杜興道：「銀子不打緊，用完了，李大官人又拿來的。」楊林作別而去。

過了兩三日，李管營奉上司差遣到山西公幹，臨起身，分付杜興小心承值，囑玉娥：「好生款待舍人，待我回來與他送行。」俱各應諾。

管營出門之後，玉娥等不到晚，親自洗手剔甲，整理酒餚，請舍人到房裏坐定，傳杯送盞，笑盈盈說道：「一向怠慢你，甚不過意。况且心裏悶得慌，沒些頭緒。今日空閒，開懷請你喫一杯兒。」揀好的蔬菜送過去。

舍人是個慣家，怎不會意，連聲致謝道：「承嬌嬌盛意，姪兒感戴不盡。爲甚嬌嬌身子不快，敢是伯伯不遂心麼？說與姪兒，或可分些憂。」那婦人雲情雨意，已自把持不定，又飲過兩杯，桃花上臉，愈覺嬌媚，睜着眼道：「日子長哩，也分不得許多憂。」

兩個看看涎上來，餵成一塊。玉娥脚下穿一雙老鴉青緞子靴頭鞋，面上金線緝成方勝，白綾高底，尖尖齶齶，剛只三寸。舍人只顧瞧着。玉娥假做納鞋，橫在膝上。舍人在桌底下伸過手來，鞋尖上捏了一把道：「姪兒一見嬌嬌之後，不覺神魂飄蕩。又見這雙小脚，身子都麻木了。只求嬌嬌救命！」一頭說，就推近身來，摟抱。玉娥假意推開，舍人不由分說，抱到炕上……

這舍人弄得玉娥骨醉神融，喘吁吁一身香汗，方纔能手，穿好衣服，重新倚肩並坐。喫到掌燈時候，竟同牀共

寢。自此如膠似漆，頃刻不離。養娘了鬢，都不迴避。杜興聞知，心中大怒道：「這淫婦果然肆無忌憚！待管營回來，慢慢和他講！」

這玉娥初時有意杜興，今遇這般妙人，反嫌他礙眼，竟換了一副面孔，嚴聲厲色，憎長嫌短，開口便罵。杜興受氣不過，未免出幾句怨言。玉娥與舍人商量道：「我和你這段姻緣，是生死難開的了。便是老厭物回來，百般隨順我，倒不打緊，只是這個杜興，恐他弄嘴，如何是好？」舍人道：「怕他則甚！這是該死的囚徒了！他性命只費一張紙！」連那舍人也喬粧家主的勢來，十分凌壓。杜興着實懷恨。

不一日，管營回來，並不覺察。玉娥道：「你出去了幾時，那杜興十分放肆，不時進來，調嘴弄舌，要來欺騙我，沒些尊卑。那樣做歹事的囚徒，你不該重用他。若不處治，還我一箇頭路！」就倒在管營懷裏哭起來。管營道：「怕他不敢。如果如此，要處治他何難？」安慰了玉娥，要去拜客，叫杜興跟着，問道：「我不在營裏，你怎麼沒規矩去衝撞小奶奶？」杜興道：「恩相不問，小人正要稟知。那馮舍人與小奶奶終日同在一處飲酒作樂，養娘了鬢，都不顧忌，把小人百般凌辱。要結果小人的性命，舍人說只消費得一張紙。小人蒙恩相恁般擡舉，思量酬報大恩，如何敢衝撞小奶奶？恩相你看舍人的容貌與小人的嘴臉，小奶奶喜歡那一個？」管營道：「不必多講，我自有處。」

過了兩日，玉娥見不難爲杜興，又來挑撥道：「你雖然職小，也是個官，怎容囚徒來凌辱我？何不費一張紙結果了他？」

管營聽了這句話，心裏老大明白，便道：「不見什麼實跡，難道便好行此事？」玉娥發怒道：「要有實跡，你情願做老烏龜了！」哭着進房。

管營忖道：「且支遣開了杜興，看他怎地。」遂到營廳，對差撥道：「杜興到此多時，小心謹慎；可撥他到西門

看守草料場，待他覓幾分常例。」差撥道：「杜興在此長隨倒也出力，撥了他去，恐無人使喚。」管營道：「你不曉得，叫他去便了。」

差撥不敢再說，喚到杜興。管營道：「你在這裏安身不得，差你到一處去，不可推却。」杜興心下狐疑道：「這是一「枕邊靈」了。」說道：「蒙恩相差遣，怎敢推却。只不知那裏去？」管營說出來，有分教：

鴛鴦浪暖翻紅雨，狼虎聲威起黑風。

這一家兒手段不知誰弱誰強，那幾個人性命畢竟誰生誰死。天下的事，總定不得，不知究竟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老管營少妾殺命 撲天鵬舊僕株連

却說管營見玉娥背謗杜興，要了他性命，杜興又說玉娥與馮舍人勾當，一時難辨真假，思量遣開了杜興，打發舍人回家。算計已定，對杜興道：「西門外有座草料場，差你去看守。納草的來，有些常例。你即同差撥去交割。」杜興想道：「又是林冲一般了。」說道：「小人自去。只是恩相年紀高大，身邊少個親信之人，每事要防範些。」管營點頭，杜興自同差撥去了。

管營到裏面對玉娥說道：「杜興大膽，已差往西門外看守草料場去了。舍人離家日久，恐父親記念，明日送他回家。」玉娥一喜一憂，喜的是杜興離了眼前，憂的是舍人回去，做聲不得。舍人接口道：「姪兒要去，只是這幾日害着腰酸腿軟，怕上牲口不得。」

管營含糊答應。自此有心，冷眼看他兩個果然親熱。一日在廳上發放新解到的囚徒已畢，悄悄到房門邊，聽得嬉笑之聲，伏在壁縫一張，只見玉娥坐在舍人身上，舍人摟着玉娥香肩，低低的道：「老頭兒打發我去，怎麼

「割捨得親親。」玉娥道：「不妨，你只說腰疼未好，他若定要打發時，我和你算計先打發這老厭物上路便了。」管營心頭火發，那裏耐得，推開門搶進，喝道：「賤淫婦！你要打發我上那條路？」兩個慌忙走開。管營一把扭住舍人，罵道：「這小畜生恁般無禮！」一頭撞去。舍人要脫身，用力一推。管營頭重腳輕，早已跌倒，四肢不舉，昏暈在地。玉娥也慌了，來扶時，那裏救得醒。一來管營年老，平日爲玉娥淘虛身子；二來氣塞胸膛，痰迷心竅，頃刻就嗚呼哀哉了。玉娥忙喚差撥來說，管營中風，一時身故，申報上司，取銀子置辦衣衾棺槨不題。

却說杜興到草料場住了兩日，有幾件衣服煩養娘漿洗，不曾拿去。見獵戶射倒一鹿，買了兩腿，順便到營取衣服，將來孝順管營，將到營邊，劈面撞見楊林道：「我又到營中探你，知你撥守草料場，正要問來。」杜興道：「被那賊淫婦燃了去，今日來討兩件衣服，買這兩腿鹿肉來看看管營。」楊林道：「管營早上死了。」

杜興喫驚道：「甚麼病，死得恁快！我去的時節好端端的，既如此，你在酒店裏坐坐，喫杯酒，我進去一探便來。」一頭說，把鹿肉放在店中，走到營內，見差撥問道：「管營怎麼死了？」差撥道：「發放了新解到囚徒，進後面去，小奶奶說道中風，見了鬢傳說，小奶奶與馮舍人調戲，搶進扭住，舍人把他推了一交，跌死的。你不要管他。」杜興到後堂，見管營直挺挺轉在一扇板門上，不覺放聲大哭，磕了四個頭，見玉娥問道：「管營沒甚病，怎的就死？」玉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裏論得？你看守草料場，走來怎麼？」杜興道：「我與養娘討兩件衣服，聞管營身故，蒙他擡舉一番，就送他入殮。」玉娥變臉道：「那個要你送？」舍人接口道：「你不過是個囚徒，非親非故，干你甚事！還不快走！」杜興道：「你是親故，該來送他終的。」舍人大怒，喝道：「放屁的！死囚！叫伴當打他。」

杜興本待就要殺那淫婦奸夫，恐營中人目衆多，尋思且與楊林商議而行。忍氣吞聲，走到酒店裏，對楊林說道：「管營死得不明，我要與他報仇，殺死這淫婦姦夫，出這口氣。」楊林道：「且慢，若此動手，恐脫不得身。」附

耳說道：「如此這般，方纔做得乾淨。」杜興依計，喫了兩角酒，算還酒賬，提了鹿肉，同楊林到草料場去了。却說那玉娥把管營入殮，雖穿孝服，喬粧淡抹，更打扮得妖嬈，與舍人朝歡暮樂。舍人道：「已是天從人願了。只是此地不可久留，少不得新管營來就要出衙，把這棺材埋在郊外，我和你到東京。我父親有潑天勢力，誰人敢管？可不是永遠夫妻哩？」

玉娥滿心歡喜，就把棺木擡出，結束行裝，僱了轎馬，同養娘丫鬟，也不揀日，同上東京。在路行了兩日，到紫金山，是強人出沒的所在，一望平沙白草，天色陰晦，行人稀少。只見兩騎馬，馬上兩個壯士，手擎硬弓，滿壺羽箭，跨着腰刀，慢騰騰的來，擦着馮舍人並肩交過，把馬加上兩鞭，飛也似去了。那轎夫道：「奶奶，不好了！方纔過的是响馬，前面去不得，回去又路遠，怎麼處？」玉娥舍人慌做一團，伴當道：「不妨，待我們與他對敵。」

說猶未絕，那兩匹馬飛也轉來，颺的一响，把舍人透喉一箭，死于馬下。那兩個响馬，跳下地，把轎門扯開，推出玉娥。玉娥叫道：「好漢拿了財物，饒奴性命罷！」一個响馬道：「你肯饒管營性命麼？」拔出腰刀，照項頸上一勒。那裏顧花容月貌，也死在一邊。那伴當只好說得嘴硬，馬到時和轎夫先走了。養娘丫鬟驚倒，將行囊打開，把舍人討來的銀子，李管營平日積蓄，約有三千多兩銀子，裝上搭連，跨馬加鞭，一直投北去了。

那伴當轎夫望見响馬已去，方纔走轉，伴當道：「有一個响馬是杜興的相識，在營裏見過，我認得的，但不知姓名。」轎夫道：「且報當地官府，着人收殮，在杜興身上跟尋响馬便了。」有詩爲證：

馬嵬山下遺香襪，羣玉山頭怨晚粧。一段殺機消不得，空留芳草怨斜陽。

那兩個响馬便是楊林、裴宣。楊林先與杜興算計，路上結果他，打聽同上東京。杜興不好出面，在十里外等候。裴宣、楊林殺了玉娥舍人，劫了財物，會着杜興，同到飲馬川。裴宣道：「我等重理寨柵，招集壯丁，再做一番事業。」杜興道：「我未限滿，若在此間，必然尋究到李大官人身上。裴大哥，你在此招集整理，我同楊哥到獨龍岡糾

了東人來，方纔安穩。」

計議已定，稍停兩日，杜興、楊林取路到濟州，行了兩日，到一小市鎮上，見一個人與人廝鬧。楊林見時，却是一枝花蔡慶，攔開衆人問道：「爲甚麼在此廝鬧？」蔡慶道：「二位來得正好。昨晚我同這夥人在店中安歇，我先出頭，他趕來，賴我拿他甚麼行李。」楊林大喚道：「這是我的兄弟，你們爲甚麼賴他？」拽拳便打。那夥人道：「不會賴他。晚上同寓，不見了行李，問他一聲，可曾見這位客官便要廝打。」楊林道：「他是清白漢子，可是拿你行李的？」

看的衆人相勸開了。楊林問道：「你到那裏去？一向在那裏？」蔡慶道：「哥哥沒了，我不願爲官，原住在北京。一個舅舅在凌州做知州，總是閒在家裏，思量去打個抽豐。」杜興、楊林道：「如此甚好。」我們一同行。蔡慶問：「你兩個在那裏相會到濟州做甚？」

杜興把孫立寄書爲着橫事刺配，殺了玉娥舍人的話說了。一路同行同歇。一日，到了山東分路的所在。杜興道：「我兩個到獨龍岡，你到凌州住幾時。若回家去，必打飲馬川經過，千萬到山寨裏一會。」三人分別不題。却說馮舍人伴當到彰德府首告，差人到草料場拿那杜興，早已逃去了，星夜趕到東京。馮彪知道兒子被殺，又苦又恨，細問根由。伴當將囚徒杜興勾引响馬的話說了。馮彪道：「既是杜興，自有下落。」稟過童樞密，一面行文到彰德緝拿响馬，一面行文到濟州勾緝杜興主人李應，要他身上根捉杜興。

却說濟州知府接得樞密院文書，要捉李應，喚緝捕使臣商議。使臣稟道：「那李應有萬夫不當之勇，容易拿不來，必須太爺自去，只說拜他，哄出來，方好拿得。」知府便擺執事，帶了一百多衙役到獨龍岡。

却說李應雖知杜興刺配彰德，有兩三個月不通音信。其時秋末冬初，正在家裏收拾稻子上倉，只見本府太爺來拜，慌忙出迎。知府到廳上，正要參見，知府道：「樞密行文，有件要緊事，到府間去說。」衙役簇擁便行。

李應脫身不得，只得隨去到濟州城內，知府陞了堂，說道：「你主管杜興，縱容他劫殺了馮指揮舍人，豈樞密要你身上送出杜興。」李應分辯道：「杜興刺配彰德，隔着三千多里，從來不通音耗，那裏去尋他？」知府發怒道：「你和他同是梁山泊餘黨，自然窩藏在家，推不得乾淨。今日且不難爲你，暫時監下。我申文到樞密院，自己去分辯。」

李應到監裏尋思道：「怎又做出事來，連累着我？」只得把銀子分發獄中。那節級人等曉得李應是大財主，要趁他錢財，並不難爲，不在話下。

却說那蔡慶到凌州，舅舅已陞任去了，盤纏使盡，回去不得，思量到獨龍岡尋楊林、杜興，取路到濟州，却好會着楊林，說道：「我舅舅陞任，沒有盤纏，要回不能，正來尋你。」楊林道：「李應已被海州太守拿去，監在獄裏。杜興先把人眷家資同莊客護送到飲馬川去了。我要到濟州去救李應出獄，正無幫手，你來得甚好。且去尋個客店歇下。」楊林道：「莫若如此如此，方可救他。」蔡慶道：「有理。」次日下午，來到監邊，對獄卒道：「我們是東京樞密院奉差到濟州公幹，聞得李應監在裏面，與他有舊，要看看他一看，煩你開門。」

獄卒受過李應大注錢的，不敢推托，開門放進。見李應悶悶地坐在牢房，見了楊林、蔡慶，倒喫了一驚。楊林低低說道：「我和斐宣、杜興做了這樁事，恐怕連累你，到獨龍岡報信，不料先監在這裏。杜興先把寶眷家資護送到飲馬川了。若解到樞密院，性命難保。不若這裏如此用計，方可脫身。」

李應大喜，把五兩銀子與節級道：「我不久要解到東京，一向承你們看待。今日有個朋友，樞密院差來公幹，順便來看我，要煩你置備酒餚款待則個。」節級依允。

不多時，擺列齊整，請楊林、蔡慶和節級小牢子一同暢飲，又分給牢中一般罪人。節級小心封鎖獄門停當。喫到歡暢，李應起身向節級牢子各敬一大盃，不覺口角流涎，昏迷不醒。聽得瞧樓上鼓打三更，李應、楊林、蔡

慶爬到牆頭上，撥開荆棘，一同溜下。

正要移脚，只見兩個人提着燈籠，手執棍棒，是巡更的，喊道：「有人越獄了！」李應把那人下頰上一擡，羊撇頭倒在地下。那倒再要喊時，楊林早已拔出尖刀，夾耳一搨，也倒在地。兩下裏並無動靜。

蔡慶提了燈籠，李應楊林拿了棍棒，認作巡更的，公然出了大街。又轉過小巷，黑影裏有人輕輕話響道：「此時城門未開，家中倘或追來怎處？」

蔡慶搶步向前一照，有個年少婦人，青布兜頭，在前；一個漢子，背一包袱跟着。蔡慶大喝道：「背夫逃走麼？」那漢子去了包袱，望側邊巷裏一溜烟走了。楊林扯住婦人，那婦人慌了，雙膝跪下，說道：「一時錯見，被他拐出，饒了我罷！」楊林問道：「你住在那裏？那漢子姓甚麼？」婦人道：「那漢子姓施，是奴的表兄。丈夫出外經商，奴被婆婆打罵不過，私自要他領到娘家去，不是逃走。」楊林道：「分明與表兄通姦逃出，還要抵賴。我們饒你，不扯見官。你快些回到家去！」那婦人致謝不盡。

楊林提了包袱，笑道：「我們巡更有功，捉得一起好情。」李應道：「且到城門邊，看開也未開。」奔到城邊，却好鷄唱。坐了一回，城門開了，黑影裏闖出城。走了五六里，到一小山脚下，天色漸明。楊林道：「奪這包袱，且是沉重，不知甚東西在裏面。」打開一看，有幾件女衣，裹着三吊銅錢，並釵鬢首飾，說道：「且拿這銅錢路上買酒喫。」重新包好，棄了燈籠棍棒，一同趕路。說說笑笑，早行了六十里地面。官道邊有座酒店，見了大喜，進去買些酒。喫再走，揀副座頭坐下，叫酒保打五斤酒，大盤牛肉來。走了這半日，肚中饑餓，狼吞虎嚥。

喫了一回，見上面一個人，軍官打扮，身軀雄壯，一部落腮鬍，獨占一副座頭。下首四個家丁，又在一副座頭上喫酒。那軍官拱手問道：「列位從濟州來，不知還有多少路？可趕得到麼？要去提一重犯。」蔡慶接應道：「上下貴處要提甚重犯？」

那軍官未及答應，家丁便道：「我家爺是童樞密標下馮都爺，爲着小舍人在彰德府被嚮馬害了，打聽得是梁山泊餘黨撲天鵬李應的主管。因移文去提，不見解到，都爺親自下來併濟州官府提到東京與小舍人報仇。」

李應三個聽了，做聲不得，支吾了幾句。楊林算還酒錢，出門便走。只見一個鋪兵背着黃袱公文，急走進店，劈面把李應仔細一看，叫：「酒保，快些打角酒來喫了要遞一角緊急公文。昨夜李應越獄走了，在獄牆邊殺死兩個更夫。本府要申到樞密院去。」

那軍官跳起來道：「怎麼說李應越獄走了！」鋪兵道：「方纔出門的好像是李應，若拿住倒有三千貫賞錢。」家丁道：「不消說了，這三個人兒我講了，慌忙出門。又這個闊臉的正是殺小舍人的。我認不真，不敢聲張。」馮彪喚鋪兵做眼，同家丁拔出腰刀，飛也趕來，叫道：「劫賊！不要走！」

李應三個回頭看時，已到身邊。雖藏暗器，却不中用。急內人林子裏鋪兵再一認，喊道：「正是李應！」那馮彪同家丁也奔入林子，輪刀便砍。

李應事急智生，見有株松木橫在地上，拿起來對面一掃。一個家丁手中的刀，拿不住掃在地下。楊林急忙拾起，舉手相迎。李應又將松木儘力一擡，那馮彪抵當不住。一個腳踢跌倒在地。楊林一刀斫開腦袋，死于地下。那家丁不敢向前，很命跑了。鋪兵走得遲些，也被楊林殺死。李應道：「若沒有這根松木，我三人性命休矣。」恐怕地方知道追來，急急走了。

那四個家丁回到店中，說家主鋪兵被殺。店家喫了一驚。日已平西，到濟州不及，就在店中安歇。次早回到東京去報童樞密，叫地方店家去濟州首報，不在話下。有詩嘆道：

父當垂訓，子宜幹蠶。父子兇淫，死非其所。

却說李應三人脫了險難，曉夜趨行，于路無話。到了飲馬川，裴宣杜興接着，不勝之喜。告訴店中遇着馮彪，殺死在林子裏，各各驚喜。

李應見家眷已在，說道：「本來我已重整家業，不圖甚麼了，偏又湊出這事來。今已住手不得，須索整頓山寨，成一規模。」裴宣道：「小弟已聚得二百人在此。五里之外，有座龍角岡。岡上有一佑聖觀，香火極盛。有個強人，喚做畢豐，殺了道士，佔住觀中，倒聚五百嘍囉，錢糧廣有。我舊時有個小頭目熊勝，在他手下，前日來對小弟說：那畢豐是任原的徒弟，在泰安州嘉會殿上被燕青撲翻，與梁山泊是世仇；見我這邊立起營頭，要來吞併。這是肘腋之患，不若我們先下手，驅除了他，招過嘍囉，方得安穩。」

李應道：「我們立脚未定，先料理一番，且看機會。」連日砍伐樹木，造起房屋，築了寨門隘口，置辦馬匹衣甲器械，粗粗完備。那熊勝又過來說道：「畢豐有勇無謀，極貪酒色，不恤士卒，用刑嚴酷，盡皆離心。前日到山下搶了一個女子，名喚王媚娘，是大戶人家女兒，終日迷戀，昏醉不醒。我原是頭領舊部，有心歸附，在那邊做內應。今夜過去，軟進硬出，無有不勝。」李應裴宣大喜，重賞熊勝，叫他先去策應。三更准到龍角山，熊勝自去了。

當下李應裴宣楊林領一百嘍囉去劫寨，留蔡慶杜興看守。二更時分，取路到龍角山來。其時正是臘月下旬，嚴霜滿地，萬木凋枯。那殘月在東山邊，吐出寒光皎潔。

李應上了山岡，那龍角山生得險惡，只有一條小路，崎嶇陡絕。將到寨口，熊勝與心腹二十餘人守住，對裴宣道：「此人還和王媚娘在那裏飲酒，待我領路悄悄進去。」

李應裴宣楊林各執器械，從大殿側邊轉，餐霞軒窗縫裏一看，見畢豐半醉，抱王媚娘在懷，一遞一口兒喫酒。王媚娘道：「你說三日後送奴回家，今有十來日了，怎留住不放？」畢豐道：「這是哄你的話，要你永遠做個夫人。在此有甚麼不好？我劫得一百顆大湖珠在這裏，與你穿戴。」媚娘道：「爹娘在家啼哭，放心不下。」畢豐

道：「明日請來在這裏一處過活。」又哺酒與他喫。媚娘道：「喫不得了，饒了奴罷！」畢豐道：「昨晚那椿怪你討饒，我今夜再不饒你！」

李應大怒，喝道：「賊子這般無禮！」一齊擁入。畢豐見不是頭，推開媚娘，往軒後窗子裏一跳。斐宣趕去，已爬上嶺頭了。斐宣也跳出去。畢豐黑影裏一閃，不知去向。王媚娘慌忙跪下。李應說道：「你不要慌，送你家去。」

熊勝喚聚嘍囉，到大殿上款拜。李應道：「那賊子走了，留着後患，不可不追。」遂同斐宣、楊林、熊勝叫嘍囉點起火，把四下搜尋，不見影響，道：「造化這賊子！」對衆嘍囉道：「你們肯隨我到飲馬川麼？」同聲的道：「畢豐不仁，久欲散去。見熊勝說頭領極有義氣，情愿跟隨。」李應道：「既如此，可收拾了同去。」搜出三五千兩金銀，兩倉米穀，三十匹好馬，器械衣甲，都叫馱回飲馬川。

楊林要放火。李應道：「不可。千年香火，慢慢尋道士來興復。」叫熊勝同自己兩個小頭目送王媚娘還家。媚娘拜謝而去。

天已大明，回到飲馬川，宰豬殺羊，拜賽神明，犒賞嘍囉，商議坐位。李應道：「這飲馬川是裴大哥舊日基業，原請坐了。」斐宣道：「大官人英雄無敵，况梁山泊上天數定的，豈可再議？自然聽受號令了。」

李應推不得，坐了第一，斐宣第二，要請蔡慶坐第三。蔡慶道：「小弟正有一言相稟。」衆人側耳聽着。正是：

草昧羣英方復業，烟霞仙客更同波。

第六回 飲馬川羣英興舊業 虎峪寨門法辱黃冠

却說李應、斐宣在飲馬川讓定坐位，要請蔡慶坐第三。蔡慶道：「我兄弟兩個是北京行刑劊子，沒甚材具。因

救護盧員外，蒙宋公明挈帶上山，不幸征方臘，哥哥死了，單剩小弟一人，有老母賤眷在家懸望。况我在此沒用，偶然路上遇着杜楊二人，救出大哥，這裏到底不是了局，只得容我別去。」李應道：「既然如此，不敢相強。再從容幾日，送行便了。」楊林遂居第三，杜興第四。

李應初到飲馬川，併了龍角山這枝人馬，許多財物，大加整理，竟成了一個局面。過了幾日，蔡慶堅執要行，取出金銀相贈，送至路口而別。

不說四個在飲馬川聚義，只講蔡慶背上包裹，獨自一個，取路回北京，饑餐夜宿，走了兩日，到虎峪寨地方，是一個大市鎮，都是富戶居住。到市上時，只見大石場上，搭起兩座高臺，懸旌結綵，如迎神賽會一般。下面圍繞老幼男女，約有千數多人，都望臺上觀看。

蔡慶也立住了脚，分開衆人，挨身一望，只見東邊臺上坐着一個道人，四個侍者，執旗捧劍，看那法官怎生模樣：

魚尾冠橫簪碧玉，雲鶴氅徧繡銷金。眉濃臉瘦，蓬鬆一部落腮鬚；口闊唇掀，閃爍兩腔邪視眼。法鈴搖動，鬼神愁，寶劍掣來天地暗。

再看西邊臺上也坐一個道士，並無侍從，如何打扮：

頭縮雙丫丫髻，腰繫八卦葫蘆。雜色絲絛寬繫道袍香皂；淡青行纏，緊穿草履爛斑。面上猶存殺氣，胸中常養天和。

蔡慶定睛一認，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尋思道：「他如何在這裏弄着把戲？且不叫破，看他怎地。」

又見中間高桌上立個官人，長髯綠鬚，相貌魁梧，朝着兩邊臺上拱手道：「小可難得二位仙長降臨。許多人，在這裏看演妙法，只求各顯神通。若是道高德重，關得勝的，便建造仙院，情愿拜爲師長，終身供養。」

那東邊臺上法官道：「貧道是當今聖上親拜爲師，通真達靈先生林靈素傳授的法侶，蒙檀越們一向優禮。今既有野狐外道要來鬪法，須索與他對壘。倘贏了他，要拿去見駕問罪，不可放他走了。」

那樊瑞接應道：「小道偶然雲遊至此，聞得仙長道法，特來請教。今日萬目同觀，倘小術勝時，不過遊戲一番，卽當飄然而去，並無競爭之心。請仙長先施神技，不必多講。」

那法官便接待者所捧的劍，向空中畫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詞，忽然天昏地暗，白日無光，巽地上起一陣狂風，半空裏震一聲霹靂，跳出一隻白額吊睛斑斕猛虎來，竟到西臺上，咆哮剪尾，撲這道人，只沿一尺多近，不能到身。道人把手一指，喝道：「孽畜還不現形！」霎時變做一張黃紙，道人一口氣，吹入雲端去了。

那法官搖着法鈴，道聲：「疾！」又現出一條黑蟒，約有三五丈長短，目光如炬，口吐毒霧，把道人頸上蟠緊，昂起頭來，舌尖如閃電一般，撲入道人鼻孔。看的人都道：「這番道人的性命休了！」蔡慶已驚出一身冷汗。看那道人不動聲色，將手勒住黑蟒，吹口仙氣，霎時又化作一條草索，擲于臺下。衆人一齊喝采。

那法官見毒蛇猛虎害他不得，心下想起：「除非用此法術，他決躲避不得。」把兩手空中一撒，令牌三響，頃刻間，漫天撲地，數萬赤頭黃蜂，拖着螫尾，展開雙翅，轟轟如雷的叫，裏滿道人，叮的叮，刺的刺。又放燃騰騰烈火，滿天通紅。道人動也不動，袖中摸出一小石子，向北方拋出，再把拂子一展，一聲霹靂，震得屋子皆動，大雨如注，火光頓滅，那些黃蜂，盡是稻稈，隨雨而散。那臺下看的人身上，並無一點雨兒，盡皆驚異。

那法官法力已窮，無可奈何，思量下臺走路。道人叫道：「仙長還有什麼奇術，再請賜教一番。小道也有些小技，不敢唐突。但既蒙先施，也只得略做一二件，與衆位看官消遣一消遣。不知可否？」

臺下的人一來看法術，二來抱不平，齊聲道：「二位師父原說賭賽的，他贏不得你，禮無不答，自然該顯手段。我們自有公道哩。」

說聲未罷，只見道人在葫蘆內取出個桃核兒，喚着的人在臺邊掘一土坑，將桃核埋着，又蓋上泥土，把一杯水，念了咒語，澆在土上，須臾生出一株桃樹，繁簇簇開的滿樹花，結三顆桃子，其大如拳，鮮紅灼灼。道人把手一招，雲端裏冉冉走下一個美女來，綽約仙姿，淡粧道服，非世間美貌可比，輕輕把纖手摘下桃子，袖裏拿出個金鑲白玉盤，嬈娜娉婷，走到東邊臺上，深深道個萬福，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如流鶯嬌囀的道：『侍兒是玉母娘娘殿前司香玉女，慧眼觀來，知仙長在此演法，特遣送蟠桃三顆，食了長生不老。』

法官見玉女天姿國色，細語柔聲，不覺凡心頓起，正要伸手來接，焉有一位天神，青面獠牙，身長丈餘，頭戴束髮冠，腰繫虎皮裙，手執狼牙棍，騰空而來，把法官夾領揪住，望臺下一丟，暈倒在地，天神玉女都不見了。侍者慌忙跳下扶起，兀自昏迷不醒，馱到後邊去了。衆人拍手大笑道：『好一位道長，有這樣手段！我們從不見！』一閃而散。

那高桌上官人便請道人下臺，倒身下拜道：『弟子肉眼凡夫，一向敬那郭法官如神仙，不料師長有此神法，屈到舍下奉齋請教。』道人笑道：『何足爲奇！不過幻術。那法官自逞其能，略略取笑而已。貧道閒雲野鶴，不敢過叨，就此告別。』

却好蔡慶走過相見，道人見有人在旁，不好問向來蹤跡，遂向那官人說道：『適遇敝相知，還要說話。』遂稽首而別。那官人那裏肯放，扯住道：『見了活神仙，豈可放過？這位貴友不妨同請到靜室細談。』邀進廳堂，重新敘禮，卽設齋相待。

正要叩問修真之奧，家人報道：『童樞密遣差官要見。』那官人起身道：『天色已晚，請到雲房安歇。明日竭誠奉叩。』說罷自去。

樊瑞蔡慶到雲房，蔡慶便把從前事跡說過，道：『我要回家，在此經過，見是兄長，看演了半日的法，端的爲何

與他相鬪？」樊瑞道：「我不願爲官，雲遊訪道，得遇異人，傳授五雷正法，要去訪一清道人，結茅名山，也在此經過。聞得那官人姓李名良嗣，是個豪俠富戶，結識權貴，思量幹立功名，更一心好那法術。那法官姓郭名京，是個破落戶，投在林靈素門下，傳些小術騙人。李良嗣一見款住，甚是欽敬。我聞他名，到來相訪，不意郭京十分忌刻，要與我打賭賽，故顯些手段，羞辱他一番。此間不是久留之地，明日我們早行罷。」兩個自宿歇不題。

再說李良嗣接見童樞密差官，設宴相待。差官道：「童樞密新奉聖旨，統領大兵，鎮守北京，防備大遼。出京之日，林靈素先生說：『有個門下徒弟郭京，薦在樞府效用。』聞知在府上，特來相請。」李良嗣忙使人與郭京說知。

那郭京受了這場虧，渾身疼痛，睡在牀上，呻吟不絕。聞得樞府相請，慌忙掙扎起來，與差官相見，謝道：「蒙恩相見收，又煩尊駕枉迎，便當晉謁。只是受了一個賊道的氣，身子動彈不得。過兩三日，自叩轅門。」差官便問：「何事受氣？」郭京道：「李大官人是當今第一個豪傑，胸臆韜略，武藝超羣，貧道極承款待，只是不辨賢愚，凡江湖遊食之徒，一概收留，不知那裏來個賊道，要與我鬪法，被他使個障眼法兒，把我閃了一跌，腰跨損傷，甚是狼狽。」差官笑道：「先生，你與他鬪法，何不先使個障眼法教他喫跌，反自受了虧？」

那郭京滿面羞慚，無言可答。李良嗣道：「郭先生遣猛虎毒蛇，黃蜂烈火，却也利害。誰知一毫動他不得。他取個桃核埋在地下，頃刻長株桃樹，結下三顆蟠桃。雲端裏走下玉女，容貌非凡，摘來獻與郭先生。只道是美意，誰知閃出一員天將，猙獰可畏，把郭先生望空一擲，因此受傷。」差官道：「這道人如今在那裏？明日我去拜他。」李良嗣道：「我留在雲房安歇，還要傳授他的法術哩。」

差官有個跟隨的家丁在旁邊聽了，私自走到雲房門首一張，見道人正與蔡慶在燈下細談，仔細一認，急急走來說道：「那道人不是好人。」李良嗣道：「怎見得？」家丁道：「我到雲房悄悄一看，道人不認得，那個同他

講話的却是殺我馮都爺的响馬。若是好人，怎與響馬相識？」

差官驚駭，問起根由。家丁便道：「小舍人在彰德被響馬楊林杜興所害，馮都爺自到濟州提那李應，酒店裏遇着鋪兵，認得趕去。林子裏被他殺死。這個人姓名不曉得，面龐認得真的。目今童樞密正要捉李應楊林杜興，拿了這個人，那三個自有下落。」

郭京乘機說道：「李應楊林是梁山泊餘黨。阮小七孫立又鬧了登州，害了楊太守一門良賤。楊太尉奏過天子，要發兵征勦。李應殺了馮指揮父子，重造彌天大罪。那道人會使妖法，自然梁山泊上公孫勝了。李大官人素懷大志，進取功名，何不乘此順便拿了公孫勝和那響馬，解到樞府，一定奏聞，賞授官爵。若是放他走了，日後根究起來，曉得在你家裏，推不得乾淨。」

差官亦思量請功，說道：「郭先生之言甚是有理。」李良嗣也動了功名之念，說道：「拿了梁山泊餘黨，除却朝廷大害，真可作進身之階。只是他道法高強，倘然失誤，是畫虎不成，怎麼處？」郭京道：「不妨。我們妖術單怕狗血人尿，叫人圍住，他在睡夢裏，把穢物渾身一淋，他便施展不得。壘中捉蟹，手到拿來。」

當下算計已定，到三更時分，喚莊客家丁，各持刀杖把雲房守住，安排污穢之物，打進去拿那道人。却說樊瑞已先曉得有人窺探，便自存心，對蔡慶道：「今晚須防人暗算，不要脫衣服。」取兩塊泥土，念個密咒，與蔡慶捏着道：「若有動靜，我們竟走，人不看見。此是土遁之法。」

果然三更郭京當先領着家丁莊客，點了火把，直擁進來。樊瑞蔡慶早已起身，閃在一邊。衆人對面不見。樊瑞望着郭京面上，吹口氣，一時昏迷，倒在牀上。樊瑞扯了蔡慶，竟出大門，說道：「差官說童貫鎮守北京，你同李應殺了馮彪，今被家丁認得，定然安身不得。我護送你到家，搬了家眷，且到飲馬川。我也不去尋公孫勝，暫住山寨。」蔡慶聽允，趁黑夜同去了。

却說郭京昏倒在牀，衆人把火一照，見道人縮着雙鬚，鼾聲如雷。衆人將穢物滿牀一潑，取麻索緊緊綁縛，只不見了響馬，扛到前堂。那郭京大喊道：「細的是我！」衆人看時，原來果是郭京，渾身血污，臭穢難聞，盡皆詫異道：「分明牀上睡的是縮兩丫髻道人，怎變做郭先生？奇怪得緊！」李良嗣急叫把繩索解落，將湯水洗淨，換了衣服。

那郭京受這兩番茶毒，皆是自取其累，啞口無言。差官道：「道人走了不消說，明日去見樞府，再作商量。」次日，李良嗣備了金珠彩緞，同郭京差官，騎着馬，到了北京。差官先進稟明少頃，大吹大擂，開了轅門，兵威好不整肅。差官引李良嗣郭京拜見，呈上贖見禮物。

董貫看過收進，見李良嗣一表威儀，動問道：「本朝向與大遼和議交好，爲宋江去征伐一番，惹動兵戈。目今命大將統領雄兵，要來復仇侵犯北界，朝廷特簡本樞鎮守。現奉勅劍，收錄賢才。果有奇謀異策，卽填御勅，除授顯職，一體重用。久聞足下英才武略，當今賢士，今蒙賜顧，有何良圖？」

李良嗣恭身答道：「山野鄙夫，不揆固陋，蒙恩相下問，敢不直據愚悃。那燕雲十六州，原係中華疆土；因石晉求救契丹，割地爲賂。太祖時興兵恢復，潘仁美違了節制，敗於蕭翰之手。眞宗朝澶淵之役，虧寇準力勸御駕親征，方得講和。宋江輕挑邊釁，致背前盟，故來侵犯，思復前仇。恩相且按兵不動，謹守封疆，卑末有一條奇計，取燕雲如拾芥，滅遼國如談竹，使朝廷開拓萬里之地，恩相享茅土之封，不識可上聞否？」

董貫大喜，邀進密室殷勤致問。李良嗣道：「大金國主雄踞東方，兵已滿萬，天下無敵，何不遣一介使臣，從登萊汎海渡鴨綠江，深加結納，兩面夾攻，滅遼之後，燕雲十六州仍歸中國，那時議加歲幣，一如納遼故事，金主必然喜允。那遼國平州守將張毅，涿州留守郭藥師，與卑末爲同盟契友，待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來歸，則遼之藩籬已撤，首尾不能救應，豈不立時殄滅？」

童貫聽了，以手加額道：「天祚大宋，生此良士，一聞金石之論，頓開茅塞矣。」即具本奏聞，重封官職，先署樞府參軍，贊畫機務。郭京因林靈素見託，亦留軍中効用。自此李良嗣言聽計從，恨相見之晚。

一日，商議軍務，良嗣乘間說道：「滅遼已有成算，不必過慮。倒是宋江餘黨重復嘯聚山林，爲禍不小。前日郭京在卑職家裏，有一道人要求鬥法，同伴一個人是和李應殺馮指揮的響馬。家丁認得，要拿解到樞府，不料使妖法遁了。這道人畢竟是梁山泊的公孫勝，今在二仙山紫虛宮。若不勦除，日後與遼國交戰，倘然乘機竊發，反爲心腹大患。」

童貫道：「我倒忘了。阮小七孫立佔了登雲山，楊太尉兄弟受害，李應又殺我心腹馮彪，今公孫勝廣行妖法，着實搗亂，不可不捕！」即差標下統制張雄領五百兵馬，郭京爲嚮導，先到二仙山擒拿公孫勝，然後進勦李應阮小七。

李良嗣奉着鈞旨，就發張雄領兵前去，分付郭京道：「你不可怠忽，防他妖法。」郭京應諾而去。

却說公孫勝自從汴京辭別宋公明，朱武拜爲師父，回到二仙山，過了幾年，老母亡過，羅真人亦遂羽化安葬已畢。自築一小庵在紫虛宮後，喬松翠竹，曲澗小橋，甚是清雅。與朱武終日修煉爐火，參究內丹，道業愈高，心怡神曠。

時當重陽佳節，丹楓滿林，秋氣高爽，兩人釀下椰子酒，炊熟松花飯，筍脯嘉蔬，消梨雪藕，面着東籬黃菊，相對而飲。公孫勝道：「我本世外閒人，因應天罡之數，不由不出頭做一番事業。還虧見機得早，跳出火坑。我和你今日嘯傲烟霞，嘲風弄月，何等自在。宋公明滿腔忠義，化作一場春夢，豈不可傷！」又飲過數杯，敲着漁鼓板唱道：

「心上莫栽荆棘，口中謾設雌黃。逍遙大地盡清涼，丹汞鼎爐自養。」

「世事干戈棋局，人情蕉鹿滄桑。浮雲富貴亦尋常，且把恩仇齊放。」

兩個唱罷，拍手大笑。只見小道童慌慌張張趕來叫道：「師父不好了！紫虛宮有兵馬圍住。兩個將軍把本宮住持拿着，說奉樞密將令，要來捉師父。住持說在小菴，領兵同來了。」

公孫勝、朱武連忙立起，使個隱身法，倚在松樹邊，看個下落。張雄、郭京押了住持，入小菴不見，山前山後，各處搜尋，並不見蹤影。住持道：「公孫先生自居小菴，不在宮內。這幾年從不見下山，恐怕誤認了。」郭京喝道：「胡說！他親與我鬥法，鬧了虎峪寨，與李應殺了馮指揮，奉聖旨來拿的，不是小可。兀自籬畔擺設酒餚，在此賞菊。你這賊道，先知風放他走了，拿你去見樞密，重按軍法！」叫把住持鎖了，縱軍士把宮內錢糧衣資擄掠一空而去。

公孫勝搖着頭道：「奇怪！我遁跡多年，未嘗下山，並不接見一人，那裏有甚麼虎峪寨，殺甚麼馮指揮？好沒頭腦！害這住持受累！」朱武道：「我前日下山買香，有人傳說飲馬川重聚強人，十分興旺，或者李應當真在那裏惹出事來，也不可知。只不該牽到師父身上來。總是這裏安不得身了。且到飲馬川探個虛實，再覓名山洞府棲身，却不是好！」

公孫勝依允，進菴收拾行囊，同朱武從僻路下山到飲馬川。不多兩日路程，已至山邊。果見刀槍密布，旌旛悠揚。到關上通了姓名，嚶囉進報。原來樊瑞、蔡慶已先到了寨裏，一同出迎，至聚義廳相見。

李應滿面笑容說道：「二位師長已作世外神仙，不似我等復攪患難。雖時常想慕，急切裏不能相會。今日不知甚好風吹得到此，真是喜從天降！」公孫勝道：「我兩個久離塵跡，高臥白雲，重陽那日，對菊小飲，不意竟貫差兵將，拿住紫虛宮住持，說貧道使妖法鬧虎峪寨地方，和大官人殺了馮指揮，我一些頭緒不曉。請問眾位，爲甚緣故，重聚於此？」

李應便將登雲山、孫立寄書，杜興刺配濟州，越獄，林子裏殺馮彪的事說了。公孫勝道：「這是一件，也與我無

干那虎峪寨又是怎的？樊瑞笑道：「這是我的事，我來尋訪師父，路經虎峪寨，李良嗣家與郭京門法作弄了他。蔡二哥偶然遇着家丁認得同李大官人殺馮彪的，要來捉拿，被我使遁法走脫，想是他們猜道梁山泊上有公孫先生會行遁法，故此錯認了。」

公孫勝方纔省得，說道：「怪道來的將官說道，親與我門法，想是郭京了，只是爲甚做了將官？」樊瑞道：「童貫鎮守北京，郭京是林靈素門下，薦與童貫。那晚差官來請，想是在童貫標下了。」李應道：「朝廷昏暗，奸黨專權，把我兄弟們害得零落無多，還逼得一個不容。雖然錯認了先生，也是天假其便。今承到此，正好原照梁山泊上舊位，請先生居尊，共遵約束。」

公孫勝道：「貧道已離世網，心似寒灰，不復燃矣。因事體模糊，不知來歷，特來貴寨討個實信。今已明白，卽刻告別，再擇名山潛身遠遁了。」李應道：「弟兄們還多，倘然惹出事來，又錯認了先生，不能安身，怎處？小弟有個兩便的善策在此。」公孫勝道：「請教。」有分教：

干戈再起談方略，水火抽添握勝謀。

不知撲天鵬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李良嗣條陳因賜姓 鐵叫子避難暫更名

却說李應要留公孫勝、朱武在山寨裏，二人不肯，便要別去。李應道：「師長既愛清閒，這飲馬川形勢非凡，山後黃峯下面有一白雲坡，地面平坦，兩道瀑布，飛到坡前，匯成闊澗，苔石嶙峋，四圍有千百株虬松，參天蒼翠。就在坡上建個小院，請師長在內清修，自送供給。有事則請教方略，無事則閉門參究。豈不是兩便之策？」衆人齊聲稱善。公孫勝就要去看，李應陪到白雲坡，果然一派景致，不讓二仙山。公孫勝方肯住下，駕起座竹

橋，結個茅菴，前臨碧澗，後枕蒼崖，花藥紛披，禽聲睚睚。公孫勝朱武合小童炊爨，不要山寨中送供給，蔬食清香，安心住下。

過得五六日，忽探事嚶囉報上山來道：「有一二千兵馬，打樞密府旗號，浩浩蕩蕩，殺奔山邊來。頭領須作準備。」李應喚楊林杜興緊守寨柵，看他動靜，未可出戰。

原來郭京張雄鎖押紫虛宮住持去回覆童貫道：「公孫勝在那裏賞菊，這紫虛宮住持先通風放他走了，因拿這住持來回覆。」住持分辨道：「公孫勝自居小菴，與本宮不相往來。他自遁去，與小道何干？」童貫道：「他遁到那裏去了？」住持道：「聞道李應在飲馬川哨聚，他是同黨，或者在那裏。」童貫道：「李應少不得要勦滅。再差都統制馬俊領二千兵一併同李應擒來，掃清山寨，不可失誤。」當下將住持攆出。

馬俊同張雄郭京領兵殺到飲馬川，見山勢峻峭，不敢攻打，只在山邊搖旗吶喊。到下午時分，忽聽一聲砲响，李應全身披掛，背上插五把飛刀，提着點鋼槍，左有樊瑞，右有楊林，三騎馬飛出陣前。

郭京指着樊瑞道：「公孫勝，你這賊道，兩番使妖法走了，今天兵到此，快快下馬受縛！」樊瑞笑道：「你這天將摔不死的賊，真見鬼了！我是公孫勝，你若遇公孫勝，還死得早哩！」

郭京大怒，做勢要出馬。張雄恐他失了銳氣，仗大桿刀劈面砍來。李應接住，戰了十餘合。李應拖槍便走。張雄不知是計，飛馬趕來。李應覷得較近，暗掣飛刀擲去，正中張雄肩上，負痛抱鞍回陣。樊瑞楊林催動嚶囉，衝殺過來。馬俊抵當不住。官兵自相踐踏，傷者甚多，忙退十里下寨。計點軍士，折了三百餘人。商議道：「賊寇兇勇難敵，敗了一陣，且安歇一宵，明日申文去討救兵方好。」

却說李應得勝而回。公孫勝朱武知有兵到，也來寨中。李應道：「這些疲兵小將，何足道哉！便是童貫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回。」朱武道：「他折了一陣，銳氣已喪。兵貴神速，今夜分四路埋伏去劫大寨，使他隻輪不返。童貫

害怕，再不敢來撩撥了。」李應稱善，遂道：「楊林杜與樊瑞蔡慶分頭埋伏。」

二更時分，李應自搗中軍，到得寨口，分開鹿角，大喊殺入。官軍略無準備。張雄馬俊在睡夢裏聽得，馬不及鞍，人不及甲。李應衝到，一槍把馬俊刺死。張雄望寨後脫去。喊聲四起，楊林樊瑞各路團團裏攏。那些軍士殺的殺，逃的逃，如疾風亂掃敗葉。只不見了郭京。李應等將官軍棄下的衣甲器械，馬匹糧草，盡數搬回山寨，置酒慶賀不題。

却說張雄領了殘兵回報。童貫大怒，欲起大兵，親自征勦。忽邊報甚緊，大遼兵到，邊隘守將攔當不住，乞發大兵遣將救援。故此中止。又接中書省行下文書，前日具題李良嗣破遼奇策，着到京陛見。具陳可否。童貫卽發勸合着良嗣馳驛進京，設宴餞行，說道：「參軍復中華之疆土，建蓋世之奇功，在此一舉。朝中軍國重事，俱是蔡太師判決，我有密啓薦參軍宜先晉謁太師，備陳事宜，面聖之時，方好贊勸。」

李良嗣領諾，拜別而去。不一日，來到東京，參謁蔡京，呈上密啓。蔡京道：「參軍此計，真有旋乾轉坤之功，可稱千古創見。若成得功來，自然膺授顯爵，連老夫與童樞密俱有榮施。只是科道中有幾個古板的官兒，定然上疏阻撓，面聖之時，須要明白敷陳，條析利害。」李良嗣再拜道：「卑職蒙人師獎拔，當竭犬馬之力，矢心報効朝廷。但一得愚忱，不過草茅管見，還求太師指教。」蔡京和顏送出。

次日五更早朝，道君皇帝駕御邇英殿，閣門大使引進。李良嗣三呼舞蹈拜畢，道君皇帝親降玉旨道：「覽童貫所奏，卿建議破遼之策，不知果有成算否？」李良嗣叩頭啓奏道：「燕雲十六州已淪沒二百年，不見光風化日。今遼王微弱，將驕卒惰，正是天亡之際。况金國勁氣方張，近日與遼國構成嫌隙，我朝若遣使航海，與彼連和，兩面夾攻，易如拉朽。陛下英武聖文，豈但車書一統，遠過漢武秦皇，將見協和萬邦，媲美唐堯虞舜。」道君龍顏大悅道：「天生奇才以佐朕躬，功成之日，定授節鉞。」傳旨先授祕書丞，賜姓趙氏。

趙良嗣俯伏謝恩。左班中閃出一員大臣，緋袍象簡，啓奏不可。衆官視之，乃參知政事呂大防也。道：「皇帝道：『何爲不可？』」呂大防正色道：「遼國與本朝爲兄弟之國，和議已及百年，一旦撤其藩籬，而近虎狼之金，他日難免侵凌。趙良嗣草莽之人，不識朝廷大體，事宜速寢。若貪一時之利，他日悔之晚矣。」趙良嗣道：「遼已敗盟，今遣十萬大兵侵犯北界，猶然守株待兔，加納歲幣，所謂齋寇糧而資盜兵也。莫若以納遼之幣歸之于金，坐復燕雲故土，正合遠交近攻之計。事機一失，時不再來，唯望宸斷。」蔡京道：「琴瑟不調，則起而更張之。滅遼之後，與金交好，安有後悔？」道君皇帝變色道：「呂大防輔弼之臣，只圖尸位食祿，無經國遠猷。齊桓公小國之君，尚能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朕撫有四海，不得刷白溝之恥耶？敢有再諫者，加上刑！」叱退呂大防。蔡京奏道：「趙良嗣旣建奇策，令國通問使就差他去，庶應對無誤，不辱君命。所有應用禮儀，乞降聖旨，勅該部料理，擇吉啓行。」

趙良嗣謝恩退班，致謝蔡太師。各部奉旨，不敢遲慢。宣和二年二月吉日，辭了朝，拜別蔡京，差人回覆了童貫，意氣揚揚，一路馳驛，至登萊，下海，到金國，議定封疆，歲幣出兵，火攻之期，就同金國報問使李革來朝。八月中，秋回朝覆命，厚賜李革，送回本國。趙良嗣加授侍御史，監童貫大軍，一同鎮守。那時高頭駿馬，富貴逼人，侍從軒赫，好不施爲。行至黃河渡口，皇華驛館，卽刷船隻。正要過河，只見驛門口蹲着一人，驛丞連忙打開。趙良嗣看那人頭戴道遙巾，絲絲似千條柳線，身穿破衲襖，縷縷如百結流蘇，滿面灰塵，幾日不經漿水，團肢委頓，昨宵決少粥湯，手拿漁鼓筒，還裝落難神仙胸藏木漆碗，竟叫街花子。

趙良嗣認得是郭京，到驛中坐下，喚驛丞問道：「那驛門口蹲着的人，與我喚來。」驛丞急忙叩頭道：「不知那裏這個花子，老爺降臨，有失回避，驛丞知罪了。」趙良嗣道：「我不計較，你只管喚進來。」驛丞趕出喚時，却不見了，東尋西抓，汗流浹背，直尋到驛後，見在茅廁中捉蟲子。驛丞一把扯住罵道：「你這

該死的花子！見大官府到來，不去躲避，連累我擔驚恐，還不自去回話！

郭京戰兢兢被驛丞扯進。趙良嗣走出叫道：「郭先生，你怎麼這般行徑？」郭京方敢擡頭，見是趙良嗣，滿面羞愧道：「一言難盡！」

趙良嗣喚從人取過巾服換好，作揖坐下。驛中擺出下馬飯，一同吃過，郭京方說：「前日同張馬二統制去攻飲馬川，先敗了一陣，晚間又被劫營，將士盡皆陷沒。我逃得性命，失了機，恐按軍法，不敢去見樞密，要到東京再投林仙師，又無盤纏，路上害了一場時行疫病，掙扎起來，只得權唱道情兒覓口飯吃，不想天幸得遇！」

趙良嗣也把出使金國，已得定議，回朝超授侍御史，欽命去北京協理軍務說了，思量原帶他去，因出軍失利，是沒時運的鈍市貨，恐怕有礙，又因一番相與，不忍見他流落做乞丐，問道：「你如今行止何如？」郭京道：「若到北京，童樞密定然見罪，又無面目去見林仙師，遑遑無定。」

趙良嗣想了一想道：「有個好去處，薦你去安身，自然重用。」喚從人取過文房四寶，修了一封書札，取三十兩銀子，一副鋪陳相贈，說道：「這封書你投到江南建康府王宣慰衙中。那宣慰是當朝少宰王黼的大公子，名喚朝恩，年少風流，兼好旁門，令駐守建康。我備細寫在裏面，必當親任。只是要誠實謙和，見機而作，不可忘自尊大，別惹事端。我因欽限甚緊，不便久留了。」郭京感激不盡，送到黃河邊。趙良嗣自渡河而去，不題。

單表郭京本是落難的人，要頓飽飯也不能夠，陡然換了一身華麗衣服，身邊又有三十兩銀子，豈不是一朝富貴，氣宇便覺不同，昂昂然重走進驛裏，坐在趙良嗣的公位上，奴才狗腿的海罵驛丞從外邊走來，曉得是御史故人，又送銀子，況且趙良嗣去還不遠，沒奈何，撥轉一副面孔，折疊兩個膝蓋，陪罪道：「不知老爺是御史公的好友，有眼不識泰山，方纔甚是得罪。」

郭京儻在交椅上做個不見，憑那驛丞叩頭，慢慢的說道：「起來，我不計較你。去的那位老爺，不是朋友，是我

小徒當初得我許多力，一朝富貴的。我是故意來試他，他自然該敬我的。我如今要往建康，你該作何料理？」驛丞道：「這裏有的是徒弟，但不知老爺用多少名數？」

郭京是剛剛天上弔下來這一擔行李，想多也沒用處，捋捋鬚笑道：「我也不好十分擾你，只消一名。」驛丞喚過一名囚徒，吩咐道：「這位老爺是方纔趙老爺的師長，你在路上小心伏侍，老爺自然賞你。」

囚徒挑了行李，郭京起身從山東取路到建康。行了好幾日，天色已晚，錯過宿頭。官道旁有一所大莊院，叩門借宿。有一員外，蒼髯古貌，面帶憂色，出來問道：「客官何來？」郭京道：「在下是當今聖上拜爲師的林真人位下授洞霄宮法官，今江南宣慰王少宰的公子來迎，因錯過宿頭，特借貴莊過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依例拜納。」那員外自有心事，意欲不留，見說了許多大來頭，只得恭身迎進，草堂上相見過，說道：「難得仙長到此，只是有慢。」郭京道：「這裏叫甚地名，敢問上姓？」員外道：「是臨清州管下地名豐樂堡。老夫姓錢，是祖代住下的。年紀六旬，並無子息，單生一女，却也生得不甚粗蠢，諸般女工曉得，今年十八歲了，並無看得中的女婿，未曾婚配。近日却害了一樁不尷不尬的病，甚是憂心，終日不茶不飯，昏昏的睡，晚間到梳粧起來，房中像有兩個人講話一般。老夫和媽媽疑心，細細察聽，不見人影。如此有三個月了。不知是人是鬼，委決不下，無法可除。」郭京道：「敢是被妖祟所纏，何不請法師驅治他？」員外道：「便是我這裏有個紫微觀葉法師，符咒靈驗，請他來施符設咒，莫想騙治得他，反被腰膀上打了一下，至今害病不起。」郭京道：「畢竟那法師不得真傳，故吃了虧。若以五雷正法的，隨他甚麼邪魔，遣天將即刻勦除。」員外道：「方纔見仙長說的林真人位下，定是道法高強，不揣欲求大力，若得平安，自當重謝。」郭京道：「驅邪逐鬼，是我們分內的事。你若說謝，我倒不肯了。」

員外大喜，倒身下拜道：「請問要甚麼三牲禮物？」郭京尋思道：「不知他女兒生得何如，且哄出來一看。」

答道：「香燭禮物，是少不得的。還要令媛當面一看，就曉得那一種妖邪，方好懲治。」員外道：「且待禮物齊備，

等老夫去喚小女出來。仙長少坐。」走進去不多時，同那媽媽扶出女兒來。郭京仔細從頭上看至脚下，怎生模樣。

粉臉生春，映出桃花兩朵；雲鬢拖翠，天然柳葉雙彎。態度如湘烟淡蕩，香風似花氣氤氳。立蒼苔淺印鞋痕，撚裙帶微垂玉指。遠望來，行雨行雲渾似夢，定有妖憑；近看時，非花非霧總難描，宛然神女。

郭京見了，魂不附體，半晌說不出話，勉強掙着道：「細觀氣色，是九尾狐狸爲祟。若不早除，決然髓竭神枯而死。請小姐坐下，待我當面請將，那狐狸自然頃刻現形。」

員外媽媽連聲稱謝。那女兒見郭京一雙賊眼注定了他，滿面羞澀，低垂粉頸坐下。莊客擺起三牲禮物，燈燭輝煌。

郭京東指西劃，念動咒語；因無令牌，取一塊磚在桌上拍了三拍。一陣風過處，燈燭無光。郭京手中那塊磚却在自己臉上雨點的亂打，一霎時，皮破血流，口吐白沫，昏暈在地。員外慌了，走來扶時，被郭京一推，跌在地下，喝道：「你這老蠢物，不知高低！我是北幽王太子，與你女兒有天緣之分，故來相聘，那裏尋這油嘴搗子來瞧我夫人！這般可惡，且暫饒他性命；我請夫人到宮中去也。」

郭京說罷，倒在地下。員外起來，那女兒已不見了，和媽媽大哭，懊悔道：「那江湖上的人，再不要信他。女兒雖然恍惚，還在家裏，誰想撩毒了他，如今不知攝到那裏去了。教我老景靠誰！」淚流不止。又見郭京直挺挺在地下昏迷不醒，怕惹出人命來，只得叫莊客把糞湯灌救。直至五更方醒，滿面血污。

郭京爬起，自覺羞慚，等不到天明，叫囚徒挑了行李出門，到澗邊掬些水洗去血污，臉上青腫，疼痛難當。囚徒道：「相公，你不該招攬這事，自受其虧，餓了一夜。」郭京道：「平日我的法術甚靈，今遭他毒手，不消說了，只可惜花枝般的女子被怪物攝去受用。」囚徒笑道：「還說這話。北幽太子噴你瞧了他的夫人，故此打你。」郭京

道：「我自打的時節，一些不知，可不怪死人？如今肚中餓了，快趨行到前邊買些酒飯喫再處。」說道：「我不問得，你叫甚麼名字？是那裏人？爲甚配在驛中？」囚徒道：「小的叫做汪五狗。祖上原是陳州人，父親帶到河北經商，本錢消折，父親亡過，流落在那邊。一時短見，被人哄去做些掏摸勾當，犯出事來，刺配在驛，已將滿了。驛官見小的誠實，喚來伏事相公。」郭京道：「你一路小心。我有心要擡舉你，不若長隨了我到王宣慰府中，自有好處。」汪五狗道：「相公若肯提拔，是小人萬分之幸了。」

在路又經四五天，已在天長縣界上了。過了江，就是建康。天晚投宿，却是小去處，不上三五十人家，大半移農的，只有一家安寓客商。郭京走進，叫：「店主人，有甚麼酒肉拿來喫？」

歇了半晌，一個老人家包了頭，摸壁扶牆，走出道：「這裏是草店，沒有肉賣，酒便剩下兩角。要米做飯，自去打火。我正發擺子，動彈不得。有個兒子又不在家。」拿兩角酒，二升米，一牒熟菜，放在櫃上，說道：「我寒熱得慌，要去睡哩。」郭京道：「我相公是受用慣的，怎熬得清淡？」老兒道：「說也無用。裏面先到一位客人，也只是熟菜。」說了幾句，喘做一團，自進去了。汪五狗道：「相公待我煮起飯來，自有菜蔬哩。」

郭京坐了好一會。汪五狗先點個燈，捧出一大盤肥鷄，把酒斟上。郭京道：「這是那裏來的？」汪五狗打着手勢掩口而笑道：「見相公沒有喫飯，小人撈來孝順的。」郭京道：「這裏無人，你也同來喫。」

汪五狗盛了飯，兩個低着頭大嚼。只見兩個人推門進來一看，說道：「好好！你們做客的，怎麼偷我鷄喫？」汪五狗道：「胡說！這是前邊路上買來的，誰偷你的？」一個道：「真賊現在，還要口強！見你籬邊一影，就不見了一個鷄兒，抵賴到那裏去？」一個道：「不消說了。臉上刺着字，是個積賊，把來吊起，明早送官。」郭京道：「不要放肆。我是當今皇帝拜爲師的林真人位下，不是好惹的。」一個道：「管甚林真人烏真人！便是皇帝自來，也不該偷人家的雞喫！」一把扭住汪五狗，分扯不開。

只見對門房裏走出一個客人勸解道：『不必囉唆。這位客人來買鷄喫，不見有人，先自宰了。你不過要賣銀子，快些放手，我這裏有一錢銀子，你拿去罷。』一個道：『我養這個鷄報曉，那裏肯賣。況是偷的，定要究治。』一個道：『罷了，難得這位客人勸解，饒他罷。』接了銀子而去。郭京道：『有勞客人解紛，不知上姓？』那客人道：『小子姓尹名文和，要去建康訪友的。』

郭京見客人丰姿俊雅，年紀後生，一團和氣，說道：『我也到建康，明日是同路，不敢相瞞，在下姓郭名京，是洞霄宮有職法官。王少宰的公子王宣慰在建康差人來迎。這鷄委是小价不問而取。若沒有客官和解，明日要去見官，又費兩日工夫。只是便宜了那個村夫。』尹文和道：『大人不爭小人之過，請早些睡了，明日趕路罷。』郭京道：『銀子明早送上。』客人道：『小事不勞掛心。』自回房宿歇。

郭京和汪五狗還未喫完，把鷄骨朵咬得罄盡，肥汁泡飯喫了纔睡。明日五更，算還了房錢，一同出門。路上說說笑笑，甚是合得來。

到晚，郭京叫汪五狗備些酒菜，請尹文和渡了揚子江，到了建康，是六朝建都之地，龍蟠虎踞之鄉，山川秀麗，人物繁華。郭京尋神樂觀，做了寓所，口裏又只說是龍虎山天師府差來查察各處宮觀道士的，騙了道官一席盛酒喫了過一晚，明早買件衣帽與汪五狗穿了做伴，當持了書札，問到王宣府中去投遞。尹文和自去訪友，各自分路。

却說郭京在府前候了一會，王宣慰叫請進，降階而迎，相見罷，分賓主而坐。王宣慰道：『久企高風，無由瞻仰。今幸鶴馭枉臨，三生有幸。』郭京鞠躬答道：『臺下世胄英才，神仙骨相，趨謁旌旄，足慰平生。』

兩邊敘些閒話，甚是契合。王朝恩是執袴乳臭，專好趨承。郭京是側媚小人，見機迎合。故此一見遂成莫逆。留過午飯，便叫排軍隨郭仙師到神樂觀搬取行李，後園安歇，以便朝夕請教。

郭京別過，來取行李，見尹文和走回，意致索莫。郭京問道：「貴相知可尋訪得着麼？我蒙王宣慰厚雅，留款後園，正要候足下來相別。」尹文和道：「一時訪敵友不着。昨承一路挈帶，不勝眷戀。」郭京想道：「這人伶俐溫柔，不若收他做個徒弟，有些商量。」遂道：「王宣慰慷慨名流，最喜賓客。我同足下路上相依，不忍遽別。貴友既未遇着，旅邸淒涼，不若同我在內衙住幾日，慢慢尋訪，豈不是好？只是有屈權作師徒，不知意下若何？」尹文和不語。正是：

薰蕕同器終非合，玉石相形辨始知。

不知尹文和去就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燕子磯玉貌惹奇殃 寶帶橋金蘭逢故友

却說那郭京要收尹文和做徒弟，同到王宣慰府中。你道那尹文和是誰？原來就是樂和改姓不改名。

他聞姊夫孫立鬧了登州，曉得要連累到他身上，況且妻子久亡，身無牽絆，故此見機逃出在外，並不知登雲山聚義，杜興寄信刺配等許多事，出了東京，思量到那裏安身。

他是個精細的人，若至登州尋訪姐夫，恐怕打在局中；在路展轉尋思，忽想到王都尉府中有個一般的陪堂，姓柳是江南建康人，與他相好，半年前回到家鄉，因此特來相訪。誰知建康地面廣闊，那姓柳的又不是赫赫有名之人，平時忽略不曾問得他居住在城在鄉，海闊天遠，那裏去尋，悶悶回來，見郭京要他同到王宣慰府中。

他暗想道：「我有事在身的人，小可去處，不便安身。他那裏深堂內院，改了姓，還容易隱藏。」又想道：「那郭京脅肩諂笑，是個小人，王宣慰又是個奸黨，不可露出圭角，權宜暫住，再尋退步。」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遂答應道：「既蒙青盼，萬分之美。只恐樽櫟下材，不堪教訓。若得拜在門下，一發榮施了。」

郭京大喜，遂喚汪五狗將尹相公行囊一併同排軍挑進，自同樂和進府見王宣慰。郭京道：「此是敝門人尹文和，相從貧道多年，性地聰明，諸般技藝都曉，特引他晉謁。」

樂和拜罷，王宣慰留在後園，供給極其豐厚。郭京閒常弄些小法術撮科打諢。樂和是做過陪堂的，不消說識竅知機，又且清曲絃管，色色過人。王宣慰滿心歡喜，一刻也少不得兩人。就是汪五狗也享快樂，日遂跟隨使喚。樂和無事不出府門，謙和謹慎，合衙大小無不喜歡他。郭京未免預些外事，納賄招權。

有話卽長，無事則短。不覺臘盡春回，清明時節。王宣慰要往燕子磯遊玩踏青，擺列侍衛，挈榼提壺，同郭京樂和乘着金鞍駿馬，出了觀音門，就到磯邊。

那燕子磯是建康第一名勝之所，三春時候，柳明花放，士女喧闐，笙歌鼎沸，遠遠望去，宛然如一雙燕子撲在江面，遊人不絕，題詠極多。但見：

山勢玲瓏，石上都裝螺子黛；苔痕鮮媚，路旁盡貼翠花鈿。下瞰萬里長江，遠縈若帶；上倚千尋高嶂，近列如屏。遠遠見龍城風闕，茫茫吐海市蜃樓。香車寶馬，往來士女賽神仙；酒肆茶坊，羅列珍饈誇富貴。

那王宣慰看之不足，選一片綠茵平坡之上，高張錦幄，鋪設繡榻，與郭京樂和席地而坐。有許多王孫貴客，閨嬌娥，各選勝處游玩的游玩，飲酒的飲酒，任情取樂。王宣慰喚侍從擺列山珍海錯，玉碗金杯，開懷暢飲。郭京說些風情趣話。樂和取過玉簫吹得悠悠揚揚，移商刻羽，又清謳一曲，真是游魚出聽，飛鳥回翔。王宣慰大加稱賞。

飲到半酣，郭京忽然探起頭來，指與王宣慰道：「神仙下降了！」王宣慰樂和定睛看時，只見兩個佳人，前邊一個十五六歲，郎君引路，後邊侍女跟隨，冉冉而來。但覺得：

舉止端莊，性情閒雅。略過三旬年紀，未褪嬌紅；輕拖兩道春山，猶存淺綠。衣裳縞素，暗送一種真香，非蘭

非麝插戴天然，點綴幾般異寶，不玉不金。豐肌弱骨，合德新沐蘭膏；低笑淺顰，西子乍酣春酒。珊瑚瘦影，尾定披髮郎君；嬈嬈腰肢，斜倚垂髻侍女。玉琢粉粧，衛玠被人看殺；冰心蕙質，奉倩到處皆香。西母降凡，攜玉女；湘妃倚竹，侍金童。

那王宣慰少年好色，欣羨不已。郭京更垂涎那披髮郎君，喚汪五狗去訪問是誰家女子，便來回話。樂和正色止住道：「看他端莊貞靜，大家舉止，不可造次，恐失觀瞻。」

王宣慰倒也罷了。郭京那裏丟得開，被樂和阻了，與好生不樂，酒也不喫，只做起身閒步，踱了一回。那兩位佳人却好轉來上船，又飽看得滿意，認得這船家長在府中裝載的，暗記在心，回來重複坐下，與王宣慰猜枚賽色，喫得爛醉。王宣慰見天色將晚，喚侍從收拾樽疊回府。

那郭京在馬上東倒西歪，一到後園便睡。五更醒來，尋思道：「可惱這尹文和好意帶進府中，反阻我的興。慢慢在宣慰面前說他事端，逐了他去。」又尋思道：「那兩個婦人，不消說是天仙。這披髮郎君一發可愛。怎地弄得到手，平生願足。」摹擬了一會，天曉起來，叫汪五狗悄悄的分付他去尋昨日那船家，討個實信，即來回話。

不多時，汪五狗回來說道：「問那船家，他說姓花也是官宦人家，住在雨花臺，是水西門僱的船，不知他詳細。」

郭京聽了，用過早飯，瞞了尹文和，喚汪五狗跟隨，竟到雨花臺，自去訪問，出了聚寶門，過了朱雀橋，一路山明水秀，不上二三里，遠遠見昨日那披髮郎君穿着緊身繡襖，拿張彈弓，隨個小廝從桃花林中走出。郭京想道：「這是天緣湊巧了！」迎上前道：「花小舍人，昨日在燕子磯遊玩，怎麼就下了船？」郎君道：「不是遊玩，是同家母家姑在先父隴上掃墓回來，磯邊經過，偶然上岸。」郭京道：「高居何處？正要奉拜。」郎君道：「不上一里之遙，素不相識，不敢有勞。」

郭京正要涎着臉胡纏，見一人牽匹馬來，說道：「奶奶請舍人回去。」郎君即便上馬，揚鞭而去。郭京見他上馬便捷，解數風流，一發可愛，心下想道：「他說掃先父的墓，那半老佳人是他母親了。那一個是他姑娘，不知有丈夫沒有？不曾問得詳明。」心中鬱鬱，望見竹林中有個菴院，且去討杯茶喫，解些煩渴。來到門前，見寫着「慧業菴」，裏面佛堂，供着白衣大士，好不清淨莊嚴！只見角門裏走個老尼出來，打個問訊，說：「請坐待茶。」

郭京走進坐下，女童捧出一杯雀舌新茶。郭京一口吃乾，問道：「老師父甚法號？此間有個花家，可曉得麼？」老尼道：「賤號素心。這裏花家原是鄰紳，已經亡過。那花奶奶是本菴檀越，長來燒香的。」郭京道：「是甚麼官宦？」老尼低低說道：「是梁山泊招安的單生一個公子，今年十六歲了，極是聰明。又有個姑娘，他丈夫姓秦也是寡居，相公問他怎地？」

郭京道：「偶然問問。」又坐一會，謝茶出菴，心下已明白是花榮的妻小，就有算計了。回到府中，笑嘻嘻對王宣慰道：「昨日燕子磯兩個佳人，要收他甚是容易，已訪知備細了。」王宣慰道：「端的是甚麼人家？不知我一見就放他不下。在東京貌美的婦人也見得多，總沒有那一種天然之態，令人想了，再去不開。」

郭京道：「那中年的是花榮妻子，那少年的是花榮的妹子，配與秦明，都亡過了，守寡在家。目今梁山泊餘黨重復哨聚，朝廷行文各州縣嚴加拘管，只消差一隊官兵，說是奉旨拿解到京，誰敢阻當？一到府中，婦人水性楊花，見宣慰這般富貴，用些甜言密語，自然順從。就是有人知道，現任大官府用個盜婦，也無大事。况少宰老爺這等威權，怕他則甚！」王宣慰滿心歡喜道：「莫說年小的是天姿國色，就是那中年的更覺風騷。」

郭京道：「做事要放辣手。當初高衙內愛那林冲妻子，染起相思病，若依我算計，騙他到白虎節堂，頓時按了軍法，那婦人怕他飛上天去，何須刺配拖延，竟成畫餅事，不宜遲，明日就行。若取得來，我出家人不敢妄想，這小

官人賞我做徒弟罷。只是那尹文和古撒得可厭，必須先遣開，方好做事。若在眼前，必然決撒。」王宣慰笑道：「尹文和幾年前必然標致，如今色衰愛弛，你就厭他了。」

郭京道：「他原不是我徒弟，客店裏偶然會着的，見他伶俐，收在門下。他若知道，聲張起來，裏面奶奶知道，這還了得！」王宣慰道：「我有道理。要差人到東京寄封信，莫若就遣他去。」郭京道：「這個極妙！」

王宣慰進去修書。郭京見了樂和，說道：「王宣慰要差你到東京遞家信，你可收拾行李。」樂和想道：「東京我是去不得的。這裏原非久留之地。昨日倒見府中人說，聞得柳陪堂住在雨花臺，我自別過去尋他罷。」答道：「在下蒙師長挈帶在此，半年有餘，正要別了往江北去。東京是不去的。」郭京道：「宣慰這般看待，差遣一差遣，就不肯——也罷，隨你。」

正說間，王宣慰拿出書信來。郭京道：「文和自有正務到江北，東京寄書，另差人罷。」王宣慰倒過意不去，叫取十兩書儀相送。樂和拜別，竟出府門，不在話下。郭京道：「不過要他離眼前，他自要到江北，一發好。」

次早郭京叫汪五狗跟了，領一隊兵趕到雨花臺，問着花家，蜂擁進去，把花恭人秦恭人和花公子，不由分說，一同拴住。郭京道：「是奉聖旨着王宣慰勾攝梁山泊餘黨，扭解東京，不許遲延。」

花恭人極口分辯，那裏聽他，扯着便走。隣舍聞說奉聖旨，那個敢惹事。養娘家人四散躲避。郭京叫兵丁讓三匹馬與他母子三人騎了，到府中鎖在東樓上。

停了一會，郭京同王宣慰上樓來，與恭人公子見禮畢。郭京道：「這位是王宣慰大人，因奉聖旨勾拿梁山泊黨人解上東京，家屬俱入官爲奴，故此搪突，非干宣慰之事。恭人若肯通融，倒有個極妙的方法。」

恭人面容不整，滿面淚痕，說道：「先夫不幸，孤兒寡婦，苦守在家，朝廷何故又來追求？既奉聖旨，有何方法？」郭京道：「宣慰少年風流，爲人寬厚，與恭人出一辯本，說花秦二將軍早已身故，不會與阮小七李應等往來，所

有妻孥，自應免議。況有少宰太老爺在朝，自然依擬。只是夫人新亡，沒有正堂。恭人有了公子，堅心守志，不消說了。那秦恭人，青春年少，又無子息，豈可擔誤？不若小子爲媒，與宣慰做了夫人。公子就在衙內讀書，應試求名，豈不兩便？」

那秦恭人聽見，柳眉倒豎，星眼圓睜，說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我雖是女流，頗知大義。海枯石爛，自守其志。豈有做狗彘之行奉旨入官，起解便了，何得妄生枝節！也沒有朝廷命婦，可以強佔得的。甘心受死，再不受污，不必多言！」

王宣慰雖然好色，還有良心，見說得決烈，不發一言，先下樓去了。郭京道：「良言不聽，後悔莫及！」也自下去，鎖閉樓門，不通出入。

花恭人道：「我兩人甘心守節，不料有此奇變。拚得自盡，莫被解去，出乖露醜。」秦恭人道：「這賊子心腸在我身上，我若縊死，嫂嫂和姪兒自不妨礙。」花公子道：「孩兒想來，說奉聖旨是假的。前日不該到燕子磯，想是王宣慰看見，起此邪心。我昨日打彈回來，路上撞着那個人，只管盤問，我不睬他。方纔說做媒，這是真話了。」

正說着，見開了樓門，兩個養娘捧一盒子餚饌來，百般勸慰。三人因未早膳，只得喫些。花恭人問道：「你家夫人幾時死的？」養娘只是笑，不肯說。花恭人再三好言相問，方說道：「夫人現在老爺叫瞞着，都是那姓郭的設的計策，喚我們來伏侍，夜間就在此間伴宿。樓下有人看守。」花恭人道：「那姓郭的是甚麼人？」養娘道：「東京來的，是個道士，爲人極刁鑽。老爺偏喜他，無不聽從。」花恭人道：「相煩引我見夫人，哭訴苦情，放得歸去，重重相謝。若是拘留在此，定尋死路。」養娘道：「老爺分付，若使夫人得知，立刻打死。這是不敢。或者在老爺面前說恭人秉性堅貞，立志不從，倘得回心轉意，也未可知。要甚麼飲食，只管拿來。調養貴體爲上。」說罷，下樓去了。花公子滿心焦躁，要出來到正經官府告理，樓下有人守住，重垣峻壁，無路可出。母子煩惱不題。

再說樂和出了府門，尋思道：「這郭京明知不是好人，良家婦女，訪問怎的？我是好男子，這狐羣狗黨，看不上眼，要差我上東京，推托出來再處。」尋一所客店安寓，到雨花臺去問柳陪堂，逢人訪問，却訪不出。信步登雨花臺，縱目一看，真是大觀，千岩萬壑，應接不暇。那大江中烟帆飛鳥，往來不絕，望着鍾山一派鬱鬱葱葱，不覺胸次豁然。遊賞半日，取路要回，穿過竹林，經過慧業菴，步着進去，甚是清幽。見側邊軒子內有個老漢，像是人家的蒼頭，對老尼哀求道：「我家奶奶和小舍人被王宣慰拿去兩三日了，我去打探，侯門如海，無路可入。你是出家人，假化齋糧，倘得個信息，老大慈悲。」老尼道：「長蒙奶奶布施，這是該去的。但怕三姑六婆，不容進府。」

那老蒼頭回轉頭來，見有人，喫了一驚，忙住了口。老尼便討茶待客。那老蒼頭只管看着樂和，又不敢問。樂和忍不住道：「老人家敢是認得我麼？」老蒼頭道：「不知官人上姓？有些像與我先老爺相識的。」樂和道：「你老爺是誰？」老蒼頭道：「便是花知寨。我是花家三世老奴，叫做花信。不幸老爺棄世，奶奶同小舍人秦家姑娘守制，誰想兩日前遭一場奇禍，被王宣慰說奉旨拿去。彼時小人不在家，回來沒處打探，故央老師父去討個實信。」

樂和大驚道：「你家奶奶可同小舍人在燕子磯遊玩不曾？」老蒼頭道：「正是。家老爺葬在楚州南門外。清明掃墓回來，果到燕子磯，就下船回家。」樂和道：「是了。必是那郭京詭計拿到府中。你休喫驚，我便是樂和，與你老爺相厚的，自有計策救出。」

老蒼頭歡喜不盡。只聽得佛堂裏有人叫道：「老師父有麼？」樂和一看，却是汪五狗，說道：「你到此何幹？」汪五狗見了樂和道：「尹相公道到江北去，怎麼還在這裏？」樂和道：「正要問你，那兩位奶奶和那個小舍人在府中，你見麼？」汪五狗笑道：「不曉得。」樂和道：「王宣慰着人請我轉去商量這事，你怎麼不曉得？」汪五狗道：「尹相公知道的。何必再問？郭相公差我來請素心老師父到府中去勸化兩位奶奶。」

樂和取出二三錢銀子來，叫老蒼頭置辦酒菜。『我們同喫了去。』老尼先擺出素點心茶果。少刻酒到，樂和勸汪五狗喫了幾杯，問道：『你隨郭相公幾年了？』汪五狗道：『不久，也同相公一樣，路上遇着的。』樂和道：『有甚好處到你麼？』汪五狗道：『有甚好處！單只身上這領舊衣服是他與我的，我也不願隨他，要自己去尋生意做。』尹相公，你不知他出身是一個花子，敲着漁鼓筒，沿門討飯，偶有趙御史到黃河驛，認得他，送他三十兩銀子，一副鋪陳，薦到王宣慰府中，僱我挑行李。路上又惹出事來，哄我跟隨到此，醉了便大呵小罵，凌辱他，只爲沒盤纏回去，權時忍耐。』樂和道：『如今這奶奶舍人在那裏？』汪五狗道：『在東樓上。晚間養娘伴宿樓下，就叫我看守。今日他同王宣慰到茅山頂上燒香，過三日纔回來。教請老師父去勸化。若勸化不轉，要用強哩！』

樂和又取出二兩銀子與汪五狗道：『一向勞你伏侍，這二兩銀子拿去買東西喫。我到府中自看顧你。』汪五狗道：『若是尹相公這般好人，要小人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其實不耐煩他的鳥氣！伏事相公是該的，怎好便受賞賜？』樂和道：『不當意思。』把銀子塞在他袖裏，丟個眼色與老蒼頭道：『汪五哥，他自斟一杯，我去登坑便來。』

老蒼頭跟到僻處，樂和說道：『王宣慰不在府中，極好用計。你去僱個船，把家裏細軟收拾，湊晚搖到秦淮河邊停泊，我同老師父進府，不可有誤。』老蒼頭喜諾先去了。

樂和進來，汪五狗道：『小人喫不得了。』尹相公同老師父進去罷。』樂和遂同老尼進府。府中的人見了樂和，說道：『尹相公又來了？』樂和道：『我要到江北，老爺又邀我轉來。』

汪五狗竟領到東樓下，樂和道：『我前日在燕子磯看得不仔細，同老師父去再瞧一瞧。』汪五狗道：『尹相公，你前日古板，故要遣開你到東京去。若這般識趣，就不瞞你了。』就開了樓門。

樂和同老尼上樓，恭身施禮道：「嫂嫂不必憂心，今晚就好出去了。」花恭人却不認得，不好回答。樂和向花公子說道：「我是山寨裏鐵叫子樂和，數年不見，這般長成了。」花公子說道：「失瞻了。原來是樂叔叔，我母子受難，求叔叔解救。」樂和低低道：「已算計定了。晚上便見。」老尼道：「奶奶到這裏，老管家放心不下，央我來探信，恐怕門上不放，却好這位相公到來，原是老爺好友，要設法救出。恰值宣慰差人來喚我勸化奶奶，故得到此。」樂和道：「老師父，不消說了。我們下去罷。」把一個紙包遞與花公子，附耳道：「如此如此。」花公子歡喜不盡，遂走下樓。

汪五狗道：「老師父勸得轉麼？」老尼搖頭。又問道：「尹相公看得若何？」樂和笑道：「果然生得標致，怪不得王宣慰老師父，你要出城門，快些去罷。」老尼自去。

到晚上，裏面知道樂和轉來，送出晚膳。樂和喫罷，提一壺酒到東樓下，汪五狗在那裏打盹，搖醒道：「我獨自沒興，剩這壺酒，晚間冷落，你喫了罷。」汪五狗連忙接道：「又承相公厚情。」汪五狗原是酒鬼，到口便喫。樂和袖裏摸出幾個果子道：「一發與你過口。」汪五狗口稱謝相公，把這壺酒頃刻而盡，不多時，口角流涎，昏迷不醒，倒在地上。

樂和搜出鑰匙，開了樓門，叫道：「嫂嫂舍人下去。」見兩個養娘也昏倒一邊。母子三人急忙下樓，恰好有朦朧微月。樂和引到後園門首，開了門，走出。原來王宣慰正住在秦淮河桃葉渡邊。老蒼頭停船俟候，一齊下船。花恭人見家中細軟并養娘小廝俱在船內，感激樂和不盡。有詩爲證：

銅雀春深鎖二喬，玉簫吹徹怨聲高。虞候意氣施奇策，護得青青舊柳條。

花恭人道：「自從知寨亡過，我同姑娘矢志守節，不料遭逢奸計，監在東樓。那姓郭的，百般說合，我二人誓死不從。虧得叔叔義重，救我母子，真是大恩難報。」樂和道：「我爲姐夫孫立鬧了登州，暫躲在王宣慰府中。前日

燕子磯我若知是嫂嫂，那賊道也不敢弄這詭計了。天幸完名全節，脫得牢籠。只是如今到那裏去好？北邊去不得，莫若杭州是個綿繡之鄉，尋個所在，權且安頓。公子這般長成，定是偉器，慢慢圖個出身。」花恭人道：「女流之輩，無甚見識，但憑叔叔主張。孩兒年幼，全仗教誨。」

說話之間，早已雞鳴，城門開了。從龍江關取路到鎮江，進了閘口，一路順風，過了姑蘇，到寶帶橋，天色已晚，催着船家，趕到吳江停泊。一時狂風驟起，那太湖裏的水從橋裏衝出來，洶湧難行。只見有兩個船駕起雙櫓，飛也似搖來，船頭上立一條大漢，手執三股漁叉，一聲胡哨，先把船家擱下水去。兩個恭人慌做一團，樂和花公子立刻站起。

那大漢早已跳過船，拔出腰刀，要砍下去，把樂和一認，喝道：「那大漢，你是誰？」樂和也仔細一看，叫道：「你莫非出洞蛟童威麼？我是鐵叫子樂和。」那漢將刀入鞘，說道：「天昏月黑，險些害了哥哥。」樂和道：「童大哥，船內是花知寨嫂嫂和他兒子都在。」童威道：「這裏不是說話處，且太湖中去。」船家也爬起了，把船帶着，扯起兩道篷，竟到太湖中去了。正是：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畢竟後來如何結局，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混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

這回書該說樂和花公子同童威到太湖中與李陵相會，只因尚有委曲，把這裏暫時攔起，說那委曲的緣故，再接上文。

那太湖一名具區，一名笠澤，周圍三萬六千頃，環繞三州，是江南第一汪洋巨浸。湖中有七十二高峯，魚龍變

化，日月跳丸，水族蕃庶，蘆葦叢生，多有名賢隱逸，仙佛遺蹤。昔人曾有詩道：

天連野水水連天，環列三州注百川。日月浴生銀浪裏，蛟龍鬪出翠峯邊。

帆歸遠浦飛煙雨，楓落高秋滿釣船。羨殺功成辭上賞，風流千古載嬋娟。

這首詩的結句說范蠡破吳霸越之後，載了西施遨遊五湖的佳話。大凡古來有識見的英雄，功成名就，便拂衣而去，免使後來有『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之禍。

却說那混江龍李俊本是潯陽江上的漁戶，不通文墨，識見却是暗合。他征方臘回來，詐稱瘋疾，不願朝京受職，辭了宋公明，與童威童猛弟兄來尋向日太湖小結義的赤鬚龍費保、捲毛虎倪雲、太湖蛟高青、瘦臘熊狄成四個好漢，在水泊裏居住，終日飲酒作樂。

李俊道：『我生長潯陽江上，專一結識江湖上好漢，因救宋公名，上了梁山，做一番事業，受着招安，東征西討，與朝廷出力，豈不知受了職，榮親耀祖，享些富貴？只是奸佞滿朝，妬賢嫉能，再無好結局。幸得了先見，結識幾個好弟兄，得此安身立命之所，倒也快活。只是水莊雖然僻靜，終是地面卑溼，胸襟不暢。那裏去尋一個高爽的地方，蓋造房屋，方可久居。』費保道：『大哥，豈不聞太湖中有七十二高峯？只有東西兩山最爲高曠。那東山上有莫釐峯，居民富庶，都出外經商；西山上有縹渺峯，更是奇峻，上頂江海皆見，民風朴素，家家務農打魚，種植花果爲業，更有銷夏灣，是吳王同西施避暑之地；林屋洞是神仙窟；宅角頭是「商山四皓」角里先生的故宅；這幾個去處，何不同去看擇可居之所，蓋造房子起來便了。』

李俊大喜，一同上船，竟到西山各處遊覽一遍，果是山明水秀，物阜民康。那銷夏灣四面皆山，一個口子進去，匯成一湖，波光如練。湖邊一片平陽之地，可造百十間房屋。四圍有茂林修竹，橘柚梨花，真是福地。李俊就與土人買了這片湖地，置辦木植，僱喚工匠，不消幾時，就蓋造完了，都是壘石成牆，結茅當瓦，不甚高大，前堂後廈，共

一二十間。只有費保倪雲有家眷，擇日進房，置辦酒席，款待鄉鄰。盡皆歡喜，都稱李俊爲李老官。蓋土俗以「老官」爲重也。

那沿湖的兩山百姓都在太湖中覓衣飯，打魚籠蝦，斷蟹翻鳧，撩草刈蒿，種種不一。只有那鼠船是有大本錢做的，造個大船，拽起六道篷，下面用網兜着，迎風而去。一日一夜，打撈有上千斤的魚，極有利息。李俊與衆兄弟商量，也打了四個漁船，使漁戶管着，日逐打魚起息。却是那漁船利在秋冬，西北風一發，方好揚帆。

一日正當仲冬時節，西風大作，李俊要自去看打魚，同弟兄上了漁船向北而去。到半夜裏，風息了，船行不得，却停在縹渺峯後。到得天明，飄飄揚揚，下起大雪來。霎時節瓊瑤滿地。唐人有詩道：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簞笠翁，獨釣寒江雪。

李俊道：「這般大雪，那湖光山色，一發清曠。我們何不登那縹渺峯飲酒賞雪？也是一番豪舉。」費保道：「極妙！」將帶來的肉脯羊羔，鮮魚醉蟹，叫小漁戶挑了兩三罈酒，各人換了氈衣斗笠，衝寒踏雪而去。那峯只有三里多高，魚貫而上。到了峯頂，一株大松樹下，有塊大石頭，掃去雪，將簞罈擺上，石中敲出火來，拾松枝敗葉燙得酒熱。

七個弟兄團圍坐定，大碗斟來，喫了一會。李俊掀髯笑道：「你看湖面水波不興，却如正練，倒平了些。山巒粉粧玉砌，像高了些。好看麼？」嘗問道：「朝臣待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渡關。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我們今日在此飲酒賞雪，真是天地間的至樂！憑你掀天的富貴，也比不得這般閒散。若論我李俊年力正壯，志氣未衰，那裏不再做些事業！只是古今都有盡頭，不如與兄弟們喫些酒，圖些快活罷。聞得宋公明廬員外俱被鳩死，往日忠心，付之流水。我若不見機，也在數內了。」說罷，又喫。

忽聽得西北上一個霹靂，見一塊大火從空中飛墜山下。大家喫驚，說道：「大雪裏怎得發雷？那塊火又奇。我

們走下去看。」叫小漁戶收拾家伙，同下山來，周圍一看，只見燒燬了丈餘雪地，有一塊石板，長一尺，闊五寸，如白玉一般。童威拾起，衆人看時，却有字跡。都是不識字的，惟有李俊略略認得幾個，所以前日揭陽嶺上宋江被催命判官李立藥翻，正等伙家開剝，李俊趕來，見有批迴，識得宋江字樣，纔得救醒，今將這石板着實摹擬了好一會，說道：「原來是一首詩。」衆人道：「大哥，你讀與我們聽。」李俊又頓住一番，念道：

「替天行道，久存忠義。金鰲背上，別有天地。」

衆人聽罷，都解不出。李俊道：「這分明是上天顯異。頭一句說「替天行道」，原是忠義堂前杏高旗上四個大字，合着我們舊日的事。且拿回去，供在家裏，日後定有應驗。」遂捧了石板到船裏，起篷回家。真個把石板供在神座內，自此無話。

却說常州管下一座馬跡山，也在北太湖之濱。山邊村坊裏有個鄉宦姓丁名自燮，是丁謂丞相之裔，黃甲出身，累任陞至福建廉訪使，拜在蔡京門下，爲人極是奸狡，又最貪賊，綽號巴山蛇。在任三年，連地皮都刮了來，丁憂在家。那常州新任太守姓呂名志球，福建人，也是科甲，參知政事呂惠卿之孫，與這丁廉訪同年，又是兩治下。况且祖父一般的好佞，臭味相投。兩個最稱莫逆，說事過龍，彼此納賄。

丁自燮思量守制在家，終不比做官銀子來得容易，清淡不過，想在漁船上尋些肥水，去與呂太守講了，頒下幾道告示，說馬跡山一帶是丁府放生湖，不許捉捕，如違送官究治。自從有了告示，那丁自燮便將大雷山爲界，牽佔了一大半的太湖。若是漁船過了界，就喚很僕拿住，扯破了網，撥去了篷，還要送官，百般扎詐。

那小漁船識窳，不到北太湖打魚，也就罷了；但那漁船全靠是風，乘風使去，那裏收得住。偏是北太湖水深空闊，容得大魚，衆漁戶沒奈何，與他打話。那丁自燮得計，說要領他字號水牌，方許過界。若打得魚，他要分一半。衆漁戶拘他不過，只得順從了。連那小漁船不過界的也要平分。竟把一個三萬六千頃的笠澤湖與他丁家做魚

池了。

李俊費保聞知，心中大怒道：「偌大一個太湖，怎的做了你放生池！我們便不打魚也能，怎生奪了衆百姓的飯碗氣他不過，偏要去過界，與他消遣一消遣，看他怎麼樣！」

七個弟兄都在一個漁船上。小漁戶扯起風篷，望北駛去。過了大雷山，到馬跡山邊，有十來個小船，每船有三五個人，在那裏守港，見沒有字號水牌的，便拿去了；有字號水牌的，便要分魚，日以爲常的。他見李俊漁船駛到，沒有字號水牌，喝道：「大膽的瞎賊！這裏是丁府放生湖，你敢過界麼？」費保便接口罵道：「狗奴才朝廷血脈，如何估得放你娘的屁！少不得把你那巴山蛇皮都剝了與百姓除害！」

那小船的人齊起，把撓鉤亂來扯網。費保倪雲童威童猛一齊動手，把木篙撐的撐，打的打。大船風高勢勇，小船抵當不住，翻了三個小船，十來個人落水。李俊叫回舵而去。

却說小船上救起了落水的人，去報了丁自燮道：「方纔有個漁船過界，沒有字號水牌，小的們查他，大罵要剝老爺的皮，與百姓除害。撐翻三個船，十多個人下水，救得性命。有人認得是李俊費保等，住在銷夏灣。」丁自燮呵呵冷笑道：「這是梁山泊餘寇，今來惹我，是生意到了！」即刻修書，家人抱呈，差到常州府投下。

呂太守拆開看了，叫該房行牌勾拿費保李俊的一干人犯。書吏稟道：「這銷夏灣地方是蘇州府管轄，須要行關。」呂太守道：「既如此，速備關文提來。」書吏備了關文，差人到蘇州府行提。

那蘇州太守是清正官府，聞得呂太守貪污，與丁廉訪表裏爲奸，那南太湖漁戶也有去告理的，因礙着同僚面上，不曾准行。今見關文來提李俊等，心中不悅，不肯行拘，發批回轉去。

呂太守大怒，差人請丁廉訪到來商議。次日到了後堂，相見已畢，呂太守道：「無奈蘇州府不准關文，有負老年兄所託，甚是惶愧。」丁廉訪道：「他不遵老公祖的法度，事倒還小。那李俊是梁山泊餘黨，恐怕他乘機作亂，

這件事大必須設法勦除方好。將來老公祖成令退行，治弟地方亦得安枕。還有一節，若拿住了，他是積年盜首，必多金珠寶物，強如去零星收拾。」

呂太守笑道：「當與年兄共享。」丁廉訪道：「他們知道蘇州不准關提，必然放膽。老公祖這裏亦不必提起，把原牌銷了，少不得元宵放燈，老公祖出曉諭，城中各戶俱要張掛，慶賀豐年。他們是硬漢托大膽，必來看燈，那時只消幾個緝捕使臣就夠了。發在監裏，緊打慢敲，怕他不來上鉤。」

呂太守大喜道：「年兄神算！怪道敵省的土地都跟了來！」丁廉訪笑道：「老公祖任滿，敵府的土地，少不得也要送去。」兩個拱手笑別不題。

却說李俊等回到銷夏灣。倪雲道：「打雖打得暢快，那廝必然要來尋事。」童威道：「怕他怎的！我們漁船偏要使去，再翻他幾個下水！」李俊道：「不是這樣講，今日弟兄略挫他威風，使他知我們的手段。我們又不專靠打魚爲活，何必定要到那邊去。他取怨于人，必自天報。省些是非便了。」費保道：「大哥之見有理。」把漁船收了港，安然在家。

不覺臘盡春回，元宵節近。有人傳說常州廣放花燈，與民同樂，自十三夜起至十八夜止，十分繁盛。附近州縣男男女女都去看燈。李俊道：「我們兄弟同去看，何如？」高青道：「不可。丁自變與呂太守挽手詐人，誰不知道？前日這番廝鬧，他決不能忘情。若在銷夏灣，忌憚我們，不敢輕自來惹。若到常州，是他的世界了，萬一疎虞，如何是好？」狄成道：「兄弟，你一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等四人在太湖中橫衝直撞，怕了那個？又有李大哥三人來，如虎添翼，有何顧忌！元宵燈節，人山人海，那裏知道我們在裏面便去何妨？」李俊道：「宋公明到東京看燈，李逵鬧了元宵，也得平安無事。梁中書在北京放燈，衆好漢偏去救出盧員外，兩番俱是驚天動地，何況這個小去處？只是要準備，就是不去看燈，也使得。前日與那丁自變有這番口角，若怕了他，恐惹人笑話。」

于是商議定了。到十五早上，弟兄駕兩個船，七個弟兄，分在兩邊。漁丁駕了一帆風到常州西門，尋隱僻處，停泊，尙是下午時分。船中整頓酒飯，都喫飽了。賁威道：「我兄弟兩個在那船內俟候，黃昏左右，在城門守着。倘有响動，好接應出來。」李俊道：「也說得是。」身邊藏了暗器，五個人一同進城。見附近鄉村的老幼男女，都來城門邊，要進去看燈。李俊等一闕而入，但見六街三市，盡搭燈棚，漫天錦帳，懸結綵球，笙歌聒耳，十分鬧熱。有詩爲證：

十里香塵點落梅，溶溶夜色映樓臺。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開燈不看來？

其時一輪明月湧出東方，照得大街如水，遍處懸掛花燈。看燈的人，一片笑聲，和那十番簫鼓，融成一塊。那紅樓畫閣，捲上珠簾，二八嬋娟，倚欄而望，衣香鬢影，掩映霏微。真是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早春節序，江南風景，最是銷魂。

李俊等五人賞玩了一回，聞得譙樓上有一座鼇山，越發奇巧。同看燈的人擁至府前，果然火樹銀花，照耀如同白日。呂太守與同僚官在樓上飲酒，下面笙簫迭奏，花砲橫飛，把人擠得脚不踮地，像在空中裏走的。

李俊又看了一回，轉到大街東首一座酒樓上坐定。酒保擺下按酒各色餚饌，傳杯送盞，喫了一會。那時約莫有二更天氣。倪雲高青道：「我們好出城去了。」狄成道：「這般良辰美景，金吾不禁，城門自然徹夜不閉，再坐坐何妨？」

李俊此時也沒了主意，不肯動足。倪雲高青立起來道：「你們再飲幾杯。我兩個先到城門邊等候。」下樓去了。

少時，只見兩個穿青衣的人走來把各人一看道：「認做東洞庭山郭大官人在此飲酒，原來不是。」掇轉身便走。李俊費保只顧飲酒，不放在心上。又有個老兒，領一個美貌女子，拿着廝琅鼓兒走到桌邊，深深道個萬福，

頓開香喉，敲着相思板和鼓兒唱兩隻小曲。雖非繞梁之音，却也浪浪的可聽。

費保伸手去鈔袋中摸一塊銀子賞他，約有二錢多重。正要遞過去，忽聽得樓下發聲喊，三五十個做公的都拿短棍，蜂擁上樓。李俊費保狄成見不是頭，推倒女郎，踢翻酒席，要尋去路。那做公的已到身邊，鷹拿燕搶的來。李俊三個措手不及，都被拿住，把麻繩捆綁了，推下樓去。

酒保聽得樓上廝鬧，飛也趕上。只見碗碟都打碎，酒餚潑滿。那唱小曲的女子還在樓板上叫疼，爬不起，休題。却說李俊費保狄成被做公的拿了，一步一棍，打進府去。那呂太守早排公位，坐在上面，銀燭輝煌，兩邊立着如狼如虎的兵壯。

李俊三人帶到堂前，都直挺挺的立着。呂太守喝道：「你們是梁山泊餘黨，重謀不軌，今到法堂之上，怎麼不跪？」李俊道：「蒙聖恩三降詔書招安，北征大遼，南勦方臘，多曾替朝廷出力，不願爲官，隱居安分，不曾犯法，爲甚要跪？」

呂太守道：「盤踞太湖，不遵憲示，翻丁鄉宦家人墜水，明是造逆，還要強辯！」李俊道：「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衣食飯碗，你爲一郡之主，受朝廷大俸大祿，不愛惜百姓，反作權門鷹犬，禁作放生湖，平分魚稅，我等不過爲百姓發公憤，今拿我來，待要怎的？」

呂太守道：「現奉樞密府明文，登州反了阮小七孫立，飲馬川起了李應公孫勝，凡是梁山泊餘黨，都要收管甘結，故此拿你。」李俊道：「就是樞密院也只取收管甘結，不曾說無故擒拿。」

呂太守沒得說，冷笑道：「你若知事的，我不難爲你；若再倔強，申做結連李應阮小七等造反，解到東京。且發去監下。」李俊還要折辯，被衆兵壯推擁入監，不在話下。

且說倪雲高青先下酒樓，走到城門邊，見一起做公的執着火簽，分付守門人役道：「奉太爺鈞旨，城裏有好

細埋伏，快把城門封鎖。」

二人聽見了，慌忙搶得出城。那門早緊閉了，吊橋邊撞見童威，童猛說道：「李大哥呢？」倪雲道：「還在那裏喫酒。我二人先到門邊伺候，剛走到門口，見說有好細埋藏，快把城門封閉，搶得出來。」童威道：「大半踐蹺了。如今怎麼處？」且到船中去。」

四個到得船裏，一夜不睡，等到天明，同到西門，門已開了。早有人傳說：「昨晚燈市裏，拿得梁山泊盜首三名，監下了。」

四人聽得，喫了一驚。童威道：「不知虛實。但今早不見出，必然有緣故。人多不便，你們住在船中，我去打探個實信回來。」就分了路。

童威走到府門口，紛紛揚揚，都是這般說。童威竟到獄門首。那牢子們，凡有人監下，巴不得殺人通信，要那常例錢；問了備細，放童威進監。李俊費保道：「兄弟，果應你的言語。那太守的口氣，像是要啓發我們的東西，那裏有得給他！」童威道：「事已至此，且含糊應承。待我去竭力尋來，掙出身子，再作理會。我身邊帶的盤纏，取出來先發散與衆牢子，教他看覷。」有十多兩遞與李俊道：「我且出去安慰弟兄們。三日後再來。」說罷，走出回到船中，與衆人說知，面面相覷。童威道：「且到家中收拾起來，約三日要到這裏的。」

真個是有興而來，沒興而返。到了銷夏灣，各人傾箱倒籠，共有二千之數。童威道：「這二千兩銀子，也夠打發賊坏了。且遲些拿去，看那邊數目何如。」只帶一百兩，駕個小船自去。

到了監中，李俊道：「那廝教人打話，要一萬兩纔肯釋放，都是那丁自變殺才定的計策。兩人剖分。我思量那有許多銀子，再三推敲，講定三千兩了。限十日兌足，不得遲延。」童威道：「我已料着，今共湊合起來，只有二千兩，缺下的待我去設法來便了。先帶得一百兩在此，送些與掌案孔目，教他寬限。我十日內必來。」別了回家，與

衆人說知：『但是還少一千兩。我有個計較在此。』正是：

貪泉不飲無廉吏，變虎何多封使君？

不識童威有甚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墨吏貪贓賠錢縱獄 豪紳聚斂加利償民

却說李俊費保狄成被呂太守用計監了，使人打合，要三千銀子方肯釋放。童威討了信，對倪雲高青童猛說道：『呂太守要三千銀子，我這裏盡數湊上，不過二千，限十日內兌足。少這一千銀子，那裏得來？我尋思一個計較，除非用舊時伎倆，方纔可得。我同兄弟到蘇州界上去，倪高兩位同到湖州界上去衝塘，或者撞個大本錢客商，就可完局了。』

三人依計，各駕一個船，藏着器械，五七個漁丁操舟，五更開船，分路而去。童威童猛的船從木瀆收港，過了蘇州，偶撞見藥和花公子的船，裝着箱籠衣包，知道有些油水，故此如飛趕來，到寶帶橋趕着，跳過來，拔刀要砍，誰知却是樂和。兩邊相見了，把船帶着一帆風回到銷夏灣上岸。童威童猛與二位恭人見過禮，說道：『二位嫂嫂請進，裏面自有內眷陪奉。』費保倪雲娘子接進。

童威問樂和向來蹤跡，樂和把從前的事細說了一遍：『如今要到杭州安頓恭人公子，不想會着你哥兒兩個。』

又問：『李大哥怎的不見？』童威嘆口氣道：『咳！不知我們怎麼樣，撞出來便是好黨作對！自從征方臘回來，李大哥明曉得雖建功勞，決無好收場，詐稱瘋疾，別了宋公明，却與我弟兄兩個來會向時太湖小結義的，四個好漢，一同住下，因水莊上地面卑溼，遂移到銷夏灣，打些魚，喫些酒，圖個散誕罷了。誰知馬跡山有個丁自燮，是進士出身，做到廉訪使，爲人刻薄貪污，與常州府的太守呂志球同年。那驢子是福建人，兩個鑲了局害人。那

太湖是三州百姓的養生之路，却道是他的放生湖，不許捉捕。若要打魚，必要領他的字班號牌，不拘大小漁船，捕得魚來，他要平分。我們也有四個漁船，偏不去領他字號水牌，與他家人鬧了一場。他設個詭計，廣放花燈，哄我們進城。李大哥要去看燈，我力阻不住，元宵那夜，進城看燈，在酒樓上喫酒，被他拿了。費保狄成和李大哥監在牢裏，要扭做阮小七李應一黨，解上東京。若有一萬銀子，便放。沒奈何，只得應承了三千。這裏盡數湊來，還少一千。孔目處用了銀子寬限。如今已及期要繳了，沒處設法，只得從新做舊時道路。不想天幸遇會你，我等盡是粗人，不曉計較。樂哥，你是個伶俐人，怎地救出他們，便好花家嫂嫂不消到杭州，這銷夏灣儘好，不妨同住。」說罷，擺出夜飯。

正喫間，倪雲高青回來了，與樂和花公子各通姓名，見過禮。倪雲道：「我二人到湖州東塘，有一起販紗羅的客人，搬得他三四疋紗羅，也准折得銀子。你兄弟得采麼？」威竟說：「剛趕得一個船，却是自家弟兄，講得花家嫂嫂在裏面。我這樂哥聰明不過，要他算計救他們出來。」高青道：「有何計策？」樂和沉思了一會，笑道：「已有個極妙的着數了。要湊足銀子，不打緊，花家嫂嫂有些積蓄，借來就夠，只是偏沒有得給他。今晚且安歇了，明早要兩個大船，整頓到常州去。」

衆人不知何故，五更起身。樂和道：「今日要借重花公子一行。」公子道：「小姪年輕不諳，不知去作何幹？」樂和道：「我教你言語，假粧做王黼的公子王朝恩的兄弟，如此如此。」竟威竟猛扮做家丁，樂和自己充了虞候，倪雲高青做伴當，跟隨身邊各藏暗器，到城外停船，僱一乘四人擡的大轎，花公子換了華服，坐了樂和手執雙紅全帖，竟進府門迎賓館中坐下，叫門上值事的傳帖。

呂太守知道，連忙出來見禮送座。呂太守看那花公子丰姿俊雅，如粉雕玉琢，禮數優閒，自然是清華貴胄。茶罷，開談道：「令尊少宰公在京師參謁，極蒙優禮，令兄老台臺，參在屬下。上元送些薄儀，愧不成禮。今又承老世

臺柱駕，不勝榮幸。但不知幾時出京的？」花公子恭身答道：「晚輩向同家兄在建康肄業，家嚴稱臺下是名公之裔，斗山文望，叫備薄齎拜在門下。今隨奉家母天竺進香，經過貴郡，擬謁龍門，先瞻芝宇，以慰積誠。」

呂太守見說要拜門下，喜出望外，不唯難得這樣玉筍般門生，自此又得夤緣權要，謙遜道：「不材樗櫟下品，何敢屈尊？不知太夫人鸞輶亦在敝治，有失迎候。萬罪萬罪，尊寓在何處？暫屈行旌，薄設請教。少頃遣拙荆祇候太夫人。」花公子道：「若不鄙棄，待進香回來，趨侍絳帳，不敢過叨。」起身作別。呂太守送出府門，三揖上轎，回到船中。樂和道：「那廝來答拜如此如此，依計而行。」

不多時，呂太守果然雙鋪兵開路，兩首清道旗，許多執事儀從，到馬頭上，不見有大座船，正要訪問。花公子早先上岸來致謝道：「小舟窄隘，况有家母在內，不敢有勞。」

呂太守即忙下了轎，笑吟吟攔着花公子的手，遞至接官亭上，分賓主作了揖。正要送座，那童威童猛捱到太守身邊，說時遲，那時快，把太守袍口抓住。倪雲高青颺的一聲，拔出短刀，明晃晃的，架在太守頸上，喝道：「你這害百姓的賊，還是要死要活？」

太守嚇得魂消膽喪，三十個牙齒，捉對兒相打，再掙不出一個字來，戰兢兢抖着。衙役要上前救護，見鋒快的白刃，湊着頸上，恐害了太守性命，只好袖手傍觀。看的百姓擁上千餘，又驚又笑。

樂和道：「呂太守，你不要慌，我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梁山泊上好漢。你爲甚麼拿李俊費保狄成監禁，要詐他三千銀子好好的，即刻送出來，饒你性命。若然道半個不字，有一個人近前，教你身上搨百十來個透明窟窿！」呂太守要性命，連聲的答應道：「好漢，不要動手就送，就送！」喚書吏皂快，即刻到監裏取李俊等三人來。無半頓飯時，三個送到了。李俊見拿住太守，圍繞許多人，又見樂和指手劃腳的說，反不知頭腦，呆呆的立着。呂太守道：「好漢，三位已送到了，放了下官罷！」樂和道：「且慢！不要性急！那太湖是百姓的活路，怎麼與巴山

蛇連手出告示做了放生湖要領他字號水牌平分魚利私自起稅我弟兄們不服與百姓做主你又陰謀詭計拿住監禁詐措三千銀子——銀子現有在這裏却沒得與你你剝削百姓的許多財物拿出來送三千與我們方纔饒你！」

太守道：「出告示做放生湖，是下官不合，誤聽了私起魚稅，設計拿好漢們，都是丁鄉紳的主意。既要銀子，只得取來。」又喚書吏皂快到衙裏盡數拿來。奶奶見說，慌了手脚，連忙搬出幾十封來。樂和叫送到船內。呂太守哀求道：「恐失官箴，好漢放手罷。」樂和道：「性命便饒你，只是那丁自變氣他不過，要同去和他對明白了，方纔放你若不放心，叫衆衙役一同隨去便了！」

呂太守沒奈何，只得喚衆役齊到船中。倪雲高青還緊緊帮住。離郡城三十里便是太湖，拽起風帆，不消半日，到了馬跡山下。樂和自己扮做衙役，先去報知，說本府太爺來拜。

却好這日是丁自變的生日，在家裏慶壽。見太守到來，便道：「承呂公祖這等美意，不過是散生日，他怎麼得知，親自來賀？又是那個多嘴的！」忙換冠帶相迎。親朋都躲在廂房內看。衆口欣欣稱羨。

樂和原叫敲鑼開路，擺列儀從上岸，却無轎子，童威童猛倪雲高青原擁在身邊，步行到門前。丁自變鞠躬迎進。揖罷坐下。丁自變稱謝道：「治弟母難之日，因在制中，不便設宴。怎勞老公祖遠涉玉趾，反不安之極！」

呂太守因芒刺在背，又不知是他生辰，不好回答，勉強的道：「小弟此來，不曉得年兄華誕。因有幾句話要對明，故此輕造。」丁自變笑道：「有甚話敢屈大駕。那李俊等前件作速勒限，教他完納，不可過縱。」

李俊費保狄成也藏器械立在旁邊。丁自變却不認得。三個聽他說了，那火直衝出泥丸宮，足有千丈多高，那裏按捺得定，把丁自變劈胸扭住道：「我李俊正來交納銀子！」費保狄成兩口短刀，早向衣底抽出。

丁自變面如土色，魂不附體，說：「怎麼道？」李俊罵說：「怎麼道！你這蠹國害民的活強盜！你佔着太湖抽百

姓的私稅，紮詐我們銀子，今日你與呂太守當面對說！」丁自變見勢頭兇惡，雙膝跪下，說道：「總是該死，憑好漢怎麼只留下這條草命罷！」李俊道：「我們不要怎麼，只剝你巴山蛇的皮！」

丁自變只是磕頭討饒。樂和道：「要殺你只似殺豬狗一般，恐污了刀饒便饒你，却要依我們三件事！」丁自變道：「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得！」樂和道：「你做官貪的賊與平日詐人的財物，共有幾多，盡數說出來，若隱藏一些兒，就殺做十段！」丁自變道：「不多，約有十餘萬兩，有簿籍登記，不敢隱匿！」樂和道：「我們不要分毫，今年荒歉，百姓完納不起，入了官，代闔郡作了秋糧。」叫搬出來擺在廳上。樂和道：「呂太守，你喚書吏寫下百來張告示各處張貼，說丁自變代納秋糧之故。」就叫書吏納紙領狀，呂太守用印簽押，說是一件了。又問道：「你倉中有多少米穀？」丁自變道：「有三千多斛。」樂和道：「可喚附近居民并各佃戶來，你畢竟一向剝他們的，分散與他。這是二件了。第三件，太湖不許霸佔假做放生湖，大魚小船，抽過的稅，都要加倍還他。你今要改過自新，若再不悛，早要早取，晚要晚取，決放不過了！」

丁自變又磕頭致謝。樂和道：「呂太守，你回去也要改過做好官，愛惜百姓，上報朝廷。若蹈前轍，亦不輕恕！你兩個送我回船！」

倪雲高青扯了呂太守，費保狄成掀了丁自變到船中，揚帆而去。到半路，拋在荻洲上，乘風去了。那呂太守丁自變驚呆了半晌，互相埋怨，自有船遠遠尾着，載了回去不題。名賢有詩嘆息道：

爲富由來是不仁，可憐象齒自焚身。綠林反背持公道，愧熬臨刑金谷人。

却說李俊等一行人回至銷夏灣。李俊拜謝樂和道：「兄弟，全虧了你！怎地能得到此？」樂和道：「小弟在王都尉家做陪堂，倒也安樂。聞得姐夫孫立與阮小七不知爲甚事，鬧了登州，我恐怕連累，潛出府門，要到建康訪一個姓柳的朋友，在客店遇見郭京，是東京道士出身，有人薦與王繡的兒子王宣慰處，他要我同去，因權且容

身清明佳節，王宣慰到燕子磯遊春，那郭京見了花泰二嫂嫂和這花公子，陡起不良之心。彼時我不認得他，瞞了我，領一隊兵，只說奉聖旨拿梁山泊餘黨解上東京，把他母子軟禁，要說合花知寨令妹與王宣慰做偏房。秦恭人矢死不從。我曉得了，用計救出，思量到杭州居住。在寶帶橋會着童威，說大哥有難，呂太守要三千銀子纔肯釋放。我聽見說呂太守是閩人，我曉得他的毛病，就有計了。借花公子這丰姿去誘他。又說是王黼的小公子，拜做門生，將勢利款動他。果然落了圈套。他來答拜，叫弟兄們抓住袍口，將利刃架在頸上，如軍刀赴會的故事。料他要性命，決不敢違拗，反要他三千銀子，教做「陪了夫人又折兵」。」

李俊大喜道：「不料兄弟有此奇謀，只是那丁自燮，恨不曾殺得他！」樂和道：「那丁自燮是第二個黃文煥，若殺了倒便宜了他。那貪吝人的財物，如身上肉一般不捨得，把他一生苦掙的東西一朝分散，苦不可言，勝如千刀萬剮。又替貧民納了秋糧，分給佃戶，賠還魚稅，又做了許多美事。他雖奸狡，也是三品命官，若殺了他，事體弄得大了。所以這般施行。」

李俊拍手稱妙，請出二位恭人相見，說道：「公子這般長成，又脫了我這一難，真爲可喜！」花恭人道：「這孩子也有些志氣，父親在日，取名花逢春，可憐母子孤勞，又被奸人所算，若無樂叔叔，不知怎地了。如今全仗列位伯叔教誨。」李俊道：「不勞嫂嫂囑付，現放李俊在此，必要同做一番事業。」

當下宰了豬羊，賽謝神明，衆弟兄慶賀飲酒。樂和道：「李大哥，還有句話講：那呂太守丁廉訪受了這場虧，必要復仇，我們也要防備。」費保道：「不妨。這銷夏灣聚合起來有三五百魚丁，衆弟兄在此，他若來時，殺他片甲不留。這太湖有八百里水面，七十二峯，錢糧廣有，招軍買馬，拚做個大戰場。」樂和道：「太湖雖然空闊，却是一塊絕地，在裏頭做事業的，再沒有好結果。若把各處漚港塞住，蘇湖常三郡兵會勦，那魚丁不經戰陣的，怎麼用得？況洞庭兩山沿湖百姓都是殷富守本業的，豈肯順從？要防民變，決使不得。」童威道：「不若再上梁山，重興

霸業。』樂和道：『這梁山泊興旺過一番，地氣不能再盛了。宋公明費許多心機，纔招聚得一百八人，如今死的散，散的散，時移物換，那裏還興得？況且路途遙遠，帶着家眷走，各處關津有阻，急切也不能到。』李俊道：『樂兄弟這議論甚是有理。那廝們驚魂未定，就要報復，這三五日也不能就來。感謝得神明保佑，衆兄弟同心協力，脫了此難。今夜且盡歡喫酒，明日從長計較。』大家開懷暢飲，酩酊而散。

李俊到牀上再睡不着，到三更天氣，正待合眼，只見一個黃山力士，手執令旗叫道：『李大王，星主在山寨裏，專等相會，差我來請，作速前去。』李俊披衣起來道：『備了船隻渡湖。』力士催促道：『不消船隻，自有飛騎在此。』

李俊走出門，力士扶上一條大黑蟒，有十丈多長，金鱗閃爍，兩目如炬，騎在背上，騰空而去，耳邊但聽得波濤之聲，如流星掣電，竟到梁山泊忠義堂前歇下，看那忠義堂比舊日氣象不同，却是金釘玉戶，琉璃鴛瓦，高捲珠簾，香噴瑞獸，上面燈燭煌煌，看見宋公明，樸頭蟒服，坐在中間，左邊吳學究，右邊花知寨，都降階相迎。施禮罷，宋公明說道：『兄弟，我在天宮，甚是安樂。因念舊居長與衆弟兄在此相會，我被奸臣所鴆，不得令終，你前程遠大，不比我福薄，後半段事業要你主持。你須要替天行道，存心忠義，一如我所爲，方得皇天護佑。我有四句詩，後來應驗，你牢記着。』念道：

『金鼈背上起蛟龍，傲外山川氣象雄。罡煞算來存一半，盡朝玉闕享皇封。』

李俊聽了詩句，不解其意，正要詳問，只見黑旋風李逵手執雙斧，奔上堂來，大叫道：『李俊！你好侮辱人！怎來會哥哥不來看我！』把手一推，驚覺醒來，却是南柯一夢。殘燈未滅，天色黎明，喚起衆人，訴說夢中之事，念着詩句，一字不忘。想起『金鼈背上』四字，又與石版字句相同，未審主何吉兇。樂和道：『宋公明莫靈不昧，故託夢與兄長，騎在黑蟒背上騰空而去，變化之象，力士稱呼大王，定有好處。我想起來，昨夜算計不通，終不然困守此

地宋公明顯聖，說「傲外山川氣象雄」，必然使我們到海外去別尋事業。李俊道：「正合我意。前日在縹緲峯賞雪，見一聲霹靂，飛下一塊火，尋看時，得一石版，也有四個字，是一樣的。至今供在神座內。」叫取來與樂和看了，道：「我當初聽得說書的講一個虬髯公因太原有了真主，難以爭衡，去做了扶餘國王。這個我也不敢望。那海中多有荒島，兄弟們都服水性的，不如出海再作區處，不要在這裏與那班小人計較了。」

衆人齊聲道是，就把四個漁船裝好了，選二百多個精壯漁丁，扮做商客，收拾家資，載了人眷，其時正是三月望夜，黃昏月明如晝，燒了紙，開了船，出了吳淞江，野水漫漫，並無阻隔，到得海口，把船停泊，再定去向。

李俊樂和登了海岸，望那海，泊天無際，白浪翻空，寒烟漠漠，積氣瀰瀰，不辨東西，那分晝夜。李俊看了，有些憂疑起來，說道：「這般無邊岸的所在，那有可居之地？」樂和道：「今日陰晦，景色淒涼，若天氣清明，島嶼歷歷可見，定有好去處，不必憂心。只不知那漁船出得洋麼？」但見有個老叟在那裏拾螺螄，樂和叫聲老丈，問道：「那開洋的船要幾多大？」老叟道：「倒不論大小，只要打造得合式。」樂和指停泊的漁船道：「這樣船可去得麼？」老叟一看，搖頭道：「底平梢闊，經不得風浪，到大洋裏顛不上幾顛，就完帳了。客官，你看那裏豎着檣桅的兩個海船，是出洋的。」

李俊樂和舉頭一看，果有兩個船泊在那裏。李俊道：「一時少算計，那出洋的船隻要打造起來，幾時得成？進退兩難，如何是好？」樂和沉吟了一會，笑道：「大哥放心，有極好的兩個船在這裏，送我們出大洋，不須顧忌。」李俊道：「又來取笑。這海濱並無相識，那裏有船送我們出洋？」樂和伸着指頭說出來，有分教：

蛟龍得雨飛天外，虎豹依山踞穴中。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駕長風羣雄開霸業

射鯨魚一箭顯家傳

話說李俊見天水相連，這風波又不是太湖氣象了。土人說漁船開不得洋，甚是憂心。見樂和說有人送船，不解其故。樂和用手指道：「那兩個海船，他若不肯送我們，借了他的罷了。」

李俊會意道：「這倒使得。」沿着海灘，尋到海船邊來，只見兩個西商，掀開衣襟，露出大肚子，指着小郎們裝貨，旗號掛着「樞密府」，是往日本貿易的，梢公水手，共有百餘人，打點明日開洋。

李俊樂和看得詳細，到船中悄悄與衆人商量定了。到了半夜，海船上人睡着了。費保倪雲當先一擁而上，大喊殺入西商小郎，聽得鑽出，排頭砍了十多人，喝道：「挖工梢水不許走走，都是死！」那些人只得伏定。這裏把死屍擲入海中，打掃血跡，引家眷上船。資財搬運過來，見船內盡是紬緞絲綿蟒衣珍異物件，棄了漁船，叫挖工把定舵，水手拽起風帆，趁着東北風，望西南而進。出了大洋，衆人一看，但見：

天垂積氣，地浸蒼茫。千重巨浪如樓，無風自湧；萬斛大船似馬，放舵疑飛。神鼉背聳青山，妖蜃氣噓烟市。朝光朗耀，車輪旭日起扶桑；夜色清和，柱殿涼蟾浮島嶼。大鵬展翅，陡蔽烏雲；狂飈施威，恐飄鬼國。憑他隨處爲家，那裏回頭是岸？

那海船行了一晝夜，忽見一座高山，隱隱有鐘磬之聲。李俊問道：「這山是那裏？」水手道：「開船時東北風，轉到這裏是普陀山觀音菩薩道場。如今春天進香的甚多。」

花恭人在艙內聽得普陀山與姑娘說道：「我二人遭逢大難，幸得脫離，今便路到靈山，何不去進一炷香？也是難得的。」秦恭人道：「但憑嫂嫂主張。這是善事。奴在家繡得兩首長旛，要捨到杭州天竺寺，不得其便。今在此經過，捨在菩薩面前，尤爲勝果。」花恭人叫兒子與伯叔講知：「母親姑娘要到山上進香，不知可否？」李俊道：「我等殺業已多，今遇活佛去處，也要去懺個頭兒。」喚水手灣船，搭起扶手。

花恭人秦恭人費保倪雲娘子，養娘丫鬟隨着，先上了岸，留狄成看船。李俊樂和花逢春童威童猛費保倪雲

高青一同上去。本山住持見一起男女，服色整齊，迎到客堂，先奉了茶，卽設素齋款待。到晚香湯沐浴。五更起來，同四方來的善男信女到大殿上焚香。

禮拜已畢，李俊取一百銀子與住持打個合山齋，到盤陀石潮音寺紫竹林捨身岩各處游玩了一日，下船開去。

又行了兩日，到韭山門，是浙閩交界之所。有一員守備，領三百名兵，十個戰船，在那裏把守，盤詰好細，防倭國侵犯，及私通外番的。遠遠望見李俊船到，一聲號砲，把戰船一字兒擺在隘口。那守備全身披挂，手拿三尖兩刃刀，立在船頭，叫兵卒駕起火砲，便要打來。樂和急叫道：『不要動手！咱是奉樞密府令箭信牌到福建採辦香珀的！』守備道：『既有樞密府照驗，取過來看。』

樂和將前日劫了西商原有一角批文，看得不明白，就遞了過去。那守備接過一看，喝道：『分明是奸細了，既是樞密府批文，說着往高麗公幹，怎說福建採辦香珀？』

費保見計不遂，取一柄五仔魚叉，劈頭擲去，剛擲中守備咽喉，撲通的倒墜下海。童威童猛倪雲高青一齊跳過，拔出腰刀便砍。有個人將巾綿甲，身軀長大，叫道：『不可造次！你這夥人，我有些認得，莫不是梁山泊上好漢麼？』李俊道：『只我便是混江龍！你問他怎的？』那人便在艙板上拜道：『原來是舊主人！』

李俊叫扶起，問道：『足下是誰？』那人立起，說道：『我叫做許義，是浪裏白條張順部下。從征方臘，張頭領死在湧金門，我就不去了，住在杭州。後來投到汪都統標下做了哨官，撥來守這韭山隘口。梁山泊上頭領俱是認得的，隔了幾年，一時叫不出。如今要到那裏去，在此經過？』李俊道：『我等在中國耐不得奸黨的氣，要尋一個海島安身。』許義道：『我在此已久，海道盡熟，待我隨了去，揀一處豐腴地方，何如？』

李俊大喜道：『這樣極好！只怕你是官身去不得。』許義道：『那裏是甚麼官身？我也是潯陽江上人，從張頭

領到江州劫法場，白龍廟聚會，我也在那裏。上梁山泊幾年，好不快活！宋大王真是好人，待我們如手足一般；聞得在楚州被奸臣藥死，着實傷感了一番。這守備是高俅的表姪，叫做田富，一些本事也沒有，依仗高俅腳力，營幹這守備，專會尅減軍糧，用刑嚴酷。這三百名兵都是切齒的，幾番要結果他，奉我做主，也思量尋一小鳥容身。我自忖才力不濟，阻住了，不然，叫他們都隨了去。李頭領，你那時還黑瘦，如今肥白得多了，又長出虬髯，幾乎認不出了。」

李俊正恐兵力單弱，器械不備，今有三百名兵來歸，心中甚喜，取出三百兩銀子，分給衆兵。盡皆叩謝。在韭山門營房過夜。明早風色正順，許義引路，帶了十隻船，一同進發。天色清明，夜浪不起。

李俊喜樂，叫取酒與衆兄弟敘談，喚許義同坐了喫酒。忽聽得後面梢上舵工叫道：「不好了！快些灣船！」水手忙落了風篷，用力撐到沙嘴上，拋上錨碇。李俊驚問道：「怎的？」水手搖手道：「不要響！」忽見白浪如山，噴雪鼓雷的響，有一大魚，豎起脊翅，如大紅旗一般，揚鬣噴沫而來。那船似簸箕一般翻覆不定。

花逢春看見，立起身來，取下鐵胎弓，搭上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覷得親切，颯的一箭射去，正中大魚的眼睛。那魚負疼，把尾亂掉。那波浪滾起有三丈多高，十丈多遠，潑得滿船都是水。虧得下碇穩牢，不致傾覆。許義便喚軍士放箭，三四十把弓，一齊射去。那魚雖然力猛，當不得亂箭攢射，也有穿腮的，也有透腹的，動彈不得，翻了轉來，浮在水面。那波浪勢定，二三百兵一齊把撈鈎搭着，用力扯到沙灘上來，首尾足有數十丈，猶然巨口張開，眼珠閃動。舵工道：「此是鯨魚。我們慣行海道，也時常看見。這小的若是大的，把口一吸，那船還不夠他當點心哩！」李俊道：「花公子這神箭真是家傳。知寨初到梁山泊，見一羣雁飛鳴而來，知寨一箭貫了兩隻。晁天王和衆人無不驚異。可見「將門有種」。若無這箭中他眼珠，怎生拿得可喜可敬！」

衆人盡把利刃殺割魚肉，剖開肚腹，見二三十觔一個癩頭，尙未變化哩。那兩個眼睛烏珠挖將出來，如巴

斗大小樂和道：「將他鏤空，當水晶燈，點上火，瑩亮好看！」盡道有理。將魚肉煮起來，肥美異常。五六百人，個個厭厭，多的醃了，爲這魚倒停住一日。

又行兩晝夜，忽然攔了淺。許義起來一看道：「此是清水澳，暹羅國界上了。這島土地肥饒，有些景致。」請李俊等上岸散步。只見山巒環繞，林木暢茂，中間廣有田地，居民都是草房，零星散住，牛羊鷄犬，桃李桑麻，別成世界。問土人道：「此間有多少地面？」土人道：「方圓有百里，人家不上千數，盡靠耕田打魚爲業。各處隔遠，並無所屬。我們世代居此，也不曉怎麼完糧納稅，種些棉花苧麻，做了衣服，收些米穀，做了飯食，菜蔬魚蝦，家家有的，儘可過得。再向南去三百里，有個金鼈島，屬暹羅國的，島長名喚沙龍，暴虐不仁，貪婪無厭，長來騷擾，受他的氣。」

李俊聽說金鼈島，觸着宋公明夢中之言，又問道：「那金鼈島離暹羅國多少路？風景何如？」那沙龍是那裏人？」土人道：「金鼈島到暹羅國也只三百里。那島四圍高山峻嶺，無路可去，兩面島口只通一個船的路，轉三個大灣方得到岸。一座城門，甚是堅固，裏面蓋造房屋，如宮殿一般。田地膏腴，五穀豐稔。山上野獸甚多，花果諸般，多有約莫有五百里廣闊。那沙龍是洞蠻出身，長大雄健，遍體黃毛，兩臂有千斤之力，使一柄五十斤重的大斧，腰懸弩箭，百步飛中。器械馬匹船隻俱備。有三千蠻兵，都是慣戰的。那沙龍性極好殺，愛喫巴蛇椰酒。一年來上兩次有些姿色婦女，他便白晝姦淫；小男女抓去做奴婢，還要進奉豬羊酒米。因沒法治他，只得受他荼毒。那暹羅國共管轄二十四島，此爲最強，便是國王也奈何他不得。」李俊道：「我們是天朝大宋，差來鎮守，要勦滅那沙龍與你百姓除害。」土人道：「若得老爺們駐此，百姓無不順從。四旁有與我清水澳一般的小島，都被他擾害。聞得官兵駐紮，盡皆悅服的。」

李俊大喜，遂與樂和許義商議選擇中間高敞地面築成石基，砍伐樹木，搭起營房，安頓家眷兵丁，一面招集

強壯島民，造起戰船，置備器械，建立旗號。凡有歸順的，重賞金帛。遇着私商小夥通洋客商，邀截招撫。日日操練兵士。閒時屯田播種。不上半年，聚有二千餘人，成一模樣。

適遇中秋那日，李俊命宰了兩頭牛，幾副猪羊大勞軍士，就同衆弟兄賞月。到一高峯上坐下，那一輪皓月，從東邊海中湧出，金光萬道，天宇清朗。李俊擎着杯對衆人道：「梁山泊與太湖中雖然空闊，怎比得這海外浩蕩。承衆位相扶，脫了毗陵之難，到這清水澳，稍立根基，奈兵微將寡，還立脚不住，必得取了金鼈島，方可容身。聞得沙龍驍勇，急切難攻，如何是好？」樂和道：「班超以三十六人破了鄯善國，將在謀而不在勇。且屯紮幾時，招集訓練，覷個機會，方好攻他，不可性急。只要防他來侵犯，當做准備。這裏又無險阻可守，沿邊宜建木柵，撥幾個船，遠處瞭望，放砲爲號。這是最爲要緊。」李俊道：「明日就樹柵瞭望。」當下飲到二更始散。到第三日，差許義領兵探望，使狄成監工造柵。尙未完備，忽聽遠遠號砲連聲。

李俊知道有兵到，差童威童猛倪雲高青四面埋伏。自己披了衣甲，同費保樂和花逢春領一千兵沙邊把守。只見五隻大海船攏到岸口。那蠻兵都是斑斕盤頭，結着螺螄頂，穿綿花軟甲，挂兩把倭刀，有六尺多長，踏着雙足，一闌上岸。沙龍也一樣打扮，倒捲赤鬚，黃毛遍體，手持大斧跳舞而來。李俊費保挺鎗抵敵。沙龍將斧劈來，鬪了十來合，不分勝敗。那蠻兵跳開有一丈多遠，兩把長刀，着地掃來。費保抵當不住，退後便走，兵皆亂竄。李俊見陣脚已動，虛搥一鎗，撇了沙龍回轉。沙龍如風趕來。

李俊正難措手，那花逢春却閃在沙龍背後，看得明白，彎起弓來，一箭射着沙龍左肩，撲地便倒。蠻兵救起，回身就走。李俊費保挺鎗追來，到得岸上，四面伏兵齊起，奮勇砍殺了二百蠻兵。童威童猛便搶上海船，擄去三隻。沙龍和蠻兵剩得兩個海船，狼狽而去。

李俊等收兵回營道：「那蠻兵好很來勢十分厲害，若無花公子這箭，幾乎失手。喜添得少年良將，可見英雄。」

有種！樂和道：『他雖然敗去，必要報仇。我這裏乘他喘息不定，箭瘡未愈，就領兵殺去，一鼓下了金鼈島，做了基業，方成局面。只是衣甲未備，我們將前日洋船中的綉緞各做一副袖甲，又輕便，刀箭不能透入，如今就連夜趕造起來。還有一件：海面上征戰，全憑火攻，非山門兵船內有三眼鎗子母砲，將硝磺鉛彈裝好，也駕五隻大船，一千兵士。隔了一日，諸事已備，留狄成在清水澳守營，用許義爲嚮導，盡上船開去。不消半日，到了金鼈島。』

那沙龍也有見識，恐怕乘勝而來，先使蠻兵在隘口把守，堆着石砲，弄個機括，打得甚遠，利害得緊。李俊等船遠遠泊定，不就上岸，只是搖旗擂鼓，吶喊連天。沙龍聞報有兵到隘口，把箭瘡紮好，親自出來巡視，一連三日，再上岸不得。李俊焦躁，樂和道：『且自耐性。我同許義去山後探路，或有可上的去處。』遂駕了一隻小船，週圍一看，都是高山疊嶂，樹木叢雜，上去不得，回來說知，無計可施。童威道：『土人說進隘口要轉三個大灣方到城門口，就上了岸，那三個灣怎麼好進？我兄弟二人到夜深人靜，用油紙包好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從海底爬到城邊，發起火來，他只顧在外防守，內必空虛，若見火起，必定驚惶，大哥這裏領兵去攻，自然可破。』

李俊大喜，依計而行。童威童猛吃飽了酒飯，脫下衣服，單穿一條褲子，把引火之物包好，縛在腰裏，手中拿把尖刀，初更時分，船邊下水慢慢泅去，行了幾步，探出水面透氣吐出些鹹水，到得隘口，見蠻兵打着火堆席地而坐。沙龍來往巡察，再不防海底有人偷進。

童威童猛進了隘口，果然有三個大灣，逶迤曲折，水急沙清，兩傍盡是石壁，只通一船，路如狹巷一般，到城門邊，輕輕爬上岸來一看，那城牆是天生成光蕩蕩，草木不生，兩扇鐵門緊閉。童猛道：『這城垣是石的，怎好放火，空費心力，不如爬出去罷。』童威道：『有心進來，且再思量個計策出來。』

其時深秋天氣，白露瀼瀼，金風淅淅，又在水中爬了半夜，身上寒冷，正在無措，忽聽鐵門開響。童威童猛重復鑽入水中，把頭略昂起偷覷，見四個蠻兵，提着大藤筐，不知甚麼物件在內，又扛了一罇酒，兩個蠻女，笑嘻嘻走

出，蠻兵扶下一個小船，撐了出去。原來沙龍是個酒色之徒，半夜傳令進來喚蠻女來作耍，却不關鐵門。

童威童猛重上岸來，說道：「慚愧，天幸開了門！」側身推進，見兩邊都是民居，盡皆關門熟睡，一天星斗，四野悄然。童威尋石塊敲出火種，引上硫黃焰硝。那房子原無牆壁，都是竹笆，一發透得快。一連放了十來把火，燄騰騰燒起。那些居民睡夢裏慌忙開門走出。童威童猛拿住兩個，將尖刀拗死，剝下衣服穿上。那些竹笆連片燒去，燄燒剝剝，照天徹地的通紅，城內一霎時鼎沸起來。

李俊在外邊望見火起，催衆人向前，連聞子母砲震天的響，箭如飛蝗射來。沙龍見城內火起，前邊又殺來，首尾不能救應，蠻兵各心慌逃竄。李俊費保先跳上岸。沙龍箭槍未好，擎不起大斧，回身就走。李俊一鎗拗倒，倪雲梟下首級。衆兵把蠻兵亂殺。李俊叫道：「降者免死！」蠻兵投降者甚衆，就紮營在隘口沙灘上。到天明，方把戰船放進隘口，到城門邊，一齊上岸。

童威童猛迎着道：「虧得殺了兩個居民，剝這衣服穿上；不然，蠻兵也要認出來了。」李俊道：「實是虧了你哥兒兩個！」先叫救滅了火。到沙龍的住房，真個壯麗，把沙龍妻小盡行殺死。搶來的婦女奴婢出曉諭教人領回。蠻兵降者共有一千人，改了服色，配入隊伍。倉廩內米穀如山，金銀珠寶，不計其數。有一百匹戰馬，牛羊成羣。李俊自稱「征東大元帥」，一應曉諭用大宋宣和年號，出榜安撫居民。被火焚者，給賞銀米，與他蓋造房屋。七十以上者，俱送紬緞一疋。百姓盡皆歡喜。差倪雲到清水澳，接花恭人秦恭人費保倪雲娘子同來。金鼈島撥廳房居住，樂和專管出入錢糧，商量軍務。童威童猛把守隘口，操練軍士。費保倪雲爲左右副將。高青管領船隻一應器械。狄成領三百名兵鎮守清水澳。許義做心腹長隨。花公子習學武藝，陷略井井有條，各安職事。又將太湖裏的漁丁，韭山門官兵，清水澳招集的壯勇，降的蠻兵，共有三千多人，分派五營，設立隊長哨把，一依中國法度，造作旗幟大纛，煥然一新。又問土人：「沙龍在日，島內凡有訟獄錢糧，是怎地施行？」土人稟道：「沙龍不用

刑杖若犯重罪，把木杵舂死。輕者罰米殺。錢糧到收成時平分。」

李俊命樂和頒下律令，殺人者償命，奸盜杖七十，錢糧行什一之法。百姓盡皆感仰。當下祭拜天地，大排筵宴慶賀。

正飲酒之間，只見守隘口軍士解兩名蠻女來，說道：「在沙灘上草裏拿來，候元帥發落。」李俊看那蠻女時，鉢盂頭高堆黑髮，銀盆臉小點朱唇。西洋布襖到腰肢，紅絹舞裙拖脚面，胸前挂瓔珞玳瑁，髻上插野花香豔。眼波溜處會勾人，眉黛描來多入畫。謾言吳國能亡滅，眼見金鼉亦蕩傾！

那兩個蠻女說話也聽得出，說道是廣東香山人，被沙龍搶來，日裏唱歌，夜間伴宿。童威笑道：「若非這兩個蠻女，金鼉島怎麼攻得破？」李俊問道：「怎麼虧他兩個？」童威道：「我兄弟到城邊，牆垣都是石的，怎生放火？虧得開門，送這兩個蠻女與沙龍取樂，纔得入城放火。倒是有功之人。」李俊道：「爲將的食了酒色，自然敗事。」對蠻女道：「路途遙遠，不能送你們回家。且發與花恭人伏事。待有功將士，爲彼完配。」教人領了去。飲至夜闌方散。

天明時，有飛報前來：「暹羅兵到。」李俊慌忙請衆人商議。正是：

陣雲高處鳴鉦鼓，烽火傳來整旆旌。

不知與暹羅交戰，勝敗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金鼉島興兵圖遠略 暹羅城危困乞和親

却說李俊破了金鼉島，作慶賀筵席。次日報有暹羅兵到，李俊與樂和商議。樂和道：「水來土掩，兵至將迎。有金鼉島做了基業，城池堅固，有三千勝兵，弟兄協力，怕他怎的！先叫緊守隘口，看他兵勢何如，然後拒敵。」李俊

聽允，傳令童威童猛防守隘口不題。

再說那暹羅國王姓馬名賽真，是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他承國統，已歷三世了。爲人寬仁柔懦。國政有兩個大臣掌管：一個丞相名喚共濤，奸邪狡猾，專權罔上一個將軍名喚吞珪，却也剛直，膂力過人，使兩條鐵鞭，職掌兵權。連年豐稔，物阜民康。管轄下二十四島，各有島長自理其事，進納錢糧，四時進奉，如唐朝藩鎮一般，羈縻而已。那二十四島：

金鼈鐵板長灘，天堂西輿潢刺峽岡白石井沙銅山銅坑長甸前豐後豐青寬羅江古渡釣魚交港銀灣，
南津竹嶺甜水大樹。

那各島大小不一，其中金鼈白石釣魚青雷四島最強，分爲東西南北，統率小島，如方伯連師之意。凡暹羅有外邦侵犯，四島會兵，俱來救護。而金鼈尤爲雄盛，乃一國之藩蔽。

當日聞得金鼈被宋兵打破，殺了沙龍馬賽真大驚，會集文武商議。共濤道：『金鼈是本國之門戶，今被宋兵打破，險要已失，國勢將危。宋兵遠來，不知地理，乘他根基未固，起傾國之兵，傳檄各島，驅勦了他，方得安穩。若遲延不發，必然得隴望蜀，就難爲計了。』馬賽真道：『承相言之有理。』一面差官到各島，速令會兵，併力恢復。金鼈一面命吞珪爲大將，領三千精兵，同共濤連夜進發，火速進征。共濤吞珪上了戰船，旌旗閃閃，戈甲森森，殺奔金鼈島而來。

李俊已作準備。童威童猛守住隘口。共濤吞珪船到沙邊，耀武揚威，統兵上岸。童威童猛謹守寨柵，不與交戰。至第二日，李俊樂和費保一同來到隘口。樂和見共濤吞珪有驕矜之色，兵無紀律，附耳與李俊說道：『如此用計。』李俊就領兵上戰船。共濤吞珪也把船擺開，說道：『你宋朝好不知足，中華許多國土，久享繁華，怎要到海外佔我疆土，好好收兵，放你回去。若不知機，教你盡棄魚腹。』李俊喝道：『蠢爾小醜，不沾王化，天兵到此，要』

取你暹羅國，何況區區小島？你快回去，喚馬賽真親來納款，年年進貢，方纔饒你！」
共濤大怒，催兵衝殺過來。吞珪舞起雙鞭，劈頭打來。李俊實保挺鎗接住，廝殺了一會。李俊佯輸，喚水手開柁，皆四散開，外洋去了。

共濤吞珪趕了一回，共濤道：「我料宋兵有甚伎倆，抵敵不住，四散走了。竟進去攻城，就復金盞島！」將兵船收進了隘口。那條水路又狹又曲，只好魚貫銜尾而進。到得城邊，旌旗密布，插滿刀鎗。倪雲高青花逢春在敵樓上，共濤道：「你那宋兵俱逃走了，還不開門讓我進來！」倪雲道：「教你頃刻死在眼前！」

共濤令蠻兵爬城，通是光蕩蕩石壁，那裏爬得上。火箭石砲，雨點打下，傷了好些蠻兵。共濤焦躁，無可奈何，只得下船。

二更時分，忽聽得砲聲震天。李俊費保童威童猛外邊殺進，倪雲高青花逢春城裏殺出，內外夾攻。共濤吞珪進退無計，拚命衝出。花逢春射枝火箭，在風篷上，各隻船上，盡燒起來。烟燄冲天，殺聲震地。蠻兵上岸的，盡被砍殺下水的，又皆淹死。吞珪舞着雙鞭，護了共濤，殺出隘口，止剩得三五个船。蠻兵不上百餘，都是焦頭爛額。李俊等趕上，團團圍住。吞珪大叫道：「丞相，待我殺條血路，你自回去！」真個共濤死命掙出。吞珪被費保一鎗擱在海中，穿着鐵甲，沉到底了。共濤剛乘一個船回去。

李俊收兵，又得了二三十個船。蠻兵降者甚多，各皆大喜，犒賞三軍。費保道：「共濤大敗而去，再不敢來了。我等再把別島破他幾個，做成犄角之勢。」李俊道：「問得馬賽真柔懦，共濤專權恣肆，君臣不睦。吞珪勇猛陣亡，國中單弱。不若統兵取了暹羅，那二十四島自然降伏。我等海外稱尊，同享富貴，豈不是一勞永逸？」休息了兩日，只留狄成屯清水澳，高青守金盞島，其餘盡數統兵到暹羅城下紮住。

那共濤奔回，說吞珪已死，全軍覆沒。馬賽真大驚道：「吞珪既喪，壞了萬里長城，國中精銳已盡，如何是好？」

正憂疑不定，忽報宋兵到了，驚得手足無措。共濤點兵守城，不敢出戰。

原來暹羅城，倒不比金龜島有隘口可守，石城堅固，海岸沿城，只有三里陸路，並無險阻，全恃金龜島爲外援。凡有寇兵臨城，金龜會合各島，圍合攏來，往往失利，故不敢侵犯。今金龜已失，各島島長，聞得沙龍吞珪是兩員勇將，俱兵敗被殺，人人膽寒。又平日共濤專權無忌，欺凌諸島，故此不肯救應。

李俊等兵臨城下，隊伍嚴明，戈矛如雪，緊緊圍定，高叫投降。馬賽真見各島不到，吞珪被殺，無人敢領兵出戰。共濤也束手無策。馬賽真憂愁不已，回到宮中，與國母說道：『祖宗基業，已是難保，內無良將，外無救兵，若然攻破，玉石俱焚。不若開門納款，庶可保全性命！』流淚不已。

那國母姓蕭，原是東京人，父親爲參知政事，結仇章惇丞相，被他陷害，安置儋州，還要傷他性命，因此逃到暹羅，把女兒配與馬賽真爲妻，數年前壽終了。蕭妃爲人淑順，極是賢能，生下一雙男女：公主小名玉芝，生長一十六歲，一貌如花，聰慧幽閒，善通文墨，又好武事，時常走馬舞刀，頑耍。國主愛惜猶如珍寶，要選中華士人做駙馬，一時那裏得來，尙未婚配。世子幼小，只得六歲。

當下見國主流淚要開門投降，玉芝公主便道：『宋朝是何等兵將，無人敵得！待孩兒與母親同上城一看，或可用計退他。』國主卽命內監宮娥侍衛，乘了香車上城。

玉芝公主憑城一望，見旗幟鮮明，兵強馬壯，李俊費保樂和等全身披挂，手執兵器，指揮士卒攻打，如天神一般，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又見一個將官，年紀約有十六七歲，輕弓短箭，銀甲錦袍，面如傅粉，唇若塗硃，手執方天畫戟，騎一匹金鞍紫鬃馬，真是風流儒將，年少英雄，見一羣天鵝飛來，那少年將官挂了畫戟，彎着弓，取枝響箭射去，一聲響，穿入雲裏，毛羽紛紛，落一隻天鵝下來，三軍喝采。

蕭妃與玉芝公主見了，甚是駭然，隨卽下城回宮。蕭妃說道：『果是中華人物俊麗，兵強將勇，如何敵得他過？』

若是投降，把錦繡江山付與別人，也不甘心。我有一計，不動兵戈，自然保全。」國主問道：「中宮有何良策？試且說來。」蕭妃道：「我這玉芝孩兒，一向要選配中國士人，因在海外，一時難得。今看這個少年將官儀容俊雅，武藝超羣，着人打話，若未完姻，就招爲駙馬。一則保全疆土，二則完了孩兒終身大事，豈不兩便？」

國主大喜道：「此計大妙！只不知女孩兒心下何如？」蕭妃與玉芝講這篇話，玉芝一見花逢春，好生企慕，只是不便啓口，見母親說着，甚覺嬌羞，俛首不答。蕭妃又再三苦勸道：「要救國難，孩兒也說不得了，只是不好強逼你。」玉芝方纔低低說一句道：「但憑父王娘娘做主。」

國主歡喜，急命內侍傳說道：「宋朝將官暫且退兵，請一位將軍進城，國主有話，親自面議。」衆人皆道：「此是緩兵之計，不可聽信。」樂和道：「兵臨城下，不敢出戰，外無救兵，此是計窮力竭了。待我挺身進去，看他有何話說。」班定遠說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隨機應變，說他歸順，免動刀兵，豈非美事？」李俊命軍士答道：「堂堂天朝，有征無戰，既要面議歸降，不妨暫退。任有緩兵之計，也不懼怕。這回到來，寸草不留了！」

李俊把令旗一揮，兵將都退下船。樂和選十個彪形大漢，各帶弓刀，自己輕裘緩帶，騎着白馬，到城門邊，果然大開，昂然而入。共濤來迎接。樂和見六街三市人物喧闐，與中華無異，進了東華門，宮殿壯麗，槐柳城行，將到前殿。國主馬賽真降階而接，行過禮，分賓主而坐。文武各官侍立兩旁。

國主生得面白身長，五柳鬚髯，衣冠偉麗，茶罷，開言道：「小邦僻處海外，自守封疆，並不得罪天朝，不知何故勞師遠涉，下臨敝境？」

樂和欠身答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大宋中外一統，列聖相傳，歷世已久。今天子聖仁英武，荒裔要服，無不重詔來朝，貴國並不朝貢，有失以小事大之禮，故遣征東大元帥率領雄兵十萬，戰將百員，特來問罪。金鼉島沙龍，貪淫好殺，天兵一到，駢首就戮，貴國猶不悔過，輒敢復來抗戰，吞珪說是貴國大

將交兵已作波臣。今天兵既臨城下，能戰則出帥對敵，以決勝負，如其不能，則當啣壁輿櫬，而縛軍門，何敢首鼠兩端，束手待斃！大元帥仁義之師，不忍無辜受戮，不施火砲雲梯諸般攻具，以示懷來之意也。今蒙見召，必有所諭。若人情合理，自當拱聽。」

馬寨道：「往年差使臣進貢，被蔡太師遏奏，不得瞻覲龍顏，又無賞犒，反勒賄賂，流落不歸，因此缺貢。寡人素性仁慈，不忍害民，師到城下，用兵廝殺，惟恐兩傷。若使納土，但本係漢朝伏波將軍新息侯之後，立國暹羅，已歷三世，不忍祖國疆土一旦淪亡，尙爾躊躇不決。寡人元妃是東京蕭參政之女，因被章惇丞相傾陷，安置儋州，故聘爲妃，生下一女，小字玉芝，年已及笄，儀容不劣，頗知德教，要招中華士人爲婿，一時難遇。適在城上見馬上少年將軍，軒昂英俊，氣度不凡，不知上姓，可曾完姻否？情愿招爲駙馬，兩家息兵罷戰，永作藩臣，重來進貢。漢唐原有和親之例，不識可俯從否？」

樂和道：「那小將軍，姓花名逢春，是世代將門之子，六韜三略，無不精通，十八般武藝，盡皆精練；更擅百步穿楊之箭，方纔在城下射落天邊飛過的天鵝，已見一班。况美如冠玉，性地聰明，發願封侯拜將之後，方議姻事。多有豪門巨室來聘爲婿，一概堅辭，尙未婚配。貴國既要和親，亦無不可。但未將不敢專主，乞差一位使臣，同去稟知大元帥，可以行得，卽來回覆。」

國主忙排筵宴款待，更送珍奇之物，求他玉成美事。跟隨的俱有犒勞。樂和一些不受。國主便遣共濤爲使，出城到中軍帳，共濤暫候。

樂和先與李俊說知和親備細。李俊與衆人商議道：「暹羅國雖然單弱，可以取得。我們基業初定，也還勞寡，倘各島不離，要來爭競，惹起干戈，不得安靖。若和了親，且守金帛，養成羽翼，再看機會。但不知花公子意下如何？」花逢春道：「小姪蒙衆位伯叔虎威，得脫患難，自當聽從。但本中華世胄，恐蠻女陋劣，誤了終身大事，怎處？」

樂和道：「王芝公主有傾國傾城之貌，更兼知書識禮，愛習武事，溫柔聰慧，是東京蕭妃所生，不是蠻種。父母愛惜猶如珍寶，要招中華士人爲婿。只因在城上見你才貌，十分傾慕，故此求和。正是一對佳人才子。雖在海外，也是一國駙馬，富貴無窮。况天緣是月下老人亦繩繫定的，不必多疑。」花逢春道：「叔叔主張，不敢有違。但婚姻大事，要稟過母親方可行得。」樂和道：「這個自然。料令堂也是喜允的。先與使臣相見過，然後與令堂說知，納聘成親。」

當下大設威儀，擺列兵隊。李俊出來，與其濤相見座下。李俊道：「樂將軍備述國主之意，要和親息戰，這是美事。雖奉天子明詔來討不廷，只要畏威懷德，不是貪取土地，致害生靈。若然定議，待退兵到金籠島，齎了聘禮，就煩足下與樂將軍爲媒，擇吉成親。只是外邦多詐，哄我退軍，更有翻覆。那時進兵，玉石俱焚了。」共濤道：「天兵到此，本不該抗拒。吞珪恃勇輕進，自取滅亡。昨日國母與公主親見小將軍才貌雙全，故此真心實意，招爲駙馬。豈不知元帥虎威，馬到成功，焉敢復生貳心，自取罪戾？」

李俊亦設宴款待其濤，遣他先去回覆國主。卽日回兵到金籠島，請花恭人出來，細述國主求和，願招駙馬，王芝公主德容俱備，也不辱沒了令郎。花恭人歡喜不盡道：「承各位扶助，小兒得成姻事，知寨在九泉，也是感激的。不料姻緣定數，遠在海外。」

李俊樂和卽擇吉日，置備金珠綵緞異巧奇珍禮物爲聘，差倪雲高青領五百兵護衛。樂和爲媒證，置酒送行。花逢春拜別李俊衆人及母親姑娘，鼓樂喧天，旌旗飄蕩，海口下船。趁着順風，不消一日，到了暹羅國城下，先放三個號砲，停泊了船。

那國主知道駙馬已到，差丞相共濤到海邊迎接，與樂和花逢春相見過，請到皇華館驛，飲過接風酒。倪雲高青全身披挂，五百軍士盔甲鮮明，簇擁上馬，沿路懸球結綵。到城門邊，有四員內相四名宮娥捧着酒盒，撩衣跪

進。那些蠻民從不見中國禮儀這般富盛，又見駙馬生得風流標致，身上結束非凡，烏紗帽插兩朵金花，豈着粉撲的面龐，不論男女，沿街塞巷的觀看，都嘖嘖羨賞。一到宮門，國主率文武官員，恭身迎進，送到東宮更衣。

少頃吉時，到金鑾殿上行禮。國主國母俱穿大紅吉服，排着香案，笙簫細樂，響徹雲霄。花駙馬從容朝拜，一般有序班鳴贊喝禮。少頃宮娥擁出玉芝公主，交拜天地，花燭合卷。真是王家富貴，與民間不同！但見：

黃金殿上高捲珠簾，白玉階前平鋪錦褥。非烟非霧，峻貌口內噴奇香；如日如雲，擗豸身邊排錦仗。隱隱聲聞天上，樂奏霓裳；叮叮響出花間，衣鳴佩玉。垂旒秉笏，蠻君亦習華風；繞翠圍珠，母后原依京式。蹣跚內相撩衣，綽約宮娥窄袖。輝煌寶炬，紅雲捧侍神仙；燦爛銀屏，瑞靄映來鸞鳳。正是日色纔臨，仙掌動，天顏有喜近臣知。

駙馬公主結親已畢，送入宮中，更了便服。花逢春偷眼觀那公主，真是天姿國色，竟是中華粧束，喜不自勝。公主在城上一見已生企慕，今對面親切，更覺精采，因害嬌羞，不敢注視，心中暗喜。當夜翡翠衾中，鴛鴦枕上，你食我愛，說不盡山盟海誓，如魚似水。次早重到殿前拜謝。國主勅有司把東宮改作駙馬府，撥內相宮娥侍奉，供給極其隆盛，自不必說。

却說樂和要回金鼇島，對花駙馬道：『國主寬仁，你在此間，須謙和謹恪，不可放縱。惟恐其濤奸猾，致生事端，留兩員裨將，統三百兵護身，預防不測。』花駙馬點頭會意道：『不須叔叔致囑，自然謹慎。』回去拜上李伯伯并家母，不必挂念。『樂和等回去不題。』

花駙馬在府中與公主琴瑟和鳴，互相敬愛。公主更兼賢達，精通文墨，隨着母后一口京話，並無半句蠻音；聞時與駙馬吟詩作賦，彈琴下棋，或到花間打彈，或到柳陰走馬，暮樂朝歡，如膠如漆。國主國母，不時到府中宴飲歡樂。駙馬盡半子之禮，問安視膳，不敢怠惰。國主大悅，有時將軍國重務與他商議。駙馬條對詳明，剖判停妥。國

主道：「駙馬這般才貌，不唯小女終身有托，孤家亦得輔弼賢良了。」駙馬謙謝。

一日，公主問道：「婆婆在金鼈島與李元帥是甚親戚，可安樂否？」駙馬道：「元帥是先父同盟契友，又同做朝廷大官，最有義氣，待我母子如骨肉一般，還有一位姑娘，也是孀居，去年患難之中，全虧那樂將軍救拔，所以得有今日。」公主道：「雖是他二人義重情深，終是外人，我和你人子之心，也當各盡。况遠隔海面，溫清之禮有缺，待我稟過父王，差官接到這裏，朝夕侍奉，以盡孝心。」

公主就去稟知國主，差官迎來，駙馬又修書一封送去。公主分付內侍打掃花樓一座，待婆婆安居不題。

那差官奉國主之命，駙馬書札，到金鼈島，說知來意，呈上書信。李俊折開看了，與樂和商議道：「花公子要接母親姑娘到府中奉養，你道如何？」樂和道：「他母子天性之恩，不可違隔。公主賢慧，正該如此。况二位嫂嫂俱是孀幃，雖我輩兄弟是頂天立地好男子，終有瓜履之嫌，自宜送去，兩全其美。」

李俊就與花恭人說知，花恭人心中甚喜，說道：「承列位伯叔這般美意，成就我母子安享富貴，萬分難報！」即去收拾，思量起身。樂和對李俊道：「乘這機會送花恭人去，還有一條妙計。」有分教：

虎豹在山驚犬豕，蛟龍鎮海統魚蝦。

不知樂和說出甚麼計策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翻海船天涯遇知己 換良方相府藥佳人

話說花逢春差官來迎母親到暹羅駙馬府中孝養，李俊正要送去。樂和道：「這暹羅好一座錦繡江山，國主優柔不斷，那共濤是個奸邪險惡的人，長防肘腋之變。花公子雖是在那邊，孤立無助，趁送花恭人去，差倪雲高青領五百兵護送，待我說與花公子，教他稟過國主，就留在府中防守。一旦有事，除其元惡，那基業就是我們的。」

了。」

李俊大喜，依計而行。花恭人拜辭起身。樂和對老管家花信道：「我前日不叫你跟隨公子去，有個緣故，恭人在此，沒有親信使喚。今日你去，須要內外照管。」花信領命，就開船到暹羅。花公子自押人轎到海邊迎接。到得府中，玉芝公主行了大禮，次後國主國母俱相見過，就送在花樓，與秦恭人同住。公主曲盡婦道，這不必說。

樂和將密計與花公子說知。花公子聽允，去稟國主道：「李元帥慮國中單弱，差倪高二將軍領五百兵在此防護，小婿也好同習武事，特請欽旨。」國主道：「既是至親，誼同一體，承李元帥美意，就留在府中便了。」公子來回覆樂和道：「國主聽允，留住兵將了。」樂和又道：「公子，你可敬事國主，得其歡心，共濟以下臣僚，謀恭人治，不可露一些主角，百姓當施以恩惠，收拾人心，萬勿驕矜失事。」花逢春一一領會。

樂和回到金齋島，與李俊盡心料理。凡有荒島，都加開墾，愛民練卒，招徠流亡，與客商互市，日漸富強。李俊道：「當初宋公明何等才技，又有吳學究指點軍機，盧員外等一班人物，梁山泊方成得局面。我本一介，全憑賢弟指教，來到海外，反成這個基業，豈不是僥倖？」樂和道：「時有不同，勢有難易。中國人都是奸邪忌妒，是最難處。的海外人還有些坦直，所以教化易行。」

李俊大笑。一日到清水澳回來，霎時狂風大作，波浪掀天，舵工連忙收在沙渚下碇，等候風色。忽見一隻大海船衝風而來，一聲響亮，把一根大桅吹折，風篷倒拖水面，那海船滴溜溜打着旋渦，篙工水手支撐不定，船內多人一時慌亂，立脚不穩，把海船一側，那海水滔滔滾入，人與貨物，幾個浪都打散。

李俊急叫撈救，兵丁都識水性，跳下海去，盡力將長撈搭住，救得二十餘人，貨物行李，也撈得一半。那失風的人雖然救起，昏迷嘔吐，臉上滾滿泥沙，一時認不出數了多時，方纔甦醒。李俊問：「是那國人？」一個道：「我們是東京人，奉聖旨差往高麗國回來，內中有兩位老爺，且喜多在。」李俊問：「是何官職？」一個坐起來道：「

在下面是太醫院姓安。李俊定睛一看，失聲叫道：「莫不是安道全先生麼？」那人也仔細一認道：「慚愧原來是李大哥，敢在夢中相會！」

李俊急把衣服與安道全換了。安道全道：「小弟自同宋公明征遼回來，就留在太醫院供奉，頗算平安。因高麗王染了瘵疾，本國沒有良醫，進上表章，要到中國求醫。皇上念高麗是個屬國，難拂其意，欽差小弟同這本院御醫盧師，越到那裏療治。住了三個月，幸獲安痊，回朝覆命。國主備下謝表進貢之物，我兩人亦有厚贈。不想遇着大風，若無大哥，已葬魚腹矣。」

李俊也叫把衣服與盧師官換過，坐定了。李俊訴說從前事跡，到這裏緣故，花知寨兒子花逢春已做了暹羅國駙馬了。

安道全見了樂和，道：「樂哥，你便在這裏安享，只是難爲了杜興。」樂和喫驚問道：「爲甚麼？」安道全將孫立寄書，杜興刺配，李應越獄，飲馬川結寨的事，也說一遍。樂和嘆不已。

敘談之間，漸漸風平浪息。李俊喝令起碇揚帆，頃刻到了金籠島。安道全見山川環繞，城垣堅固，人物繁盛，宮室壯麗，不勝嘆羨。當日設宴款待。

飲酒中間，李俊問起近日朝中的事。安道全道：「燕雀處堂，不知禍到。君臣宴樂，盜賊竊發，嚴刑重賦，上下欺蔽。是以天災疊見，人心思亂。又聽童貫引用趙良嗣之計，通連大金，夾攻遼國，以圖恢復幽燕之地，不日用兵了。」李俊道：「遼國自我們征伐之後，約爲兄弟，相安無事，何必遠交近攻，致啓禍端？恐強隣生變，日後悔之何及？」安道全道：「便是高麗王倒也識見宏遠，說大宋與遼百年和好，唇齒相依，不宜改圖。養虎自衛，要小弟回朝奏諫。我思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國大臣，並無遠慮，微賤之士，何敢忘言。今日在這裏偶然談及，一到東京，便箝口結舌了。」

那盧師越在旁，再不開口。原來那廝是個陰險之徒，本是撐布傘賣藥的，投蔡京門下，濫入太醫院中，一向妒忌安道全，本領高妙，見與李俊譏刺朝政，暗記在心。

李俊道：「我草創這個所在，却也自在。暹羅國內亦少明醫，先生何不住下，同鉞向日情誼，省得回京受那奸黨的氣。」安道全道：「奉旨欽差，必要覆命。」李俊道：「假如淹沒海中，那個去覆命？待盧兄去繳旨，只說死了，再沒有查眼處。」安道全道：「若果然淹死，便沒得說，幸而更生，若說是死，這是欺君了。」李俊道：「既如此，不敢曲留，寬住幾日，待我安排行李船隻相送便了。」安道全稱謝，當夜酒散就寢。

次日，安道全道：「大哥大才，必有大福，小可的「太素脈」能定窮通壽夭，試一診視。」李俊笑道：「一勇之夫，放膽做去，禍福在所不較。」就伸過手來。

安道全凝神定想，診了一會，又換過那手，亦診一會，稱賀道：「神全氣厚，脈秀絡清，必居南面之尊，自有非常富貴。昔日宋公明亦曾診過，原說他福基淺薄，果不令終。」李俊道：「什麼非常富貴？大碗酒，大塊肉，是有得喫的。」樂和盧醫官都笑起來。

住了十餘日，盧師越歸家念切，催促起行。安道全要辭別，李俊把救撈的行李貨物一一檢還，又製一套衣服，白金三百兩爲贈。盧醫官也送二十兩銀子。高麗國人留下，另日遣回東京來的，一同上船。

安道全致謝不已，說道：「盧寅翁管家還在，我一個小廝却淹死了，到東京原是隻身。」李俊道：「既先生身邊乏人，我這裏送一個伏侍。」安道全道：「不消，路上有盧寅翁挈行，到京一向與蕭讓金大堅同寓，有人使喚。」兩人拜別而行。

樂和送至海口，取出一封書信，說道：「先生到登州上岸，少不得從登雲山過，相煩寄與我姐夫孫立，不知使得麼？」安道全道：「這個順路，有什麼使不得。」笑道：「前日杜興寄到東京，爲你牽累，今送到山寨，難道也把

我解開封府不成」接過藏在身邊分手而去。

金鼈島的水手慣行海道，認得路徑，識得風色，不消三五日，早至登州岸口。二人發上行李，打發來船回去。僱兩乘小轎，安道全盧師越坐了。脚夫挑了行李，行過六十里，便是登雲山路口。轎夫道：「此間悄悄過去，不要驚動山寨裏好漢。」安道全道：「不妨，我正要會他們哩。」

說話未絕，一聲囉嗚，早擁出三五十囉囉，喝令住轎。盧醫官在轎內發抖不止，幾乎跌了出來了。安道全道：「不得囉嗚！我來會孫頭領的。」囉囉道：「既是會頭領，我等引路。」一行人到了寨口，囉囉報知，孫立出來迎接，到聚義廳上逐位見過。

安道全不認得欒廷玉，成衆人不認得盧醫官，互通了姓名坐下。孫立道：「先生一向在東京，必是安樂。今日何幸至此？」

安道全將奉勅至高麗醫好國王的病，海中翻船，遇了李俊，救在金鼈島，住了多時，今去回京覆命，樂和寄書故來探問的話說了一遍，遂取書信與孫立折開看過。孫立道：「那樂和舅久無音耗，原來他們做下這般大事業。」扈成接口道：「我會飄洋到暹羅國，那金鼈島果是個好去處。」安道全道：「孫大哥，你還不知。前日杜興寄書到東京，受了無窮的累。」孫立急問：「怎的受累？」安道全備述前事，笑道：「我今日寄書來，却是無礙的。」阮小七大叫：「快活我們弟兄都起事了。安先生，你不消到東京，住在這裏，正用得着。我前日喫多了牛肉白酒，腹中作脹，幾乎死了。倘再發作起來，那裏尋你？」

安道全未及回答，盧師越離家已久，歸心如箭，恐怕淹留，連忙催促。安道全匆匆作別。阮小七心中焦躁，立起身來，劈胸揪住盧醫官，圓睜怪眼，喝道：「你這混蛋，這是甚麼所在，容你放屁！」安道全慌忙勸阻道：「兄弟不可這是欽差的官員，休得粗魯。」阮小七一發怪吼道：「莫說這個不入流的小人，就是趙官家觸犯了老爺，也

喫我一頓拳頭！」纔廷玉道：「不可胡說。安先生要去，豈能強留？只是今日天晚了，權宿一宵，明日早行罷。」阮小七方纔放手。盧醫官嚇得滿身冷汗，是夕設宴款待。明早孫立送三十兩銀子與安道全，作別下山。安道全一路上安慰盧醫官。

不只一日，到了東京。安道全盧師越先去參謁蔡太師，稟道：「高麗王病得痊愈，有表章謝恩并進貢禮物。行至暹羅國界，陡遇颶風，海船飄沒，表章禮物盡皆遺失。卑職二人，得人救撈，幸留性命。隨行的淹死了三十餘人。先稟明太師，好去繳旨。」蔡京道：「海上風波不測，這也罷了。只是有個小妾，染病久已不痊，專望二位來療治。」留進書房待茶，分付院子傳雲板，說安盧二位先生進來診視小奶奶的病，喚內侍們侍候。

不多時，院子來稟道：「請二位先生進去。」蔡京一拱先行，二人緩緩隨後。到得內房，朱欄畫棟，錦幕珠簾。庭內文石砌成，排列奇花異卉。大理石小几上博山鑪內，鼻出縷縷水沉烟。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進明間內坐下，調和氣息，方可診脈。一個披髮丫鬢，雲肩青服，捧到金鏤紫檀盤內五色玻璃碗，湯羨峒山茶。

茶罷，養娘丫鬢引安道全輕輕行至繡榻邊，安放錦墩。侍兒從鎖金帳內接出小奶奶玉腕來。安道全閉目凝神，診了兩手的脈，已知病源，重到明間內，稟道：「夫人脈帶洪弦，風火相搏，復有怒氣傷肝，故見發熱咳嗽胸脹腸滿之症。只消幾劑清火平肝的藥餌，自然平復。」

蔡太師喚取過文房四寶，安道全立了藥案，起身辭出。蔡太師道：「有勞了！恕不相送。」安道全自有院子引道，竟出府門不題。

蔡太師對盧師越道：「你可到書房內將藥品製度停當，叫院子傳進。我到朝堂議事。你明早可再同安道全進來。」

盧師越領命到書房中尋思道：「可恨安道全自恃其能，每事小覷我！一路上受了他氣，明日太師面前，自有

道理！今晚教我配藥，先擷個綿包兒，送斷他的命根！」打開藥箱，將不按君臣的藥品配了遞給院子，自己回家去了。

那院子送進藥，養娘丫環煎好，捧與小奶奶服後，沒有一個時辰，小腹絞痛異常，渾身火熱，昏沉不醒，牙關緊閉，指甲青黑。養娘丫環慌張傳出報與蔡太師知道，却好那日朝堂會集各官商議，與大金夾攻遼國的軍國重事，各出一見，紛紛不定，及至議定，又要進呈，候旨定奪。直至一更三點，方得回府。院子先稟：「小奶奶服藥之後，十分危篤，專候老爺永訣。」

蔡京聞知，驚惶無措，急至楊榜，見小奶奶四肢不收，瞳神反上，汗出如油。蔡京又惱又苦，叫道：「你心中怎麼？」小奶奶喉中痰湧，昏迷不知，把脚一伸，已絕氣了。蔡京大哭不已。原來這小奶奶年方十九歲，色藝俱絕，是揚州人，淮楊安撫用三千金聘來，送到府中，是個專房之寵，怎不疼痛。哭罷，喚幹辦速喚安道全盧師越到來，送開封府治罪。

五更時分，幹辦回來，稟道：「盧師越已喚到。安道全昨日城外拜客不歸，禁門未開，不可出城，特覆台旨。」蔡京道：「天明速去拿來，不可遲誤！」

幹辦應諾而去。蔡京道：「盧師越，我怎樣關照你，如何不小心，把我小奶奶藥死了！」盧師越跪着說道：「太師爺在上，小人深蒙垂盼，雖粉骨碎身，恨不能報，怎敢不用心。只是昨天小人並不參贊，也不會診視脈理，通是安道全主張，太師爺親見的。」蔡京道：「住了！你同是太醫院官，若見他差誤，就該阻當，怎緘口不言，致傷我愛姬，倘龍駕有恙，也可坐視不救麼？」盧師越道：「安道全是神醫國手，豈有差誤之理。他有隱衷要謀害太師爺，故先下此毒手。」蔡京道：「你既知他隱衷要謀害，怎昨日不稟明？」盧師越道：「見太師爺要赴朝議事，其說甚長，急切不能上稟。」蔡京道：「你且起來講！」

盧師越站起說道：「前日奉旨差往高麗醫國王的病，盡是他主持，幸得安痊，不消說了。他對高麗王道：「主上荒淫，任用羣小，交通大金，共破遼國，將來禍不旋踵，宗社丘墟。大王何不起一旅之師，乘機取其疆土？」此是輸情外邦了。海中船覆撈救的人就是梁山泊反寇李俊，診他太索脈，說非常富貴，位居九五之尊，我願爲輔。那李俊即稱平宋王。此是交結叛寇謀反了。及至回來，與樂和寄信到登雲山孫立，阮小七指斥乘輿，喊道：「就是趙官家也喫我一頓拳頭！」安道全道：「趙官家倒也罷了，只是那……」」

盧師越把說話頓住了。蔡京問道：「那什麼？」盧師越道：「小人只得直說了：「那蔡某奸賊，碎割了他，方快我心！」這是毀罵君相了。小人句句可以對質。」

蔡京大怒道：「我只道他偶然差誤，送去開封府警戒一番，誰知輒敢大膽，如此作爲！」叫寫本的把安道全輸情外國，結連反寇，毀斥聖駕，謀害小臣的密揭，飛馬遞到掌東廠太監胡公公處，速令進呈取旨，處以極刑，使來回話。

寫本的應諾，火速起稿。蔡京對盧師越道：「我錯怪了你，聖旨下來，處治了他，就陞你掌太醫院事。」盧師越叩頭謝恩回去。蔡京一面厚殮小奶奶，自不必說。

看官，從來九流術士慣要五毒推排，小人故套，不足爲怪。那盧師越妻斐貝錦，陷人死地，聽言者但喜其巧言如流，阿諛尊奉，不知如花如玉的一個美人，被他輕輕斷送了。然君子出言亦不可不慎。明知讒人在側，慷慨激烈，論及時事，被他印記在心，安道全也是自取其禍。昔賢會有一首古詩，嘆息道：

良金不範，美玉不剖。君子修身，渾樸自守。危行言遜，禍免生財。金人示誠，三緘其口。鴻飛冥冥，弋人何有？

把閒話丟過，說那蔡京密揭送到東廠進呈。那道君皇帝聞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見許多危詞，豈有不准御筆親批道：「安道全着大理寺勘問，嚴刑究擬具奏。」

大理寺奉了聖旨，仰開封府提解，差官坐守。公文到開封府，不敢遲緩，喚緝捕使臣火速拿到，分付道：「大理寺奉着聖旨，要緊欽犯，不比等閒，要限時刻到的。」問陰陽官：「這時辰牌上是甚時候？」陰陽官回覆道：「已時初一刻。」府尹道：「若過午牌不到，你們俱是死數。」退堂去了。

緝捕使臣領下台旨，叫齊做公的到安道全寓所去拿。只見蕭讓與金大堅閒談，見緝捕使臣走進來，舉手道：「列位何來？」使臣道：「我們是開封府要尋安先生的。」金大堅道：「敢是請去看病？」使臣恐怕說急了，放他走脫，乘機答道：「便是一金大堅道：「昨日到城外拜客不回，想必這早晚就來哩。請寬坐一回。」使臣丟個眼色，做公的會意，將前後把定。

使臣坐了好一會，有些心焦，一個探頭望着日色說道：「已過午牌了，再擔延不得，待到裏面一尋罷。」蕭讓道：「各有內外，怎麼恁般性急！」使臣道：「二位不知，安道全是大理寺奉聖旨勘問，着開封府提人，不是當要的。」蕭讓金大堅纔着了急道：「既然如此，列位自進去尋。」

使臣不容二人轉身，押到裏面，各處搜尋，只除地皮不翻過來。眼見得不得了。使臣要二人到開封府回話。金大堅道：「各人自己的過犯，與我們有甚相干，要去回話？」使臣焦躁道：「一家有罪，九家連坐，何況同居的好朋友？方纔老爺坐在堂上說：『若過午牌不到，你們都是死數。』難道與我們有甚相干？是該死的。」蕭金二人出于無奈，只得隨到開封府。

府尹見午牌已過，不見人到，又陞堂等候。使臣稟道：「安道全知風先遁，沒處勾拿，拘得同寓蕭讓金大堅二人回話，着他身上追究，自有下落。」

府尹見二人不跪，問道：「是什麼樣人？」蕭讓金大堅打一恭道：「是供奉職員。」府尹道：「安道全是叛逆重犯，你怎的放他走了？」蕭讓道：「他奉差回來，往各家探拜，昨日出城，竟不回寓。這是密旨，何人先曉？怎說放

他？」府尹道：「與你們同住，決知蹤跡。若根尋出來，你二人身上便無事了。」金大堅道：「他無家無室，那裏追尋？」府尹道：「我不管！聖旨勅大理寺勘問，解到那裏，自去分辯。速喚該房備文申解。」蕭讓金大堅叫苦不迭，正是：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天下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

不知後面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安太醫遭讒先避跡 聞參謀高隱款名賢

話說安道全出了相府，想前日奉差時，諸大老多有餞贈，如今正務已完，好到各家探候。回寓帶些高麗紙扇之類，街上僱一個小閒的兒跟了，到城外拜張尙書，款住接風。宿了一晚，次早進城，就去拜宿太尉，却值入朝未回，便把跟的小廝打發了，自己坐在客座等候。

宿太尉午後纔回。安道全上前參拜，宿太尉連忙攬手，竟進書房內坐定。太尉道：「你可知蔡太師噴你藥死他愛妾，密揭奏你輸情外邦，結連反寇許多說話，已發大理寺勘問了。」安道全如劈頭冷水一澆，渾身發抖，半晌答道：「並無此事。」太尉道：「有個對頭，是醫官盧師越。」

安道全方省得被阮小七斥辱之事，懇求道：「醫士從高麗回來，海中翻了船，幸得舊友李俊救起，送行李盤纏得回，果是與樂和寄書到登雲山與孫立、盧師越被阮小七呵斥了幾句，這是有。若說藥死他小夫人，醫士有起死回生之術，那般病症，那林藥方，怎麼會死？這個緣故，一些不知。求恩相憐憫垂救。」宿太尉道：「別的事還好主張，這是奉着嚴旨，又是蔡太師先進了密揭，怕一時分解不來。要留你在府中，恐一時漏泄，蔡太師見怪，你不可回寓，出京遠避，且再看機會，與你分理。」

安道全只得垂淚作別。太尉道：「且慢待我送些行李盤纏，方好遠行。」分付院子取幾件衣被，包裹好了，並五十兩銀子來。

不多時，院子取到安道全感恩拜謝要走。太尉道：「且慢。大理寺仰開封府捉人，拿你不着，定然城門上要盤詰。你可換上衣帽，做承差打扮，叫院子送你出城，說到南方去。」

安道全千恩萬謝而別。同院子到封丘門，果然守城門的官校奉開封府明文，緝拿欽犯安道全凡出入的，俱細細盤問。見安道全同院子出城，認得是宿太尉府中不敢細查。

二人直至郊外，安道全謝了院子，背 upper 包裹，惶惶似喪家之狗。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凜凜，白日無光，衰草連天，黃沙捲地，好不淒慘。他原是文弱的人，不慣走長路，思量僱個坐騎，前路又無定向，不知到那裏，只得一步挨一步慢慢的走到晚，投下客店，打一角酒，一頭喫，一頭想道：「早知有這場是非，淹死海中，倒也乾淨！金鼈島是個好去處，李俊留我不來，也能。那李俊將來必然發跡，只是遠隔海洋，怎好過去？沒來由與樂命寄信，連杜興恰是兩番了。登雲山雖可容身，我已跳出火坑，怎地又走進去？」胡思亂想了一回，喫完酒，炕上宿了。早起五更又行，離東京不上六七十里，只見兩個人趕上來，叫道：「安先生，你到那裏去？」

安道全喫了一嚇，回頭看時，却不認得。支吾道：「我自姓李，要到南邊去。」一個笑道：「不要瞞，我是宿太尉府中幹辦，昨日太尉叫院子送你出城的。」安道全道：「我一時慌迫失瞻，得罪了二位，可知我出城之後，開封府有人到府中尋訪麼？」幹辦道：「開封府有這樣大胆，敢到府中尋訪？只是貴友蕭讓金大堅拿去解到大理寺了。」安道全跌足道：「怎好累他二人如今二位到那裏去？」答道：「太尉差到杞縣下書，明日就回的。只在前邊分路。」安道全道：「自己脫逃，帶累別人，心上過不去。我要寫一封書謝太尉，并懇周旋二人，求二位帶轉去。」幹辦道：「你的事重，不好分解。他二人不過着他根尋，太尉自然肯用情的。」把手指道：「到那酒店中打

了中火，你就寫起書來。」

三人走進店中，喚酒保拿過酒餚喫了。安道全借筆硯寫了書柬，取一兩銀子送與兩個把書呈送太尉，又算還酒錢，出門不上三里路兩個自分路去了。

安道全聞了此信，又增憂悶，一發走不動，推了十多日，方到山東地方。若有牲口，一日走兩站，客店是有定所的；他是步行，隨路宿歇，看見日墜西山，路上人少，巴不到宿頭，肚中飢了，脚又酸疼，問到歇處，還有十里，長吁短嘆。又過一二里，望見一座郵坊，官道旁有一所莊房，門前兩三株古木，屋背後枕着山岡，左邊一條小石橋，滿澗的冰，漸有一老梅橫過澗來，尙未有花，一羣寒雀啄着蕊兒，見人來一閃飛去，裏邊走出兩三個小童，袖着書包回去，隨後有個人出來關門，高巾道服，骨格清奇。

安道全向前拱手道：「在下是過路的，只因賤體羸弱，一時巴不到宿頭，斗膽欲借貴莊權宿一宵，房金明日拜納。」此時夜色朦朧，月光未上，識不出人。那人對面一看，見他氣像儒雅，又且說得恬淨，答道：「既是斯文人，不妨只是荒僻有慢，請進裏邊來。」

安道全隨入草堂，作揖坐下。裏面小廝照出燈來，放在桌上。兩個面龐相對，看得仔細。那人道：「尊駕可是安先生？曾在東京會過。」安道全有事在身上的人，不敢即便應承，便問：「足下上姓，廝熟得緊。」那人道：「小可便是聞煥章。」安道全方纔放膽道：「久違芳範，一時稱呼不出。在下便是安道全。」

聞煥章大喜，重復施禮，進去一响，方始獻茶，說道：「安先生，你俱奉朝廷，王公大人，不時晉謁，車馬盈門，怎生獨自一人來到這裏？」安道全道：「奉旨到高麗療痊了國王的病，回到海中翻了船，險些傷了性命，幸得有人救起，名利之心已冰冷了，思量回到敝鄉，圖個安閒，不想得遇台兄，連日客塗，心緒不寧，今晚可以穩睡了。」又道：「台兄與高太尉交厚，何故却在此間？」聞煥章笑道：「那裏什麼交厚，勢利而已。生無媚骨，曳裾候門，非我

所願。來此避喧求靜，教幾個蒙童度過日子，倒也魂夢俱安。」

談論之間，小廝捧出酒餚，相對而飲。聞煥章道：「先生此來，自非偶然，昨夜先有吉兆。小生無子，單生一女，年已長成，性頗端莊。拙荆亡過，主持中饋，全虧是他。不意一奇疾，白晝昏沉，終夜不寐，肌膚憔悴，飲食減進，又且獨言獨笑，精神恍惚，遠近無有名手，再醫不好。幾遍要來迎聘先生，恐貴冗不能遠來，又家寒難措與從之費，所以未果。今日從天而降，小女可以得生了。」安道全道：「診脈必須平旦，明日自當効力。」

兩個俱是高人，情投意洽，飲至更餘，用過晚飯，引至書房安歇。士垣茅屋，紙窗木榻，瀟灑無塵。又啜一杯茶，聞煥章叫聲安置，自進去了。

安道全連日勞頓，客店裏未免有些戒心，此間高枕無憂，一覺睡去，直至紅日三竿方纔起身。梳洗畢，用過早膳，聞煥章迎進臥室。聞小姐在帳幔中伸出玉腕來。安道全調和氣息，細心體認，審過左右手三部九候，說道：「脈理已明白了。只是古方書上說得好：『病有四要，望聞問切。』不揣要看小姐面龐，一看是何顏色，方可定那藥案。」

聞煥章教養娘揭開帳幔。安道全略看一眼，面如滿月，眉細目清，好個福相，只是色帶浮紅，遂起身回到書房內，論道：「小姐這症是七情所傷，以致神魂失守，陰陽互格的症候，須得一月之功，方得全愈。」聞煥章道：「先生真神人也。果因荆妻亡過，小女至性過人，終日悲泣，以致如此。昨晚不曾說完，小女病劇，小可望空祈禱，夢一天女對我說道：『明日天醫星至，病自得痊，後爲一國之母，不可輕許了人。』今得道兄，果然枉臨，豈不是天醫星國母之言，只是未可深信。小可寒素之家，那有貴戚來聘，若是眼前這班權要富貴，又不在我眼上的。」安道全道：「令愛脈理清而純，相貌莊而厚，自配大貴之夫。天緣必然湊合，不必挂懷。只是藥餌不備，怎處？」聞煥章道：「不難。此間離東昌府只有二十里，應用的藥，先生開出來，遣人贖來便是。但要屈留一月，唯恐歸思難阻，又

且簡裝有慢。」安道全道：「既蒙見委，自當始終其事。」

聞煥章大喜，開下藥案，教人到東昌三了回來，製炮得法，服下去便覺寬舒，晚間熟睡。安道全恐露圭角，只在書房靜坐，再不出門。

將及一月，小姐病已全愈，精神倍復。入道全要作別起程。聞煥章留住道：「小女得先生神功治療，已得再生，無恩可報，正當殘冬臘月，道路寒凍，行走不便，盤桓幾時，略等天氣和暖，少盡芹意，方好送行。」

安道全稱謝住下，與聞煥章朝夕談心，知是正人君子，說也無礙，將身上的事，盡行吐露。聞煥章道：「既然如此，一發不可就。先生被小人譏謔，都是有影無形的事，且再稍停，待我央人到東京探聽，若得寬解，回到仙鄉，方爲安穩。」安道全因此放心耐住。

一日臘盡春回，大雪初霽。聞煥章道：「橋邊那樹梅花漸開，我同道兄到門外一看，何如？」安道全欣然而出。兩個站在小橋上，疎影暗香，自甘清冷，屋後山岡積雪如銀，背着手玩賞。

安道全驀然回過頭來，見兩個人帶着行枷，背後兩個公人提水火棍，劈面撞見，喫了一驚，却是金大堅蕭讓。金大堅在前叫道：「安……」蕭讓連忙搖頭，接口道：「張員外，恰在此相遇。正要附個信兒，借一步說話。」走遠了二三十步，附耳道：「前日開封府使臣勾拿兄長，不見了，便要我兩個回話。府尹不准訴理，申解大理寺，拷逼得緊，幸得宿太尉申救，從輕發落，刺配沙門島。太尉又分付解子，不許難爲。只是兄長囊中藥資，衙門內都用盡了。」

安道全隨說道：「小弟那日去拜宿太尉，方曉得被盧師越讒，又換過我定的藥案，毒害蔡京愛妾，故此深恨，密揭奏聞，置我死地。宿太尉叫不要回寓，贈我衣服盤纏，又有人送我出封丘門。路上逢着他府裏的人，聞得連累兩位，故此寄書囑託求救。行到這裏，會見聞參謀，留住治他合愛的病，故此耽住。我起初只道牽連兩位幾

日自然無事，不想深累至此。我自身做事，自身去當，就一同到東京，挺身認罪，釋放兩兄。」蕭讓道：「不可。我兩個不過是干累人，罪名還輕。兄長若去，性命必然不保。况累已過，罪滿回來，再圖出身，所以金兄叫出尊姓，小弟搖頭接叫張員外。」安道全道：「聞參謀是正人君子，這些事體通曉得的，二位同解子到裏面一坐，好談心曲。」蕭讓走回對解子道：「適遇鄉親張員外，要寫封書信，有屈暫停片時。」

四人同進草堂，聞參謀會意，忙備酒飯。寒風凍雪，路上辛苦，解子見了熱酒，流星趕月的吃。安道全又殷勤相勸，不覺沉醉。聞煥章道：「天色已晚，到宿頭還有十餘里，不妨在此草榻。兩位是故友，可以擔待的。」解子醉了，正走不動，趁使說道：「兩位有宅眷在京，况且宿太尉囑付過的，我們公人也看好歹，只恐打攪不便。」就先吃飯，到房內安歇。

四個人再添酒餚，吃了一會。安道全致謝道：「我命運乖蹇，遭此奇禍，就死也是該的。牽累兩位兄長，於心何安？」金大堅道：「朋友們義氣爲重，替死何妨？只有賤眷們在京中，無人照管，未免耽心。」聞煥章道：「小可有個見識，小女幸得安先生醫好了病症，無可報効。今日兩位既爲安先生牽累，小可理當分憂。兩位長兄，何不修起家信來，小可親自進京，接了寶眷來，與小女相依。日後遇赦回來，重復完聚，尊意若何？」蕭讓道：「兄是古德君子，可以託妻寄子。若是恁地，我們到沙門島也安心了。」

喫過晚飯，二人各自修書。安道全取三十兩銀子，送做盤費，說道：「待聞先生接到寶眷，安頓好了，我去泰安州進過香，就來島中相會。」當夜宿歇。五更又喫酒飯，洒淚而別。

過了兩日，聞煥章收拾行李，要到東京。安道全修一封書去謝宿太尉。聞煥章到京，把蕭金家信與二位娘子說知來意。次日參謁宿太尉，呈上安道全書札。太尉拆開看了，說道：「難得足下如此高誼，去對安醫官說事，雖冷了，尙未可出頭。近因朝廷與大金通好，謀伐遼國，蔡太師日進朝堂，共議軍國大事，無暇料理細務。我又向大

理寺講了，故此蕭讓金大聖得從輕刺配；不然，要問連坐的罪名哩。」煥章道：「安道全蒙太尉深恩，蕭金二人又得垂救，銜結無既。」太尉道：「本欲留足下小飲，也要進朝堂議事，不敢有屈了。」叫院子取書儀相送。

聞煥章拜謝出府，到蕭金寓中，二位娘子束裝已完，僱兩乘車子坐了，自己跨上牲口，取路到東昌，往返一月有餘。且喜路上平安，到了莊門，下了車子，各收細軟包裹進去。原來蕭讓也有一女，年方二八，容貌秀麗，姿性聰明，女紅鍼指，無件不精，更兼父親教他文墨，皆通。二位娘子，俱各賢惠，平日同居，如姊妹一般。安道全見過禮，席小姐接進，口稱「嬌嬌」，甚是親熱。見蕭小姐才貌，互相敬愛，親姊妹一般。真是異姓骨肉，和順得緊。

聞煥章對安道全說道：「宿太尉說，京中事務，雖是冷了，還要隱些。前日與大理寺講了，蕭金二人，故得放鬆。他又送書儀與我。朝廷新與大金通好，不日出兵夾攻遼國，都是童貫王黼主張，滿朝文武，知非良策，那個敢開口諍諫？恐不日有一番大變故。蕭金二位娘子出京倒好，倘日後有事，女流之輩，怎好支持？」安道全道：「多虧先生爲着小弟費一番跋涉，真是古人所難。蕭金兩嫂已到貴莊，萬分安妥了。天氣和暖，東嶽誕聖已近，小弟進過香，去沙門島回覆他一聲，明早就行。」

聞煥章知留不住，置酒送行。蕭金二娘子道：「伯伯進過香，千萬到那邊一看。有個家信，煩伯伯帶去。我們有些積蓄，可以度日，不必挂念。」

安道全又囑付一番，謝過聞煥章，五鼓起身，背了包裹，竟向泰安州進發。行了兩三日，晌午時分，走得飢渴，道旁見座小酒店，進去揀副座頭，放了包裹，叫打角酒來，有什麼素菜點心，好好拿來。酒保取角酒，一碗麻辣燒豆腐，一盤素捲蒸，喫完了，正要起身會鈔，見兩個人也進店吃酒，叫道：「張員外，你到那裏去？」

安道全看時，却是解蕭金二人的解子，答道：「我到泰安州進香，二位到沙門島，恁地往回得快？」解子道：「不要說起經過登雲山下，撞出一夥強人，劫了兩個秀才上山，要殺我們。原來那秀才和強盜是一般的人，看來

是舊相與，虧他二人力救，饒得性命。那大王倒好，賞二十兩銀子與我們做盤纏，打發回來。員外去進香，路上香客正多哩。」

安道全別了出門，尋思道：「他二人在登雲山權且安身，省得到那沙門島經這風浪。我進過香，就到登雲山看他。」又想到：「神行太保戴宗，聞得在嶽廟裏出家，尋着他便好作寓。」又行兩日，到了泰安州，尋問戴宗，果然在嶽廟裏相會着。戴宗不勝之喜，問道：「安先生，你在東京供奉，怎得到此？」

安道全道：「有許多曲折，一言難盡。」便把前邊事跡說了。『今特來進香。』戴宗道：「皇天再不容人安閒的！似先生這般高品，又惹出事端！我所以看破了，納還官誥，誓不入名利場中，出了家，儘是散誕。今日是三月二十六日，且消停一日，後日早上進香。」擺設素齋相待，共談心曲。安道全道：「明日總閒在這裏，聞得海中日出，甚是好？」戴宗道：「只要起早些。」說罷就寢。

到五更，戴宗引安道全到日觀峯上。其時尙早，星斗爛斑，海中墨黑，停不多時，見一道紅光從海底透上來，霎時霞光萬道，一輪紅日湧上，照滿乾坤，無一點烟霧。兩人坐在大石上，漸漸看見昇起數丈，方走下峯來，下面還是黑黢黢的。早飯後，各處徧覽勝跡。

二十八日三更，聽得一派仙樂，與皇帝上壽。安道全沐浴更衣，捧了信香，同戴宗到嘉會殿的山門前，望見上山進香的一帶火光，足有數十里遠，近火龍金蛇一般。霎時間，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龍香寶炬，瑞氣氤氳，果是萬年香火。

禮拜已過，下得殿來，臺台上原有教師，只是沒人放對。安道全道：「當初燕青與任原相撲，何等氣概！今皆烟消灰滅了，可歎！可歎！」回到廟中，對戴宗道：「院長，你昨日說皇天不許人安閒，你看那輪紅日，東升西沒，萬古奔忙，天也不得安閒哩！人要見機得安閒處，且安閒。我在朝廷供奉，往來都是王侯貴戚，鑑貌辨色，鞠躬盡瘁，有

何意趣？倒不如院長放下名心，逍遙自在。我一時口直，被人讒譖，若無宿太尉救拔，送我出城，已作刀頭之鬼。自己受罪，是應該的，又連累別人拋家失業，心上大不過意。如今把他家眷安頓好了，到登雲山回覆一聲，重到這裏和院長出了家，做了道士。雖不能羽化登仙，眼前落得清閒。況久混紅塵，受盡波查，還不得乾淨哩。」戴宗道：「安先生，你有妙術在身，四方相求的多，那容你自在出家？只怕到登雲山，弟兄們就不放你轉身哩。且再消停幾時，慢慢去會他不遲。」

正敘論間，見香火道人來說道：「本州太爺來拜院長。」戴宗道：「爲甚麼事來拜我？」安道全道：「恐怕爲我身上事。」戴宗道：「未必你且在後房，看他來有何事故。」有分教：

兵戈動處搖山嶽，羽檄交馳見廢興。

不知州尹畢竟來怎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大征戰耶律淳奔潰

小割裂左企弓獻詩

話說安道全與戴宗閒談，忽聞泰安州太守來拜。安道全退入後房。戴宗出迎，上前參謁。太守拖住道：「尊駕曾爲朝廷建功，雖不願受職，亦應除都統制之銜，文武並職，豈有行這個禮？目今童樞密鎮守北京，會金兵破遼，知尊駕有一日能行八百里之具，奏過聖上，原授都統制之官，屈到軍前効用。本州親贊勅命在此。」戴宗謙讓道：「治下原係兩院節級，爲宋江之事，牽上梁山，幸受招安，立有微勞，征方臘回來，納了官誥出家。年非少壯，豈能任此望台相申覆童樞密，繳了勅命，實感大德。」太守道：「聖旨既下，誰敢繳納？況童樞密願望已久，本州爲此親來勸駕，欽限甚緊，速行勿誤。」叫左右放下勅命，上馬而去。

戴宗呆了半晌，走進對安道全道：「這冤孽又來了，如今怎處？」安道全道：「果然皇天再不許人安閒。太

守親自來請，若不去，必然見罪。沒奈何，只得再去混一混。小弟卽此告別了。」戴宗道：「上命難違。我也明日到州裏辭過太守，只得啓行，再圖後會。」又共飲幾杯素酒，快快而別。

不說安道全到登雲山，單說戴宗次早見過太守結束行囊。若論都統制職官，該有跟隨的，因他有神行之術，那個趕得上，原是舊日打扮，從山東取路到河北。不消幾日，到了大名府，尋寓所安頓。明日辰牌，轅門上遞了稟揭，童貫升帳，喚旗牌官傳進。

戴宗參謁已畢，童貫好言撫慰道：「本樞久仰神術，奏聞奉旨，卽授職銜。目下用兵之際，凡各省文移往來，恐有稽遲，特取爾傳遞。功成之日，敍題陞賞，你可盡心供職。」戴宗道：「卑聲已出家爲道士，蒙恩相見，權本州官自來催促就道，倘立微勞，望恩相原放還山。」童貫道：「你旣厭塵俗，破遼之後，就題授本宮提點便了。」戴宗拜謝而出。

原來這幾日童貫正遣趙良嗣持書至金其略云：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宣布函書，致罰契舟，遞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遣樞密使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

金主看了道：「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來攻。」趙良嗣拜諾而回，奏聞道：「君皇帝大喜道：『卿可謂國之樑棟，可速去與童貫出師，不可失了大金之約。兵馬錢糧，任從調用。』趙良嗣謝恩而出。」

道君皇帝卽到上清寶籙宮聽林靈素講道經，鋪設大齋，謂之「千道會」。林靈素道：「天有九霄，惟有神霄最高。玉清上帝之長子王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吏，童貫卽褚慧下降，共佐帝君之治。」

時劉貴妃方有寵，林靈素又說他是九華玉真仙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賞賚無算。其徒美衣玉食者，幾

二萬餘人。那時郭京亦同王朝恩回京，復投在門下，十分用事。

不說道君皇帝尊崇道教，再說金主與宋朝盟約之後，即起領國之兵，命粘沒喝爲大將，至混同江上，夜眠就枕，像有人搖醒他，一連三次。金主驚醒道：「這是神明警我！」下令三軍，鳴鼓舉燧而行。到江邊，無船可渡。

金主騎赭白龍馬，徑到江中，傳令道：「看我鞭梢向那裏，就依着走！」大軍果然跟了，水纔浸到馬腹，上了江岸。遣人回到渡處，一探深不見底。軍士踴躍大呼道：「這是眞命天子了！」

到了界口，那遼國大將蕭嗣先統兵十萬，扎營拒守。見金主領兵到來，列成陣勢。三通鼓罷，蕭嗣先立馬橫刀，說道：「汝向爲大遼屬國，何故與宋朝結連，倒來侵犯？」金主笑道：「你家氣運已絕，特來捉你昏君！你若識得天命，快下馬投降，免你一死！」

蕭嗣先大怒，一刀砍來。粘沒喝挺鎗接住。鬪了五十餘合，未分勝敗。忽然西北上大風倏起，飛沙走石，塵埃蔽天。遼兵不能開目，各自奔走。蕭嗣先被粘沒喝一鎗刺于馬下。金主揮鞭趕殺，遼兵大敗。金主乘勝趕去，追到黃龍府，有遼國都統軍蕭敵里守住。金主四面圍困，率兵攻打。蕭敵里抵當不住，棄城而走。

金主領兵佔了高龍府，與粘沒喝兀朮四太子勃堇商議道：「我自起兵已來，所無向敵。如今兵精糧足，拓地萬里，我意欲建號稱尊，你道何如？」粘沒喝道：「遼主懦弱，勢如破竹，幽燕之地唾手可得。宋朝主驕臣佞，雖有盟約，他日乘便進取中原疆土，不日是我們雨。況且前日在混同江神明警示，馬渡深淵，明明是天助我們。亟宜行事。」

金主大喜，遂稱皇帝，改號收國元年。金主道：「遼以「寶鐵」爲號，取他堅固意思。寶鐵雖堅，到底變壞。只有金子不變不壞的，金是色白，我姓完顏，尙白，國號大金，改諱爲晏。即位于虎水之上。」羣臣畢賀，郊天祭地，大賞三軍，連夜催兵進發不題。

宋朝聞得金主大破遼兵，卽加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爲副，趙良嗣爲監軍侍御，點羽林軍二萬夾攻童貫，升帳與蔡攸趙良嗣計議道：「金兵已破黃龍府，建號稱帝，遼國看看難支。我這裏與兵直過白溝河，事不宜遲。」趙良嗣道：「遼涿州留守郭藥師與卑職結盟好友，待卑職差人送一封書去，他必解甲來降。若得了涿州，遼國已失左臂，破之何難？」童貫道：「既然如此，你作速差人去。」

趙良嗣卽修了書，星夜送到涿州。那郭藥師看了，卽便回札約大兵到涿州開門相待。童貫見回書，郭藥師已肯投順，卽統十五萬大兵同蔡攸趙良嗣直到涿州。郭藥師郊迎進府，童貫握手安慰道：「公知天命，一旦來歸，真是英雄識量！本樞卽刻奏聞，除授顯職。」郭藥師道：「樞相威震遠近，未將久已要來歸附，又有好友趙良嗣先在幕中，敢不一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遼國大將蕭幹統精兵在良鄉，必來相爭，樞相宜先發制人，蕭幹自然束手就縛。」

童貫卽遣劉光世趙良嗣領兵五萬，郭藥師爲嚮導，直抵良鄉。蕭幹領兵出戰，兩邊擺成陣勢，劉光世出馬。那劉光世是劉延慶之子，勇力過人，廣有謀略，後來爲中興良將，所謂張韓劉岳也。

蕭幹更不打話，衝殺過來。劉光世接住，戰了三十多合，郭藥師趙良嗣分兩翼兵衝進，遼兵大潰。蕭幹虛捏一鎗，落荒逃走。宋兵乘勢奪了良鄉縣，把兵屯住不題。

且說蕭幹敗回，見遼主道：「郭藥師據涿州降宋，童貫率師奪佔良鄉，臣抵當不住，乞主上御駕親征，庶可保全疆土。」遼主道：「金兵已破遼左，直抵城下，勢甚浩大，雖是親征，兩頭夾攻，首尾難救，如之奈何？」丞相左企弓奏道：「宋朝向與本國約爲兄弟，不若遣人到童貫處，原修舊好，緩了宋師，方好拒敵金兵。」遼主依議，就差官到童貫帥府，把書投下。童貫看道：

金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親強暴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

救災恤隣，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

童貫看罷，與諸將計議。趙良嗣道：「垂成之功，豈可毀于一旦？况與金國定約，又與遼國通好，沒有這個道理。」童貫不許，把使臣推出轅門。遼主見童貫不肯，心中惶迫。蕭幹道：「事急了，須背城一戰，不可束手待斃。」遼主不得已，盡點國中的兵，尙有三萬，扎一行營，等候交戰。金主通知童貫，遣粘沒喝兀朮、董董離不分爲四隊，自領鐵騎做中軍。童貫也差劉光世、辛興宗、郭藥師、趙良嗣分作四隊，自部中軍。四面八方佈定，漫山遍野，盡是兩國之兵，鳴金伐鼓，吶喊搖旗。遼主見了，憂惶無措，只得乘馬出陣，左有蕭幹，右有左企弓，未及接戰，金主領鐵騎直搗中營。八營兵馬一齊衝突。遼兵膽顛心驚，無心戀戰。蕭幹護了遼主，并蕭太后突圍出奔天德。丞相左企弓率領文武表降金主。

事已大定，那童貫就遣郭藥師進京奏捷。道君皇帝大喜，設太牢告了宗廟，受羣臣朝賀。宣郭藥師進後苑延春殿，玉音加勞道：「卿知順逆，首建大功，百年逋寇，一旦消滅，朕之本願足矣。特授卿爲宣撫使，知燕山府知事。」郭藥師俯拜庭下，泣謝道：「臣在遼國，聞大宋皇帝如在天上，不圖今日得覩龍顏，實爲萬幸。」頓首謝恩。趙君皇帝道：「燕山府與大金爲界，卿可盡心防守。」郭藥師道：「敢不竭力效死，但前日在海上與大金定約，燕雲十六州之地，復歸于宋。今疆界未明，乞差趙良嗣同臣到大金，分畫已定，再來復命。」道君皇帝道：「卿能若此，真是社稷之臣。」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又張水嬉在金明池，使他縱觀，并賜甲第姬妾，傳諭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寵遇甚隆。

郭藥師謝恩而出，回到燕山，同趙良嗣領了勅旨，來到金國，朝見金主，致道君分界之旨，并求營平、欒三州。金主道：「初與宋約，營平、欒、非石晉所略故地，乃劉仁恭所獻的，特與燕雲六州，共是蘇景檀、順、涿、易。」趙良嗣道：「臣由海道與陛下矢約，原許山前後十六州。今若如此，信義何在？」金主道：「汝出兵失期，燕雲是本朝兵力。」

攻下租稅當輸本朝。」趙良嗣因道：「租稅隨地，豈有一邊管地，一邊收糧的？」金主道：「燕租六百萬，若要全得，輸我代稅銀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提兵按邊，平糶就要做邊境也不可得了。」

只因這時遼杜左企弓以詩獻金主，其末句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細思，忿然作色，遣趙良嗣郭藥師回朝定議畫定疆界，置榷場交易，每歲舊輸四十萬之外，又加代稅銀一百萬，遣使賀正旦生辰。金主下令班師，凡燕雲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盡數掠去，唯剩空城而已。

朝廷以復燕雲之功，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蔡攸少師，封英國公；童貫太尉，封豫國公；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自此兩家和好，息境安民，不在話下。昔賢有詩嘆曰：

澤國江山入畫圖，生民無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話說童貫封了豫國公還朝，十分威赫。那戴宗奔走傳檄，受盡勞苦，幸得大功已成，息兵罷戰，見童貫稟道：「卑職蒙樞相委用，日夜辛勤，今得平靜，樞相已建百世之功，乞准卑職還山。」童貫道：「我知你積有功勞，業已稟題進呈，不日旨下，就是泰安州本宮提點。再候幾日，領了勅誥回去。只是還有一角緊急文書投到江南建康府，領了批回來，聖旨也就下了。」

戴宗推辭不得，只得領了文書，回到寓所。次早結束了，換上多耳麻鞋，取四個甲馬縛在腿上，如騰雲駕霧一般走去。見天色已晚，投着客店，取下甲馬，把紙錢燒化了。討些素酒飯喫過，上牀安寢。辛苦的人，便齣齣睡去。忽有一黑凜凜大漢推醒道：「我奉宋哥將令，和你到一處去。」

戴宗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忘了他已死，說道：「哥哥有甚將令？」李逵道：「你且起來，與我也縛上甲馬。前番請公孫勝時，被你作耍怕了。我再不喫牛肉哩。」

兩個出了門，挽手而行。忽行到一處，只見大水漫漫，一望無際。戴宗道：「恁般大水，怎麼去得？須尋個船渡過。」

李達道：『不消船，你跟我來。』踏水如登平地，到一國土，宮室壯麗，金塔玉陛，文武班齊。有一王者，坐在殿上。李達道：『同你進去。』戴宗道：『這是甚麼所在？好輕易進去。』李達道：『少不得你也到這殿上坐。我却不能夠了。』

戴宗偷看時，却有些認得，又一時叫不出。李達要拖進去，戴宗不肯。李達圓睜怪眼，喝道：『你這廝好不忠義！哥哥的將令，倒不遵，却與童貫這奸賊遞文書麼？』腰間拔出雙斧，劈面砍來。

戴宗一閃醒來，却是做夢，尋思道：『好不詭異，爲甚麼夢見這李鐵牛？他怪我與童貫遞文書，他是個直性漢子，死去還恨那奸黨，我也是沒奈何。』又說這殿有你坐，解說不出。夢是幻境，且自由他。聽得雞鳴，起身梳洗，算還了房錢，出門又走。不消四五日，已到建康，尋個寓所安歇。次日換了大帽箭衣，軍官打扮，到建康府投遞文書。太守見批文上是都統制，不敢怠慢，延至後堂，分賓主作揖，送座留茶，說道：『台臺親臨本府，自當速行備辦。五日後定然有回文。少停有薄儀專役奉上。』

戴宗致謝，知府送出儀門。戴宗又換便服，各處游玩。到第三日，本府有兩個孔目，前日解錢糧到童貫軍前，與戴宗廝熟，又周旋款待了，他聞得戴宗來遞文書，要還個禮，到寓所探望，就邀到府前大街上酒館內，有新到姑蘇的梨園，演得好院本，搭一桌兒酒相款。

三個人剛轉出大街，見四五個大漢子，扭住一個人罵道：『這有名的強盜，到這裏欺負人，同你去見太爺！』那個人掙扎不脫。戴宗劈面一看，叫道：『蔣兄弟，你爲甚與人廝鬧？』那人抬頭見是戴宗，喊道：『院長救我！救這班白日鬼，賴了我貨物，反毒打我，要扯我到官。』戴宗道：『放手！那爲頭的大漢道：『誰要你管這閒事！』只是扯着走。兩個孔目喝道：『你這廝忒無禮，這位是童樞密差官，怎敢無理，還不放開！』那大漢認得是本府孔目，只得放了道：『慢慢和他講。』揚揚走去。

那人正要分訴，孔目道：『既是統制貴友，同到館中坐定，慢慢的講。』一把邀進酒館，正面設一席盛酒。孔目送戴宗與那人上坐，兩個孔目東西列坐，館中擺滿酒席，因孔目分付留這正席，候到了梨園子弟方呈院本。酒過三巡，戴宗道：『兄弟，你幾時到這裏和這干人費嘴？』你道那人是誰？便是神算子蔣敬，潭州人氏。

蔣敬道：『小弟不願爲官，回到家中，閒坐不過，拿些本錢到四川販些藥材到建康發賣。這大漢叫做中山狼甘茂，是本地破落戶，專一措賴客貨，行兇健訟，牙行忌他威勢，賒給他黃連川附共價一百兩，約定十日之後完銀。豈料三個多月不見，一厘我要討起賬到湖廣買米，心焦得緊。早上和他討取，他平白地生出一片話來，道在梁山泊時，劫了他千金資本，叫這干無賴亂打，要扯到建康府求太守把我解到東京。你道有這道理麼？』

戴宗對孔目說道：『我這兄弟，姓蔣名敬，也受了招安，征方臘有功，也該授統制之職。他納了官誥，守本分做些生意。這裏光棍賴了他貨物，生造這無影的話來，少不得我後日領批調要辭謝太守追本正法，還要仗兩位作主。』孔目道：『這甘茂幾番闖禍，府尹也曾處他，再不改過。統制先說了，少不得要我們錄案。孔目決斷追還銀子，問他一個大大的罪名。如今且喫酒。』

戴宗蔣敬致謝不已，直飲至更餘方散。戴宗對蔣敬說道：『你同我宿了明日去稟太守。』又謝了孔目，同到寓所。

蔣敬道：『兄長，你在嶽廟出家，因甚至此。』戴宗攢着眉說道：『我以脫離世網，誰知董貫奏過聖上，俟加都統制之職，取我軍前効用。本州知府親自來請，到了北京，替他傳文遞檄，奔走了半年，力辭還山。又要我遞這角緊急文書，這一回去繳了批回，原舊出家了。朝廷新興大金通好，滅了遼國，少不得還有一番大變亂哩。你可知李應、裴宣們佔了飲馬川，阮小七孫立結寨在登雲山，兄弟我明日與你追了銀兩，回到家中，置些田產，將就過活，再不要攪事了。』蔣敬道：『這個自然。小弟識破世情了。』

兩人同榻，又講了半夜話。次日進府，把甘茂賴了蔣敬貨物，誣陷打他的事說過，太守即刻押拿甘茂到堂上，請戴宗坐在後堂聽着，打了他三十大板，立追原價給與蔣敬。這是兩個孔目用情。戴宗謝過太守，領了批回出府，又同蔣敬去謝了孔目，就與蔣敬分別。正是：

患難相扶逢故友，金蘭交契夙同必。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潯陽江悶和酒樓詩 柳塘灣快除雪舟恨

却說戴宗與蔣敬追還銀子，領了批迴，自到河北去。蔣敬討完賬目，共有五百兩本錢，還剩二三十兩的零星賬尾，一時不得清楚，尋思道：「建康連年亢旱，荒歉無收，米價湧貴，湖廣甚是豐熟，若販米到這裏發糶，自然多有利息。倘就遲久了，米船來得多，利錢輕了。把這賬目且丟在這裏，後次再來催討。」算計定了，到龍江關上雇了一隻江西三板船，把行李裝好，燒了神福開船。

兩個梢子却也小心伏事。蔣敬道：「不會問得梢公的姓？」一個大頭闊臉腿矮身肥的答道：「我姓陸，那個夥計姓張，尊號雪裏蛆。」一個眉濃面削的後生笑道：「你的尊號就不說與客官知道，叫做癩頭龜。」

頑笑了一會，却好東北風，上湖廣是當梢順，趕着船幫灣歇。一路風好，不消十來日，將到江州。還差三十里江面，陡築轉了西風，掀天白浪，行不得船。少頃，彤雲密布，大雪飄飄，一個伴船也無，只得收了港。是個荒涼去處，梢公認得地名，叫做老鶴落。岸上不過十數家人家。

雪裏蛆道：「不遇這鬪風，此時已到家裏了。」癩頭龜笑道：「只是你家嫂子沒造化，又要忍着一夜淒涼。」又道：「我們連日擾着客官，今日灣船，弄些酒菜來還個禮。」跳上岸去。蔣敬道：「不消，若要買，我這裏有銀子。」

「雪裏蛆道：『是小人們一點孝順，難道客官怕沒有銀子？』」

不多時，提了一隻大公雞，十來個鴨子，一段鱖魚，酒店後生抱了一罈熟白酒，送到船裏。兩個整擺在艙裏，一同坐下，殷勤相勸。

蔣敬因風寒雪冷，一連吃了十多碗，猛然想道：『這般荒僻去處，兩個船家，口甜貌惡，我是單身，恐不懷好意。』又想到：『梁山泊好漢怕他怎的！』又吃上幾碗，又想到：『當初浪裏白條張順過揚子江，也着了道兒，還是少吃些好。』推辭不飲。癩頭鼈把篷推開，叫道：『客官，你看這般大雪，寒冷得緊，還虧得幾盃酒，做個裏牽綿。雖然無物孝敬，且再開懷暢飲幾杯。明日到了江州，若要換船，不消說；若要上湖廣，我們就送去。難得客官這般和氣，真是老江湖，只顧斟來。』

蔣敬又喫兩碗，堅辭不飲，討飯用了。船家收拾已過。蔣敬展開舖蓋，腰刀放在頭邊，不脫衣服，把被渾身捲了自睡。此時也有五六分酒意，容易睡熟。約莫有三更天氣，朦朧中聽得響動，連忙坐起，去摸那腰刀，早不見了。雪光照進艙中，明亮，見癩頭鼈就拿那把腰刀，船頭上鑽入來，雪裏蛆拿一把柴斧，後梢爬進。

蔣敬心慌，並無器械，勢急了，把身子一挺，那扇簷篷掀在半邊，癩頭鼈劈面把刀砍來。蔣敬一時無措，躡身向那江中一跳，撲通的沉了下去。癩頭鼈道：『夥計，斬草不除得根，恐怕有礙。』雪裏蛆道：『自古道：『江無底。』莫說這廝是旱地土蠻子，不識水性，就是識水性的，這般雪天，凍也要凍死，只管放心，但不知他包裹中有多少財物？若不是銀子，白做了。』癩頭鼈道：『打開來看。』

雪裏蛆便把被套子一提，抖出兩大包，把青布裹着，解開一看，都是大錠紋銀，雪色耀着，分外晶瑩，約有五百餘兩。兩個歡喜不盡。雪裏蛆道：『我和你對分了，你去娶一個娘子，好做家業。』癩頭鼈道：『分甚麼？左則在你家裏，若娶了妻小，反多牽絆。且再商量。』此時雪下得深，風息了，兩個駕槳棹船，竟回江州去了。有詩爲證：

貪夫徇利不知休，黑盡心腸白盡頭。世上若無阿堵物，華胥國裏可遨遊。

却說將敬被兩個梢公謀財害命，前後砍來，倉皇無計，只得跳下江中。還虧得他是湘江人，從幼識得水性，猛力一跳，沉了下去。到得江底，把脚一撐，重送起來，竭力爬到岸邊，却不是泊船的老鶴渚，通是蘆葦，尋不着出路。况又嚴寒大雪，身上溼衣服拖住，凍得發顫不止，撥開蘆葦，推步向前。上得高岸，一望茫茫，都是瓊瑤碎玉，又踏着雪尋路，忽見松林裏隱隱有些燈光，拚命走去，原來是一個小茅菴，不防雪裏橫着一塊大青石，踏着一滑，撲地倒了。喫驚受凍的人，一時掙扎不起。

那茅菴有個老僧，五更起來做功課，聽得門外有呻吟之聲，開門出來，見雪地上有一人倒着，發慈悲之念，用力扶起來，衣服渾是冰水，攙進菴裏，泡碗薑湯與蔣敬喫了，叫脫下溼衣，拿件衲襖換了，靠起火來。

有一個多時辰，蔣敬方說得話，出謝道：『多虧老師父救了性命！』老僧道：『想是在江中給人暗算了？』蔣敬道：『被兩個梢公將酒勸醉，半夜裏拿刀砍來，我無計可施，只得跳在江裏。』老僧合掌念佛道：『只願他長福消災。』蔣敬到笑起來。

天色已明，老僧備些素飯用過，又替蔣敬把衣服晒起，雖是雪霽天晴，那綿衣急切難乾。蔣敬道：『這裏還是老鶴渚麼？』老僧道：『上面十里路便是。』蔣敬道：『想是那兩個賊徒昨夜放下船，到沒有人家處下手，尚不曉得老師父法號？』老僧道：『貧僧是西川人，賤號淡然。行脚至此，蒙村中幾個檀越施些齋糧，將就度日，已有十多年了。』

到第三日，衣服方乾，蔣敬作別謝道：『弟子性命幸蒙老師父救得，只是身邊沒有一些東西可以酬謝。』老僧道：『貧衲一片平等心，莫說居士是被難的，就是那歹人落水受寒，也要相救。說那裏話！便是這碗素飯，也不是貧衲自己耕種的，都是檀越的福田，不消謝得。』用手指道：『出了松林，轉上南有座澗橋，過了橋，再過東，不

上半里，就是大路了。」

蔣敬拜別而行，到得大路上，尋思道：「還是重到建康去討那些零星賬目？還是到江州？或者關上有相熟客伴，借些盤纏再處。」以口問心一會，想道：「此去建康有千里程途，腰間並無一文，怎生去得？且到江州，再作進退。踏着凍，走過三四十里，到了關邊，尋個客店安寓。那店家見單身客人，又無行李，不肯相留。蔣敬只得出門，皇無定。背後忽有人叫道：『蔣客人！』」

蔣敬回頭看時，却是前日販藥材過關寫稅單的主人。相見了，主人問道：「恭喜回來了。可曾得利帶甚麼貨物轉來要寫單麼？」蔣敬道：「不要說起利息，頗有些，盡被船家所劫。逃得性命，只剩一雙空手。思量在關上尋個相認的客伴，借些盤纏。前邊那店家見無行李，不容安寓，正在兩難。」主人道：「既然如此，且在舍下暫住，等候客伴，何如？」

蔣敬道：「如此極感！」一路同走。到了主人家，身邊只剩得一個束鬘帶的金環，解下來，稱有二兩重。央主人去兌換些銀子使用。到晚喫了夜飯，主人家拿出鋪蓋，與他睡了。到次日在關上尋訪，並無相熟的，悶悶不已。轉過江邊，見一座大酒樓，推開窗戶，正是潯陽樓。想道：「是個名勝去處。且上去喫杯酒，消遣消遣。」走到閣子裏，開窗一望，廬山晴雪，那五老峯就像五個白頭老人一般。酒保搬上酒餚，自斟自飲。漸漸酒上心來，忽然想起宋公明當初在這樓上醉後題了反詩，險些喪了性命，幸得衆兄弟救上山寨，隔了許多歲月，經了許多變更，風景依然，良朋何在，不覺凄慘起來。想着宋公明吟的那西江月，至今還記得，步他原韻，也題一首，寫今日落魄淒涼光景。喚酒保借過筆硯，磨得墨濃，蘸得筆飽。他本是落地舉子，不待思索，寫在粉壁上道：

萬事由來天定，空多神算奇謀。當年管鮑遇山丘，一响豪華消受。
浪跡天涯歸去，青衫重到江州。千金散去不爲仇，恐惹英雄笑口。

題罷，念了一遍，正要放筆，背後有人拍着肩膊道：「你又學宋江在此題反詩麼？」蔣敬喫了一驚，回過頭來，却是小遮欄穆春，歡喜不迭，對揖坐下，叫酒保再添酒來。

飲了幾杯，蔣敬道：「我在家閒不過，往川中販藥材到建康發賣，一個破落戶要賴我的貨物，幸遇戴院長在府討批迴，對太守說，追還了，要到湖廣買米，在這江州三十里外老鶴渚上停泊，被兩個梢公劫了五百多兩銀子去。我跳入江中，逃得性命，打點到揭陽鎮尋你，偶在這裏喫杯酒消遣，不想得遇兄弟，絕處逢生了！你近况如何？」穆春嘆口氣道：「我弟兄兩個原在揭陽鎮上一霸，不幸哥哥亡過，家業消敗，興復不來，受小人欺侮，孤掌難鳴，因此只在江州城內東混西混。連日又賭得精光，氣悶不過，到這裏賒角酒喫，遇着兄長，心懷開了。」

兩個喫得杯盤狼藉，穆春道：「船是那裏討的？梢公姓甚麼是那裏人？」蔣敬道：「在龍江關僱的是隻三板船。船家一個姓陸的，綽號癩頭龜，一個姓張的，綽號雪裏蛆。不問得名字，阻風在老鶴渚，他兩個取笑道：「若是順風，今晚到家，你嫂子好受用哩！」想就是這江州人。」穆春道：「三板船通住在柳塘灣，離此不遠。趁這酒興，找着了，他怕銀子還未散哩，就和你去。」蔣敬算還酒錢下樓。穆春道：「我不說虛話了，其實身邊沒有一釐銀子。」

兩個沿江走了二三里路，穆春道：「這裏像是柳塘灣。待我問聲看。」籬笆內見個老兒彎着腰在那裏鋤地，認得他，叫做胡撇古，聲喚道：「胡老官，這裏可是柳塘灣麼？」老兒仰起頭來道：「原來是小郎，這裏正是。」穆春道：「你一向撐船，爲何在此鋤園？」胡撇古道：「我這柳塘灣遠近聞名，極是老實的客貨，丟在船裏，再不敢動。就是剩下物件，憑你幾時來討，就送還他。如今世態不同了，新出幾個後生，不幹的好事。我老了，不去撐船，便是兒子叫他務農，省得後來做出事來，干連受累。小郎爲甚到此？」

穆春道：「有個客人要到建康去，來尋癩頭龜，可住在這裏？」胡撇古道：「他是沒爺娘的祖宗，名喚陸祥與

張德做夥計，三四日前，從建康回來。張德兩日不見了。陸祥方纔提着筐子買東西去了。小郎爲甚麼要僱他的船？穆春道：『是舊主僱。換了蔦生的，不識性子。』胡撒古向東指道：『那柳樁上繫的不是他的船麼？缺牆內遮着蘆簾的便是張德家裏。』胡老兒自搖着頭，關了離門進去了。

穆春迺迺望東走去，不上一二百步，見一年紀小的婦人，堆着滿面粉，喬眉畫眼的，穿一領對衿青布襖，束根桃紅縐紗汗巾，內繫一條沙綠布裙子，脚下高底鞋，提着木桶，到湖邊打水。蔣敬穆春讓他走過，揭開蘆簾，閃入屋裏，是兩間房子，後面廚房臥室，並無一人。

不多時，那婦人喬模喬樣，喘吁吁提那桶水進門來，見有人在屋裏，吃了一驚。穆春道：『張大哥在家麼？』婦人道：『不在。』穆春又問：『陸祥呢？』婦人道：『他到城邊買東西去了。恐怕就來。』穆春指着蔣敬道：『這位客人僱你們的船從建康來，有五百兩銀子遺失在船裏，拿出來還他。』婦人臉上變色說道：『恐沒有這事。我不知道。』

穆春努個嘴兒，蔣敬會意，便拴上了門。穆春腰邊拔出解手刀，把婦人推倒在地，一隻腳踏着胸脯，把刀在婦人面上撇了兩撇，喝道：『潑婦！你不說出來，性命只在頃刻！』婦人亂抖求道：『官人饒命！銀子在——在床底下酒罈裏。』穆春又喝道：『你丈夫這兩日那裏去了？』婦人道：『丈夫……』住了口。穆春把刀刺近喉嚨道：『你快說快說！』婦人道：『他……』說得一個『他』，又住了口。

穆春焦躁，扳開胸脯，露出白馥馥嫩鬆鬆兩乳，思量下手。婦人慌了，急叫道：『不要動手！他也在床底下酒罈裏。』

穆春道：『怎麼也在床底下酒罈裏？』婦人道：『他兩個帶這許多銀子回來，燒了神福，陸祥便起心沒得分給他，把酒灌醉，就把船裏帶來的這把刀劈頭砍殺，剝做幾塊，裝在罈裏，埋在床底下。』穆春道：『張德是你丈

夫被陸祥殺了，怎不叫喊地隣？婦人道：「陸祥是持刀在手，若是叫喊，也被他殺了。」穆春道：「當夜有刀在手，不敢叫喊，這兩日何不知地方，拿他送官？」

婦人閉口無言。穆春道：「不消說了！必定與他通奸，謀害親夫。陸祥如今去買甚東西？」婦人道：「怕這裏露眼，燒了神福，今夜要同我到鎮江過活。」穆春道：「也是個淫婦！謀殺親夫，大理王法，却饒不得！」把刀向喉嚨一勅，那股血直噴出來。婦人把腳掙了兩掙，死于地下。

兩人到床底下翻出酒罈，兩袱銀子動也不動，果然聞得一陣血腥。鋪陳衣服，俱在床上。腰刀挂在壁間，拔出鞘來，尚有血跡模糊。就把鋪陳衣服銀子，分作兩處捲好。只聽見敲門響。

穆春走到前面，便拔下拴兒，閃在門背後。陸祥筐子內放着魚肉香紙等物，跨進門來，叫道：「大嫂。」只見婦人死在血泊裏，嚇得魂飛魄散。

正要聲張，後面蔣敬走出，喝道：「陸祥！你認得我麼？」陸祥轉身就走，不防穆春撞進，劈頭揪住，罵道：「賊驢！你刦了客人銀子，又謀死張德，佔了婦人，萬剛猶輕！」蔣敬把腰刀砍翻。穆春又將解手刀胸前搠了個窟窿。穆春蔣敬各背上包裹，跨着腰刀，反拽上門兒走去。胡撇古還在鋤地，叫道：「小郎，方纔陸祥買東西回來，怎麼不僱他船？這行李，是一向寄他家裏的麼？」穆春道：「他不得閒，另僱罷。」

兩個飛步到主人家，裏面點出燈來，買些酒喫了。穆春道：「暢快得緊，只倒反與張德報了仇。」蔣敬道：「若沒有兄弟，也尋不出他的腳跟。」

喫了多時，穆春道：「小弟有句話要與兄長商量。前日要救宋公明把莊子燒了，田產棄了，同上梁山，誰想弄得家破人亡。回來莊院復不起，身邊的財物，日逐用完，無家無室。有個西莊併山界田地，被一破落戶佔住，喚名天狗星姚環。這厮刁詐不仁，霸住揭陽鎮，幾遍和他合嘴，要還我莊房田地。他說開墾修理糧務當差，費了好些

銀子憑着親隣議處，貼他二百兩銀子，纔肯交還。我一時難措，近日又賭輸了，那有銀子不識進退，要借兄長二百兩銀子贖了回來，方可安身。」蔣敬道：「我弟兄們幾時把銀子放在心上的！這宗銀子多虧兄弟抓得來，又出一口惡氣，只管拿去。」穆春道：「兄長既是慨然，明早就要哥哥同去做們見付。」蔣敬道：「使得。」就安寢了。明日穆春把二百兩銀子束在腰裏，其餘行李都寄在主人家。兩個廝趕着到揭陽鎮。姚環見了穆春，滿面春風，請到裏面。穆春道：「向日所議二百兩銀子，蒙這位朋友相助，特來交明，須出房子還我。」就取出來，逐封遞與姚環收進。

姚環是個笑裏藏刀的猾賊，說道：「小郎既有銀子，何消說得少不得備些薄酒，請原議親隣當面交割今日晚了。」一面擺出酒菜，請蔣敬上坐，穆春對面，自己打橫，殷殷相勸。

姚環道：「小郎連日進城，得采麼？」穆春道：「不知怎麼只是輸。」姚環道：「夜長無事，再耍一番。若是小郎贏了，明日把這原銀與房產，即便交還，如何？現有這位貴友作證。」穆春有了酒，拍拍胸脯道：「這也使得。只不許胡賴。」姚環道：「豈有此理！我與小郎交手幾次，難道不曉得我的賭性是極直的？」

桌上鋪下紅氈，明晃晃點上蠟燭，撥過色盆，點下籌馬。蔣敬見穆春高興，暗地裏阻當不住。兩個擲了一個更次，姚環的籌馬盡被穆春贏過來，立起身來道：「夜深了，且睡。明早交還我房產銀子。」姚環堆着笑容說道：「這不消講。小郎東邊連着那一號山是小可的，原價一百兩，貼上再擲。若我輸了，一并交割。」

穆春貪心所使，點過籌馬，重復上場。不料風色不順，丟去又是輸完。霎時三百兩籌馬盡數送過去了。姚環立起身道：「夜深了，且睡。」穆春道：「我贏了，你要再擲；你贏了，就不肯。」姚環道：「我是貼一號山的，你要再擲，拿銀子出來。」就變了臉往內便走。

穆春一把扯住道：「我拿銀子贖房產，怎的哄我賭輸了！貼一號山，山在那裏？白佔我的房產，又恁般局哄！忒

煞歎心！姚環道：「你弟兄窩藏強盜，鬧了兩座軍州，自去落草，官府着落地方，攪得鷄犬不甯，你今日還有宋江麼？你自賭輸了，又來賴人！」

穆春大怒，兜的一掌，姚環大喊：「強盜殺人！」穆春又兜心一脚踢倒，提起一條板凳亂打下去。裏面趕出男女莊客救助，蔣敬也惱了，飛拳踢脚，打得東倒西歪。

那姚環已是頸破腦裂，死于地下。穆春道：「今日纔得豁出心頭這口惡氣！」一不做，二不休，搶到裏面，婦女莊客都出後門躲避。——到臥房裏見這二百銀子放在床上，打開箱籠，也有百來兩銀子，并金珠首飾，都拴在腰裏，尋十來個草把，放起火來，餓騰騰燒着，說道：「哥哥去罷！」已是四更天氣，殘月東升，趁着亮光，連夜趕到關邊。

蔣敬取一兩銀子謝了主人家，背了行李，大踏步望官道進發。穆春道：「雖然做了兩樁爽快的事，如今那裏去好？」蔣敬道：「不打緊，有個好去處。」正是：

豹入虎羣添羽翼，蛟同龍穴起風雲。

不知到何處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穆春血濺雙峯廟 扈成計敗三路兵

話說穆春因平日氣憤，打死姚環，放火燒了他房屋，與蔣敬在路上商量：「到何處安身？」蔣敬道：「前日會着戴院長，他說李應、裴宣在飲馬川，阮小七孫立，在登雲山，重復起事。飲馬川在河北，一時難到。登雲山就在山東，我和你到那裏，何如？」穆春道：「山寨裏住慣了，在家裏甚是不服，不去賭錢，便是闖事。如此甚好。」竟向登雲山而來。

行不上五十里，蔣敬因前日雪天跳江受了寒氣，又辛苦了，覺得身子不快，頭疼身熱，着實狼狽，說道：「兄弟，我有些病發，走不動了。」穆春說：「這怎麼處？這裏還是江州界內，倘事發起來，就了不得。哥哥且勉強前進，尋客店歇住了，覓個醫生贖帖散寒的藥喫，自然好了。」

蔣敬只得捱去，又走四五里，見一座廟宇，扁額上寫着「雙峯山神之廟。」要在門檻坐一坐，忽打個寒噤，仆倒在地。穆春慌忙扶起道：「哥哥，你病勢沉重，去不得了，且靠在這門櫃上，待我進去問過廟祝，借間房睡着，好尋醫生來看。」

蔣敬點頭，穆春走進前殿，轉到廚房，見一香火在那裏燙酒。穆春道：「我是過往客商，有個哥哥在路上染了病，行走不動，要借貴菴權時歇息，尋醫生贖帖藥來，好了就行，重重把香金奉送。」香火道：「我做不得主，要問師父。」穆春道：「師父在那裏？你請出來，我自對他說。」

香火提了一壺熱酒到房裏去了好一會，有個道士慢慢的踱出來。穆春看那道士，赤眼鬚髯，身長面闊，穿一領鑲邊香皂鶴氅，戴一頂黑氈純陽巾。穆春向前施禮，又把方纔對香火的話說了。道士手捋鬚髯，說道：「只恐有病的人不便。」穆春道：「我這哥哥不過感冒些風寒，沒甚大病，求老師父方便。」

道士對香火把嘴一努道：「教他西廊下住着罷。」又踱了進去。香火引穆春到西廊下，却是報應司的神座上，地上卑濕，門窗破敗，又無關閉，沒奈何只得走出，扶了蔣敬，背上行行李，到西廊下撥扇破門，放在地上，將被窩打開，伏侍蔣敬睡好，在袋裏取出二錢多重一塊銀子，到廚房遞與香火道：「這塊銀子給你買酒喫，有薑湯與我泡一碗。我去贖藥來，勞你看顧，還要重重相謝。」香火接了銀子，覺得沉重，歡天喜地的道：「有，有，有，客官，你去，我就送出來。」

穆春轉得身，那香火泡一大碗濃濃的薑湯來。蔣敬勉強坐起，一口氣喫下，重複睡倒。穆春道：「兄長且安心。」

睡着。我去贖藥就來。」香火道：「下北五里路便是雙峯鎮。那鎮上有名的太醫叫做賈杏菴，細說病源，對病發藥，一帖就好，遠近聞名的。這客官還要湯水，我自送來。」穆春取了銀子，剛要出門，見裏面走出個人來：

身材瘦小，性格兇頑，數莖鈴口鬚，襯着雀斑凹臉；一雙鬚鬚頭，聳出鷹嘴鼻頭。行業沒有專門，姓名不時改換。惜要吹毛求黑痣，無非淺水起洪波。

那人帶六七分酒意，跟踉跄跄，攜着一個小舍出來解手。那小舍見了穆春，叫道：「小郎。」穆春爲贖藥心忙，竟不聽得，一直去了。

那個人姓竺名大立，是江州一個無賴子弟，倚着母親有些姿色，有人幫貼，略讀幾行書，只是唇鎗舌劍，覆雨翻雲，扎火囤，開天窗，做刀筆訟師，無所不爲，更兼好淫，不論男女。那小舍與他隣居，是開賭坊的池大眼的兒子，乳名芳哥，生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紅，年紀十五六歲，性好頑耍，不肯讀書，先生要責罰他，一時害怕，被竺大立哄到雙峯廟裏，幹那沒要緊的事務。這道士又是不守本分的，喚做焦若仙，與村中保正袁愛泉交好，就連絡了竺大立，拜爲兄弟，三個人一串。焦道士察聽地方事故，袁愛泉便申報上司，竺大立把持衙門，有些油水，三股均分。當地人無不切齒，叫做「雙峯三虎。」

那竺大立驅池芳哥到菴中，與道士公用，這不消說得。當日在房內飲酒，竺大立聽得有客人與道士借寓，也不放在心上。半酣之後，攜了芳哥的手出來小解，見芳哥叫穆春聲小郎，便問：「甚麼小郎？」芳哥道：「長在我家賭錢的穆小郎。」

竺大立關了心道：「前日柳塘灣殺了兩個人，酒罈中又有個碎屍，胡撇古報官，說是穆小郎，同一個不識姓名的人，定是他了。現今官府出一千貫賞錢捉他，何不通知袁保正，拿去解官領賞？」走到西廊下，見蔣敬把被蒙着頭睡，頭邊堆兩個大包裏，急回房道：「老焦上門賣買到了。」

焦道士不解其故。正要相問，忽有三個人撞進房來。大家坐下。竺大立道：「袁保正，我正要使人請你，來得却好。」問：「這二位何人？」袁泉道：「是本府公差，來討地方盜賊的甘結。」指左邊坐的道：「有名的朱潑天，官名喚做朱元。這位是他夥計。」竺相公大名，下鄉來特來一會。」竺大立大喜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叫道：「士取三個大碗來，每人喫三大碗。」有一樁美事在此，你們吃了，我纔說出。」三個真夠喫了。

竺大立道：「江州柳塘灣殺了兩個人，二男一婦，地隣胡撇古報官，一個不識姓名，一個是穆小郎。這事有的麼？」朱元接口道：「我同夥計正爲此來討甘結，恐怕地方窩藏。」竺大立道：「先把這一千貫賞錢，大家均分再處。」袁保正道：「竺相公又來取笑，影也沒有，怎的便分賞錢？」竺大立道：「這兩個入我已捉在便袋裏了。老焦就是那問你借寓的。」道士道：「一向認得的麼？」竺大立道：「我不認得。芳哥見他出門，叫聲小郎，問起來，說長在他家賭錢的穆小郎，豈不是他？」保正道：「他出門去了，那裏尋他？」竺大立道：「有個害病的在四鄰下，他到鎮上贖藥，自然就回。」朱元跳起身道：「先拿了那害病的，問知真實，方好行事。」

齊道有理，一閃到西廊下。朱元便揭被喝道：「你這殺人賊，却躲在這裏！可見天理昭彰！」蔣敬見了一夥人，曉得事發，便立起來道：「列位不須性急，自有分辯。在下是潭州人，姓蔣從建康回到湖廣，船家陸祥張德將酒灌醉，半夜裏拿刀搶進艙來。我一時無計，跳入江中，多虧茅菴裏老師父救得性命。他劫了我五百兩銀子。我到江州，會着個弟兄，訪到柳塘灣，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因此殺了他。到官也便是這篇話。」朱元道：「強盜的口，那裏聽得！」袖中取出素索子，扣頸縛了道：「我是江州差來緝捕使臣，等拿了穆小郎一併解官！」扯了便走。蔣敬身上有病，見五七個人，敵他不過，隨他扯去。到柴房裏，把門鎖了。竺大立焦道士袁保正，便把行李包裹，拖到房裏，打開一看，見雪白的五六百銀子，又有金珠首飾，喜出望外。竺大立道：「這宗財物是我尋出來的，我應該得一半，那一半你們均分。」保正道：「這個自然，且捉了穆小郎再處。」

焦道士喜歡得緊，重去宰兩個鷄，開了管下的好酒，擺出菓品菜蔬，開懷的喫。竺大立教道士喚香火到西廊下伺候。『穆小郎回來，不可驚動，哄他說這位客人有病，師父恐外面有風，移到房裏，騙他進來，捉住便了。』道士就去吩咐香火依計而行。

那池芳哥一時衝口叫了一聲，見他們如此舉動，懊悔起來，想道：『那穆小郎在我家賭錢，最是直氣，長把頭錢給我，今日分明我害了他性命，日後回家，父親知道，必然埋怨，須通知他纔好。』

其時已是掌燈時候，竺大立諸人，財物到手，大家歡呼暢飲。池芳哥只推酒醉，先去尋睡，輕輕走出來，到西廊下，見香火坐在門檻外打盹。芳哥推醒他，香火只道穆春回來，叫道：『客官你贖藥來了？』見是芳哥，便道：『小舍你出來做甚麼？』芳哥道：『那兩個客人，知道是真，是假，那干人存心不良，我和你着甚來由，須要救他。』香火道：『我也是這般想，那客人是個好人，一進門就送我二錢銀子，那裏不是方便？我同你去門外等他纔是。』芳哥和香火剛走出門，只見穆春急奔回來，香火搖手道：『不要進去！』穆春不解其意，見了芳哥，叫道：『池小舍，你何故也在這裏？』芳哥便扯穆春到松林裏，如此這般說了道：『我與香火商量救你，小郎，你走了罷。』穆春道：『多承兩個好意，只是我的哥哥在內，怎處？』芳哥道：『再消停一會，待他們醉後，悄悄的進去，放了，同走便是。』穆春道：『不打緊，我且進去，看他們動靜。』輕輕的到房門前，探頭一望，只見亂呼大嚷的猜拳行令，都是歪斜身子，醉眼朦朧。朱元道：『此時也該來了。』竺大立道：『又無人走風，自然撞到網裏。』忽叫道：『芳哥呢？』焦道士道：『你的心愛人先去睡了。』朱元笑道：『你兩個受用的夠了，今夜讓與我罷。如今雞姦的罪名改得重了，要我出首麼？』

穆春按不住心頭火發，因無器械，轉身到竈邊尋劈柴的斧子，又尋不見，只有一把開山的鐵錐，口上銀子也似的亮，提起來看，那腦頭闊厚，約有十多觔重，歡喜道：『夠了！』把衣服扎起，提了鐵錐，直闖進房，大喝道：『你

這干賊囚如此可恨！喫我一錐！」

衆人見了，慌做一團。這間小房子又無後路，擠做一處。穆春咬牙切齒，奮起勇力，先把袁保正打倒。那夥計要奪門而走，穆春把錐柄當胸一搥，也翻在地。朱元拿條板橙來抵，穆春用力一錐，却打在桌子上，碗盞打得粉碎。把脚一踢，那桌子倒了。焦道士被桌子橫壓在壁邊，滿身雞汁。朱元將板橙劈頭打來，穆春左手接住，右手奮錐一聲響亮，早已腦漿迸裂，跌在一邊。焦道士推開桌子，立得起來，穆春夾脖子一下，便歪在桌子底下。單不見了竺大立。穆春道：「奇怪！」向院子裏一看，那竺大立却躲在芭蕉葉裏，把錐隔窗打去。竺大立擊手來遮，一錐把右臂打折。

穆春回頭看那袁保正夥計焦道士還在那裏掙命，料是走不動了，走出廚房，見香火芳哥兩個做一堆兒蹲在灶下草裏，兀自抖不止。穆春道：「我的哥哥在那裏？香火掙了半晌，纔掙出道：『鎖在後面柴房裏。』」

穆春拿了亮子，叫香火引去，見門鎖着，問道：「鑰匙呢？」香火道：「他們鎖的，不知在那個身邊。」穆春踢開門，叫道：「兄長！見蔣敬坐在柴上，說道：『那些狗頭都被我打倒了！好快活！』見項上有索子拴着，取出解手刀割斷。『且到那裏，我還有施爲！你這一會身子怎的？』蔣敬道：『我喫下薑湯，又是一驚，出了一身冷汗，倒覺鬆爽。那幾個人來盤問，我身子還軟弱，動手不得，且待你來。』」

穆春再到房裏，尋包裹行李不見。香火指道：「在那首臥房內。」穆春進去，見果然放着腰刀也在，就拔出了鞘，再到前房，把保正朱元夥計道士的頭都割下，問香火道：「可有酒麼？」香火道：「庫房內有。」

穆春走去，提出一罈，叫香火燙來，又去廚內搜尋，還有一腿羊肉，半隻熟雞，將解手刀切開，請蔣敬上坐道：「兄長，喫碗熱酒。雞肉且不要喫。」叫芳哥香火也同來坐。芳哥道：「小郎，你把我膽子都嚇碎了！」穆春道：「小舍，你後日切不可同這千人走，明早快些歸去。你父母在家懸望。」斟上大碗，一連喫上五七碗，跳起來道：「還

有一件未曾了當！叫香火點了亮子，到院子內提出竺大立，把衣服剝去，喝他跪下，罵道：「你這狗頭，快把從前虧心短俸的，從實說來，我便饒你！」竺大立道：「好漢若肯饒我，我便實說，某日詐某人若干銀子，某日強姦某家婦女，某日拐某小官，某日謀死某人，那與訟搆非，誣誑詞狀，唆人起波的事，一時記不起許多。小人死不足惜，只有母親在堂，無人養贍，求好漢饒了狗命罷！右臂已折，再寫不得刀筆，情愿改過自新了！」

穆春笑道：「你的母親，我曉得有人照顧，倒不勞你養贍。你說右臂已折，寫不得刀筆，只怕你腳指頭夾起筆來，還要陷人。我與你平日無冤，往日無仇，何故生此毒念？就是池小舍是好人家兒女，不該騙他出來，壞他行止！」又斟上大碗酒吃了，把竺大立拖轉來一刀殺下頭來，摸着胸膛道：「惡氣已消，再和你喫幾碗煎藥與你喫！」

穆春道：「有理！」吩咐香火道：「那焦道士自然有些積蓄，你先收拾過了，明日去對地方說，叫他報官。」對池小舍道：「你作速回家，省得報官牽累。以後不可再去遊蕩。」到房裏取出行李包裹，把刀插在鞘裏，掛在腰邊，同蔣敬出了門。

其時約四更天氣，霜華滿地，寒星閃閃，也辯得大路，獨自背上行李包裹，教蔣敬空身走。蔣敬道：「身子如舊了，不知昨日怎的一霎不好起來！」穆春道：「想是這千人惡貫滿盈，鬼使神差的，要我們替天行道。」走到天明，進店中吃飽了飯再走。

不多幾日，已到登雲山下。只見旌旗遍野，密布刀鎗，扎下三個大寨，便不敢近前。退到大路上，見一座酒店，且買酒吃。叫打兩角酒，有好嘍叻拿來。酒保道：「實不相瞞，有官兵在此扎營，賣不得酒肉。」蔣敬道：「爲甚有官兵在此？」酒保道：「登雲山有幾個頭領屯扎，東京樞密院差一員大將領三千兵會登青萊三府征勦。到這裏有半個多月了，客商也都斷絕。」穆春道：「山寨裏頭領有個阮小七孫立麼？」酒保道：「客官是何處問這

兩個頭領怎的？」蔣敬道：「向在梁山泊同受招安的。」酒保道：「既如此，請到裏面亭子上坐。」搬出酒饌款待，說是顧大嫂伙家開着做眼的，若娶會他們，要到晚間從小路上去。

候至更深，酒保引路，到了後寨，嚶囉通報，直至聚義廳上，相見已畢，阮小七說：「兩個兄弟來得正好，幫助幫助。」孫立道：「前日我們打破登州，殺了楊太守，請這位欒廷玉大哥做山寨之主。那一個是扈三娘，哥哥扈成都是他計謀。楊戩恨殺了他的兄弟，蔡京又怪安先生，把蕭讓、金大堅配沙門島，被我們劫了上山。安先生聞知也就來了。他們奏過朝廷，差御營大將 鄒瓊領三千兵馬，調齊登青萊三府都統制會勦，見過兩陣，雖不分勝負，只是寡不敵衆，相持半月，無有退兵之策。你兩個怎知我們在這裏？」蔣敬道：「小哥哥在建康遇有戴院長，知道列位在此聚義，要來投奔，不想在江州被劫，幾喪性命。兩三次患難，多虧穆兄弟救得。今日又得相會。」

那扈成聽着說完，問道：「孫大哥這兩位好漢可托得心腹的麼？」孫立道：「都是梁山泊舊時弟兄，那個不是同心合膽，水火不避的。」扈成道：「若然如此，倒有一個極好機會。」欒廷玉問：「計將安出？」扈成道：「青州都統制黃信，念向日情誼，推病不出。蔣大哥可扮做黃信，選五百精壯嚶囉，打青州旗號，竟去合營，說太守催促，患病得痊，共建功業。那鄒瓊是京營，登萊將官都是新選來的，決不認得。過幾日，我這裏差人去投降，必然將驕辛惰。那時裏應外合，定獲全勝。」

衆頭領聽罷大喜，設席慶賀。第二日挑選嚶囉，製造青州旗幟，諸色停當。扈成又使蕭讓做了青州知會文書，金大堅雕了印信，先差人遞去。

又過一日，蔣敬裝做黃信，領五百兵，原從小路下山，大寬轉從青州路上來。到了大營前，報青州都統制領兵來合營合勦。鄒瓊因先有了知會文書，坦然不疑，開轅門傳進。

蔣敬到中軍，見鄒瓊坐在上面，萊州都統制官俞仁、尤元明列坐兩旁。蔣敬向前參見。鄒瓊起身回揖。俞仁

尤元明平拜送坐。鄔瓊道：「將軍托病不來，敢是爲舊日情分麼？」蔣敬打一恭，正色答道：「末將前日在梁山泊造下彌天大罪，幸蒙恩赦，建立微功，除授顯職，已是粉身難報。這班反賊，惡習未除，重復背叛朝廷，萬死猶輕，還有甚麼情分！只因未將感冒寒疾，不能速趨麾下。今幸得痊，知府恐誤軍機，催促前來。返遛之罪，萬望寬宥。」鄔瓊見蔣敬言辭激烈，相貌魁梧，舉手道：「久聞將軍有鎮三山之號，果然名不虛傳！」

蔣敬遜謝，請問主帥見過幾陣，強弱何如。鄔瓊道：「這些草寇都是狂魂野鬼，只是欒廷玉武藝略可，原是楊都督標下，在東京會過，除授登州，不想也反了。其餘多不足道。三戰三北，死守巢穴不出。將軍看我不日成功。」

正談論，中軍官報道：「登雲山差囉囉來遞降書。」鄔瓊道：「喚他進來！」囉囉膝行到帳前叩了頭，呈上降書。鄔瓊看了道：「這夥草寇來納款，列位將軍以爲何如？」尤元明道：「王者之師，恩威並用。他們也爲時勢所逼，權時哨聚。今既向化，當開一面之網。就是前日梁山泊亦用詔書招撫。」蔣敬毅然道：「不可！」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雄兵一旦填溝壑，猛將須臾喪戰場。

不知蔣敬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鎮三山遭冤入登雲 焦面鬼謀妻落枯井

却說蔣敬假扮做黃信，領青州兵來合營會勦。登雲山囉囉來遞降書。尤元明主動撫並用之說，當受他納款。蔣敬恐怕鄔瓊疑心，故意說道：「不可。若是良民不得已而哨聚山林，情猶可恕；今這夥賊寇，投誠復叛，法所不容。况區區小寨，破之何難，不可聽信。」俞仁道：「黃將軍之言雖是有理，只是山勢險峻，林木叢雜，這廝們死守

不出，便要曠日持久；目今朝廷西北用兵，糧餉不敷，我等三軍暴露于外，登青菜的兵盡數調來，城守軍窮，恐怕別寇乘機竊發，爲禍不小，不如且受他納款，只是兵法云：「受降如受敵，」不可懈怠便是了。」鄒瓊道：「俞將軍之論，深爲得計。」吩咐嚙囉道：「降便准了，限三日內都要面縛轅門，若再遲延，攻破山寨，寸草不留。」嚙囉稟道：「明日燒燬寨柵，料理花名冊籍，全夥下山，求元帥先給免死牌。」

鄒瓊喚軍政司給一張大牌，凡來投誠的，都要魚貫而入，逐名聽點，備花紅給賞。營中兵士聞知投降，免得廝殺，盡皆歡喜。

嚙囉叩謝，回到山寨，將鄒瓊准降，蔣敬等各人的話說了。欒廷玉就差孫立打東寨，阮小七打西寨，孫新顧大嫂埋伏登州去路，鄒潤、穆春埋伏萊州去路，自同扈成直搗中軍。分撥已定，三更時分，人啣枚，馬摘鈴，悄悄下山，到得寨邊，並無動靜。

先說欒廷玉，扈成排開鹿角，發一聲喊，殺入中軍。鄒瓊終是慣將，不卸衣甲，急起身來，見一派火光，滿營通紅。那些將士都在睡夢裏，馬不及鞍，人不及甲，亂竄起來。鄒瓊手拿大桿刀，當先抵敵。欒廷玉挺點鋼鎗，兩下相持，忽然黃信領嚙囉殺出。

鄒瓊見裏應外合，心慌意亂，被欒廷玉一鎗搗倒。扈成趕上一刀殺了。兵卒各自逃生。尤元明聽得中軍喧嚷，方起身來。阮小七早已入營，一朴刀砍翻。俞仁知兩寨已破，飛身上馬，往寨後逃走。孫立緊緊趕來，一聲砲響，閃出鄒潤、穆春。俞仁措手不及，被孫立一鞭劈下半個腦袋，死于馬下。四路裏勦殺，到得天明，三營的兵盡皆敗沒，奪得馬匹衣甲器械糧草，搬回山寨。正是：「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回。」

衆頭領不勝之喜，重賞嚙囉，大排筵席，歡呼暢飲。欒廷玉道：「衆寡不敵，困守多時，若無將大哥改扮青州兵，將從裏面殺出來，幾乎存扎不住。」孫立道：「我這兄弟本是個落第舉子，文武全備，只看他假做黃信，一些

圭角不露，使鄔瓊並不疑心，便見他的才調。只是黃信身上用計忒毒了。須知會他上山，免得受害方好。但恐怕未必肯來。」蕭讓道：「黃信武藝高強，極有義勇。只因權宜之計，借他名兒，破了三路大兵。前日調青州兵將會勦他，託病不來，足見昔時情分。今陷害了他，坐視不救，于心何忍？待小生掉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同歸山寨。若是執迷不肯，便只得由他了。」樊廷玉道：「蕭先生言之有理。事不宜遲，恐登萊殘兵回去，說是青州統制內應，就有口難辯了。敢煩明日就行。」當晚宴罷。次早蕭讓原扮白衣秀士，取些銀子在身邊，作別下山不題。

且說登萊兩府的敗兵回去，報說青州統制黃信領五百兵來合營，結連賊寇，引他晚間切寨，在裏面殺出，傷了三位將官，五千兵馬。兩府一面會稿申報樞密府，就行關青州，把黃信收管。

青州太守姓張，是科甲出身，爲官清正，一塵不染，與黃信極是相知。當下見了知會文書，不勝駭異，就請黃信到來，與他說知。黃信道：「末將因有瓜李之嫌，又且染病，前日預先申覆，不去合營，這幾日從不出城，恩府深知的。那裏有這樣事？」太守道：「統制，你素履忠貞，本府佩服的。想是賊人用反間之計，假冒將軍領兵助戰，破了官兵。現放本府作證，先回文兩處，說將軍從不出城，然後申到樞密府，力爲辯明。頗以百口相保，不須憂慮。」

黃信致謝不盡，回到府中，終是放心不下，悶悶不已。過了兩日，門上報道：「有東京 蕭秀才來訪。」黃信想道：「東京有什麼蕭秀才？」再省不起，道：「有請。」見是蕭讓相見畢，黃信道：「蕭先生，你在東京供奉，那得光降？」蕭讓道：「爲朋友一件事牽累，安身不得，特來投奔。兄長大才，復任青州，一向定是得意。」

黃信道：「向日爲花知寨一事，宋公明勸上梁山，招安之後，東征西討，留得性命，蒙聖恩重授此地，新任張太守與小弟極合得來，倒也無事。不料孫立 阮小七等不知爲甚事，重聚登雲山，樞密府差一員上將，領三千御營兵馬，又會合登青萊三府統制征勦，行文來調。我因衆兄弟在那裏，左右智難，只得推病不去。不知那個假冒了小弟，打青州旗號去合營內應，三路兵將，盡行收沒。登萊兩府會稿申報樞密府，又行關來討收管。太守雖極力

分辯恐有不測因此納悶先生來得正好與我籌劃則個。」

蕭讓道：「總是朝廷昏暗奸黨專權我們舊日弟兄一個也容不得宋公明一生忠義日望招安血戰多年功高不賞反以鴆酒藥死了他小生是閒散之人爲安道全出使高麗被盧師越謗蔡京發怒奏過聖上着大理寺勘問安道全知風潛避開封府將小弟與金大堅申解幸得宿太尉營解從輕發落刺配沙門島在登雲山經過被他們刦了上去剛遇鄒瓊來會勦衆寡不敵存扎不住恰好蔣敬上山來扈成獻這條計叫他扮做兄長就破了三路兵兄長雖然不去外面盡說青州統制內應况又是舊日同夥那裏去分辯雖有太守作證那高俅豈貫一班奸黨豈肯聽信不如及早同了小弟去免得禍到臨頭悔之晚矣。」

黃信沉吟半晌說道：「先生且留幾日看太守申文分辯得明權且容身若有變故只得依着兄長了。」蕭讓見他猶豫不好十分催促只得住下看光景。

到第二日辰牌只見一個將官身披細鎧腰懸利刃領百來個關西大漢弓上弦刀出鞘直入統制府黃信忙問來歷那將官喝令把黃信拿下推過囚車囚住原來是鄒瓊的女夫姓牛爲濟州都監聞得丈人被黃信內應殺了心中忿恨不待樞密院來文就先捉住。

太守聞知急來分解那裏肯聽罵道：「這賊子反性尙在朝廷陞你做都統制不思量盡忠報國又通同舊黨殺了三路兵將。」太守道：「黃統制患病與下官終日在此並不出城這是賊人詭計假冒青州兵下官可以力保已申辯到樞密院了不可造次。」牛都監道：「他假推患病潛到那裏通謀劫寨大小三軍親眼見的太守你先有文書知會也要連坐。」喝令軍士推着囚車竟去太守嗟嘆不已。

却說蕭讓見黃信拿了如飛回到山寨報知欒廷玉卽點五百嘍囉引孫立扈成阮小七埋伏在青州來路等到次日只見牛都監氣昂昂騎在馬上兵士簇擁囚車前來林子裏一棒鑼聲閃出四騎馬五百嘍囉一字兒擺

開。阮小七道：「知事的留下買路錢，放你過去！」牛都監大怒道：「我是濟州上司官，那有買路錢與你！這夥草寇，輒敢大膽！」阮小七道：「莫說你這蠢牛，便是宋官家在此經過，也要脫下平天冠做當頭！」

牛都監也不回言，把潑風刀對面砍來。欒廷玉挺鎗接住。孫立又提虎眼鋼鞭，橫打過來。牛都監抵當不住，拍馬便走。阮小七扈成早打開囚車，放出黃信。欒廷玉見牛都監走了，也不追趕。

黃信騎了嘍囉一匹馬，回到山寨，一齊拜見。黃信致謝道：「這位好漢是誰來救小可的性命？」孫立道：「是祝家莊上教師欒廷玉，與我同學武藝的弟兄，除授登州都統制，請來做山寨之主。」指扈成道：「是扈三娘哥哥，扈成這條妙計是他定的。」黃信對蔣敬道：「兄弟，你假冒我得好。」蔣敬道：「若不是假冒，兄長在青州做官，威風凜凜，那肯到山寨裏來？」

衆人齊笑起來。蕭讓道：「我苦口勸你，只管遲疑，誰知禍在頃刻。」黃信道：「多蒙列位救拔，從此死心蹋地了。只是負了太守一片好心。」當下大排筵宴，與黃信慶賀，連夜差人下山，迎取黃信家眷。

酒至半酣，安道全道：「蕭金二位爲着小可無辜受累，賴衆弟兄救得上山，只是兩家宅眷寄在聞煥章莊上，不通音信，兩地挂心。連日見山寨有事，不敢說起。今已寧靜，意欲到那裏接來，無有親信人可託。自己下山，恐人認得不便。只有穆兄弟初到，身上沒事，央煩走一次，不知意下若何？」穆春道：「弟兄們總是一般，明早便去。」

安道全大喜。當夜席散，安道全修了書札，封一百兩銀子，相謝聞煥章。蕭讓金大堅各有家信。穆春就下山。安道全道：「聞煥章莊上離東昌二十里，地名安樂村，在官道邊，門前一座小石橋，有株古梅橫過澗來，便是。」穆春道：「不消細說，路在口邊。」掛上腰刀，提條朴刀，背上包裹，作別下山。在路不消幾日，到了安樂村。問到聞煥章家裏，有個小廝出來問道：「客官那裏到此何事？」穆春道：「要訪聞先生的。有安道全并蕭金一位家信在此。」

蕭金兩個娘子因久無音耗，甚是耽心。聽見說有家信，自走出來。穆春向前施禮。蕭金娘子問道：「客官上姓？家信在那裏寄來的？可曾親見我們官人麼？」穆春道：「我便是梁山泊上小遮攔穆春。二位哥哥俱在登雲山寨裏。恐二位娘子記念，特要我來迎接二位娘子到那裏去。」就把家信遞過。蕭金娘子道：「原來是穆家叔叔。雖在山寨多年，不會會面，故不認得。有勞叔叔遠來，聞先生爲着我們有些事，故到東昌府去了，恐怕晚上回來。我們這幾日如坐針氈。如今有了音信，萬分之美了。叔叔請坐。」轉到裏面，整頓午飯，叫小廝搬出來喫了。

穆春坐到將晚，聞煥章纔來，相見罷，穆春道：「小可從登雲山來，有安道全書札在此。」打開包裹，取銀子一並送過。聞煥章看了書中來意道：「足下高姓是穆一向久慕的。安先生送銀子來，便是客套了。」穆春道：「教小可致意，略表寸心。」

聞煥章收進，搬出酒餚相待，說道：「小生一心耿直，路見不平，長受小人之累。蒙安先生託蕭金二位宅眷在家，蕭小姐與小女情投意合，如嫡親姐妹一般，終日做些女工鍼指，閒時吟詩寫字。蕭金二位娘子俱各賢淑，竟是異姓骨肉。」

「只爲有一朋友，姓仲字子霞，是個風雅之士。以前夫人生下一子，甫得六歲。夫人不幸，得病身亡。那仲子霞因中饋無人，幼子沒人撫養，只得續娶了一個姓胡的。」

「那胡氏是再醮之婦，兇悍異常，性情惡劣。那以前的夫人聰明賢達，知書識理，夫妻相敬如賓。子霞當初看做世間極平常的道理，也就不知不覺過了。誰知續娶那胡氏這般暴戾，大不相合，被媒人所誤，只得無可奈何，在家一日也住不得。因有個故友陸任西川采訪使，請他爲記室，把兒子送在小生處讀書。」

「子霞出門之後，胡氏就喚前夫之子，綽號焦面鬼來家同住。那焦面鬼稟了母氣，一發很毒不仁，唆着母親，百般凌辱，竟把仲子霞幼子磨難死了，佔了他家私，一窩的快樂。」

「小生其實可憐那孩子受屈而死，未免發了幾句公道說話，沖撞了他。這胡氏陰險之極，並不發怒，反央人來求小女的庚帖，聘做媳婦，又對人說：『若不肯時，就把他的陰事到東京首報，怕他不連夜自己送過來。』」
「我一聞知，氣得發昏，我這女兒要覓個快婿倚託終身，多有豪門世族要來聘定，一既謝絕，怎肯與焦面鬼為配？不要說他庸惡陋劣，無賴小人，只是那胡氏天下第一個惡婦，怎肯送到他手中磨折回絕了他。果然那焦面鬼到開封府呈首，道是藏匿反寇家室，縱放欽犯，逆大大罪，行文到東昌府提人。」

「我尋思提到開封府，自有宿太尉營救，料沒大事。只爲受了安先生萬金重託，豈肯使二位娘子去出頭露面？這叫做『爲人謀而不忠』了。正在萬難擺佈的時節，得足下接了去，担子就輕，十分之美！」

穆春見說，怒形于色，說道：「那惡婦與這焦面鬼住在那裏？我今夜殺了他，和聞先生同上登雲山，怕他叫起撞天屈來！」聞煥章道：「這個使不得。小生是閒曠的人，事情分解了，便沒事。只要二位娘子完美其事，就無對證，怕他怎的！穆兄，你且耐性。我今日東昌去打聽，呈首是真的，來文還未到，恐怕只在日內。」

穆春道：「既然如此，明日早些僱兩乘車子，押送到山。安先生知道，放心不下，必然要小可到東京來看望先生哩。」聞煥章道：「我到東京，有人護衛，再不敢動煩。還有一件難處，拙荆亡過，只有這個小女，我到東京去時，舍下無人照管，又恐那蕩心懷不仁，要使強暴，若帶到京時，聞得近日金國敗盟，統兵南侵，在京官員，多有打發家眷回鄉，若有變故，便進退不得了。思量安頓在親友處，亦無至親切友可以託妻寄子的，如今世上人轉眼相負，以此躊躇不定。況是蕭小姐要與小女分別，戀戀不捨，各自流淚，正是爲難！」

穆春道：「小可有個計較在此。安先生與尊駕爲金石之交，蕭讓金大堅、蒙先生高誼，刻銘不忘。山寨裏目下殺敗了三路大兵，官軍魂飛魄喪，不敢正眼相覷，萬分寧靜。小可輩雖是粗人，都是頂天立地的漢子，立心不苟。不若小姐同到山寨，待事平之後，迎接還家，實爲至便。」聞煥章道：「便是二位娘子也是這般說。今得穆兄這

般肝膽相待，事有經權，只此便了。這裏隣家是個車夫，我去僱定了，五鼓啓行。『進去對女兒說道：『我到東京必無大事，只是放你不下。方纔那穆兄講得有理，明早同二位嬌嬌去，權且安身。有安先生在那裏，自然無事。你還要謹慎，事若一解，我就來領你回家。』』

小姐見說同蕭小姐去，也依允了。當夜一家不睡，收拾行李停當，到五更喫了酒飯，車子到門前，先裝了細軟行李。蕭金娘子各坐了一乘，兩位小姐共坐了一乘。開煥章又分付一番：『你出門之後，我也卽上東京，不等來提。』蕭金娘子謝過登車。開煥章取一封回書與安道全，並寫寄托女兒之事，各各垂淚而別。

穆春提了朴刀，大踏步押着車子前進。到晚足行一百里路。晚間尋客店，揀一間潔淨的房，安頓了女眷，自己在房門前安歇。這客店是三岔路口，河北山、東河南往來通路。客房裏也下得人多。見一個人滿面黑斑，兩眼獮進狀貌，猙獰打角酒，一盤牛肉，同一個人共喫。

那個人問道：『你從那裏來？』這個人答道：『我在東京開封府呈首反叛事情，已蒙准了，發在東昌府捉人。我回家去料理。』那人道：『你何苦惹這空頭禍，敢是有仇麼？』這人道：『仇也有些，若不去闖空頭禍，我焦面鬼怎得香噴噴老婆到手？』那人道：『明早要趕路，不陪你了。』走了去。

穆春仔細一看，又聽他自說出諱名，暗記在心。到鷄鳴時候，各自起身。穆春看蕭金娘子聞小姐上了車子，分付車夫道：『你們先去，在十里亭等我。我就來。』車夫推着先走。原來這三岔路到登州過東，東昌反轉落北。

穆春立在大路上，見焦面鬼背了布套子，獨自出門，讓他走過，隨後跟來。行了五里多路，天尙未明。到一古廟邊，週圍一望，並無行人，趕上叫道：『焦面鬼，和你同走。』焦面鬼只道是昨夜同喫酒的人，就立住了。那穆春向前把脚做了鐵門限，劈胸一拳。焦面鬼望後便倒。穆春喝道：『你要香噴噴的老婆，把你先喫碗板刀麵着。』拔出腰刀，照頭砍下，直挺在地。廟前有口枯井，穆春提了他腰膀，望黑洞洞井裏一丟，眼見得井底窺天了。把布套

子一抖，抖出一個小皮護書匣兒，一二兩碎銀子，幾張有字的紙，藏在自己纏袋裏，提了朴刀，從舊路趕過東，往回有二十里。見車子歇在亭子上，車夫蹲着打盹。穆春道：「小姐，我替聞先生報了仇了。到東京必然無事。」聞小姐不知緣故，不好問得。

穆春喚醒車夫走路。第三日到了山邊，先去通知安道全，備說聞煥章之事。蕭讓金大堅出來接了家眷，自有顧大嫂阮小七母親陪進。安道全看了回書，見聞小姐回來，甚是歡喜。穆春道：「還有一樁快事。」纏袋裏摸出字紙來，却是焦面鬼開封府呈首的底子，說：「他在店中喫酒如何講，被我趕上殺死，丟在枯井內了。」欒廷玉與衆頭領贊道：「兄弟，你真是好漢子，每事做得所絕。」擺筵席與穆春接風，又與蕭讓金大堅煖房。裏面款待聞小姐蕭金娘子，自不必說。正是：

聚散却如萍打葉，歡娛深喜鳥歸巢。

不知聞煥章到東京畢竟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啟兵端輕納平州城 逞神力奪轉唐貌甲

却說聞煥章被焦面鬼挾仇呈首開封府，要到東京分理，心中放女孩兒不下，却好安道全央穆春來接蕭金二位娘子到山寨完聚，也喚女兒同去，身子纔無羈絆。五更送上車子，未免有些悲悽，恐怕東昌府有人來提，把房屋封鎖，托與隣人照管，自己卽上東京。先去參謁宿太尉，把焦面鬼挾恨呈首開封府，并蕭讓金大堅宅眷由安道全差人來接，打發到登雲山的事說了，懇求太尉分解。宿太尉道：「不妨，我遣人對府尹說，把呈首人治他誣陷的罪。」

聞煥章拜謝而出，到大相國寺，尋一寓所住下，且看下落。那時智清長老已回首了。寺中一個老僧，法號真空，

是個有德行的禪師，與聞煥章一向廝熟的，就留在松月軒宿歇。

真空到晚上喚侍者烹茶，與聞煥章閒話說道：「聞先生，你是個真誠君子，隱逸避世，今日何故復到此地？」聞煥章道：「只因愚直觸了小人之怒，有些事在開封府，早上見過宿太尉，許了與我分解，少不得要耽擱幾天。借寓貴刹，但恐打攪不便。」

真空笑道：「只是有慢，何出此言？老衲雖是世外的人，眼中看不過，也要出京尋一個隱僻之所安身了。朝廷的事，都被一班奸黨弄壞，這不消說了。還有災異的事，可曾聞得麼？」聞煥章道：「遠在鄉僻，不會知道。」

真空道：「夜靜無人，不妨閒講。有龍挂在軍器作坊，兵士取來作脯，大雨七日，京城水高十餘丈。禁中出了黑告，其形丈餘，毒氣噴開，腥血四酒，又有黑漢蹲踞像犬一般，點燈時候，就搶小兒喫。狐狸坐在御榻上，東門外一個賣菜的，至宣德門外，忽然癡迷，叉手罵道：「老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說，快些改過。」又有賣青菜男子，有孕生子，酒店姓朱的妻子忽生鬚髻，長六七寸，宛然一個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天狗星隕，有聲如雷，慧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種種怪異，不可殫述。總之：「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眼見得天下大亂了。這是老僧饒舌，先生須要謹言。」談至夜深，到客寮送入安寢。

次日，聞煥章去見高太尉，又將此事囑託。太尉道：「軍務倥傯，這些細事那裏來追求？不必挂心。我去對開封府說便了。」聞煥章辭別，回大相國寺中不題。

原來大金與宋朝和進之後，以燕雲之地與宋，將富室大家，遼國舊臣左企弓等，盡行東徙。那些百姓在路，流離困苦，棄子拋妻，遍辱鞭朴，備極艱辛。行到平州，一齊訴與守將張穀道：「丞相左企弓等投降金朝，百姓多被遷徙，家業失散，妻孥被擄，生不如死。求公做主，使我等復歸鄉土，生死感恩！」

張穀召諸將商議道：「我本遼國大將，鎮守平州，兵強將勇，何不投降于宋，興復遼國，使百姓安集，名標青史？」

何所不可？」遂請丞相左企弓來說道：「公爲遼國大臣，當盡忠竭力死守社稷，怎麼金兵一到，就稽首迎降，使遼國絕滅？今又將百姓東徙，備極苦頭，皆汝之罪！」

左企弓無詞可對，張穀喝令武士縊死，棄屍野外，遣牙將李弼投降童貫軍前。童貫密本啓奏道：「平州形勝之地，張穀總練之材，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左司郎中宋昭諫道：「不可！前者與金破遼，棄兄弟之國，親虎狼之隣，已爲失策。今新與金盟，若又納叛受降，自啓其釁，後必有悔！」

王黼大怒，將宋昭削籍爲民，勸帝納之，加授張穀爲鎮東將軍，欽賜黃金綵緞。張穀受詔，遂改宋朝旗號，練兵守城。

金主聞張穀降宋，大怒道：「那宋朝藉我兵力破了遼國，好意分燕雲之地與他，他却貪心不足，背了盟誓，不可不伐！」遂差大元帥幹離不領兵二萬攻打平州。一連攻打三天，張穀無措，只得棄了平州，同二子逃到童貫營中。

幹離不得了平州，火速追來，切責童貫：「棄盟納叛，快把張穀送出，尙可饒恕；若是執迷留住，不放殺到東京，連那無道昏君一併捉來！」童貫心慌，只得把張穀父子灌醉縊殺，將木匣盛了首級，送到金營。

幹離不肯罷兵，必要童貫親自來謝罪。童貫心中害怕，那裏肯去，連夜逃回京師。那時郭藥師專制一路，募兵三十萬，心懷進退，聞縊死張穀首級，送到金營，憤然道：「金人要張穀，卽殺與他，若要我也照樣了！」卽率衆降金，作爲嚮導。知宋虛實，領兵深入金國，又遣大將粘沒喝統兵十萬進攻太原。邊報甚急，羽檄交馳。

道君皇帝心中憂懼，集文武多官，商議避兵之策，詔天下勤王，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將幸亳州。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傳位皇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居龍德宮，改年號爲靖康元年，以李綱爲兵部侍郎，分遣十員御營兵馬指揮使，

領兵二千，前往黎陽，防遏金兵渡河。

此乃朝廷大事，且攔過不題。且說那焦面鬼的母親胡氏在家，不見兒子回來，心內憂疑。有個隣舍從東昌來說三岔路口古廟前枯井內，地方人撈出一個死屍，好似焦面鬼。

胡氏聞知，魂不附體，就央隣舍領到那裏，見尸首拋在荒地上，面色從來焦黑，死後喜得不改，只是沒有了一隻腿，想被狗嚼了。胡氏嚎啕大哭，身邊帶有銀子，買口棺木盛殮停好了，回到家中，日夜悲哭，想道：『必是聞煥章謀死！』要去東昌府告理。那婦人雖然陰狡，終是女流，隣里都恨他平日所爲，無人幫，患病起來，不消幾日，也就嗚呼哀哉。

古人說得好：『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那胡氏既喪了丈夫，自該守節，既忘了昔日恩義，去再嫁仲子霞，便應該與他照管家業，撫育兒女，反溺愛前夫之子，把他一個聰俊孩子可憐生辣辣磨滅死了；又怪旁人公道之言，教兒子去呈首陷害賢良，皇天有眼，母子俱亡，是不足惜。

聞煥章再說聞煥章在大相國寺已久，不見焦面鬼來催審，開封府因宿太尉囑託，並不來提，終日游玩，開時與真空禪師談些佛法。一日在大殿上閒步，看趕廟市的，見一個軍官，跟兩個家丁騎着馬，到寺內拜客，下了馬，叫家丁遞帖，見了聞煥章，舉手道：『久違了，怎的在此？』

聞煥章看時，却是雙鞭呼延灼，忙向前施禮道：『老將軍，闊別多年了。一向定當納福，小生有些小事在此作寓，請進待茶。』呼延灼道：『有一敝友，亦在此作寓，特來拜他。』家丁來回覆道：『某爺出京了。』

聞煥章邀進松月軒坐定，侍者獻茶，呼延灼又問：『先生爲着何事來此？』聞煥章把安道全偶然到莊上，留他看病，蕭金二人刺配，寄放家眷，被焦面鬼呈首的事講了。呼延灼道：『此是小事，無影無蹤，怕他怎的？我們舊時的弟兄，多事得緊，受了招安，爲朝廷出過力，拜除官爵，也該守些本分，爲甚麼東也起事，西也嘯聚，不唯壞了

宋公明一生忠義，連我們面上少了光采。動不動這是梁山泊餘黨。」聞煥章道：「總是爲官司逼迫，出于無奈。就是小生局外之人，也牽惹在內。」呼延灼道：「有個小兒，取名呼延鈺，年已長成，頗有膂力，武藝也習熟了，只是不通文墨，欲屈先生訓誨，不知尊意若何？」

聞煥章尋思半晌，女兒已安頓得所，回家也無甚事，況且京師請先生是按月的，進退可以自由，回言道：「但恐才疎學淺，不能爲公子之師。」呼延灼道：「不必太謙。敝寓離此不遠，少停奉迎。」舉手作別出門。果然到下午，家丁牽了一匹馬，拿了一個名帖來接。

聞煥章謝過真空禪師，騎馬到門。呼延灼父子迎進。看那公子，相貌魁梧，身軀雄壯，英氣逼人，真是將門之子。進到中堂，呼延灼叫院子鋪單，請聞煥章上坐。公子呼延鈺倒身拜了四拜。聞煥章在旁邊受了兩禮。晚間設席款待。次日進書館肄習六韜三略，盡心講訓。公子也穎悟領略，不在話下。

一日呼延灼營中操練回來，到龍德牌坊下，見側首小巷裏一個人，抱着一個紅羊皮匣子，急忙奔出來，後面一個小學生，年紀不上十五六歲，眉目清秀，面白唇紅，飛也似趕來，大喝道：「你這大膽的賊，拐了東西往那裏走？」旁邊三個閒漢，一把攔定道：「小子，你爲甚趕他？」那小學生焦躁道：「你們敢是他同夥？」分掙不脫，心中大怒，把前面的一掌，跟踉跄跄，倒過一邊，又飛起右腳，將這個腰膀下用力一踢，便隨卽倒了下去。還有一個不敢向前。那小學生飛也趕上，將那抱匣子的照背心一拳，劈手奪過匣子，罵道：「這干殺不盡的賊，因拿去送官便好！」看的人擠滿了，都道：「恁般四個大漢，經不得這個小孫子動手，端的好氣力！後來長成不知怎的哩！」

呼延灼也勒住馬，看得呆了，喚道：「你這小官人是那一家的？匣子內什麼物件？」那小學生把呼延灼上下一看，知是有職分的，不慌不忙，放下匣子，又手答道：「我姓徐，匣子裏是祖上三代傳下的一副鴈翎砌就圈金。」

鎖子甲，名喚「賽唐貌」。先父在日，花兒王太尉情愿出十萬貫來買，不捨得賣他。先父從征方臘，途中病故，母親又亡，只同一個乳母過活。家道雖然消乏，遵着遺訓，珍藏在家，等閒也不把人看。三日前，這兩個搗子來說是老种經略相公差來借去一看。我回說沒有了。詎料這廝們打聽我不在家，欺乳母是女流，竟闖進內室，搶了出來。我恰好回家，方纔趕來奪回。」

呼延灼曉得是徐寧之子，見他勇力過人，又有志氣，便道：「這般說來，令先尊是金鎗手徐寧了。我是雙鞭呼延灼，曾爲八拜之交。賢姪，你既父母雙亡，何不到我家裏與我小兒同學？現請聞先生爲西席，通家之誼，是便極的。」那小官人見說是呼延灼，從小在山寨裏也還依稀認得，向馬前便唱一個大喏，說道：「小姪苦無依傍，得伯父這等美情，不敢自外。」

呼延灼叫跟隨的接過匣子，同到府中，與恭人說知就裏道：「這般英俊，後來必成大器。」恭人也歡喜，即取一套新衣服換過，問道：「多少年紀？」答道：「小姪十六歲，名喚徐晟。」呼延灼道：「小我孩兒一歲。」叫他兩個結爲兄弟。

當下徐晟就拜呼延灼爲父，恭人爲母，呼延鈺爲兄。恭人分付衙中下次人等稱爲「二相公」。呼延灼到書館中與聞先生說了，同拜在門下。徐晟便拜爲師。自此同習兵書。資性聰明，非常穎悟，更兼做人謙謹老成，上下都歡喜他。

徐晟叫人去喚乳母并家中物件搬來，閒時爲呼延鈺比較氣力，走馬試劍。呼延鈺也使雙鞭。徐晟原是父親存下一條金鎗。呼延灼自來點撥，不消幾日，兩個一樣精通。呼延灼誇獎道：「這一對少年，他日必爲朝廷良佐。」那恭人一發喜歡，他有個女兒小字玉英，年長十五歲，生得容貌端妍，有心要招他爲婿。

不上一月光景，呼延灼從殿帥府回來，說道：「不好了，聖上輕信王黼、童貫，納降平州守將張瑄，金人借敗盟。」

爲題，分道南侵，攻破河北州郡，將次渡河。聖上危急，思量避兵亳州。李綱請傳位太子，改爲靖康元年。明日點兵到黃河守禦。特旨命內侍梁方平爲總監督師，就在教場內閱武，召募天下英勇，有一番大征戰哩。呼延鈺徐晟道：「既是閱武召募，孩兒們也要去看看。」呼延灼道：「這也使得，只要五鼓起身。」

次早，呼延鈺徐晟一齊結束，執了器械，同呼延灼到教場裏來。只見千軍萬馬，擺列得十分嚴肅。各將官全副披挂，齊整整伺候。

到辰牌時分，內侍梁方平，蟒袍玉帶，百員家將，簇擁而來。放了三個大炮，登將臺而坐。左右擺着刀斧手，扯起帥字旗。中軍官傳下號令：「若有膂力過人，深諳韜略，弓馬熟嫻，武藝出羣的，不論有職無職，俱准面試。若果才技優長，不次重用。」

三通鼓畢，各營各隊的比較，其間優劣不等。中軍官又傳下令來：「凡軍民人等盡來應募，要試三事：第一試刀，將臺下有兩個鐵墩，要提起走三匝；第二試箭，二百步外立下一標，標上畫個紅心，紅心內安一枚金錢，馬上射三枝箭，要中紅心，若能中金錢，尤爲超等；第三是試武藝。」

傳令已畢，那些應募的都紛紛去試力。那鐵墩重有五百多觔，提不起的多。有略提起的，走了幾步，就氣喘吁吁，只得放下。馬箭都有射中紅心的，金錢眼內並無一人。試武藝這是容易的。

呼延鈺徐晟看了半日，並無一個才技絕倫的，就放膽走到將臺邊。兩個俱是垂髻，穿着緊身繡襖，相貌齊整，盡皆屬目。呼延鈺徐晟各立一邊，將鐵墩輕輕提起，繞將臺走了三匝，原放在舊處，面不改色。衆軍士齊皆喝采。二人喚家丁牽過兩匹馬，呼延鈺徐晟把手一按，騰身跨上。那馬嘶了一聲，如飛跑去。兩個各張弓搭箭，流星掣電一般，兩枝箭齊插在金錢眼內。鼓聲大振。梁方平見了也歡喜。以後四枝箭俱中紅心，團團把金錢圍在中間。射完了箭，下馬離鞍，呼延鈺手執雙鞭，徐晟提鎗金盤旋擊刺，解數勦節，毫無破綻。多少老成宿將，喝采不絕。

梁方平大喜，喚上將臺，問甚姓名。呼延灼從左邊裏走出打恭道：「兩個都是末將的兒子：一個名喚呼延鈺，一個繼養的名喚徐晟。」梁方平道：「今日日本監奉聖旨召募英勇，隨各將出兵，守禦黃河渡口，黎陽一帶地方。許多應募的都是庸材，唯有將軍兩位令郎天生豪傑，堪爲國家梁棟。承制先授驍騎校尉，就同出征。若退金兵有功，更加顯職。」

呼延灼同呼延鈺徐晟拜謝回班。梁方平命軍政司撥御營十員名將，各領兵二千，分守汛地。明早即要出師，後期者斬。那十員將官是誰：

王進 劉光世 汪豹 岳飛 楊沂中 韓世忠 呼延灼 張俊 馬杰 胡定國

那十員將官有好幾個有名宿將。其中也有個把搭色的。梁方平發放已畢，就去回覆聖上，辭朝出師。各兵將盡回去料理出征。

呼延灼同二子回家，對聞先生說道：「今日梁太監奉聖旨，在演武場點兵，出守黃河，就召募英勇隨征，並無出色的，唯有我家兩個小兒，技勇馬步各樣合式，除接驍騎校尉，隨我出征，想起來，金國道幹離不攻河北，粘沒喝打河東，各統十萬雄兵。今梁太監點十員將官，各領二千兵去分守汛地，那十員將雖有幾個好的，恐衆寡不敵，守禦不住。金兵一渡了黃河，東京危如累卵，恐不可保。我同兩個兒子去，倒不打緊，只是賤眷們在京，放心不下。在朝官員，多有送家眷回鄉的。我意亦欲煩先生叫家丁跟隨送老荆小女回到汝甯。那邊有些薄產，可以住得。但是不敢動尊，不知先生肯否？」聞煥章道：「承台翁這般雅愛，豈敢推托？在京中無事，學生亦要南還，送寶眷到了汝甯，也要看望小女，這是兩便的。」

呼延灼大喜，即進去叫恭人收拾家資細軟：「我央聞先生送你們到汝甯家裏。明早我同兩個兒子從梁太監到黃河口防禦金兵，不可遲緩。」恭人依命，又置酒餞別。一夜俱未睡。五鼓僱車子，恭人小姐坐了，聞煥章騎

馬，四個家丁跟着，出門分手。未免各人含淚而別。

先說聞煥章押着車子出了京城，行不上三日路程，只見那些百姓，攜妻挈子，紛紛逃難，說是汝穎光黃等處有土寇王善作亂，聚兵五十萬，搶掠子女玉帛，殺人放火，甚是猖獗。官兵望風而潰。

聞煥章聽得這個消息，老大驚憂，下了馬，到車子邊對呼恭人說道：「有土寇王善作亂，光黃汝穎州郡都破了，人民逃散，汝甯是去不得了。重回京師，又使不得。今在路途，進退兩難，怎麼處？小生的小女在登州，有幾個道義朋友在那裏，也是呼將軍的舊相知，不若且去權住，待呼將軍得勝回來，再作區處。」呼恭人道：「我是女流，有甚見識？既是登州可以安身，但憑先生主張。」

聞煥章就令車夫取登州路上去。又行了五六天，方到登雲山下，使嚶囉通報。安道全蕭讓金大堅穆春齊來迎接，到聚義廳上，一同拜見。安道全等各加致謝，問東京事情若何。聞煥章道：「我的事小，已解散了。所患金人敗盟，攻破河北河東，聖上傳位太子，改爲靖康元年，差內侍梁方平領十員名將去守黃河渡口。呼延灼亦在十將之中。他恐家眷在京有失，央我送回汝甯。不料土寇王善在那裏作亂，回去不得，故同呼恭人小姐來此權住。」衆頭領道：「正該如此。」顧大嫂便請恭人小姐到後寨與蕭金娘子聞小姐相見，把細軟家資搬進，打發車夫回去。

聞煥章父女重逢，這歡喜自不必說。大排筵宴，內外款待。穆春將店中遇着焦面鬼口出大言，次早跟到古廟邊殺死，攬入枯井中的事說了。聞煥章道：「難得穆兄幹此快事，怪道再不見原首人到了。」當夜盡歡而散。正是：

朝廷變亂難安坐，朋友歡逢且談心。
不知呼延灼出征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圍 美髯公良朋解險厄

却說呼延灼打發家眷回到汝甯，就連忙整頓鞍馬兵器，到酸棗門外聚齊。各將官次第皆到，行伍整肅，等候總監梁方平啓行。

不逾時，梁太監攜列儀仗執事，許多內官牙將，傳呼而至。各官向前呈上手本打恭，就分付放砲起馬。旌旗金鼓，絡繹不絕。只見馬上飛報說：『金兵將次渡河。』

梁太監傳令火速趨行。到了黎陽，梁太監安營升帳，說道：『邊報緊急，有五處極衝隘口，當曉夜防備。撥爾等十員將分爲五營，各領四千兵，協力同守。有功者陞賞，失機者連坐。』

呼延灼却派在楊劉村，是第一要緊去處，與汪豹合營同守。領了將令，遂與汪豹統兵來到楊劉村，正是黃河岸口，四野蕭條，人民逃散，擇地形下了寨柵，喚呼延鈺徐晟兩路提防，曉夜不寐，不在話下。

說那汪豹原是一游手之徒，實無本領，投在蔡京門下營鑽，做了御營指揮使，心地更是不端；見金兵勢大，有心歸附，暗地裏使人到幹離不處通了線索，獻這楊劉隘口以爲進身之階，恐怕呼延灼連營掣肘，請呼延灼到來，置酒相待，慢慢挑說道：『朝廷昏暗，士勢已傾，非一木所能支。我與將軍雖用盡血汗，那個知道？若然得勝，上面的人奏了功去，倘一跌挫，歸罪我們，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須要見機而作。』

呼延灼聽了這篇言語，毅然說道：『汪將軍差矣！我等深受國恩，當以死報，有功無功，在所不較。金國雖然兵多將廣，我這裏緊守隘口，黃河天塹，豈能飛渡？况有老種經略相公統勤王之師三十萬，不日就到，勝負正未可知。大宋列聖相承，恩澤布在人心，大河以北，必有豪傑響應。金國孤軍深入，亦未爲得計，不可自挫銳氣，以慢軍心。』

汪豹見說不動，冷笑道：「將軍之言，真金石之論。末將不過一時戲言，不可認真。自當同心竭力，共立功名。」將酒來勸。

呼延灼推辭不飲，回到營中，與呼延鈺徐晟商議道：「方纔那汪豹來下說詞，要我見機而作，分明他有背叛之意，如何是好？」呼延鈺道：「兩營併力備禦，尙且支持不住，他有了此心，倘私去賣國，如何了得？爹爹何不寫一密揭到梁太監處揭了他，免得日後連坐。」呼延灼道：「汪豹見我詞色俱厲，便改了口，又無實據，怎好輕易揭他？」徐晟道：「那廝既是心變，見爹爹不從，恐有肘腋之禍。待我與哥哥分兵五百，另立一營，在那前邊小山之上，以爲犄角之勢。倘或有變，好來救應。」呼延灼道：「此言甚是有理。」卽分兵五百，紮一營在小山之上。呼延鈺道：「雖然有了犄角，還防爹爹這邊孤力無助。我與兄弟輪流一個在旁護衛，始可放心。」呼延灼喜道：「此更有理。」遂分了兩營，更加嚴緊。

那汪豹見呼延灼分小營在山上，知他疑心，恐防泄漏，暗差人去金營，約定日期，所以一連幾日，並無動靜，也不見金兵一人一騎到黃河岸邊。

忽然一晚，風雨大作，天色漆黑。呼延灼道：「這般風雨，更要嚴備。」同着徐晟領一隊兵沿河巡哨。只見營裏火光冲天，喊聲震地。原來汪豹勾引奸細在營，乘這風雨昏黑，發作起來。

呼延灼徐晟慌忙趕回，已有數百金兵在那裏殺人放火。汪豹在火光中指揮。呼延灼大怒罵道：「你這叛賊，怎勾引奸細，背叛本朝？」把雙鞭劈頭打去。汪豹挺鎗接住。徐晟前來助戰。汪豹力怯，拍馬便走。呼延灼徐晟奮力趕去，不防金兵乘了大筏，竟過黃河，漫山遍野而來，急轉身到小寨邊。呼延鈺知道，下來救應，正遇韓離不到。呼延鈺把雙鞭抵敵。呼延灼徐晟來助。那金營又有別將接戰。

相持了半夜，當不得金兵衆多，把呼延灼父子三人，團團裹住，拚命殺到山上小寨。二千兵剩得百餘。金兵又

緊緊圍住無計可施。

幹離不得汪豹獻了楊劉隘口，無人阻當，滔滔不絕，把十萬大兵，盡數渡了黃河。那各營支持不定，盡皆潰散。梁太監見各營俱敗，棄了黎陽，也逃回京去。

再說呼延灼父子三人困住了一日，糧餉已絕。徐晟道：「且到夜深，拚命衝下山去，不可死在此間。」

其時九秋天氣，積雨初晴，到二更時分，霜氣迷漫，星光燦爛，西風蕭颯，孤雁哀鳴，望見金營火光未息。呼延灼道：「趁此時衝下去，若到天明，必然難保。」領着殘兵，抖擻精神，三個併力衝下。金兵都起，四面圍住。一將在馬上挺鎗刺過來。

呼延灼見是汪豹，心中大怒，罵道：「你這反國逆賊，敢來阻當！」把鞭駕住。呼延鈺徐晟鞭打鎗挑，殺條血路。呼延灼且戰且走。汪豹猶然不捨，放馬趕來。呼延灼大喝一聲，雙鞭齊舉，把他打下馬來。金兵拚命救起，便不敢來追。呼延灼出得金營，回頭看時，兵卒盡無，單剩父子三人。黑暗裏不辯東西，隨路奔走。到天明，離楊劉村已遠，喘息方定。

呼延灼道：「天幸逃得性命！如今到那裏去好？被這汪豹所誤，失了隘口，東京決去不得了！若回到汝寧，那些奸黨必然罪我失機，那裏分辯？我想起來，那美髯公朱全在保定府做都統制，且到那裏，權且容身，再看京師消息。」遂取路到保定來。晌午時分，肚中已飢，見村裏有座酒店，下了馬進店，喚打酒來，有甚麼喫飯。酒保道：「金兵殺來，連日牛也不宰，只有幾瓶熟白酒在此。」呼延灼道：「也罷，拿酒來喫，做五升米飯。」

酒保取三隻大碗，兩瓶酒，一盆熟菜。呼延鈺見門前有一隻大公鷄，在沙泥裏抓尋蟲蟻，喫，說道：「把這個鷄宰了，一同算錢還你。」

呼延灼喫了幾碗酒，嘆口氣，對徐晟道：「我前日征討梁山泊，被你父親用鈎鏟鎗破了連環馬，我兵敗了，要

去青州借兵復仇，也到店中，身邊沒了盤纏，把金帶解下換一脚羊肉煮喫；不料隔着多年，又被這逆賊所害，教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今日還虧有你兩個在此，正不問得，你們帶得銀子麼？」呼延鈺道：「孩兒身邊有些。」呼延灼笑道：「還好，不然，又要解金帶。」

酒保煮得鷄熟，搬過飯來，喫飽了，會着鈔，把盜甲拴在馬上，一同上馬。行到傍晚，已到保定城下。見城門緊閉，遍插旌旗，城外居民，盡皆逃散。呼延灼仰面問守城軍士道：「都統制朱爺可在麼？」軍士道：「爲金兵犯界，朱爺在三十里外把守飛虎峪，不在城內。」

呼延灼立馬躊躇。只聽得金鼓亂鳴，一二百皂鵬旗擁到。呼延灼知是金兵，忙同二子撥轉馬頭，望小路便走。那箭如雨的射來，把馬加上兩鞭，飛走得脫。在馬上商量道：「如今怎處？朱全會不着，金兵遍地攔截，到那裏去好？」又走錯了路，都是山僻小徑。

看看紅日西沉，深林中怪鳥亂啼。轉過一個山坡，長松夾道，翠竹陰森。林子裏一座大寺，殿閣嵯峨，鐘聲遠徹。呼延灼道：「好了，且向寺中借宿一宵，明日再處。」

到得寺前，正要下馬，忽聽一聲梆子響，山門裏趕出四五十個和尚，都執鎗棍，合攏來喝道：「你這飲馬川強盜敢來窺探麼？」呼延灼道：「我們父子三人去保定府尋朱統制，會不着，大色晚了，要在寶剎借宿一宵，不是甚麼強盜。」和尚道：「我這萬慶寺是北齊所建，今歸順金朝，頒下禁示，凡有面生好細，拿去請賞。你馬上現有盜甲，定是宋朝敗將，捉去請賞。」衆和尚把鎗棍亂拋來。呼延灼父子大怒，將鞭打去，早打傷了幾個禿驢。餘皆退去。

呼延灼父子放馬就走。又行一個更次，見大樹下有一所山神廟，困乏了，且進去歇息。下了馬，推開門看時，月光滿地，並無人影，空蕩蕩地，落葉堆塔，蛩聲唧唧，又飢又冷。在門檻上坐了一會，徐晟跳起身，取塊石頭，敲出火

來將落葉引着，拆了竹扉，燒了向火，覺得身上溫暖。又點火各處搜尋，並無一物。走到門外，尋枯樹枝，湊那火堆，往前一張，急轉身到裏面，提了金鎗便走。呼延鈺道：「兄弟，提鎗到那裏去？」

徐晟招着手，呼延鈺也拿一條鞭跟來。徐晟到澗邊，指道：「哥哥，有一個獐子在那裏喫水，弄翻了他，好當晚飯。」輕輕蹣去，把鎗一擄，直透肚肋。那獐子還呦呦的叫。呼延鈺拔出腰刀，殺落了頭，就在澗邊開剝洗淨，拖到廟裏，說道：「兄弟，擄得獐子在此，權當夜消。」

兩個重去搜出一個大酒罈，抹淨，把獐子殺做十來塊，裝在罈裏，放了些水，打下窗楞，四圍煨炙。將次熟了，徐晟與：「只是沒有鹽味，怎麼好喫？」呼延灼道：「行軍勾當，長是淡喫，那裏尋得鹽味？尋得獐子，也就好了，譬如忍餓。」

正要動手去撕開來喫，只聽得隱隱哭聲。呼延鈺側耳聽着，說道：「奇怪！荒山靜夜，怎有哭聲？莫不是有歹人？」

呼延鈺、徐晟同走出門外，又不見人。只見大樹邊有條小路，月色明朗。兩個隨路進去，望見竹林中射出燈光。走近看時，恰有個小靜室，細聽似有婦人聲音喊哭。徐晟推開竹籬，從窗縫張看，只見一個和尚摟着個婦人。那婦人蹲在地上，極聲的喊叫。又有個和尚來解婦人下衣。呼延鈺也鑽進來，窺見大怒，把亮格窗一拔，用得力猛，那窗裂開，同徐晟跳進去。那兩個和尚開了側門一閃。徐晟大喝道：「賊禿！往那裏走！」

呼延灼在廟中不見兩個走回來，也出廟門觀看，聽得徐晟聲喊，又見兩個和尚飛奔而來，撞個滿懷。呼延灼順手撈住一個，那一個走脫。

徐晟趕到，拔出腰刀，將刀背一築，早把和尚一隻右臂築斷垂下，重拖到靜室裏。婦人還在地上啼哭，雖是村粧，倒有些姿色，兩鬢蓬鬆，衣衫不整。呼延灼問道：「你從那裏來，落在和尚手裏？」婦人拭淚答道：「奴是近村。」

人家，丈夫姓李。爲金兵各處擄掠，丈夫攆着婆婆并奴家到山僻處躲難。金兵衝來，不見了婆婆丈夫。夜深路雜，奴家行走不得，只得坐在前邊林子裏。不防這兩個和尚看見，推擁到這裏。奴家寧死，決不受污，故此叫喊。虧得搭救！」

呼延灼又問和尚道：「你是何處寺裏？怎不守清規，要強姦良家女子？」和尚道：「小僧原是萬慶寺裏，因要養靜參禪，同師父築此靜室居住。因本寺新來一個住持，名喚曇化，是嵩山少林寺出身，使得好拳棒。他歸順了金朝，都要去點名。他的兄弟叫做畢豐，前日佔住龍角山，被飲馬川強人所破，故此來金朝。元帥韓離不處請兵來會勦，這飲馬川我同師父喫了晚齋，到林子中經過，見了這婦人，是我師父不該起了邪心，扯他到靜室裏。都是師父所爲，不干小僧事。」呼延錕喝道：「這秃廝還要抵賴！那個和尚一把攔住，你解他的下衣，還說不干你事！」

徐晟扯到礮邊，一刀砍了，回轉靜室。呼延灼道：「小娘子，我們替你殺了這和尚了，到天明自去尋丈夫婆婆。」婦人拜謝道：「多虧爺們救小婦人性命。若被和尚所污，必然撞死。」呼延灼道：「好一個貞烈女子！」徐晟道：「肚中餓了，又遇着這樁事，擔攔了半夜。可惜那個和尚被他走了。」笑道：「那獐肉好煮爛了。哥哥，你去取來。這裏自然有鹽味，待我尋出來。」把燈到房裏，開了食廚，甜醬、悶醋、米麵、菜蔬，件件俱有。牀底下搜出一大甕好酒。徐晟大喜，把酒燙熱。呼延錕取到獐肉，和了醬醋，大碗酒，大塊肉的喫，又把米做飯。

三人喫得醉飽，也叫婦人喫些。天色已明，商議道：「到此地位，進退不得，不如到飲馬川權且安身。」問婦人道：「你曉得飲馬川離這裏多少路？」婦人道：「只在西南上，不夠二十里。聞得那山上大王極有義氣，只要取那不仁強橫的財物，並不擾害良民。這萬慶寺和尚比強盜更兇！」

呼延灼三人遂上馬，分付婦人自去，望西南而行。不上十里多路，平坡上見一騎馬飛奔而來，後面喊聲大震，

一隊皂鵝旗金兵，追那騎馬的將官，呼延灼定睛看時，原來正是鬻美公朱全。

正要動問，那皂鵝旗已趕近身邊，把刀砍來。徐晟一鎗挺去，早挑一個金兵下馬。呼延灼舞着雙鞭，也打傷一個。那金兵胡哨了一聲，退轉去了。朱全下馬，仔細一看道：「原來是長兄！若不相遇，我性命休矣！長兄從何處來？這兩位少年是誰？恁地英雄！」

呼延灼正要回答，忽然一棒鑼聲，側路裏湧出三四十個嘍囉，馬上坐着個頭領，押一和尚在前。那頭領見了呼延灼，朱全，滾鞍下馬，原來是錦豹子楊林。

盡皆大喜，一同拜畢，在大松樹下坐了。呼延灼道：「我在東京做御營兵馬指揮使，因金兵收盟，搶到河北河東。聖上傳位太子，命內侍梁方平督十員名將分守黃河渡口，阻遏金兵。我同汪豹連營，駐扎楊劉村地方。誰知汪豹暗通金兵，放過隘口。那時兵敗，幸得小兒呼延錕，與這金鎗手徐寧、令郎徐晟——也過繼我爲子——併力殺出，欲到保定投朱大哥，剛到城下，遇一隊金兵衝來，只得望小路而走。夜深山僻，見座萬慶寺，想去借宿。那寺和尚認做飲馬川奸細，將鎗棍打來。我與小兒打傷幾個和尚，又走十多里，見一所古廟，進去歇息，聞有婦人哭聲。尋到靜室裏，兩個和尚攙住一個婦女強姦。被我拿住一個殺了，救了這婦人。父子三人進退無路，思量到飲馬川一路行來，却好會着朱大哥。——不意又逢兄弟。」朱全道：「金兵犯界，太守命我把守飛虎峪。金兵勢大，難以抵敵。兵卒皆散，我匹馬逃生。幸遇賢喬梓，得解此難。」楊林道：「此去飲馬川不遠，請同上去。」

五人上了馬。呼延錕見傍邊押着的和尚，說道：「這便是昨夜強姦婦人逃走的那裏拿得來？」楊林道：「萬慶寺與山寨屢次作對，拿去幾個嘍囉。我今日見這和尚慌張逃走，即便拿住，到山寨裏取他心肝做醒酒湯。不想正是強姦婦女的，一發該拿了！」

說話之間，已到飲馬川。楊林先去通報。李應等齊出來迎接，到聚義廳上，一同相見。李應道：「萬慶寺曇化和

尙要請金兵來攻山寨，喜得二位兄長到來，便不怕他了。」朱全道：「我同呼將軍是過時的人，這兩位少年，一個是呼延鈺，乃呼將軍令郎；一個是金鎗手徐甯之子徐晟，真是後進英才！我方纔被皂鵬旗追來，被他一鞭一鎗，壞了兩個，方退得轉去。」李應道：「隔得幾年，這般長成，若不說明，就不認得了，可喜可敬！公孫先生，朱軍師也在這裏，因愛清淨，築一小院在白雲坡，叫人請來。」楊林道：「我拿得一個和尚，原來昨夜在靜室裏強姦婦女，被呼大哥殺了一個，這是逃脫的。」李應道：「且監着。若曇化來打仗，殺了祭旗。」

正說間，公孫勝、朱武來到，各敘契闊之情，設席款待，不在話下。

却說當夜靜室內還有個道人，見有人跳進行兇，開後門走脫，次日見一個和尚殺在澗中，去到萬慶寺報與曇化知道。

那兩個和尚是曇化付法徒弟，聞得傷了，大怒道：「這飲馬川賊人，這等可惡！幾番來攪擾，與他勢不兩立，本待等兄弟畢豐到來，同去勦滅，如今忍不得了，待我自去斡元帥處請兵掃蕩他，出這口惡氣。」當下置備厚禮，侍者跟隨，到金營報知，走進中軍帳，見斡離不合，掌拜稟道：「萬慶寺是北朝胡太后所建的香火院，列朝並皆供養，護國祝聖。今大兵一到，首先歸順。因有飲馬川草寇李應等，是宋江部下，梁山泊餘黨，佔住山寨，打家劫舍，無所不爲。他要興復宋朝，與大兵作對。前夜到靜室殺了我兩個法嗣，殊爲可恨，不可不除。請元帥發兵，待貧僧自去掃平山寨，庶王化無梗，佛法興隆。」遂呈上珊瑚數珠一串，流金緇佛一尊。

那斡離不性極好殺，却深信佛法，尊隆三寶，說道：「我大兵一到，無不向化，這夥草寇輒敢如此！撥五百皂鵬旗的雄兵隨師父去，立等報捷。」

曇化拜謝，同領兵的將官到萬慶寺設齋相待，又選三百僧兵，結束雄壯，在前引路；到十里松扎一大營，到明早討戰不題。

却道李應和衆頭領敘談。探事嘍囉報上山來，說萬慶寺曇化和尙領皂鵬旗金兵，已屯扎在十里松，來攻山寨。李應道：「那和尙姦淫兇惡，正要滅他，却反日來送死！」宋武道：「那和尙不打緊，恐金兵剽悍，未可出戰。且守寨柵，耐住兩日，待他銳氣將闌，方可出戰。」

李應遣樊瑞、杜興、楊林、蔡慶守定三關。各處小路，俱用木石壘斷。安排砲石、火箭、掃木、灰瓶，把寨門緊閉，偃旗息鼓，等他到來。

却說曇化五鼓造飯，揚旗展旛，回殺來。到得山邊，靜悄悄並無一人。過圍一看，見路徑盡皆斷絕。喝令僧兵爬山。那砲石、灰瓶、雨點，打下來。那僧兵像葫蘆一般，滴溜溜亂滾下山脚，不能上去，無可奈何。到日色平西，只得退轉十里松。正是：

世外尙然饒毒計，塵中邪不起雄心。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撲天鵬火燒萬慶寺 小旋風冤困滄州牢

却說曇化和尙強橫逞能，毒心更熾，自去請了金兵到飲馬川，思量即刻踏平山寨，泄了毒氣。誰知緊閉寨門，寨斷山路，並不出戰，焦躁了一日。次早又到山邊耀武揚威，搦戰，只見不出來。那些皂鵬旗大半去，卹中擄掠資財，姦淫婦女。曇化又拘束不得。到下午時分，精神厭倦，正要回營，忽聽得一聲砲響，李應呼延灼、楊林、樊瑞飛下四騎，四五百嘍囉，來到陣前。

那曇化身軀胖大，騎一匹白馬，手執渾鐵禪杖，有六十多觔重，宛如魯智深轉世，罵道：「你這夥梁山泊殺不盡的殘寇，敢來攪我清淨法門！今朝大兵到此，快下馬受縛！」李應喝道：「殺不盡的禿頭，敢來尋死！」挺鎗硬

刺。曇化輪禪杖來敵。鬪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忍不住，提雙鞭助戰。那和尚毫無懼怯。又鬪了多時，那金兵嗚嗚的吹動笳聲，直衝過來。楊林樊瑞率囉囉混戰，互有損傷。天色已晚，各自鳴金收兵。曇化退到十里松。

李應等回寨，說道：「那禿廝果然驍勇，我同呼將軍兩個剛剛敵着。」朱武道：「曇化武藝高強，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明日再守一日，不要出戰，只在山上搖旗吶喊，綴住了他，另遣一枝兵從山背後下去，竟攻萬慶寺。那寺裏必然空虛，先破了他巢穴，再差兩路埋伏。那和尚聞知，必然回兵去救，我這裏追去，必獲全勝。」

衆頭領盡皆稱善。李應便請呼延灼徐晟呼延鈺楊林去破萬慶寺，斐宣蔡慶樊瑞杜興分兩路埋伏，自與朱全對陣追趕。

分撥已定。三更時分，呼延灼、斐宣等各引囉囉下山。楊林引路，斐宣等四人埋伏在寺前二三里之外松林裏。呼延灼等領三百囉囉到寺門，聽得大殿上做晨朝功課。衆囉囉把寺門打開，一湧而入。寺裏只留得一二十個老弱粧戒律強吃齋的禪和子，并些火工道人。呼延灼等一動齊手，逢着便殺，霎時間，屍橫滿地。楊林就要放火。呼延灼道：「且慢！寺內必有積蓄，搬回山寨，都有用處。」

三百多人到庫房，方丈各寮遍處搜尋，取出若干的陳年好酒，薰臘火肉，鯨鮪海錯，菓品蔬菜，油鹽等物；又有金銀緞疋，衣服布帛，銅錫器皿，米麥荳麵，不可勝計。尋到後邊，又有一條曲折深衙，黑洞洞的，點了火把照進，有一扇石門。打開看時，內有幽房密室，花竹繽紛，麝蘭氤氳，藏着十來個年少尼姑，二十多個有姿色的婦女。見打進來，都在睡夢裏扒起，衣褲都穿不迭。也有尼姑披着女衫的，也有婦女拖了僧鞋的。見衆人闖進，都跪下哀告道：「我們盡是良家，被和尚拐騙來的，晝夜輪流姦宿，要出去不能夠。求老爺饒命！」

呼延灼喚出教鎖在一間空房裏，把錦帳繡被玩好之物，一齊取出。囉囉便炊飯煮肉，打開好酒，儘意的吃。都醉飽了，伏在兩廊，專等和尚回來。

却說曇化復引金兵到山邊，又不見一人，山頂大吹大擂，搖旗吶喊，不覺怒氣填胸。正無可奈何，只見寺裏幾個和尚，滿面灰塵，汗流浹背，如飛的趕來喊道：「堂頭不好了！一班強盜把寺打破，常住搶光，大眾都殺了！有一個強盜頭現坐在方丈裏。我們幾個因在外巡山，逃得性命，趕來報知。」

曇化聽得，頭頂上失了三魂，腳底下走了六魄，忙叫回兵。山上李應朱全見陣腳動了，知道萬慶寺已破，統兵追下，喊道：「秃賊休走！」緊緊追來。

曇化無心戀戰，到三岔路口，那隊皂旗金兵不顧和尚，從東去了。曇化一發勢孤，只得奔前。將到寺前，一聲炮響，松林裏轉出斐宣樊瑞杜興蔡慶四籌好漢，一字擺開，喝道：「快留下驢頭！」

曇化並不回言，舉禪杖竟打。後面李應朱全已是追到。曇化心慌，拖了禪杖衝去。斐宣等讓他過去，只把這些僧兵真如砍瓜一般。

曇化將到寺門，呼延鈺徐晟雙馬飛出。曇化前後不能抵敵，被徐晟一鎗刺着右肋，跌下馬來，衆囉囉拿來綁了。

李應到殿上，一同坐下。呼延灼說：「密室內藏着許多尼姑婦女，並搜出葷酒等物。」押過曇化來問道：「你既出了家，當慈悲爲本，清淨爲心，怎麼貪淫好殺？何苦與我們作對？這萬慶寺是胡太后香火院，受列朝供養，是大宋的土地，是大宋的人民。金兵南來，勝敗未分，你爭先去投順，引兵來攻山寨，是何道理？又暗藏婦女，恣啖酒肉，你也受用得夠了！莫說我們容你不得，就是菩薩金剛也要努目了！」曇化道：「不必多講，只求速死。」

楊林立起，拿刀要砍。李應道：「佛家子弟，不可加之刀刃，有個妙法送他西歸。」喝令囉囉把寺中所有之物，盡數搬運上山，放出尼姑婦女，教他各自認路回家。發放已畢，然後把曇化綁在殿柱上，放起火來。看看火逼近來，樊瑞道：「你這個和尚今日圓寂了，可惜沒處尋善智識封龕。我道士竟與你下火。」乃作偈曰：

曇化曇化諸善不修，衆惡盡作。朝酣酒肉，高坐蓮臺；夜樓婦女，同歸極樂。便好殺人放火，兼會趨炎使詐。嘆！這回送上三昧神光，掃盡六根齷齪。又有名賢作詩嘆曰：

世間何物最堪憎，盡國殃民莫若僧。梁武捨身朝見滅，曹明作俑禍旋興。

低眉菩薩慈悲少，努目金剛忿怒增。更有一般堪惡處，姦淫陰毒罪難勝。

却說衆頭領俱在寺門外立馬觀看。霎時間，透上萬道紅光，焰騰騰火趁風威，如金蛇閃掣，眼見得那曇化茶毗了。李應等馬上加鞭，同回山寨，推牛餉士，大排筵宴慶賀。

正在歡暢之際，忽小嘍囉報道：「有一戴院長要見。」李應忙叫請進。戴宗走到衆頭領皆下塔相迎，見過禮，就請上坐。

戴宗道：「小弟已在嶽廟裏出家，百念皆灰。誰知樞密府奏加原職，再三勉強下山，軍前効用。往來傳遞文書，受盡辛苦。及至回京，辭別還山，竟負又苦苦相留，說已題授本宮提點，候下勅令。不料王黼又開邊釁，納了平州守將張斂，金人來責敗盟，郭藥師做了嚮導，分道南侵，直渡黃河，把東京圍住。那朝臣主和主戰，紛爭不已。幸得兵部侍郎李綱力陳守禦，檄河北河東關陝勤王之兵。老種經略相公和姚古耿南仲之師已屯城下了。差我賚詔各處催促，因此先到大名府。」

「誰道太守劉豫心懷不軌，投順金朝，粘沒喝許他立爲中國之主，哄得他傾心吐膽，向着北朝，不唯不肯發兵，連各處詔書都焚燬了。將我趕出，還要把我解到金營，虧我走得快。只是失了詔旨，回京不得，思量到滄州投奔柴大人。數日前因浪子宰相李邦彥力主和議，與粘沒喝講定，割了三鎮，再要一百萬金子，五百萬銀子犒師。先在京城內搜括巨室富商的財物，不夠十分之一，就差使臣到各州縣搜括。若有藏匿不獻者，全家處斬。」

「這個旨意傳到滄州，那大守高源正是高濂的兄弟，因前日宋公明破了高唐州，害他滿門良賤，柴進攬着

冤家對頭，高源要與高濂報仇，湊着奉旨的大題目，要他三千兩金子，一萬兩銀子。那裏得來？這樣亂世，太祖皇帝的誓書那裏還講得起來？拿劉州裏三日一比，連家眷通監禁了。我到牢中去看他，再三致囑衆兄弟救取性命，故特到此。」

李應道：「柴大官人義氣最重，征方臘回來，雖不會面，書信長是往來。既然有難，豈可不救？煩衆兄弟莫辭勞苦，到滄州走一遭。」就點一千兵同呼延灼、楊林、呼延鈺、戴宗、徐晟進發，囑托朱全、樊瑞等道：「倘金兵來與晏化復仇，只宜堅守，不可出戰。緩急之間，戴院長往來通信。」戴宗道：「前日高濂有妖法，宋公昉使我去請公孫先生，受盡交涉，今高源若作妖法，喜得公孫先生現在，不勞再請了。」李應道：「煩院長作起神行法，先到滄州通信與柴大官人，使他安心守耐，我等兵馬在路還有幾日方到。」戴宗依允作法先去了。

却說那高源是狡詐之徒，極有思才，手段最辣，也曉得飲馬川好漢是柴進舊相識，恐怕來攻城，先把城垣修築，柵木堅牢，城裏城外，編着保甲法，盤詰好細，城門出入，盡用小票照驗，甚是嚴緊。探得飲馬川果然有人馬到來，拽起吊橋，城門閉定，傳令統制團練等官，領兵各守汛地，又點民兵登城，堆垛石塊、灰瓶等物，晝夜隄防。却說李應等兵馬到了城下，戴宗來見道：「城內水泄不通，並不容人出入，進去不得。」李應週圍看了一遭道：「城池雖小，却是堅固，急切難攻，且遠遠圍住，再作算計。」

却說高源全身披挂，親自巡察，分付官兵，不許出戰，只是堅壁清野，待這千賊寇糧盡力弛，方可追他。李應等一連三日，無計可施。

那高源坐守州衙，傳進兩院節級牢子分付道：「柴進這廝慣會結連山寇，謀爲不軌，向年使黑旋風李逵打死殷直，那大太爺也把他監禁在牢裏，只是下手不早，反被他通着梁山泊賊寇引兵到來，攻破高唐州，全家受害。今是奉聖旨括括金銀，並非公報私仇，他又約飲馬川餘黨來侵犯，這是背逆朝廷，罪在不赦了。我想那

些賊寇不過徇舊日情面，故來搭救。你們今夜將柴進盆吊死了，明早把屍首拋出城外。他們見柴進死了，難道真有甚麼生死交情？自然敗興而回。我自用計擒他，速速下手，不可遲誤。天明立等回話。」

節級牢子領了鈞旨下廳。那兩院節級，姓吉名孚，爲人仁慈，雖在公門，肯行方便，心裏沉吟道：「那柴大官人是個金枝玉葉，仗義疎財，真是好男子。州官將奉旨爲名，明是要報私仇。今夜要害他性命，如何下得？眼見天下大亂，這州官的冰山也將次倒了，何不救了他？却是一樁的老大陰鷲。」以口問心，算計定了，就穩住小牢子，說道：「相公鈞旨要盆吊柴進，且未可行事。他身邊有的是銀子，待我再去找些出來，與你們用度，直待五鼓下手。」

衆牢子盡皆歡喜。吉孚到牢裏對柴進說：「大官人，你知喜信麼？」柴進道：「我在牢裏，知甚麼喜信？」吉孚道：「飲馬川貴相識已領兵到城下攻打三日了。」

柴進聽見，喜動顏色，便問道：「勝負若何？」吉孚道：「州裏相公倒有主意，只是高壘深溝的緊守，並不出戰。」柴進道：「若是這等，攻打也無益。」吉孚道：「還有一個喜信，不好說得。」

柴進只道有甚解救，急問：「怎麼不好說得？」吉孚道：「方纔領相公鈞旨，道前年在高唐州留你性命，不早下手，致被梁山泊攻破，殺害他哥哥全家，今夜分付牢子，把你盆吊死了，拋屍城外。飲馬川兵馬自然退去。」

柴進聽了，嚇得魂飛魄散，一字也說不出，淚如湧泉。吉孚道：「哭也無益，你身邊有銀子拿些出來，我與你調度。」柴進道：「還有一百多兩，盡數送你。我死之後，煩你保全我的家眷罷。我在九泉，也得瞑目。」吉孚道：「奉旨搜括金銀，若隱藏不納，全家處斬。那裏保全得來？若是我有了銀子，也保全不得自己。」柴進道：「不消說了，只累你買口棺木盛殮我罷。」就取出大包銀子遞過。吉孚道：「這不難。」接了銀子，竟出監門，到使臣房裏，那些小牢子還坐着等。

吉孚把二十兩分給衆人，又將二兩置辦三牲福物，說道：「祭了青面聖者，吃了散福酒，然後動手。」衆牢子得了銀子，俱喜攢攢去分了。

到三更時分，將牲醴香紙，祭賽青面聖者。吉孚喚柴進道：「你也來拜拜，要聖者引出，免得魂沉獄底。」柴進道：「死在頃刻，拜之何益？」只不動身，眼睜睜看吉孚同衆牢子儘意的吃。

吉孚拿一分福物，一壺酒，對柴進道：「你也受用些，做個飽鬼。不是我不救，奈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你叫我買棺木盛貯，明日把屍首拋出城外，貴相識不忍，自然好結果你的。不必掛心。」

柴進見吉孚這等說，冤苦填塞，如萬箭攢心，那裏吃得下，連哭也哭不出了，如死人一般，呆呆等着。吉孚側耳聽譙樓已打四鼓，提鈴喝號，巡視獄官已過，對小牢子道：「此時好下手。」喝道：「剝下衣服，扁札起來！」衆牢子七手八腳，拿麻繩的，取套索的。

正要套上頸項，吉孚道：「且慢。晚上又領相公鈞旨，道臨時用刑，可再到衙內，還有甚麼言語分付。你們且看守在這裏，不可睡着。我去稟覆一聲就來。」提燈籠，出監門而去。柴進此時倒無別念，惟打點嘗這上路滋味。不一時，吉孚叫開獄門。柴進聽得，魂已輕輕飛舉半空。只見吉孚手內執着一根火籤，急急走來，說道：「這相公，好不鶻突帳！又要帶柴進到內衙去，另有發落。你們且伺候着，恐怕也要叫進內衙。把獄門鎖好，還有許多重犯，恐怕走失。」卽解柴進綁縛，穿上衣服，提了燈籠，牽了柴進，竟出獄門，往一小巷，偏走到府門口，叫守門的開了門，說道：「奉相公鈞旨，押這犯人到一處安放。」

守門人役見是兩院節級，囚犯是他執掌，不去詰問。出了府門，從大街上走將來。到一小巷，見火把照耀得通紅，二三十個兵丁都是營中出來巡哨的，馬上騎着一個將官。

吉孚看時，却是孫統制城上巡察過來。孫統制喝道：「甚麼人此時還夜行，拿下鎖了帶進營去！」吉孚不慌

不忙跪下稟道：『小的是本州兩院節級吉孚。奉太爺火簽，捕得一名奸細，押到死囚牢裏去。現有火簽在此。』
孫統制見有火簽，又是節級，分付道：『去罷。』

吉孚和柴進反慢慢的走，見孫統制去得遠了，方急進小巷。又轉過兩個灣，到一人家門首，輕輕把門彈了一聲，就有人開門出來，放吉孚柴進走進，重把門拴好了。引到後半間屋裏，點着燈火，吉孚把柴進頂上青案子解下，說道：『大官人，此時恭喜了！』

柴進不知所以，不好回答。吉孚道：『我敬你是個好漢子，故設法救你。恐怕小牢子作梗，故把銀子穩住他們。領你到這個所在。這個人是鄆城縣裏出身，叫做唐牛兒，向托着盤賣糟盞過活的，常常得宋公明周濟。宋公明殺了閻婆惜，度婆騙到縣前買棺木，扭住叫喊起來，唐牛兒向前解救，宋公明便走脫了。他頂替罪名，刺配到滄州。罪是滿了，沒有盤費，回去不得。我見他有義氣，常看顧他，做些小營運。我要救你，無處安頓，想到這裏，先與他說知等候。

柴進聽了，如死去還魂的一般，撲地便拜道：『再生之德，實難補報。』吉孚扶起道：『還有商量。我也出身不得了，幸無妻小，沒有牽掛。你的家眷還在監裏，怎的解救？你寫起封書來，給唐牛兒擲到城下，叫他退兵。這裏少不得開門放樵採，却使勇士扮做百姓，雜進城內，復引兵攻打。有了內應，方可破得。』

柴進大喜道：『我的恩哥，你怎不先通知我一聲，免得這般嚇破肝膽。』吉孚道：『若先說了，你心上不慌，就做出這般悲苦臉來。那些牢子久慣成精，看出破綻，豈不誤了大事？我所以無半個字的口鬆，扁札起來，到萬分危急方好脫身。大街幸遇孫統制，還好掩飾。若州官自來巡察，我兩個性命休矣。』

唐牛兒燙出一大壺熱酒，一隻熟雞。柴進道：『監裏教我吃酒，如何嚇得下這回要吃了。』喫罷，手顫顫的修了封書，付與唐牛兒。二人因辛苦了一夜，且在炕上暫息不題。

且說高源天明就坐早衙，喚吉孚將柴進屍首呈驗。小牢子稱道：「昨夜三更扁札了，正要動手，吉孚稱相公還要帶進內衙回話，帶出監門去了。」

高源大怒，喚守門人役喝道：「爲何放了柴進出去？」門役稟道：「三更時分，見吉孚手持火簽，說相公叫帶這犯人到一處去。小的見囚犯是他掌管，又有火簽，故此放出了門。」

高源道：「眼見得這廝賣放了。現今城門閉着，怕他飛上天去！」把牢子門役各加重責，喚該司速傳曉諭各坊舖小甲沿門搜捕，若擒得者，官給賞錢一千貫。窩匿者按軍法斬首。

霎時間滿城傳遍，沸騰起來。沿門逐戶，菴觀寺院，三瓦兩舍，廢廨東廂，翻轉地皮，搜檢已遍，那裏有些影響。再有唐牛兒上城守堞，乘傍人眼空，把石塊包了這封書拋下，親看見一個好漢拾去，輪次回家吃飯，大開了門，盛一碗小米粥，堆一箸鹽菜在上面，戳着門檻上吃，對着鄰舍道：「連日閉了城門，出去營運不得，身邊一文錢也沒有，剩得這些小米，胡亂熬碗粥吃。再過兩日，就要餓死了！若拿得柴進時，領一千貫賞錢，儘夠發跡哩！」巷口鄰舍道：「唐大官，你上城時，該坊小甲到這巷裏搜尋，見你鎖着門，我們取笑道，「敢是反鎖在這屋裏。」小甲也笑道：「這丟小房子藏隱不得，諒他也沒有這膽。」

唐牛兒道：「列位不放心，請進來看看，省得日後敗露出來，連累各家。」一個道：「我是說笑話，你便認起真來。」一個道：「便進去看看，噴道瞧了他嫂子不成！」真個探頭一望，見後半間黑洞洞一個破炕，上面有幾件破衣服，堆着亂柴艸，笑道：「炕上窩藏的柴是柴，却不是進，我家裏柴毛也沒有我的大嫂，老大怨帳，真是再關兩日，板橙兒就要晦氣了！你一身一口，倒有得堆着哩！」

正說間，聽得巷口人說道：「賊兵都退了好了！」正是：

烽烟暫息人安枕，金鼓重鳴血滿城。

不知畢竟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破滄州豪傑重逢 困汴京奸雄遠竄

却說吉孚用計救出柴進，使唐牛兒上城，拋下書札。楊林拾得，與衆頭領看了，商議道：「柴進既已出獄，家眷尙然監禁，他又不能出城，當依他計策，退兵到楓樹坡埋伏，候有了內應，再來攻打。」遂傳令回兵，旌旗倒捲，戈戟橫肩，拔營盡去。

守城軍士見敵兵盡退，報與太守。高源道：「柴進城中緝捕不着，想是又有奸細弔下城去。他的家眷還在，盡行誅戮，亦可泄憤。」又見在城百姓紛紛來稟：「城門閉久，薪米俱絕，乞老爺軍令開城暫放樵採。」太守只得下令開門，只許已午未三個時辰出入的人，嚴加盤詰。

却說楊林戴宗扮做行公文的承局，呼延鈺徐晟做小學生模樣，使人挑着書包。小嘍囉挑幾担柴草，暗藏軍器火藥，混進城來。原來唐牛兒住的一條小巷，貼近城門，屋後便是城牆，左邊是段空地，右邊一家鎖了門往鄉間去了，並無緊鄰，便於隱藏，都是書札中註明。

戴宗等四人趕緊跑，一溜進唐牛兒家裏，暗屋中與柴進吉孚見過。小嘍囉的柴草，唐牛兒只說買的，也挑進屋裏，只等兵馬到來。

至二更左側，忽聽得炮聲連響，守城的軍飛報到州衙。高源親自上馬巡察，又撥民夫上城。唐牛兒與鄰舍俱去守堞。戴宗楊林也跟上去。

到四鼓之時，守城的民夫都神思困倦。戴宗取出一條白絹號帶繫起。城下望見，將竹梯倚着，嘍囉魚貫而上。守堞的喊叫。楊林拔刀就砍。呼延鈺徐晟就到城門邊殺散守門的，大開了門，放下吊橋。李應呼延灼領兵擁入。

連放了幾把火照徹通紅，城中鼎沸。

高源開得西門失守，同孫統制領兵來拒戰。李應呼延灼劈面遇着，更不打語。李應把高源一鎗挑於馬下。孫統制拍馬便走。呼延灼趕上，一鞭打死。那些兵各自逃命。

柴進吉孚也出來與李應呼延灼相見，致謝不盡。一同到州衙裏，把高源家口殺得罄盡。柴進吉孚引楊林進牢。小牢子早皆躲開了。吉孚把一應罪囚盡皆釋放。柴進自己去領出家眷，對楊林道：「若無這個節級，我已冤沉獄底矣！」一行人坐在州堂上。呼延鈺徐晟戴宗皆到。

李應傳令救滅了火，不許秋毫無犯百姓，將高源衙內資財并倉庫錢糧俱裝載回寨。唐牛兒對柴進說了，取數挑米分給巷內鄰舍。盡皆感謝。一個道：「前日我們取笑，果然藏在裏面。」唐大官真個好大膽！

天已大明，遂收兵出城。原行到楓樹坡，安營造飯。柴進自己去把家財也載上山。一路上聞得東京十分危困。李應道：「我們都是大宋子民，自祖宗至今，恩養一百六十年，君父有難，也該去探個真消息。欲煩戴院長去走一遭，再得一個同去更好。」轉過楊林道：「小弟願往。」

李應大喜，多取銀兩，與楊林藏了。打過中伙，柴進自同家眷吉孚唐牛兒隨李應等到飲馬川。

且說戴宗楊林作起「神行法」，不消幾日，到了東京。尚隔十里多路，人民俱已逃散，遍地干戈。天色已晚，並無宿店。官道傍有座清虛觀。戴宗道：「我們進城不得，且借觀中安寓。你明日進去探聽消息。」取下甲馬，兩個走進玉皇殿上，靜悄悄不見一人，烟消燭滅。尋到廚房內，只有一個癩脚道人在那裏掃地。楊林問道：「恁般一座大道院，只有你一人在此？」

道人仰起頭來答道：「客官，你難道不知金兵把京城圍住，殺人搶掠，居民盡皆逃散。我這清虛觀在大路上，兵馬不時往來，那裏攪擾得過房頭師父都躲避了。我是殘疾人，沒有去處，只得守住。死生大數，聽他便了。」戴

宗道：「我兩個要進城探望親戚，天晚去不及，要借你觀中一宿。有米一發借些煮飯。明早送香金與你。」道人道：「在此留宿却不妨，晚間只要自己留慎些。米却没有。」楊林道：「可有買處麼？」道人道：「有了銀子，只怕近村人家還有。我是病的，脚上又生個大癩子走不動。你出了觀門，從東首轉過大樹林，有座石橋。過橋就有人家。」楊林道：「有瓦罐子借一個。看有酒也沾些來。」

道人拈手掂脚到裏邊提一個沒嘴的大瓦罐。楊林提了，依道人指點的路徑走去，果是出了林子，有座石橋立在橋上，看那景致清幽，一帶清溪潺湲不絕，靠着山岡松竹深密，有十餘家人家都是草房，門前幾樹垂楊，一陣慈鴉在柳梢上呀呀的噪，溪光映着晚霞半天紅紫，下得橋來，人家有銷着的，有緊閉的，通不見有個人影。到村盡處，一帶土牆，竹扉虛掩。

楊林挨身進去，庭內花竹紛披，草堂上垂着湘簾，紫泥墀壁，香几上小爐內裊出柏子清烟，上面掛一副丹青，紙窗木榻，別有一種清况。

楊林立住了脚，咳嗽一聲，裏面走出一個雙丫髻小廝問道：「爲甚的？」楊林道：「過往客人在清虛觀借宿，要買些米做飯。你家可有得賣麼？」小廝道：「東人不在，做不得主。」楊林只得走出，到門邊，呆呆立着，想道：「那裏去買？今夜只得受飢了。」

正要轉身，西首山街裏走個人來，巾幘短袍，絲鞋淨襪，手裏拿一張弩弓，背後小廝跟着，折一枝野花，并提一對斑鳩。那人把楊林一看，說道：「虧你尋到這裏。」楊林不勝之喜。兩個納頭便拜。

此人是誰？就是浪子燕青。便邀楊林進去。楊林道：「還有戴院長在清虛觀。」燕青道：「兄長接了回來。我在此等。」

楊林忙走到觀裏。戴宗道：「怎去了許久？可買得米？」楊林道：「不消買了，有個弟兄在此。請你同去。」還了

道人瓦罐說聲打擾，背了包裹同走出觀。戴宗問：「是那個？」楊林道：「到那裏使知。」二人走進草堂。燕青已點上燈火等候。戴宗見了大喜，相見後，各敘闊蹤。燕青道：「沒處買米，想是飢乏了。先拿些東西喫了再講。」小廝捧出蔬菜野味，一大盤鹿脯，斟下好酒。

喫了一回，戴宗、楊林把從前事跡說過。李應要我兩個探聽東京消息，若不借宿清虛觀，到村中買米，一世也會不着。」燕青道：「小弟從征方臘回來，苦勸我東人隱逸，明知有一『烏盡弓藏』之禍。東人欲享富貴，堅執不從。我只得將書柬別了宋公明，潛身遠避。東人有個姑娘的兒子，冒姓了盧，稱爲盧二員外，在京城裏開個解舖，日前與我相好，故此來投奔他。因我好那清閒，他這裏有個莊子，我就住下，打些鳥鵲，植些花木，逍遙自在，魂夢俱安。前年聞得宋公明和東人被奸臣所害，我東人葬在廬州，我到墳前哭奠，又到楚州墓上奠了宋公明，回來就不出門。京城裏面消息大是不好。金兵札營在駝峯岡，皇帝又是個柔軟的，拜李邦彥爲相，力主和議。那兵部侍郎李綱是個文武全才，忠貞爲國，奸臣反不聽任，割了三鎮，搜括富室金銀犒師。百姓愁苦不可勝言。我盧二員外被拷不過，死了。旨意行到外因知郡，若不獻納，全家斬首。前日正聞得柴大官人也遭此事，監在滄州牢裏。如今得衆兄弟救出，這是極好的事了。目下京城光景，雖有老種經略相公、姚平仲等勤王之師，齊集城下，那誤國之臣，只要和議，不許出戰，眼見得大事已去了。城內城外水泄不通，二位兄長如何進去得？不如住在莊上，聽個消息。若汴京破了，此處也安身不得，要別尋去處了。」楊林道：「小乙哥，衆兄弟都重聚會了，何不也上山寨？」燕青道：「且看。」自此戴宗、楊林只住在燕青莊上不題。

且說欽宗皇帝五更早朝，文武百官皆列班次。欽宗道：「金兵攻打各門甚急，諸卿何以禦之？」宰相李邦彥奏道：「金朝興十萬大兵，攻壞河北河東，其勢方張，莫能相抗。今四面合圍，三軍喪膽。若與之戰，如泰山壓卵。請聖上暫幸襄陽，以避其鋒。俟天下勤王之師，以圖再舉。」

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緋袍象簡，乃是兵部侍郎李綱，叩首諍諫曰：「不可！道君皇帝挈社稷以授陛下，京師百萬生靈，奈何委而棄之？且天下城池，豈有如京師這般堅固的？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以待勤王之師。若出都城，金人健馬來追，何以待之？」欽宗道：「當今誰可爲將，以退敵兵？」李綱道：「朝廷高爵厚祿，崇養大臣，原爲有事之用。如种師道、姚古、宗澤等，皆老將知兵，拜爲大將，悉以外事付之。京城裏面，遭大臣彈壓，隨機應變，憑城固守，待金兵糧盡力疲，然後出戰，必獲全勝。如此則宗社可安，皇圖永固矣。」欽宗道：「种師道可即拜爲大將，授以兵權。城內防禦，無過於卿。」即除尙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東京留守。

李綱謝恩而出，整頓守城之策。李邦彥白時中又奏道：「李綱書生之見，不可聽從。种師道年邁八旬，豈可爲將？今軍心離散，勢已崩潰。萬一都城失守，有聖躬竟作孤注。昔太王遷於岐州，與周家八百年之基業，斷無捨萬全勝策，蹈此險着。」

欽宗聽了，顏色陡變道：「幾爲李綱所誤！」倉卒降御榻道：「朕不能再留了！」命禁兵擐甲，帝駕乘輿，并六宮妃嬪，將出宮門。

李綱聞知，趨到駕前，慟哭死邀道：「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成行，何也？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爲護衛？昔日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倉皇幸蜀，宗廟朝廷，毀於安祿山。陛下奈何蹈其故轍？」便呼禁卒遍問：「還是願守宗社，願從行幸？」皆說：「願以死守。」欽宗感悟，遂止不行。禁衛六軍拜伏，皆呼萬歲。時有太學生，姓陳名東，是個忠貞之士，學貫古今，道師孔孟，遇事慷慨激烈，不避權貴。見欽宗止輦不出，遂率諸生俯伏奏道：「太祖皇帝，天縱聖神，削平禍亂，打成四百座軍州。太宗以下，列聖相承，深仁厚澤，培養元氣，故天降祥瑞，五穀豐登，人民樂業，遂成一百五十餘年至治。自王安石首變舊章，紛更新法，天下爲之凋敝，至今切齒。太上皇帝任用羣小，不理國事，漸至土崩瓦解。蔡京父子爲宰相二十餘年，妒賢嫉能，貪婪無厭，誤國欺君。高

佻童貫皆一介小人攀附蔡京致身顯爵朋黨弄權王黼楊戩擾亂朝綱擅開邊釁梁師成結怨於北朱勗貽禍於南——此數賊者同流合污敗壞國政陛下新登寶位宜信任賢良遠斥奸佞庶可宗社危而復安請亟發玉音將此數賊卽加顯戮使萬民吐氣六軍歡心則金人不戰自退矣」欽宗道：「朕在東宮深知此數人壞事但是太上皇帝寵任大臣朕卽卽位未可驟改其政以傷太上之心今可將此數人貶斥遠方俟金兵遠後再加誅戮。」遂傳旨到開封府提問陳東謝恩而退。

却說那開封府尹姓聶名昌爲人鯁直亦素嫉此輩當下奉了聖旨卽刻差使臣將蔡京蔡攸高俅童貫王黼楊戩梁師成等并家屬俱已拿到細加勘問蔡京等見時勢已易權不在手無可營謀各低首伏罪聶昌遂款逐事勘對明白皆發遠惡軍州安置家屬俱發配充軍田產資財藉沒入官充爲軍餉其獄奏聞欽宗依擬卽日押出都門不許停留京師百姓無不踴躍稱快。

尙書右丞李綱請府尹聶昌到來商議道：「那六賊釀禍已深得陳東敷奏聖上俞允勅批貴府充軍藉沒安置蠻烟人心雖快獨未足盡與辜聖上因初登天位恐傷犯太上故不肯加戮况本朝亦無誅斬大臣之例貴府若僉解出京我這裏有一勇士名喚王鐵杖此人力可扛鼎膽氣粗豪遣他去把六賊刺死與天下伸冤倘聖上知道我自去密奏必不妨事况這班奸黨不知屈害多少忠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極是快心之事。」聶昌道：「李大人之論正與下官暗合就去行事。」李綱喚出王鐵杖叩見府尹聶昌看那王鐵杖：

七尺以上身材三旬之內年紀兩臂如鑲鐵之堅筋絡結成紫塊雙眼比銅鈴之大瞳神暴露赤絲腰懸利刃慣能黑夜除奸胸蘊機謀偏要衆中刺佞若非易水悲歌客定是吳門任俠流。

府尹見了王鐵杖這般雄猛說道：「此人的是可用。」遂作別而去到了府堂簽押文書把各人家眷另行發遣蔡京蔡攸高俅童貫作一起押赴儋州王黼楊戩梁師成作一起押赴播州連夜趕出汴京不許遲延一刻那

押差官不敢遲慢，火速催逼起身。

那蔡京畢竟是老奸巨猾，與高俅童貫商量道：「我等作盡威福，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道萬年富貴，傳之子孫，誰知倉卒變起。道君皇帝傳位太子，我等便失了勢。朝廷別用一班人物，那新進書生，下手必毒。雖蒙聖恩安置烟瘴地方，只得苟延性命。但萬里之遙，前途難保無事。先要結識那押解的官，悄悄出城，不要去落驛館，隨路借貸民房，推到那裏再看機會，以圖生還。二位以爲何如？」高俅道：「老太師所見甚明。平日只瞞聖上，恣意而行，未免結怨於人。今已失勢，決宜謹慎。」童貫道：「從來貶謫大臣，多有中道被害。况這等事，我們長做過的。輪到身上，豈可不見機而作？」

蔡京就與押差官殷勤款洽，厚送禮物，求他保護。差官允諾，連夜出京，從小路而去，不題。

那王黼楊戩梁師成原用舊日規模，隨着家人，多攜行李，一路館驛宿歇，毫不准備，又不加禮於押差官，意氣自若，誇口道：「朝廷還有用我們日子，待金兵退了，使道君皇帝復辟，大行誅戮，那些後生小子，還不知我們手段哩！」

行至雍丘驛，噴驛丞不來迎接，王黼大怒道：「我是極品貴臣，雖遭貶謫，還是節度副使，你這廝怎的不遠接？」驛丞道：「兵馬充斥，供應皆缺。凡有官員來往，先發勘合，方好准備伺候。今驀地里到來，焉知是貴官不是貴官！這等威勢，只好前日使，如今用不着了！」竟自走了出去。

王黼自想，原說不通，只得罷了，叫家人自備夜膳，與梁師成楊戩同飲。押差官見不請他，已含怒意，教官丁看守，自去別房安歇。

王黼飲至半酣，說道：「我三人曾做掀天大事業，不料一旦失了權柄，受這小人欺慢，少不得再尋頭路，別圖富貴，豈可鬱鬱到那烟瘴地方埋頭縮頸的過日子？」楊戩道：「一時乎時乎不再來，一道君皇帝傳了寶位，使

是閒人，詔旨一些傳不通，何況我等？只索遂命安時罷了。」梁師成道：「不是這般講。天下事尚有可爲，難道就這樣罷了？王老先生必有一個大主意，不要把自家的氣先餒了。」王黼笑道：「實不瞞二位先生說，我已使小孩王朝恩到金營與元帥粘沒喝說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擄二帝北去，立異姓之人爲中國之主。」撚着白鬚笑吟吟的道：「安知我三人不在議立之中，不消幾日，便有好音。」

楊戩梁師成聽了，喜動顏色，稱贊道：「王老先生真有旋乾轉坤手段！若然事成，我二人當盡心輔佐。」王黼道：「富貴共之，不必多言，恐有泄漏。」於是開懷暢飲，大醉歸寢。

却說王鐵杖領了開封府尹之命，扮作差官，跨口腰刀，又藏鷓鴣七首，一路蹤跡而來。那蔡京一起並不見影。那王黼三人曉得落了雍丘驛，黃昏時分，先已飛入驛垣，閃在照壁後，窺見王黼、楊戩、梁師成共飲。王黼所談的心事，句句聽得明白，吐着舌頭道：「這賊如此無禮，怪不得尙書和府尹要殺他！」思量就要動手，恐怕人多未睡，驚動走了。耐至夜深，三人俱已大醉熟睡。家人等亦皆安息。輕輕扶開了門，閃入房中，把殘燈剔起，明白地好下手。見王黼等三人各自在張床上，鼾聲如雷，從衣褶底下取出七首。那七首真如一泓秋水，價值千金，刺出了一縷血，即便身死。拿起七首，將大指捺定，向王黼咽喉一刺；又復一縷血如泉湧，真夠直挺挺地，並無聲響。又向楊戩、梁師成兩個亦用此法。不消半杯茶時，三個窮兇極惡的奸臣，輕輕送入地獄了。

王鐵杖看那七首毫無血污，納入鞘中，又拔出腰刀，將三人首級割下，身邊有一皮囊，將首級納入囊中，收了口線，把腰刀也入了鞘中，背了皮囊，原從驛後牆上跳出。真是「會者不忙，不費一毫氣力。昔賢有詩嘆道：

開國承家遠小人，殃民陷主亦亡身。千年遺臭汚青史，玉帶緋袍化野燐。

不說王鐵杖背了革囊去回府尹的話，且說押差官五更起來，催趕行程。那些家人裝束行李在牲口上，請三位老爺起身再喚不應，把手去推，見血污滿手，急忙拿火去照，只見三個無頭的屍首，直僵僵在血泊裏，嚇得魂

魄俱喪。押差官走來驗視，曉得被仇家所殺，只得自回京城申報。家人買下棺木，將沒頭的屍骸入殮，寄放郊外。候旨發落。正是：

陽間幸少狐羣輩，地府新添獮惡魂。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跨青驃英雄尋退步 演六甲兒戲陷神京

却說王鐵杖到雍丘驛裏，將千金匕首刺殺了王黼、楊戩、梁師成，把三顆頭割下，納入革囊，回到開封府，復了府尹，將首級呈驗。府尹大喜道：「這三個奸賊也有今日，可與天下後世吐氣。只是可惜放過了蔡京、高俅、童貫。」王鐵杖道：「從京城暗暗尾去，只見王黼這一起，那蔡京等並無蹤跡，不知打那一路去了。」府尹道：「不打緊。且等他到了儋州，慢慢的處置他。」重賞王鐵杖，教去回復李尙書，把這三個首級沉於汴水之中，不在話下。那押差官也來申報。李綱在睿思殿朝見。欽宗道：「王黼等朕寬宥他，誰知在雍丘驛被仇家所殺，也算做申了刑章。這不必題起。只是金兵不退，朕日夜憂心，卿有何策可以拒之？」李綱道：「現今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師已集城下，陛下可即召見，築壇拜將，總統六軍，則金兵不日可平矣。」

欽宗開安上門，命李綱延入。時种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一見甚喜，道：「今日之事，卿意如何？」种師道朝見畢，奏道：「金人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乎？」欽宗道：「業已講和了。」

种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昔日澶淵之役，真宗皇帝獨奮乾綱，寇準勸御駕親征，敵軍望見御蓋，皆呼萬歲，故能成其和好，百年得以甯謐。今金人逞無厭之求，要割三鎮，搜括金銀犒物。三鎮爲汴京之捍蔽，若一旦與之，則汴京勢孤，無險可守。犒師之費，雖竭天下之力，尙不能足。廷臣不知立國之本，但從和

議被金人所欺，將見財窮地削，國運隨之。金人自稱有兵十萬，今臣與姚平仲、勤王之師共三十萬，城中弓弩手，尚有七萬，以數倍之衆，豈不能相拒？待其力盡渡河，遣兵追躡，邀其輜重，奪還子女，使彼畏懼，再不敢南侵矣。」

欽宗大喜道：「朕知卿老成練達，深曉兵機。」卽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以姚平仲爲都統制，种師道、李綱同出朝門，料理軍事，尅日交戰不題。

却說李邦彥見欽宗信任老种，慌忙奏道：「种師道年已衰邁，況且有病，如風中之燭，豈堪爲大將？金兵攻圍甚急，倘一戰而敗，陛下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何有於三鎮？何有於金銀等物？莫若力主和議，則國家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矣。」

欽宗心中惶惑，復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營爲質，求成。張邦昌、康王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韓離不道：「和議已成，何得違誓用兵？」張邦昌恐懼，涕泣對道：「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康王屹立，顏色自若，略不爲動。韓離不甚是重他，命康王還，更以肅王樞爲質。

李邦彥又奏：「乞罷李綱，以謝金人。」欽宗從之。大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張邦昌等庸謬忌嫉，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恐李綱成功，乘間阻撓，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綱而斥邦彥等。」

李邦彥尚不知人情洶洶，擺着頭踏，傳乎入朝。陳東直至其前，大罵道：「你這食飲庸流，竊取大位，主和議而害忠臣，不殺誤國之盜，何以謝天下！」毀裂衣冠，揮拳亂打。百姓搗破登聞鼓，喧聲動地。殿帥王宗濞極力救解道：「諸生且退，待我奏聞。」啓奏欽宗道：「人心已變，乞亟復李綱，以免生變。」

欽宗遂命內侍朱拱去宣李綱，復爲尙書右丞，充京城四面防禦使。內侍朱拱軀體肥胖，行步甚遲。百姓大怒道：「你這鬩狗，一向專權用事，蒙蔽聖上，今着你宣召李綱，故意遲慢，違背旨聖。」衆人把他頃刻斲割了，并殺

內侍十餘人，詔起种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輿而至。衆襄簾看道：「果是我相公也！」一塵聲喑而散。

當下李綱與种師道、姚平仲商議進兵。師道曰：「敵勢方張，不可僥倖。待我舍弟師中到來，他有關兵二萬，皆是狻猊之士，方可併力成功。」

李綱唯唯。种仲道：「汴京危困已久，君父焦勞，士民倒懸。今有勝兵三十萬，可以一戰，何必要等師中來？若逗留不至，恐失天下之望。」

師道不聽。姚平仲忿然回營，召將校計議道：「种師道真是老悖無能！身爲都將，手握重兵，不肯速戰，必要等師中到來，此不過功名欲出於一門耳！我姚氏世爲山西大將，何弱於种家？我獨驅麾下二萬精兵去駝牟岡，自破金營，生擒幹離，不奉肅王而還，豈不成震世之功，羞殺那老悖！」

衆將校皆踴躍願戰。姚平仲大喜，遂挑選精兵二萬，兵器鋒利，盔甲鮮明，待明日黃昏進發。都署已定。誰料麾下有一裨將犯了軍令，姚平仲喝令斬首，衆將請饒，免了罪，打一百棍，正懷恨在心，聞知去劫金營，暗思道：「何不去通報金營，不唯泄了這恨，抑且富貴可圖。」遂偷出到金營，報與幹離。已作準備。

姚平仲至初更時分，人銜枚，馬摘鈴，領二萬雄兵，到駝牟岡來，聽得金營內鼓打三更，並無動靜，排開鹿角，大喊殺入，是個空寨。姚平仲大驚，知是中計，連忙退兵，只聞號炮連聲，四面八方的殺來。

姚平仲雖然英勇，怎當十萬大兵攢殺攏來，奮起神威，殺條血路，出得金圍，回頭看時，二萬雄兵，盡皆陷沒，只剩得一人一騎，仰天長嘆道：「皇天不佑大宋，何不能使我成功也！」泣數行下。尋思道：「主上懦弱，李邦彥等力主和議，獨有李綱一人忠心爲國，極勸交戰。今全军覆沒，有何面目去見那班奸黨？种師道持重，也嗔我恃勇輕進了。雖然後會可圖，大丈夫豈受他人之辱，不如自刎。」遂抽出佩刀，又尋思道：「人生富貴功名如水上浮漚，縱使成得功來，也不免一兔死狗烹。」一鳥盡弓藏。所以范蠡作五湖之遊，張良訪赤松之跡。父母妻子亦

不過愛慾纏牽，與自己有何關係？不如尋仙訪道，作世外之遊，是英雄退步的本色。便把念頭放下，頓覺遍體清涼。脫了血污的袍甲，除下兜鍪，把兵器擲於道傍。又尋思道：『到何處去隱逸才好？』猛然想起道：『從關陝秦隴入蜀，有峨嵋青城之勝，必然神仙窟宅。那時求師修煉罷了。』

看官，那姚平仲是熙河宣撫使姚古之子，世爲將種，身長八尺，奕奕紫髯，有萬夫不當之勇，胸懷慨爽，愛惜士卒，是一員存將。那乘着的青騾，矯健如龍，渾身青毛，無一點雜色，日行八百里，是一神駿。姚平仲道：『青騾青騾！我思量與你共立功名，以垂不朽，誰知不偶，棄職歸山，永作世外閒人，你也免受奔馳矢石之苦！我今與你如骨肉一般！』遂加鞭前進，不分晝夜，兼程而行。

那青騾也會意，四蹄騰空，如流星掣電相似。到了青城山，長松古澗之傍，解了鞍轡，放青騾去嚼草飲水。姚平仲見峯巒奇秀，洞壑幽邃，伸一伸腰道：『這身軀今日纔是我的了！若在富貴場中，不是鼎鑊，便是斧鑕，要甚分茅胙土，要甚蔭子封妻，不如餐霞吸露，養汞調鉛，纔是英雄退步也！』

正在自言自語的說，只見山岡上走下一個道人來，頭縮着雙髻，坦開大膽子，懶敲着漁鼓簡，唱來道：咄，咄，咄，茫茫大地如墨黑，休，休，休，世人盡到烏江頭。忍，忍，忍，弄盡聰明反作蠢，來，來，來，戰場白骨生青苔。

姚平仲看那道人，生得清奇，唱得透徹，想道：『必是神仙了。』道人道：『你爲着蠻觸上一丟兒功名，陷害了二萬人的性命，這罪孽却也不小！』

姚平仲吃了一驚，拜伏在地。道人笑道：『幸你見機得早，事跡與我同類，特來度你。我是大漢鍾離權是也。你雖有根器，還須行頓漸之法，方成仙道。你隨我來。』

姚平仲起身，那青騾似認得路一般，在前先走，踰山度嶺而去。後至孝宗年間，吳郡范成大爲劍南採訪使，已

過五十多年，在青城山遇着姚平仲紫髯過腹，兩目炯炯如電，長嘯一聲如裂帛，響振山谷，跨着青騾，層巒疊嶂之上，如飛而去。蓋真得道者。陸放翁有古風一篇紀其異云。

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凜靈芝。金骨換綠髓，欵然松杪飛。

閒話休題。再說幹離不獲了全勝，反遣使臣王汭來責敗盟用兵之故。欽宗不勝戰慄，心中甚悔，命吳玳復去求成。幹離不准和議，攻城甚急。李邦彥從中又加譏謗，因罷李綱種師道兵權。

時有參知政事孫傅奏道：「臣遇異人，姓郭名京，善演六甲遁法，談笑之間，可退金兵。」欽宗便教宣來。原來郭京在建康哄王朝恩取花恭人秦恭人花逢春監在東樓，被樂和用計逃出一場掃興，歸到東京，原在林真人門下。林靈素死後，無得歸着，因王朝恩一脈，去趨附王黼，王黼又貶削被刺，別尋一薦主，得入孫傅之門。那孫參政是個誠朴的人，被郭京一片浮詞說得天花亂墜，信爲實然，遂去保奏，奉旨宣召，同進內廷。

郭京朝拜畢，欽宗道：「孫參政奏卿有六甲神術，可退金兵，不知果否？」郭京道：「臣從幼好道，修煉西蜀鳴鶴山中，得漢天師張道陵所藏祕訣，遂能役鬼驅神，移山喚海，五行遁法，縱有十萬敵兵，只消作法一晝夜，盡皆伏倒，欲誅則誅之，但恐傷上帝好生之德，只令其納款輸心，抱頭鼠竄而去，終世不敢再來侵犯。臣祖父以來，世沐皇恩，親見陛下睿思不寧，故與參知政事孫傅言之。今蒙聖上宣召，敢不竭盡犬馬之勞，使金人降伏，社稷復安，臣之所幸也。」欽宗大喜道：「太祖列宗有靈，降此奇人以祐社稷。凡有應用之物，卿可開列，敕該衙門備辦。」郭京道：「命有司擇一空闊之處，築一座天壇三層，共高七丈二尺，擺列九宮八卦，天地風雷五行旗幟，華蓋幢幡，選民間十六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相貌端妍的童男童女，捧劍執爐，司香秉燭，共二十四名，甲士選七千七

百七人，不論軍民雜役，只要年甲相合的，并牲醴綵繒什物。演法七晝夜，然後出師。金兵自然退服。」
欽宗准奏，即命孫傅監督料理。各部錢糧，並許吊用。孫傅、郭京領旨出來，即擇良岳中高爽之地，依法築台，置備應用之物。

郭京出了曉諭，招集年命相合的人，旬日之間，俱已齊備。欽宗御駕到壇，焚香祝天，祈求保國。看郭京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書符嘔水畢，聖駕還宮。

郭京每日演法三次，支用金帛，俱乾沒入囊。其童男童女，晚間隨侍，多被玷污。那郭京原是貪淫小人，前日見了秦恭人花公子，不勝垂涎，豈有端妍妙齡的男女，奉聖旨聽他調度，安肯放過？只是朝廷合當傾敗，信此邪法，思量去退勁敵，真是貽笑後世！

却說韓離不望見城中造這座高台，香烟繚繞，絳節飄搖，不解其故，使細作打探，却是郭京演法。韓離不大笑道：「這宋官兒這等孩子氣，兩軍對壘，不去挑兵選將，却行邪術，真是死活不知的！我所忌者，李綱、种師道二人，如今俱已罷職，任他百萬天兵，我何畏哉！」遂催兵晝夜攻打。滿朝文武，盡皆寒心。欽宗深信七日之後，決能破敵，在宮中且自飲酒作樂，反不以社稷爲事。

郭京演法七日，毫無應驗，談笑自若，說道：「非至危至急，吾師不出。」時大雨雪，旬日不霽，萬民愁嘆。金兵却分四翼攻通津門，欽宗差內侍催郭京出兵。郭京遣守禦兵盡皆下城，不許窺探，大開通津門，領年甲相符的七千多人出戰，都被金兵如風捲殘雲，殺得一個罄盡，死屍填滿護龍河。

郭京知事已敗，慌忙收拾金資逃遁。金兵鼓噪登城，無人敢敵，把汴京陷了。這分明是「開門揖盜」。

欽宗聞之，慟哭道：「悔不聽种師道之言，以至如此！」何真清范瓊率民兵巷戰。韓離不言，言「自古有南必有北，不可無也。今日所議，請道君與少帝親到營中面商和議，割地退兵。」欽宗道：「上皇驚憂成疾，不能出城，

如必要往，朕當自去。」遂奉表請降。士庶太學生等迎謁。欽宗掩面大哭道：「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欽宗至金營，幹離不留住不放，索黃金一十萬錠，白金二十萬錠，綵帛一十萬疋，割河北河東三鎮，逼帝易服。侍郎李若水抱持而哭。幹離不令曳出仆地。傍邊有人勸道：「事無不可爲，今日順從，明日就富貴了。」若水嘆道：「天無二日，我豈有二主哉！」罵不絕口。金兵大怒，以刃斷頸裂舌而死。幹離不道：「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幹離不下令，逼道君皇帝，太上皇后，康王之母章妃，夫人邢氏，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至金營。獨元祐皇后，以廢居私第得免。凡法駕，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籍，友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倡，府庫積蓄，爲之一空。又遭吳并莫儔入城，集百官議立異姓爲主。衆莫敢出聲。

王時雍探知金人之意，以張邦昌姓名入議狀。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府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不肯署名，逃入太學。餘皆唯唯。金人遂立張邦昌爲楚帝，朝見百官，署職加稱「權」字。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道：「相公認真要立爲楚帝呢，還是暫暫寒人之意徐作良圖？」張邦昌道：「說甚麼話！我身爲大臣，不能匡救國難，今爲金朝所立，勉強應命，豈有自立之意？」呂好問道：「中國人民共沐大宋恩澤，無日不思其德，特畏金朝兵威，暫時順從，若金兵一去，就不能保如今日了。只看康王爲大元帥，徵兵於外，元祐皇后垂簾于內，此殆天意欲中興宋祚，相公亟宜改圖。且宮省故吏，豈可一旦居正殿？宜寓宿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下行文書，不可稱聖旨。爲今之計，當迎元祐孟太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可轉禍爲福。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在社稷，若貪居天位，遲疑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之晚矣。」于是張邦昌乃遣謝克家至濟州迎請康王還都。

且說康王在金營逃回，追兵趕來，黑夜之中，躲在樹林裏。忽見一匹白馬騰嘶，康王連忙跨上，加了兩鞭，那馬咆哮飛走。到得天明，離金營已遠，那馬便立住不肯走。康王仔細一看，乃是崔府君廟中的泥馬。至今傳說「泥馬渡康王」，可見真命天子，百靈自然呵護的。

康王不勝奇異，下了馬，東西瞻顧，不知投何處去好。只見旌旗閃動，金鼓齊鳴，塵頭起處，一彪人馬來到。康王只道金兵追到，心驚膽戰道：「這番性命休矣！」近前一看，乃是東京留守宗澤領一萬人馬來勤王，見了康王大喜，拜畢說道：「天幸留得殿下，中興有日！」即請到濟州，州衙暫作行殿，招集四方豪傑。

旬日間，張浚、苗傅、楊沂中、田師中、梁揚祖等一班戰將皆歸麾下，兵勢大振。當日集各將商議進兵，聞得二帝俱留金營，東京已破，張邦昌立爲楚帝，康王大慟。宗澤等勸道：「大王當枕戈嘗膽，即日興師克復京城，以救君父之難，哭之無益。」忽報謝克家、齋元祐、孟太后手詔迎接還都。康王收淚接詔，率衆將開讀詔云：

大宋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費，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復。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亟嗣統緒，以永皇圖。

開讀詔書已畢，諸將皆勸進。宗澤道：「南京乃太祖興王之地，爲四路之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康王遂決意趨歸德，改爲應天府，命築壇於府門之左。

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尊欽宗爲孝慈淵聖皇帝，生母章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其下文武百官陞拜有差，改爲建炎元年，是爲高宗。

不說南京卽位之事，再說金兵屯在駝峯岡，斡雖不因金帛未足，必要勒完，戶部尙書梅執禮道：「天子蒙塵，臣民皆顛致死，雖肝膽不計，於金銀何有？實是比屋枵空，無以應命。」斡雖不大怒，將梅執禮梟首示衆，仍着監

禁各餉戶家屬責限比完。士民無不隕涕。

却說那戴宗、楊林在燕青莊上聞知汴京已破，二帝俱留金營，嗟嘆不已。戴宗道：「大事已去，我同楊林回到飲馬川去覆李應。」燕青道：「且再留兩日，更有商量。我想京城已陷，河北河東皆割與金朝，此間亦不能久住。我欲更尋去向，只是還有一段心事要完，待做了，方送二位還寨。」戴宗道：「有何心事，就去做來。」燕青笑而不言，正是：

亡國孤臣空飲恨，讀殘青史暗銷魂。

不知燕青說出甚麼心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換青衣二帝慘蒙塵

獻黃柑孤臣完大義

却說金兵羈留二帝，并后妃宗室，盡驅歸北，因追索金銀緞疋未完，屯扎在駝牟岡。其時四野蕭條，萬民塗炭。戴宗、楊林要到飲馬川回覆李應。燕青道：「我有樁心事未完，再消停兩日。」問他又不肯說。次早對楊林道：「今日我同兄長到一處去完心事。」戴院長且住在這裏。」燕青扮做通事模樣，拿出一個藤絲織就紫漆小盒兒，口上封固了，不知甚麼東西在裏面，要楊林捧着，從北而去。

約有十五里多路，只見一座山岡下，平坡之上，扎一個大營，排千餘頂皮帳，數萬金兵屯駐。楊林道：「怎麼走到這個所在來？」燕青道：「你只不要開口，只顧隨我來。」到得營邊，楊林舉目一看，但見：

刀鎗密密，戈戟重重。皂鵬旗閃萬片烏雲，黃皮帳映千山紫霧。如山馬糞，大堤上消盡無數鶯花；遍地人頭，汴渠中流出有聲膏血。悲笳吹起，慘動鬼神；吶喊聲齊，振搖山嶽。石人見了也生愁，鐵漢到來多喪膽。

楊林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見了不覺毛髮直豎，身子寒抖不定。燕青神色自若，向着守營門的官丁打了一回話。那番官叫小校執枝令箭，引他兩個進去。轉過幾個大營盤，中央一座帳房內有二百雄兵把守，擺列明晃晃刀鎗。只見太上教主道君皇帝頭戴一頂黑紗軟翅唐巾，身穿暗綠團花九龍環繞的袍子，繫一條伽南香嵌就碧玉帶，着一雙挽雲鑲錦皂朝鞋，一片紅氍鋪着，坐在上面，眉頭不展，面帶憂容。

燕青走進帳房，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五拜，叩三個頭，跪着奏道：「草野微臣燕青，蒙萬歲赦免罪犯，天高地厚之德，粉身難報。一向流落江湖，今聞北狩，冒死一覲龍顏。」

道君皇帝一時想不起，問：「卿現居何職？」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當年元宵佳節，萬歲幸李師師家，臣得供奉，昧死陳情，蒙賜御筆，赦本身之罪，龍劄猶存。」遂向身邊錦袋中取出一幅恩詔，墨跡猶香，雙手呈上。

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原來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義之士，多建功勞，朕一時不明，爲奸臣蒙蔽，致令沉鬱而亡，朕甚悼惜。若得還宮，說與當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廟，子孫世襲顯爵。」

燕青謝恩，喚楊林捧過盆盤，又奏道：「微臣仰觀聖顏，已爲萬幸。獻上青子百枚，黃柑十顆，取苦盡甘來的佳識，少展一點芹曝之意。」齊眉舉上。

上皇身邊止有一個老內監，接來啓了封蓋。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納在口中，說道：「連日朕心緒不寧，口內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煩。」嘆口氣道：「朝內文武官僚，世受國恩，拖金曳紫，一朝變起，盡皆保惜性命，眷戀妻子，誰肯來這裏省視！不料卿這般忠義，可見天下賢才傑士，原不在近臣勳戚中。朕失於簡用，以致如此。遠來安慰，實感朕心。」命內監取過筆硯，將手內一柄金鑲玉把白紈扇兒，吊着一枚海南香鷓鴣龍小墜，放在紅氍之上，寫一首詩道：

笳鼓聲中藉纛茵，普天僅見一忠臣。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賚黃柑慶萬春。

寫罷，落個款道：「教主道君皇帝御書。」就賜與燕青道：「與卿便面。」燕青伏地謝恩。上皇又喚內監分一半青子黃柑：「你拿去賜與當今皇帝，說是一個草野忠臣燕青所獻的。」內監領旨而去。

燕青還要俄延，當不得執令旗的小校連次催促，止不住淚落滿腮。上皇亦掩面而泣，又降玉音道：「和議已成，蒙金朝大元帥許放我父子回朝，那時宣卿特授清職。」

燕青復拜了四拜，隨小校而出。守營官見燕青手內紈扇上有字跡，恐傳遞機密事情，細細盤問。燕青解與他聽，方纔放出。

兩個取路回來。離金營已遠，楊林伸着舌頭道：「嚇死人！早知這個所在，也不同你來！虧你有這膽量！」燕青道：「遇着要緊所在，再變不得臉色，越要安舒，方免疑惑。我已完了這件心事了。當初宋公明望着招安，我到李師師家，却好御駕到來，乘機唱曲，乞了這道恩詔，實是感懷聖德。可憐被奸臣所誤，國破身羈，我心中不認，故冒死朝見，以盡一點微衷。他還想着回朝，這是金人哄他的說話，恐永世不能再見了。」楊林道：「天下多說是個昏君，今日看他聰明得緊，怎麼把錦繡江山弄壞了？」燕青道：「從來亡國之君，多是極伶俐的，只爲高居九重，朝歡暮樂，那知民間疾苦，又被奸臣弄權，說道四海昇平，萬邦寧靜。一概的水旱飢荒，盜賊竊發，皆不上聞。或有忠臣諫諍，反說他謗毀朝廷，誅流貶責，一朝變起，再無忠梗之臣與他分憂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楊林道：「我們平日在山寨長罵他無道，今日見這般景象，連我也要落下眼淚來！」

兩個說着，走不上五里路，只聽得一片哭聲，一隊兵押着男男女女二三百的難民，都是鬚頭垢面，衣衫襤褸，號咷的哭來，走得慢的，那兵丁拿藤條劈腳打來。燕青楊林閃在一邊，讓他們走過。內中有個中年婦人，攜着一個青春女子，見了燕青，一把扯住，哭道：「小乙哥！你救我母子則個！」拿藤條的又是一棍道：「還不快走！」那母子哀求道：「要納銀子時，遇着親人也要通個信設處！」又哭道：「小乙哥！二員外比責不過，已身故了。還要

八百兩銀子，纔可足數。如今家資蕩盡，女流之輩，那裏得來！開封府不顧死活，把我母子二人和一班未完的解到金營追比。若三日不完，帶到大名府老營裏去。再若不清，拿去作奴婢驅使。少年有姿色的，賞爲娼妓。這怎去做得？你是至誠君子，必要救我母子二人性命，再不忘恩！」燕青滿口應承道：「二安人不必憂心。我小乙明早必來回贖。二員外身亡，我知道的。只因京城圍住，進來不得。今見了二安人和小姐這般慘狀，如何不動念！」二安人又千叮萬囑，灑淚而去。

燕青又挑着愁擔子，回到莊上，與戴宗說知朝見道君皇帝，進獻黃柑青子，蒙聖恩賜這柄白紈扇，上面親題一首詩。戴宗接過看道：「寫得這般好字，却救不得身陷國亡，說也可憐！」楊林道：「院長，你不見金營中這般威勢，我見了膽寒起來，虧小乙哥不動聲色！」

燕青道：「這個心事，也算完了。只是盧二安人和小姐解到金營，還要八百兩銀子纔好回贖。莫說我受東人這般擡舉，二安人是他至親瓜葛，該當搭救報恩。楊林哥，你見的那般慘狀，鐵石人也要慈悲。我在山寨裏分給的，并從征賞勞的財物都積在這裏，一毫也不敢妄用，思量做些正經事。今日去回贖二安人小姐，極是正經事了。難道是守錢虜吝惜財物的？但不知有這許多也沒有待我取出來看。若湊得來，又完了我身上一件心事。」走進房裏，傾囊倒篋，盡數取出來，稱估一番，正符其數。歡天喜地的道：「我應便應承了，唯恐不足。如今恰好有此數，這是天從人願了。」叫小廝把報曉的公鷄宰了，取着弩箭，同戴宗、楊林到岡子邊樹林裏道：「我前日要上梁山泊請兵救盧員外，身邊沒有盤纏，剛剩一枝弩箭，見一雙喜鵲飛來，我對天買卦，若射得這個鵲着，盧員外性命還有救，一箭射去，正中喜鵲尾上。我今日兌足銀子，要去贖回安人小姐。這枯枝上一羣的慈鴉，若贖得回，也要射一隻下來。」一眼覷定，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颼的射去，倒跌下兩個。原來弩箭鋒利，慈鴉並棲射透一隻，傷着那隻翼翅，也墜下來。燕青不勝之喜，說道：「本意要中一隻，却是連中，正應他母子二人。」

正說着，見個兔兒撲速的跑來，見了人，往草中一鑽。楊林便隨手抓住，同那慈鴉拿回來整理起來，喫得歡暢。次早又同楊林把銀子打作兩包背了，從舊路到駝牟岡來，尋着看守收餉銀的頭目，說是開封府解來盧俊德的家屬婦女兩口（莫氏、盧氏）助餉缺額銀八百兩，今來交納回贖。那頭目把餉簿查閱，果有這婦女兩口尚少八百兩，喚出莫氏、盧氏，當面認過，把天平兌足銀子，給了徵收印票。

二安人見燕青來納銀子，已收過了，心中歡喜，思量同燕青走出。頭目喝住道：「往那裏走？在開封府交納，只要此數目；既解到營中，還要三百兩常例。若去大名府就要六百兩了。」燕青目瞪口呆，半晌開口不得，尋思道：「已盡數收拾，那裏再討得來？」二安人兩淚交流，只要尋死。燕青道：「也罷，限我五日，再納常例。」頭目道：「若不拔營，十日便限你；拔起營來，一刻也限不得，兌足六百兩，到大名府即刻便放。」

燕青見那人是東京口音，裝做金兵模樣，便道：「三百兩銀子也是小事，只一時不湊手，上下也同是本京人，略放些情面。」頭目道：「錢糧干係，一毫也通不得情。若是不捨得，連這八百兩也拿了去，只怕這兩口婦女到大名府要受苦哩。」

楊林在傍，心頭火發，兩眼睜起，恨不得一刀就砍了他。燕青知道拗不過，安慰二安人道：「正額不缺，現有印票在此，五日內決尋這三百兩常例來。若到大名府，只索加上三百兩，必來相贖，不可心焦。」又取出五兩另碎銀子遞與二安人道：「這銀子放在身旁，恐怕還要小使用，買些食用。」

二安人哭謝，可憐又被他牽了進去。楊林走出營門，說道：「怎奈這廝本是東京人，却裝出這般腔子來勒措人，那裏看得過！」燕青道：「莫說這些小人，多有朝廷大臣一撥轉身子就變了心腸，只因人心不好，所以天降禍亂，正好殺戮哩。」這不必提起，只是那裏去尋這三百兩銀子？楊林道：「不難，要戴院長作起神行法去山寨裏取了來就是。」燕青道：「我也是這般想，故要他限五日，只恐怕來不及。」

兩個有興而來，沒興而返。一步懶一步，走回對戴宗道：「極刁惡的是中國人，搜括金銀，不要和議。今京師已陷，二帝宮嬪俱留住營中，眼見得和議不成了，便可饒了那些助餉的百姓，偏要獻勤解到金營，敲脂吸髓，竭盡無餘。正數不少，也就罷了，又加出甚麼常例，睜起雙眼，不留一些情。你說氣得過氣不過？我想「救人須教徹」，這裏再無擺佈，要煩院長去飲馬川，說我一時仗義，要救安人小姐，尙少三百兩常例，求兄弟們完美這樁事。不知五日內可往回得麼？」戴宗道：「空身轉回，也來不及帶着銀子，作不得神行法，須用牲口馱着，五日決不能夠。」燕青道：「若移營到大名府，又增出三百兩，索性要求衆弟兄商借六百兩，敢懇院長作速竟送到大名府城外，我同楊哥在那裏等候。」戴宗依允，到五更自去不題。

燕青楊林到午後，又去駝車岡，看拔營沒有，只見淨蕩蕩地，昨夜就去了。道君皇帝和欽宗、六宮妃嬪、文武官僚，并助餉百姓，搶擄來的子女玉帛，一齊北去。那營盤空地上，無非殺戮的死屍，牛馬撒的屎，臭穢不可當。燕青不勝感嘆，有詩爲證：

藝祖開楚惠澤存，金甄無缺錦乾坤。青衣行酒重遭辱，野老江頭聲自吞。

燕青道：「大營已拔，在此無益。我和你到城中去看看，明日起身到大名也未遲。」楊林道：「使得，看亂後的光景怎麼樣。」

兩個迤邐行去，從宣化門進城。只見萬戶蕭條，行人稀少，市肆不開，風景悽慘。那龍樓鳳闕，依然高插雲霄。只是早朝時分，鳴鐘伐鼓，九重之上，百官朝拜的，不是姓趙的皇帝了。

燕青不勝感傷，轉過兩條街，到盧二員外門首，見房子已被火焚，一片瓦礫之場，鄰人大半逃散，又增一番悲切。楊林道：「肚子已飢，沒處買東西喫。天色將晚，出城回去罷。」

二人走不上百步，見個人衣襟內包了二三升米走來。燕青認得是二員外家小主管盧成，叫住問道：「這房

子幾時燒的？那盧成見了，大哭道：『小乙哥，二員外死得好苦，安人和小姐又被解到金營去。小的去尋訪，管營門的不肯放進，杳無音信。聞得拔營到大名府去，也是死數。房子是破城時放火燒的。家伙蕩盡。我在後巷裏賃間房子住，手內苦無一個錢，飢餓不過，把件衣服換得這三升米。』

正說間，天忽然下起一陣驟雨來。盧成道：『且到小人家裏躲過雨。』

燕青楊林急走到後巷。盧成推開門，是一間破房子，撥一條折腳的板橙坐下。燕青道：『安人小姐解到金營，尚缺正數八百兩銀子，我已兌足，現給印禁在此。還要六百兩常例，到大名府回贖，使人那借去了。我明日就趕到大名府去贖領回來。』盧成道：『難得小乙哥這般仗義，若論我，但有傷心，要尋一貫錢也設處不出。』

燕青見雨又不止，天色昏黑，出城不得，取出二錢銀子，叫盧成買些酒，且過了夜，明早出城。『你在此艱難，可跟我到大名府去回贖安人小姐。』盧成道：『小人也巴不得要見安人一面。如此甚好。』便到隣舍家借了酒壺。

不逾時，買了酒，提一塊熟羊肉回來，燙酒煮飯同喫了。沒有鋪陳，睡不得，同楊林就坐在板橙上打盹。巴到天明，盧成並無家業，一同出城。到莊上，燕青把細軟衣服裝做兩擔，兩個小廝，喚大的隨去挑行李，那小些的是本村人，把家內什物并山園產業，俱着他父母來居住看管。

他四個都換了服色，楊林提把朴刀，燕青跨口腰刀，掛了弩箭。盧成和大小廝各挑一担行李，在路行了幾日，霖雨不止，道路泥濘，甚是難走，又多土寇乘機劫奪。燕青道：『這般泥濘天氣，男子尚然難行，不知二安人，和小姐怎地受苦哩！本等納了正數，就該放回，又增出常例，都是人心不好，大害逢着劫數，自然生出許多磨難來，把人性命細細消磨。』

一日天晴，正是五月間，甚是暄熱。燕青楊林空身走還好，盧成與小廝挑着重担子，趕不上，常差一二里路。有

座小岡子，燕青楊林先走上，也覺喘急，坐在松樹下，等他兩個來，半日不見到。

燕青楊林重復下岡，只見盧成空着身子，如飛趕來，見了燕青道：「不好了！小廝被剪徑的害了！還要殺我，只得丟下担子，纔走得脫。」燕青吃了一驚道：「在那裏害了？」盧成道：「東首廟邊，他在前面走，不防閃出兩個人，一棍打倒我，慌了，撇下担子，走來報知。」

燕青楊林同到廟邊，果見小廝頭破腦裂，死於地下。燕青道：「可憐！這小廝隨我幾年，倒也乖覺，却被人暗算死了！怎地抓出那毛賊與他報仇！」叫盧成在廟背後掘一深坑，把他埋好，免得暴露。楊林與盧成把死屍擡到廟後，擇一塊平坦之處放好。盧成道：「又沒有鋤頭，怎生好掘？」楊林將朴刀把泥土掘起，約有三四尺深，將屍放下，把泥土蓋上，又尋兩塊石頭壓在面上，恐有野獸來侵犯。

不多時，埋好了。燕青道：「衣服盤纏都沒了，怎處？」楊林道：「我身邊還有幾兩銀子。」燕青道：「既如此，快去趕宿頭。」

正要上廟前大路上，只見塵頭起處，金鼓齊鳴，有一路過客商，如飛的走，說道：「不好了！金朝大兵在此經過，隨路殺人，到那裏躲避才好！」

燕青楊林也退了轉來，隱身在樹木深密處，偷瞧那金兵一隊隊的來，絡繹不絕，旌旗擁蔽，戈戟森嚴，一隊步兵一隊騎兵間雜而來，塵沙蹴見，半天昏黑。燕青道：「十來萬大兵，明日也過不完。這裏不可久住，萬一被他看見，性命難保，且去尋條小路，抄出大名也好。」遂取小路進去。

不上四五里，有個小村莊，挑出酒帘。楊林道：「且買些酒喫，就好問路。」走進店中，叫酒保打角酒：「有甚麼過口？」酒保道：「大兵荒亂，宰不得牛，只有鹽煮豆子。」把三隻大碗，一盤煮豆，喫了一回。燕青問道：「這裏可有小路轉到大名府麼？」酒保道：「有條山路，比大路近一百多里，只是崎嶇險峻，不好行走。再走五里，便是金

鷄嶺下嶺是野狐鋪，到大名只有一日路程了。」燕青道：「如此快去。今日趕到野狐鋪安歇。」

楊林算還酒錢，出門便走。果有五里遠近，見那金鷄嶺却也險惡。三個都立住脚，聽得雷鳴的響，不知甚麼聲音。有分教：

狹路相逢天網密，軍中辯難故人歡。

此去野狐鋪有何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野狐鋪正言折王進 大名府巧計救關勝

却說燕青挑行李的小廝被剪徑的悶棍打死，楊林盧成將他埋在廟背後，正值金兵經過，前去不得，問酒保走出小路，到金鷄嶺下，聽得雷聲轟激的一般，原來一道瀑布泉從高峯頂上衝到石潭內，放溜下去，那碎石阻住，水勢激怒，故這般作響。將要上嶺，見大墳塋內，兩個人廝打。聽得一個道：「你這沒人倫禽獸，怎麼把嫂子佔了，今日又要獨吞這兩担行李。」那個也罵道：「沒廉恥！甚麼嫂子白欺佔的，自然公用這兩担行李，是我用手的，理該多些。」

楊林聽得道：「這兩個說得詫異。」盧成仔細一看，便道：「那個臉上有刀疤的就是打死小廝的。」楊林挺朴刀趕去，大喝道：「你這兩個毛賊，打死我小廝，在這裏分贓不明，喫我一朴刀。」那兩個見了，放了手便走。一個走得遠的，却先倒地。楊林把這個砍中頭顱，跌在一邊。那先倒的是燕青放弩箭射中心窩，口吐鮮血而死。

那墳塋前面有座祠堂。楊林推門進去，見行李俱已打開，一個村莊婦人閃在牀背後。楊林扯出婦人跪下，說道：「奴不是那兩個盜人妻子，是城內鄉宦人家看守墳塋的。丈夫名喚井大。因這曠僻去處，並沒有隣舍，那兩個是弟兄，叫做富郎貴，不知是那裏人，黑夜趕來，把丈夫殺死，輪佔了我。這郎貴要與哥子廝併，今日爲這兩

担行李，故此相鬧。」燕青道：「鄉村婦人不知節義，責備不得許多，饒他起來。我且問你被他欺佔幾時了？還有宗族可回去麼？」婦人道：「不上一個月，日間鎖我在屋裏，晚間去剪徑。我有個哥哥在城裏，因兵荒馬亂，好幾時不來。苦無人拘管，自會去尋。」

燕青見日色平西，問道：「過這金鷄嶺，到野狐鋪有多少路？」婦人道：「差不多七八十里。那嶺上虎狼極多，晚了上去不得。」燕青對楊林道：「真是晚了去不得。且到酒店宿了，明日過嶺罷。」婦人道：「多虧官人們殺了那賊，與丈夫報仇。我這裏害怕，也住不得，明早去尋哥哥。官人們就在這裏宿了，這兩個是獵戶出身，有醜臘野味在此。」燕青笑道：「我們也不是好人，你要仔細。」婦人道：「看來是斯文君子，不比這兩個賊頭賊腦的。」燕青道：「他把我小廝打殺了，搶這兩担行李，因大路上金兵經過，我們抄出小路，恰好遇見兩個，却償了小廝的命。可見天理昭彰！」叫盧成把兩個死屍拖過。

燕青楊林去玩那瀑布泉，多時回來，婦人整備了兩瓶燒刀子，幾品獐兔野鷄之類，喫飽了，把草柴鋪在祠堂內，將被窩打開，睡了一夜。天明婦人又整頓早飯喫過。楊林道：「今日我要挑這行李了。」婦人拜謝。

燕青三人上了金雞嶺，遠望大路上金兵還未過完，看了一回，急急下嶺，到野狐鋪已是申牌時分。楊林一看，說道：「前日來時，鬧嚷嚷是個大市井，想經着兵火，一家店房也沒有，今夜到那裏安歇？」只見市內結一個營寨，有五六百人把守。

燕青楊林是金朝服裝，一隊兵趕來，鷹拿燕搶的來捉。楊林便要動手。燕青搖頭道：「不可。去見將官，自有分辯。」三個被扯至中軍，見一員老將坐在上面。燕青看時：

頭戴金扎額藍緞包巾，身穿龍吞肩綠絨戰襖，腰繫九連環挺帶，腳踏三接雲戰鞋。蒼白鬚鬢，還養黃忠老將，渥丹顏色，常同伍相忠心。

那老將軍升帳，兩邊擺列刀斧手，甚是威嚴。中軍官稟道：『拿得三個奸細在此，聽候發落。』老將喝問道：『這等大膽，敢來做奸細？』燕青道：『不是奸細，是被難的良民。』那老將大怒，案上一拍道：『若是金朝人也還可，說是百姓，其實難容！推出轅門斬訖報來！』刀斧手便來扯拽。

燕青全無懼色，說道：『我們不怕死的，要殺便殺！只是你說得不明白！怎麼百姓倒容不得？』老將笑道：『金兵是他本國人，自然要遵他制度；若是大宋的百姓，受列聖惠養之恩，不思報効，一見金兵，便爭先投順，改換服色，反去挾制鄉民，你說該殺不該殺？』

燕青也笑道：『老將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朝廷設兵以衛民，若敵國犯境，忠良將士當捍禦疆場，使百姓安堵，纔是道理。那驕兵惰帥，平日受了大俸大祿，畏敵如虎，不敢一矢相加，以致京都失陷，二帝蒙塵，建旄擁纛的元戎，倒弋歸順。比如老將軍算有忠心，猶能建立宋朝旗號，然僅道遙河上，逗留不進，坐視君父之難，只算得五十步笑百步。這幾個細民如何拘得過？老將軍見了難民，還該矜恤，反要加刑，豈不是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了？』

老將見說得有理，沒有半個字回答，便道：『且慢，我且問你。是那裏人氏？到何處去？姓甚名誰？』燕青道：『本貫東京，要到大名贖回被擄的親戚，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梁山泊上浪子燕青。已授招安，爲朝廷征討方臘，建立功勳過的。』

老將又問道：『可曉得梁山泊上有個史進麼？』燕青道：『九紋龍史進是大罡星數，同聚大義，從征方臘，沒於王事了。』老將劉墮『小校，去請凌將軍來認一認看。』

不多時，走到一個將官，見了燕青，急叫道：『小乙哥，爲何在此？』老將連忙下來，施禮道：『久仰大名，適纔冒犯望乞恕罪。』

燕青即便回禮，又與那個將官相見，便是轟天雷、凌振。凌振也與楊林作揖。老將問：「這位是誰？」凌振道：「也是結義弟兄，錦豹子楊林。」

老將便請燕青楊林上坐，凌振問向來蹤跡。燕青把多年隱逸，前日在駝車岡朝見道君皇帝，進獻青子黃柑，御賜白執扇。今日到大名贖回盧二安人的話說了，又道：「方纔與老將軍辯難，甚是得罪。」老將道：「足下英才明辯，果不虛傳。又能忠君爲友，一發可敬了。老夫便是九紋龍史進的師父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爲高俅懷先父舊恨，思量報仇，因此逃到老種經略相公處，屢立戰功，授兵馬指揮使。勤王到京，聖上命梁方平領二萬兵，點我們指揮使十員，守禦黃河渡口。不意汪監獻了隘口，金兵渡河，抵敵不住，盡皆損兵折將。老夫剩得五六百兵，正在進退兩難，權屯在此，相機而動。凌將軍在梁太監中軍管火藥局，梁太監敗還，故留在此。」燕青道：「這裏無險阻可守，是四衝之地，金兵大隊，不日到此，還該移營。」王進謝道：「承教。」命設宴相待，夜間凌振同帳，各訴心事。

次早燕青楊林別去。王進有依依不忍捨之情。盧成挑了行李。次晚到了大名府，戴宗先在店中等候，說：「李應差軍漢押送銀子在此，一路上帶了銀子，不好走得緊，說道往大名贖家口的，倒無人敢動。衆頭領致意，事務若完，請到寨中相會。」燕青致謝，當晚店中歇宿。

次早燕青道：「我同院長楊哥先去城中一探，好拿銀子進去。」叫盧成看行李。戴宗道：「我連日辛苦，在此將息，不進城罷。」燕青楊林自去不題。

却說幹離不大兵不到大名，竟回北去，只把助餉的人犯發與大將撻懶收管徵足，有三萬兵，守着大名府。太守姓劉名豫是個狡猾之徒，見宋運已衰，金朝興旺，率先歸順，鑽刺營謀。金朝見他能幹，就把河北地方屬與他，立爲齊帝。

看官，你說金朝百戰得的地方，爲甚麼把河南與張邦昌爲楚帝，河北與劉豫爲齊帝？有個緣故。宋朝已歷二百年，深仁厚澤，惠養百姓，人心思漢，未易攝服。康王卽位，兩河豪傑往往有響應的，故把虛名籠絡他兩個，要他捍衛邊疆，使他自相攻擊，到後來好收漁人之利。這是極巧的計策。這張劉二賊睡在鼓裏被他愚弄，全然不知。那劉豫就忘自尊大，興造宮殿，建設百官，立皇后太子，這般做作起來。內中只有那大刀關勝，原是大名府正兵馬總管，心中不忍，納還官誥，乞歸鄉里。

劉豫駭然道：「孤家應天順人，稱霸一方，尊居河北，正要授你征南大元帥，掃平宋孽，何故乞歸？」關勝道：「末將先人扶立漢鼎，流芳萬古。某雖謙劣，亦不敢污了清白一身，改事二姓。」

劉豫便厲色道：「你旣懷忠義，何故上梁山泊落草爲寇？」關勝道：「一時誤已，終受招安，已爲朝廷建功立業。台相受本朝寵命，出典大郡，自該固守封疆，如顏常山建立義旗，興復唐室，怎遽自稱尊，貽譏後世？孟太后頒詔，康王承統卽位，濟州河北淮北，盡歸麾下，兵勢大振。張邦昌亦受金命冊爲楚帝，宗留守統兵恢復，張邦昌已伏誅了。前車之覆，請自三思。」

劉豫大怒道：「這廝大逆無道，指斥孤家！」喚武士牽出通衢，斬首號令：「如有違阻朝令者，以此爲例！」關勝道：「自甘一死，九原可見太祖列宗之靈，不似你這逆天悖理，遺臭萬年！」

武士卽將關勝網綁，押出朝門。當下劉豫一般設立丞相樞密，一同啓稟。關勝雖是不識天時，出言狂妄，但是河北一員上將，有萬夫不當之勇，目今用人之際，斬此似爲可惜。請主上暫息雷霆，把他監候，待臣等慢慢將好言勸慰，自然畏威感德，以爲後用。漢高封雍齒，羣臣息沙中之語，至今稱爲豁達大度。願主上俯允！」劉豫沉吟道：「旣是卿等保奏，暫時監禁東司。」傳奉官領命而去。

却說燕青楊林進城，要問到金營去。只見市曹內金鼓齊鳴，一簇刀斧手，綁一人在法場上。燕青楊林挨身一

看，驚駭道：「此是關勝，正忘了他。是大名府正兵馬總管，爲何綁在法場。」甲兵圍住，不好問得，暗自叫苦。監斬官麾動紅旗，劊子手要關勝跪下，好用刀。關勝不肯，怒罵道：「我一片忠貞，不料爲逆賊所害，死去定爲厲鬼殺賊，生爲大宋之臣，當面南受刑，怎麼肯向北而跪！」監斬官與劊子都敬他是個忠臣，又爲平日情面，不甚催促，看的人盡皆下淚。

俄延間，傳奉官飛馬來到，叫：「刀下留人！奉殿下令旨，發在東司監候。」連忙鬆了綁，甲士擁護去了。

燕青楊林也跟到東司，已收進去，把門封閉了，又不好進去，問守門的道：「方纔法場放轉收進監的是甚麼人？」守門的道：「難道你不認得？這是蒲東解梁關爺之後，爲河北正兵馬總管，爲人忠勇，百姓都感戴的。」又低低道：「劉太守歸順金朝，冊封齊帝，那關總管正言規諫，激怒了劉太守，故要斬他。幸有人保奏，監在東司，正是天翻地覆，好人難做！」

燕青道：「原來如如。」慢慢走開，對楊林道：「若是方纔壞了，雖要救他，也難措手。今已監候，還須計較他出來。」楊林道：「除非去山寨裏引兵來，方可救得。」燕青道：「撻懶有三萬大兵在此，攻城不得，且看機會。」取路到金營前，見貼曉示：「助餉人等，限三日納足放回，過期不准取贖。」燕青道：「既有曉示，不必進去問，明日帶銀子來便是。」耽延半日，且去喫杯酒。走到一個大酒樓上，那上首座頭先有一個金營的官，兩個承局打扮的，在那裏飲酒。附耳低言的說了一回，那官在腰袋裏摸出一尺多長一條木夾，上面烙着許多字跡，與那兩個看了，順手插入袋腰袋裏。一個樹大碗酒奉與那官只顧喫。

燕青楊林坐在對面座頭，酒保搬上酒饌。燕青楊林也喫了一會。那承局打扮的生得鮮目疎眉，身材瘦小，三十四五年紀，把眼瞧着燕青，開口問道：「足下莫非是東京雍丘門外開絨線鋪的米小舍麼？」燕青是乖覺人，含糊應道：「便是舍親足下，也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那人道：「在下是殿帥府前過東牛皮巷內第三家，姓

柳在開封府勾當。有一敵友，爲些小事，在齊王府中，要救出來，用無數周折，弄得方纔這個木夾，請那位爺去捉人。」燕青道：「要這木夾何用？」那人道：「金朝的法度，不用文書。凡錢糧兵馬，要緊人犯，全憑這木夾照驗，即刻發行，再無隱弊。」燕青道：「倒也簡便，不要費紙劄繁文。」

那官酒多了，跟踉跄跄，立起便走。這兩個人都還要留他，也隨下樓。燕青看見這木夾弔在樓板上，連忙拾起，藏在身邊。原來那官插入腰袋，落了個空，外面有皮套子，所以不聽見響聲，喫得醉了就走下樓。

燕青恰了木夾，扯楊林急走下樓，到櫃邊取一大塊銀子，丟在櫃上道：「明日來算。」抄小路如飛走出了城。楊林不解其意，說道：「要這東西何用？這般慌促！」燕青笑道：「自有用他處，明日便見。」到店內對戴宗道：「劉豫立爲齊帝，關勝正在他標下做正兵馬總管，忠言諫諍，激怒了劉豫，綁出法場處斬，我們却好撞見，無計可救，幸有人保奏，監候東司了。」戴宗道：「我們不知便罷了，既然監在東司，去探望一番，也見昔日交情。」燕青道：「探也無益，有個機會，不知做得來做不來。且贖回二安人母子再處。」

次早叫盧成背了銀子，再和楊林到金營，尋見在駝車岡收銀子的頭目，與他說明，將印票驗過，就補上六百兩銀子，一毫也不少。燕青道：「如今也沒得說了。」頭目道：「你這人倒也能幹，凡餉戶先發印票的，在這裏回贖，若不討得印票，又要營內領一木夾。到齊王府內照驗，纔好領回。只這木夾又要費一二百銀過，還把禮物酬謝掌管官的，有這許多周折。所以這班餉戶，雖父母妻子，只好棄下了。」燕青道：「那木夾只好討助餉的人，別樣事情還可用得着麼？」頭目道：「金朝全憑信個木夾信驗，隨你錢糧兵馬，機密軍務，就是綁在法場上要殺的重犯，見那木夾，立刻便放。」

燕青聽了，心中暗喜。當下頭目收清銀子，就領出莫氏、盧氏交還。二安人見了燕青，悲喜交集，感激不盡。燕青僱兩乘車子，同楊林送到店中，央主人家媳婦燒香湯沐浴，買幾件新衣服與母子二人換過。

二安人又謝道：『小乙哥，你真是天下第一個好人！我母子性命，得以重生，無恩可報！二員外在日，幾番要招你爲婿，你百樣推辭。我母子無路可歸，如今畢竟把這女兒婚配，終身倚靠你了。』

小姐見說，滿面嬌羞，低了頭，走了進去。燕青道：『若是這樣說，我小乙無私也有心了。不要說東人昔日情分，安人遭這般患難，便是路人也慘傷的。有些積蓄，盡數拿出來不夠，又央這兩位兄長懇借得來，方能完美。今叫盧成在此伏事，權且安頓，慢慢選一東床孝養安人終身便了。』

二安人致謝。戴宗楊林道：『小乙哥，你忒殺古板。二安人自然要知恩報恩，但不是今日講得成就美事，都在我兩個身上。』

二安人又謝了進去。戴宗道：『明早起程，且到山寨。這兵戈擾亂之時，且把內眷們安頓在那裏再處。』燕青道：『自然如此，再稍停一日，待救出關勝一同去。』笑嘻嘻摸出木夾來道：『天假其便，有這東西可以救得了。』戴宗接來一看，花斑斑烙成許多異樣篆文，說道：『這是甚麼物件，要他何用？』燕青說：『酒樓上一個官兒，吊下，我拾得了，恐怕來尋，不及會鈔，丟銀子在櫃上，連忙出城。今日營中又討了實信，明日好依計而行。那姓柳的無端告訴我，也是關勝合當有救。只是他們沒有了木夾，不知怎地哩。這也顧他不得。』楊林道：『你真是天巧星，有這許多機變。』大家歡喜安歇。

次日，燕青裝做金營裏官，戴宗楊林扮承局進城，又打探得劉豫雖然冊立，每有大小事務，俱要稟過撻懶，方好行得，設立通事府，彼此承發。

燕青同戴宗楊林到通事府，昂然直入，一口金話，甚是合式，敍了來意，把木夾驗過，通事府官不敢怠慢，立刻啓稟劉豫說：『撻懶元帥聞知關勝驍勇不肯受職，監候東司，要提到軍前重用。若再違逆，處以極刑。有一員官兩個承局，將木夾照驗，在此守提。』劉豫不敢不遵，即傳令旨到東司，放出關勝，交付過去。

不踰時，關勝到了。燕青又打了話對關勝說許多言語。關勝全然不懂，口裏要問出來，燕青又喝了一聲。通事官道：「撻懶元帥要請將軍到營中重加任用，特差這位爺來提。」關勝道：「某世代忠良，不事二姓，若貪爵祿，不激怒劉豫了。此去拚得一死！」通事官道：「也要通融，不可任性。」

燕青假做發怒，扯了就走。關勝尋思道：「這分明是戴宗、楊林、燕青，他三個俱不願爲官，怎麼反順了金朝？可見立志不堅，就是順了金朝也罷，怎見了我並沒有一些情義？又偏偏是他三個來提，這也奇得緊！」只得隨他走去。誰知却不進金營，竟出城門。

到客店中，戴宗、燕青、楊林撲地便拜。關勝回體不迭，還未解其意，心內狐疑。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話新愁 大征戰坡松獲全勝

却說燕青扮做金營的官，將木夾照驗，救出關勝，店中相見畢。戴宗道：「關將軍若無小乙哥這偷天妙手，你免不了虎口。」關勝道：「小可義不受污，已拚一死，不知三位爲何在這裏？怎地得救拔出來？」

燕青先將駝鞍、朝服、皇帝路、遇盧二安人，要銀子贖回的事說了。那日同楊林進城，見法場上綁着兄長，無計可施。發監東司，跟到那裏，進來探望不得。到酒樓上喫酒，偶遇一個軍官醉了，弔下木夾，就拾了假扮來提。也是天幸，不致弄破！」

關勝感謝道：「真是患難弟兄！再生之德，沒世不忘！方纔見小乙哥假扮時，一毫情誼也沒有，心中老大不然。誰知暗藏機殼。小乙哥，你真是忠義兩全，古今罕有的！只是此身何處安頓？」楊林道：「不妨，李應等在飲馬川。」

聚義，明早可一同去。只不會問得，可有寶眷在城中麼？」關勝道：「並無兒女，只有一個拙荆。知我監候，拙荆寄信來要尋自盡。我身幸脫，如今只恐怕顧他不來。」

燕青道：「不是這樣講。尊嫂貞烈，通爲着長兄，豈有不顧之理？你寫起信來，我明日再進城迎來便是。」關勝道：「這是極好。但城門上不許放婦女出城，我的家眷一發不肯。倘敗露出來，不是當要。」

燕青指着木夾道：「現有他在此，怕怎的？」關勝道：「這樣事只好弄一番，此去必然識破，如何做得？」燕青道：「那木夾是真的，不過人是假扮。東京人多少投在金營，這有何妨？只說撻懶元帥重用將軍，即命領兵南征，送家眷完聚，劉豫那裏去查考？那木夾這般貴重，難道用得一遭就丟了？包你無事。」關勝聽從。

燕青明日起來，又同戴宗、楊林到通事府打話，重取木夾驗過。通事官又啓劉豫道：「關勝到金營，不敢違逆，撻懶大喜，授了征南將軍，領兵三千鎮守彰德府。原差昨日這個官，把木夾照驗來取家小一同赴任，并要城門掛號送出。」劉豫道：「我量這廝有多大胆量！自然順從。若不是這等威行，他還要倔強哩！就掛號送出城去。」通事官給人掛號牌。燕青接着，問到關勝家裏。

却說關恭人聞得金營提了人去，喚家丁打聽不出，未知生死何如。正在煩惱，只見門上報道：「有一員官，兩個承局，要見恭人有話說。」

關恭人只得出來。燕青不開口。楊林道：「這位爺是撻懶元帥差來的。關將軍已歸順金朝，授征南將軍之職，鎮守彰德府，領兵扎在城外。請恭人收拾家資一同赴任，故此來請。」

恭人雖在梁山泊住過，然內外隔絕，不會認得，心內思量：「算來未必肯投順金朝，據這般說，又不得信。」即到裏邊，把家資細軟結束了，還有四個家丁，兩個養娘，後槽牽出馬匹。恭人上了馬，家丁背着包裹，一同到城門邊。楊林將掛號牌與守門官丁看了。燕青又打話，不知說甚麼，連忙放出。

到了店中，關勝大喜。燕青道：「幸不辱命。如今不可久停，今夜同戴院長作起神行法先到山寨。恐長兄這般儀表，又在本地爲官已久，人都認得，倘有差池，再難措手。我等明日僱了車子，也就起程。」

關勝與恭人說知：「通是舊日弟兄用的計策。我今夜先去了，你同盧安人一起來。」關勝戴宗作別而去。

燕青到明早僱了幾乘車，關恭人盧二安人小姐和養娘都坐了車子，把行李也放在裏面。那匹馬與楊林輪換騎着，重謝了店主人，一行人取路進發。

走了一日，到野狐舖王進的營寨已不見了，殺死的屍骸滿地。燕青道：「想是王進的寨破了。」天色將晚，並無一家人烟，只得又趕一二十里，雷雨大作，路途又黑又滑，寸步難行。望見松林裏有一點燈光，勉強捱見，却是一座寺院。到佛殿上，空蕩蕩地。請內眷下了車子，把馬牽在殿後。

楊林走進禪堂，有一盞孤燈掛在壁上，故此射出光來，提了便走。禪床上有人哼着道：「老僧患病，睡在這裏，那個提了燈去？」楊林不應，走到殿上，喚盧成和家丁去香積廚燒熱水來，且喫乾糧着。不多時，盧成熱水燒到，取出炊餅肉粑子，大家分喫了些。燕青道：「這佛殿上不穩便。」喚養娘伏事安人們在東廊下權時安息。車夫家丁等到西廊打盹，辛苦了一日，都睡去了。

燕青楊林在殿上閒話。雨過天晴，推出一輪明月，分外皎潔。看玩多時，困倦起來。也思量去略睡睡兒。忽聽得外面脚步響，恐怕歹人閃到廊下，取器械防備。在窗櫺內張看，見兩個軍官，跟十來個大漢，都有腰刀弓箭，到佛殿上站住，對着月色浩歎道：「有何面目去見老種經略相公！燕青原說四衝之地，勸我移營，悔不聽他，爲賊徒所敗，一世英名都喪了！幸無家累，不如自盡以報朝廷。」那一個勸道：「從千軍萬馬中掙出性命來，豈可不明不白死在這裏？困倦極了，且將息一晚，明日再處。」

燕青楊林走出叫道：「老將軍不可短見！燕青在此！」王進不勝驚喜道：「怎地又得相逢？足下真有先見之

明我正要移營，被那劉猊小賊子去高鷄泊招降張信，畢豐賊首回來，有五千入馬，緊緊圍定。我同凌將軍拚命殺得出來，標兵盡皆覆沒，無路可歸了。」

燕青道：「康王已卽位南京，號召四方豪傑，宗澤留守東京，恢復兩河。我有舊弟兄屯聚飲馬川，且到那裏消停幾日，整旅南還，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有何不可？」又對凌振說救了關勝，先和戴宗到山寨裏去了。凌振道：「你幹的事出人意料之外，實在可敬。」

楊林取剩下的炊餅肉粢與他們點飢，直談到五更，叫起家丁車夫，坐了內眷，讓馬與王進騎了，取路前往。行了半日，並無村店，盡皆肌餒。後面塵頭起處，一簇兵馬來到，却是劉猊的遊兵，有三百多的馬，都是輕弓短箭，飛風趕來。

燕青忙叫把車子推入樹林躲避。那先到的見了，叫道：「那知事的漢子，快把車上婦女獻來，陪我們喫酒！」王進等大怒，各掣腰刀抵住。馬上爲頭的笑道：「你這十四五個人，怎經得動手！」燕青早放一枝弩箭，射中面門，翻身落馬。楊林又砍着一個馬膊，也捋下來，被王進一刀斬爲兩段。那三百兵馬，一齊裹攏來。

正在危急之際，忽有一隊人馬衝來，一個將官舞着雙鞭殺入，把那游兵殺得落花流水，四散逃走了。

燕青看時，却是呼延灼樊瑞戴宗。燕青大喜，下馬相見。戴宗道：「李大哥唯恐路上難走，要我領三百兵來迎接。恰好在此相遇，幸喜不會傷損。」

呼延灼見了王進道：「王將軍，你怎地也在此？」王進道：「呼將軍，你同汪豹守楊劉村，怎放金兵渡河各營俱敗。我領殘兵，扎在野狐鋪，又被劉猊所破。昨夜在古寺中，會着燕大哥同行到此。」呼延灼道：「我被汪豹所陷，幾乎性命不保，有弟弟兄在飲馬川，只得暫住。」又與燕青凌振各敘契闊之情，叫安了營，打中伙。那游兵殺死三十多人，收得十來個馬匹，同坐到了山寨。

李應等出來迎接。聚義廳一齊見禮。遂王進上坐。其餘次第坐下。各敘仰慕之意。燕青打發車夫回去。關恭人二安人小姐自到後寨，李應娘子接陪。不在話下。

李應做慶賀筵席。關勝感激燕青不盡。呼延灼道：「平日只曉得他巧慧，見機而作，不想有這副忠肝義胆，妙計入神！我等只曉上前廝殺，那裏及得來！」衆頭領各各贊嘆，一連暢飲了三日酒。

却說游兵傷了三十餘人，去報劉猺，說被飲馬川賊人所殺，請兵去追不題。

且說那日東京這姓柳的同金營官喫酒，失了木夾，忙到酒樓上尋覓，那裏得見！原來木夾照驗了就要繳進，當日失了，那個官打了一百鞭，兩個承局都發充軍。酒店裏也費了好些銀子。齊王通事府查號，又多出兩號木夾來，方知關勝走了。又有人見他上飲馬川。

劉豫大怒，正要發兵征勦，又報傷了游兵，即刻遣劉猺到撻懶處請兵，備說飲馬川強人肆橫，不可不除。撻懶道：「聞知是梁山泊餘黨，多有智勇的人在裏面，我還要招他。」差大將秃魯領皂鵬旗一千，去先撫後勦。

劉猺領命而出。畢豐道：「小將前日在龍角岡被他所破，哥子曇化又遭他害，火燒了萬慶寺，此仇釘入骨髓！願與張信爲先鋒，領本部五千兵，去掃平山寨！」劉猺道：「你兩個先發，我同秃魯隨後。只是要相機而行，撻懶元帥還要招他。」

畢豐領諾，卽同張信浩浩蕩蕩殺到飲馬川，恨不得踏平山寨，泄恨報仇。

且說衆頭領在山寨中飲酒。小喽囉報上山來說：「畢豐與曇化報仇，同高鷄泊張信領五千人馬到了。隨後劉猺領秃魯皂鵬旗助戰，頭領可速準備。」

李應與衆頭領商議：「何以禦敵？」朱武道：「那高鷄泊是隋唐時李密程咬金屯聚的所在。聞得張信驍勇，又有金兵相助，不可輕敵。我這裏先到山邊立了寨棚，設四隊游兵往來接應。」王進關勝呼延灼李應爲正兵。

拒戰。朱仝、樊瑞、呼延鈺、徐晟爲游兵接應。戴宗、燕青往來傳遞。

分派已定，剛立得營寨，張信、畢豐已到。兩陣相對，三通鼓罷，張信、畢豐雙馬並出，手執兵器，大叫：「賊寇快來納命！」李應呼延灼、王進、關勝一齊出馬。畢豐又罵道：「梁山泊狂魂，殺我親兄，今領天兵到此，快下馬受縛！」李應喝道：「無知小寇，敢肆胡言！那禿驢奸淫萬狀，自合天誅！你是我手裏敗將，半夜跳牆逃走，得命罷了，又來尋死！」

畢豐大怒，把大捍刀砍來。李應挺鐵鋼鎗接住。鬪了二十合，不分勝敗。張信忍不住，拍馬持三尖兩刃刀助陣。關勝把青龍偃月刀接戰。四匹馬兒，轉燈兒相殺。李應賣個破綻，拖鎗便走。畢豐不捨，拍馬趕來。李應帶着鎗，暗掣飛刀，中了畢豐左臂，負痛回馬。李應又追來。張信見畢豐敗陣，也要回馬，關勝架住，不能脫身。凌振在山頂見了，放起連聲號砲，呼延鈺、徐晟、朱仝、樊瑞四路裏殺來。

張信、畢豐首尾不能救應，急退兵時，自相踐踏，早傷了一千多兵。退到萬慶寺火場上，却好劉狻魯已到。畢豐說兵敗之事。劉狻道：「我會分付，不可造次，你恃勇輕進，挫了銳氣。且扎營在這裏，撻懶元帥有令，原教先撫後勦，可差一員裨將去喚來投降。」

却說衆頭領得勝回寨，商議道：「畢豐雖然敗去，劉狻必然就到，不可便上山去。」

正說間，探事的報來說：「齊太子差官在此。」李應道：「此來爲何？」朱武道：「必然來下說詞。且看來意，隨口依允，不可便發怒。」原來這裨將是薊州營卒，搶病關索楊雄花紅緞疋，被拚命三郎石秀打倒的，踢殺羊張保。金兵到薊州，這廝糾集亡命，乘機劫奪，投順劉豫，署爲裨將。

當下劉狻教他來作說客。張保氣昂昂走進。李應與他相見道：「足下此來，有何見諭？」張保道：「奉齊太子令旨，請將軍去高擢爵位。」李應道：「我等是宋朝臣子，借飲馬川暫歇，與齊國並無干涉，何故說授爵授位？」

張保道：『大金應天順人，建立齊國，河北地方，並屬所轄。這飲馬川亦在境內，將軍恁般英雄，宜及時建立功名。今上不着天，下不依地，恐非長策。』李應道：『且請足下暫留，與弟兄商議定了，方好回覆。』便送上山，着人看守。

李應集衆頭領計議。王進關勝呼延灼朱全一齊說道：『我等受朝廷官職，不幸兵敗，得遇衆好漢在此，同心協力，先攻破大名府，勦滅劉豫，恢復河北，雖身膏草野，亦所不辭。』朱武道：『各位將軍雖是忠心激發，但劉豫之勢方張，又有撻懶三萬大兵鎮守大名，豈可破得？如今先把劉猺畢豐殺他片甲不留，守住山寨，候宗留守消息，然後進兵。』燕青道：『攻固不可，守亦甚難。我等兵卒不過三千，終日征戰，必至疲敝。倘撻懶自領兵來，斷然支持不定。如今款住張保，劉猺定然發怒，自引兵來。請將軍如此如此，必獲全勝。然後收拾回南，去投宗留守，共佐中興。此爲上策。』衆頭領皆喜，依計而行。

果然劉猺在萬慶寺守了三日，不見張保回報，焦躁道：『這夥賊寇恁般可惡！喚畢豐張信爲先鋒，自與兗魯爲中軍，殺到飲馬川來。戰場淨蕩蕩地，並無一人，寨門緊閉，隨你叫罵搦戰，不見出來。』

到第三日，天色未明，一聲砲響，擺成陣勢，衆好漢立馬陣前。劉猺出陣，頭帶紫金冠，高拴兩條雉尾，身穿黃金鎖子甲，騎五花駿馬，手執方天畫戟，高叫道：『你這草寇，真不達理！我奉元帥撻懶之命，好意差官喚汝等來降，以免一死，怎羈留來使，尙自執迷！』又見關勝在對陣，大怒道：『你這匹夫，自誇有忠義之心，怎假傳木火，又逃來做賊！』關勝道：『乳臭小兒，輒敢大言你父子受朝廷厚恩，不思報効，反悖逆稱尊！我今拿你，碎屍萬段，先正典刑！』舉青龍刀砍來。劉猺將畫戟相迎，不上三合，氣力不加，勒馬便回。張信畢豐雙馬並出。李應呼延灼一同接住。

戰了三十多合，畢豐終是左臂未痊，被呼延灼打着肩窩，翻身落馬。張信撇了李應，來救畢豐。燕青在旗門影

裏看得親切，一弩箭射中胸膛，也掂下馬來。關勝朱仝兩把刀一同砍，下不防在刀口上一磕，火光迸出，張信舉豐都逃回本陣。

呼延鈺徐晟大喊殺入。禿魯見不是頭，領了皂鵬旗先走。衆好漢一齊趕殺。劉猊棄甲丟盔而走，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折了二千多兵，退到萬慶寺，喘息方定。劉猊道：「不滅這班草寇，誓不回去。差人去討救兵來，若容留在此，倒是心腹大患！」傳令將士謹守防備，劫寨不題。

却說衆好漢到黃昏時分，結束起來。李應叫帶過張保，叱道：「你這廝好大膽！敢來做說客！今晚借你這顆頭祭旗！」叫軍士梟了首級。喫過晚飯，一齊起馬。到萬慶寺，已是三更天氣，萬籟無聲，月光慘淡。萬慶寺雖然燒了，四圍牆垣不倒，如城子一般。左邊靠一座山岡，右邊通着大路。劉猊也怕劫寨，前後俱排木柵拒馬。望到裏面，打十來個火堆，那皂鵬旗張了皮帳，在中間睡；其餘兵將，盡不卸甲，蹲身打盹；更鼓分明，提鈴巡哨，却也嚴緊。

李應分撥呼延灼王進截住後門，朱仝徐晟呼延鈺守在右邊，自同關勝樊瑞抵住前面，只候公孫勝作法。聽得狂風忽起，飛砂走石，一聲號砲，那一帶松濤如千軍萬馬馳驟。劉猊張信畢豐慌忙驚醒，雖然準備，當不得這一日征戰力倦神疲，立得起身，見寺前寺後，火把通紅。那禿魯與皂鵬旗先自亂攙，要奪路而出。前後多是強弓硬弩，兵馬如林，都被射轉。

正沒理會處，那寺基平地上，天崩地裂，一片霹靂之聲，從底下發起，火光萬道，飛到半天，打得人馬盡成齋粉。張信推倒右邊牆垣，蔽翼劉猊。呼延灼一鞭正中張信腦袋，跨下馬，踹成肉泥。畢豐和禿魯衝到前門，關勝一刀，禿魯閃過。畢豐慌忙轉身，李應一鎗挑於馬下，樊瑞加上一刀，砍了馬足。皂鵬旗盡皆燒死。單走禿魯劉猊兩個，焦頭爛額的兵，不上四五十人，抱頭鼠竄而去。

這計是燕青用的，拘留張保，激怒劉猊來攻山寨，三日不出戰，使楊林蔡慶杜興凌振去萬慶寺埋伏地雷，待

他敗陣，不盡情追趕，讓他重復扎營寺基，公孫勝在山頂祭起風來，凌振引着藥線，天雷與地雷同發，四面有兵圍住，教他那裏走！自然一堆兒死在裏面，有詩爲證：

丞相南征漢鼎分，渡瀘五月漲蠻雲。火攻一樣同奇妙，浪子能燒藤甲軍。

李應等大獲全勝，回到寨中。燕青道：「雖然殺得劉猊隻輪不還，他必然去請撻懶大兵到來。衆寡不敵，恐有失着，不若乘此大勝之後，拔寨南還，去投宗留守，共建功業，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

衆頭領盡皆大喜，即撥呼延灼、楊林、樊瑞、呼延鈺、徐晟爲前隊；李應、公孫勝、朱武、柴進、燕青、杜興爲中軍，保護家眷輜重；關勝、王進、朱仝、婁宣、祭慶、凌振爲斷後；戴宗往來報信。共有三千多兵，五百匹馬，二百乘車子，裝載糧餉，放火燒了寨柵，即日起程。一路關津，見兵威整肅，不敢阻擋。迤邐行到黃河渡口，見一個大營，刀鎗密密。此是金宋交界之處，金朝設兵防守。河水滔滔，並無船隻可渡。李應等也扎下寨柵，算計渡河。正是：

茫茫河水英雄淚，冉冉征雲戰氣悲。

不知怎地過河，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因授首 進鳩酒狹路巧相逢

却說李應衆好漢棄了飲馬川，整旆南還。行到黃河渡口，此是南北交界之處。北岸邊金朝扎下一個營寨，有大將烏祿與前日放過金兵的叛臣汪豹鎮守。李應也安了營，商議道：「烏祿、汪豹領五千兵在此，又無船可渡，必須破了他，方好過去。」呼延灼、王進說道：「那汪豹賊子，輸誠賣國，使二帝蒙塵，汴京失陷，是個罪魁。今日遇着，恨不生食其肉！我二人就去打寨。」李應道：「汪豹不打緊，有烏祿在彼，不可輕敵，須要小心。我自領兵接應。」呼延灼、王進領五百兵前進。

却說烏祿正在軍中商議道：「那飲馬川草寇，棄了巢穴，逸回南去，我這裏不捉去，大元帥處請功，第到幾時？」汪豹道：「歸師莫掩，窮寇勿追。」他孤軍到這裏，利在速戰。我這裏深溝高壘，不與交鋒，必然糧盡力疲。如今速發文書去撻元帥處，再請兵來首尾夾攻，自可一鼓而擒。」烏祿依計，傳令守住寨門，不許出戰，就差「夜不收」二名，齎文書來請兵不題。

王進呼延灼前隊到了，見那寨門緊閉，排滿鹿角蒺藜，甚是堅固，攻打不開。李應引衆好漢一同到來，隨你百般搦戰，只不出來，無計可施，只得回營。燕青道：「他有五千兵，不來出戰，不是怕我們，必然有計。待我師老糧盡，去請大兵來夾攻。我這孤軍沒有救應，如何是好？可差探事的四處巡緝，若有去請兵的，拿來自有計策。」

李應就差蔡慶杜興領囉囉巡哨，不上半日，拿到烏祿的「夜不收」二名，搜出請兵文書。李應叫拿去砍了。呼延灼却有些認得，叫轉來，問是那裏人。那夜不收大叫道：「呼將軍小的就是將軍部下。前日汪豹獻了隘口，沒奈何歸順了。」呼延灼道：「那烏祿怎不出戰，緊守寨門？」夜不收道：「烏祿就要出戰，是汪豹阻住，教請兵來夾攻。」

燕青好言安慰道：「你兩個若肯歸順，不唯不殺，還有重賞。」夜不收跪着垂淚道：「小的是東京人，有父母妻子在家，被汪豹留住，回去不得。將軍肯饒性命，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燕青取酒食壓驚，留住營中，對李應道：「大名府往返也須五日。到第六日，我有一計，可破烏祿。只是也要緊守，晚間防他來劫寨。」

到第六日，燕青摸出木夾來道：「如今又要用這東西了。前日破了皂鵬旗，剝得衣帽在此，喚楊林樊瑞杜興蔡慶打扮做家丁，我原裝金營將官，教了夜不收言語，我們先去。這裏選四員大將，領一千兵攻打。他自然出戰。我在裏面，放起火來，方可破他。」

燕青就同了夜不收到烏祿營中。夜不收先稟道：「撻元帥不肯發兵，原批帶回，差一位爺在這裏。」燕青上前與烏祿行了禮，把木夾照驗打話，說道：「撻元帥說這裏有五千兵馬，難道幾個草寇勦不得？又要請兵！」烏祿道：「咱原要出戰，被汪豹阻擋。」燕青道：「元帥又說汪豹是南朝人，不肯出戰，恐有貳心。若再推阻，竟以軍法從事，斬首號令！」

汪豹在傍，眼睜睜看他兩個說話，因懂不出語言，無可分辯。忽報到寨前有四員大將，耀武揚威，在那裏大罵。烏祿喚取披掛來，綽鎗上馬，開營出戰。汪豹諫道：「大兵未到，不可出戰。」烏祿大怒，叱道：「無能小輩！聽了你幾乎壞事，你若不肯出戰，先斬首級！」

汪豹沒奈何，也只得持刀同出兩陣對敵。呼延灼見了汪豹，怒從心起，舞雙鞭竟打過來。汪豹把刀接住，鬪了十來合。烏祿見汪豹力怯，便挺鎗出馬，關勝敵住，也鬥上三十合。凌振放起號砲，燕青樊瑞在寨裏放起火來，楊林杜興拔刀亂殺。

烏祿見寨中起火，撥轉馬頭，回到寨邊。楊林杜興、蔡慶、燕青、樊瑞一齊殺出。烏祿拍馬落荒逃去。汪豹心慌，也思量走脫。呼延灼趕上一鞭落馬，小喽囉綁縛了。

那烏祿的兵，死的死，逃的逃，盡皆星散，無人攔阻。只是黃河濁浪滔天，無船可渡。夜不收稟道：「汶裏暗藏三百隻大船，可以渡得。」

李應大喜，遂拔寨到船邊，把家眷輜重裝載在船，然後把兵馬一同渡過。頃刻到了南岸，黎陽城中也有宋兵把守，却是王進標下。接進城中，王進聞得老種經略相公一月之前身故，不勝淒切。李應取三百兩銀子賞了兩個夜不收，教他回去。

燕青道：「偶然拾得這木夾，幹了三件大功勞。」呼延灼道：「若無兄弟，你這副大胆，會講各處鄉談，也做不

來。』叫帶過汪豹，罵道：『你這逆賊！朝廷差我們十員將官來守黃河渡口，楊劉村是第一個緊要去處，你怎麼背國私降，引金兵過河，斷送了宋朝二百年社稷山河，使兩朝龍駕沒陷沙漠，害了數百萬生靈，你思量貪圖官爵，陰子封妻，怎想也有今日！我爲朝廷正典，爲天下伸冤。』命立一旗竿，在百步之外，把汪豹吊上去，喚軍士亂箭射死。下面設酒慶賀，不消半刻，汪豹身上箭如蠟毛，放下來把肉割碎喂狗。衆頭領盡皆歡暢。

話說李應仍將兵馬撥爲三隊，往河南進發。李應道：『煩戴院長先去東京探個消息，好投宗留守。』戴宗領命去了。

一路無話，行了幾日，到了中牟縣，人民逃散，只剩一個空城。李應道：『且屯在城裏，候戴院長回來再定行止。』遂進城扎下。

其時兵戈之後，四野蕭條，荆榛滿地，行人稀少，豺虎成羣。等了兩三日，不見戴宗回來。燕青楊林呼延鈺徐晟跟十數個兵，彈弓弩箭，去野外打鳥雀頑耍。到日色平西，帶了些野味回來，見大路上兩乘車子，坐着四個人，都是方巾便服，後面馬上騎着一個軍官，背着勅命，有兩三擔行李，腳夫挑着，逶迤行來。

燕青見了，尋思道：『那車子上坐的兩個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馬上軍官背着勅命，想是流貶的官兒……』也不放在心上。不上半里之遙，又見十名軍漢，都帶腰刀弓箭，提着仆刀走來，爲頭的見了燕青，叫道：『小乙哥，你怎的在這裏？』

燕青看時，却是東京城內盧二員外的隣舍，叫做葉茂，是開封府內的馬頭軍。燕青也叫道：『葉大哥，到那裏去？』葉茂道：『晦氣要走八千多路哩！』燕青道：『怎走這遠路？是何勾當？』葉茂道：『總爲這幾個害人精！你道前面車子上坐的四個是甚麼人？說出來神驚鬼怕！』燕青道：『又來取笑。那四個人方纔我見滿臉的晦氣色，怎恁地了得？端的甚麼人？』葉茂笑道：『便是寫謹具帖子送宋朝天下與金國那班大臣。』

燕青喫了一驚，問道：「敢是蔡京高俅童貫？這年紀少些的，又是那個？這幾個人，汴京未破時，早已流貶，爲甚今日還在這裏？」葉茂道：「那便是蔡京兒子學士蔡攸，你不曉得。汴京未破時，太學生陳東劾奏六賊誤國殃民，奉旨盡皆謫貶，分兩起押解。一起是王黼、楊戩、梁師成，到雍丘驛被冤家刺殺了，已是清帳；那一起是這四個。畢竟蔡京陰猾，見金兵攻打汴京危急，賄買了押差官，寬縱了隱匿鄉村，在那裏觀望，又要投順金朝做官，兵戈擾亂，沒處查考。康王正位之後，李綱爲宰相，嚴查起來，儋州知會從不見到，有仇家首報，推緝出來，把前番押差官問罪，又差我本官押解，點我們護送。因杞縣那一帶有土賊，不好走，在這裏繞轉來。」

燕青道：「前面到何處安歇？」葉茂道：「打點到中牟縣城裏，聞有兵馬屯扎，且再行去看。」燕青道：「縣裏的兵馬是我的相好弟兄，宿歇不妨。久不會面，尋杯酒兒，敘敘舊情。」

兩個一頭說，一頭走，到了城邊。葉茂趕到押差官馬前，說道：「前邊並無宿店，中牟縣內雖有兵馬，却有相識在內，可以安歇。」押差官便叫進去，尋一所空房住下。

楊林呼延鈺徐晟，雖見燕青與葉茂打話，却不關心，不知說甚麼。燕青走來與衆人說道：「偶然遂着四位大貴人，須擺個筵席待他。」李應道：「又是什麼大貴人？」燕青笑道：「這四位貴人，平日有恩惠在我們面上，今狹路相逢，不可怠慢。」便將蔡京父子高俅童貫責貶儋州，從此經過的話說了。——「我已請到城內了。」衆人一齊道：「真是難得相逢，母人賞他一刀便了，擺甚筵席？」燕青道：「若是一刀，有甚趣味？須要慢慢消遣他。如此如此纔妙。」

衆人依言。燕青遂同楊林、樊瑞、蔡慶、杜興到押差官寓所，見蔡京等四人立着閒談。燕青拱手道：「李將軍聞得蔡太師學士高太尉童樞密在此，旅邸蕭條，特備小酌，蔡某等來迎請。」蔡京等愕然道：「那位李將軍承這盛情，我等羈旅之人，不便過擾，辭了罷。」

葉茂見燕青來請，便對押差官道：「這個便是小的隣舍。李將軍想是他相識。」燕青道：「敵友極是世情的，就屈台駕同往。」押差官道：「李將軍敢和太師有舊？是何官職？」燕青道：「正是極蒙太師樞密抬舉的一去便知。」蔡京尋思道：「想是門生故吏，世態炎涼，還有這存厚道的人！」

押差官攬撥，遂一同起身。燕青使杜興先去通報。李應把隊伍擺列得十分嚴肅，都是弓上弦，刀出鞘，銜廳上燈燭輝煌，擺設盛席。衆好漢結束齊整，立在兩邊。見蔡京到了，動起軍中鼓樂來。李應降階相迎，遜至廳上，逐位分賓主見了禮，卽送蔡京等四人和押差官上坐。蔡攸因父親在上，謙避東邊第一位。衆好漢依次兩傍坐定。酒過三巡，食供兩套。蔡京高俅舉目觀看，却不認得，忍不住開言道：「某等放廢之人，何勞盛舉？只是素未識荆，好生不安！」李應笑道：「太師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四海具瞻。雖是向日屢沐恩波，但不得一觀龍光。高太尉童樞密會過兩三次，難道便忘了？」

又飲了多時，李應道：「太祖皇帝一條桿棒打盡四百軍州，掙得萬里江山，傳之列聖。道君皇帝初登寶位，卽拜太師爲首相，變理陰陽，掌軍國重事，怎麼一旦汴京失守，二帝蒙塵，兩河盡皆陷沒，萬姓俱受災殃，是誰之過？」

蔡京等聽了，踉蹌不安，想道：「請我們喫酒，怎說出這大帽子話來！」面面相覷，無言可答，起身告別。李應道：「雖然簡褻，賤名還未通得，怎好就去？」喚取大杯斟上酒，親捧至蔡京面前，說道：「太師休得驚慌，某非別人，乃是梁山泊義士宋江部下撲天鵬李應便是。承太師見愛，收捕濟州獄中，幸得救出，在飲馬川屯聚，殺敗金兵，今領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不意今日相逢，請奉一盃。」

高俅童貫蔡攸俱各送上。蔡京等驚得魂飛魄散，推辭不飲，只要起身。李應笑道：「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且請寬坐。」

只見王進立起身來，把白鬚一張，喝道：「高俅我非是梁山泊上之人，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你本無賴小人，學使鎗棒，本事低微，要與我先父較量，一棒打翻，不歸咎自己，反要挾仇報怨，害我性命，幸投老种，經略相公處，陞授兵馬指揮使，今日特地與你剖明！」高俅頓口無言。

又見小旋風柴進出位來道：「我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住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便是。先朝賜有丹書鐵券，安居樂業。你使族弟高濂做高唐知州，那殷大錫恃了姐夫的勢，要佔花園，把我叔父柴皇城嘔死。黑旋風李逵路見不平，把殷太歲打死，高濂將我監禁在獄，幸得宋公明救上山寨，受了招安，破方臘時曾建大功。我辭了官爵，歸隱滄州，你又使高源爲滄州太守，湊着奉旨搜括金銀，高源公報私仇，要殺我全家，通倚了你的勢，如此橫行，怎生忍得！」高俅亦無言可對。

斐宣執着雙股劍，走到筵前道：「這是舊事，不必提起了。軍中無以爲樂，待我舞劍，以助一醉。」掣出雙劍，左盤右轉，如兩條電光，繚繞映帶，寒光閃閃，冷氣颼颼。盡皆喝采，舞罷，彈着劍作歌道：

皇天降禍兮，地裂天崩！二帝遠狩兮，凜凜雪冰！奸臣播弄兮，四海離心！今夕殄滅兮，浩氣一伸！

蔡京四人聽得，面如土色。燕青道：「舞劍不如相撲。高太尉你可記得統兵到梁山泊，戰敗之後，你被浪裏白條捉上山來，宋公明設席相待，酒後我和你相撲，今日夜長無事，再和你交交手看。」樊瑞道：「童貫你聽信趙良嗣，郭京說公孫勝會使妖法，差兵馬去二仙山捉拿，與公孫勝甚麼相干？通是我混世魔王樊瑞幹的，教你今夜認得那右邊第二位，頭戴星冠，身披鶴氅的，就是公孫先生！」

押差官道：「列位也講得夠了。夜深酒多，卽此告別。這四位是朝廷犯官，小可押解，亦不可造次。」樊瑞圓睜怪眼，倒豎虎鬚道：「你這甚麼乾鳥，也來講話！我老爺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這四個奸賊，不要說把我一百零八個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錦繡般江山，都被他弄壞，遍天豺虎，滿地屍骸，二百年相傳的大宋，瓦敗冰

消成甚麼世界！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難道不容我們說幾句話麼？你這乾鳥，若再開口，先砍你這顆狗頭！押差官嚇得渾身冷汗，那裏敢再開口。李應叫把筵席撤開，打掃潔淨，擺設香案，焚起一爐香，率領眾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靈，望北拜了二帝，就像啓奏一般。齊聲道：「臣李應等爲國除奸，上報聖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積憤！」都行五拜三叩頭禮。

禮畢，抬過一張桌子，喚請出牌位來供在上面，却是宋公明、盧俊義、李逵、林冲、楊志的五人名號。點了香燭，衆好漢一兩拜了四拜，說道：「宋公明哥哥與衆位英雄在上，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貫、蔡攸四個奸賊在此，生前受他謀害，今日特爲伸冤，望乞照鑒！」

蔡京、高俅、童貫、蔡攸盡皆跪下，哀求道：「某等自知其罪，但奉聖旨，去到儋州，甘受國法。望衆好漢饒恕！」李應道：「我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同心協力，智勇俱備，受了招安，北伐大遼，南征方臘，爲朝廷建功立業，一大半弟兄爲着王事，死于沙場。天子要加顯職，屢次被你們留住，除了散職，又容不得，把藥酒鴆死宋江、盧俊義，使他們負屈含冤而死；又多方尋事，梁山泊餘黨盡要甘結收管，因此激出事來，若留得宋公明、盧俊義在此，目今金兵犯界，差我們去拒敵，豈至封疆失守，宗社丘墟？今日忠臣良將俱已銷亡，遂致半壁喪傾，萬民塗炭，是誰之咎？你今日討饒，當初你饒得我們過麼？還有一說：蔡京若不受賄賂，梁中書也不尋十萬貫金珠進獻，生辰綱豪傑們道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故劫了上梁山。高俅不縱姪兒強姦良家婦女，武師也不上梁山泊，不受了進潤，批壞花石綱，楊統制也不上梁山泊。童貫不納趙良嗣狂言，去夾攻遼國，金人無覺可乘，那見得國破家亡？今爾等不思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帝六宮，俱陷沙漠，大日難親，還想覩顏求活，只是石勒說得好：王爺諸人，要不可加以鋒刃。前日東京破了，有人在太廟裏看見太祖誓碑，「大臣有罪，勿加刑戮。」載在第三條。我今凜遵祖訓，也不加兵刃，只叫你們嘗嘗鴆酒滋味罷！」喚手下斟上四大碗。

蔡京高俅童貫蔡攸滿眼流淚，顛顛抖抖，不肯接。李應把手一麾，只聽天崩地裂，發了三聲大砲，四五千人齊聲吶喊，如震山搖嶽。兩個伏事一個，扯着耳朵，把鴆酒灌下。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竅流血，死於地下。衆好漢拍手稱快，互相慶賀。李應叫把屍骸拖出城外，任從鳥啄狼餐。有詩爲證：

誤國元兇骨化塵，英雄積悶始能成。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却說那押差官見四人死了，驚呆半晌，說道：「列位將軍不差，只是教我怎生去覆命？」李應道：「不妨，說是梁山泊好漢有冤報冤，處置死了。」喚取二十兩銀子，送與押差官道：「免得你萬里跋涉。」

押差官謝了燕青，也取十兩銀子送與葉茂道：「虧你通信，消了一口惡氣。」葉茂道：「盧二員外房子被焚，可憐安人母子解到金營，不知下落。」燕青道：「我已贖回，現在這裏。有勞記念。」盧成出來道：「葉大叔，我同安人小姐想不能還家，煩你把賃下的一間房子退了。有幾件破傢伙，前日借了你三錢銀子，沒有還，准折了罷。」葉茂道：「小事。」遂同押差官去了。

條忽之間，天色已明。却好戴宗回來，說道：「宗留守招納豪傑，王善李成都領部下歸順，將一片忠肝義胆，人撫循，盡願効力，兵勢甚盛，一連三疏，請聖上還都。誰知被汪伯彥黃潛善所遏，氣憤填胸，因得重疾。臨卒之時，不及家事，大呼「過河」三聲，嘔血而死。將士盡皆流涕。朝廷差杜充來繼任，閹弱無能，不惜將士，盡俱解體，重復散去了。又聞兀朮四太子領十萬大兵要到建康，杜充畏懼，兵還未到，他先棄了河南，引兵退到淮西。百姓重番逃散，京城依舊一空了。」

衆頭領聽了愕然道：「宗留守既亡，我等何所歸着？况兀朮南下，這個空城怎生住得？進退兩難，如何是好？」戴宗道：「小弟在山東路上遇着一個弟兄，說他那裏甚好，不如暫去容身，再作道理。」有分教：

梁山泊上起微波，忠義堂中瞻後勁。

不知戴宗說到那裏去，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識故主 靖忠廟養卒奉英靈

却說李應兵馬屯扎中牟縣，戴宗回來說：「宗留守身故，杜充棄了汴京，回到淮西，兀兀領兵將到建康。」衆人一時進退兩難。戴宗道：「我會着穆春來打探東京消息，說阮小七孫立等在登雲山聚義，兵精糧足，十分興旺，要我同去。我說衆弟兄俱在中牟縣，等我回覆宗留守消息，過幾日到來。那穆春先回去了。我想登雲山僻在海隅，兀兀的兵不往那邊經過，何不且去權時安頓，然後到建康，竟歸朝廷，亦無不可。」

衆頭領依允，遂仍舊作三隊，陸續進發。望山東道上來，一路無話。將近東昌府，天色已晚。戴宗沿途偵探，飛也似走來說道：「兀兀大兵將次已到，中軍後隊，作速迴避！我去招前隊轉來！」又飛也似去了。李應急令兵馬從小路進去十里多路，臥虎岡下扎住。

却說呼延灼領前隊兵，湊着兀兀的前鋒已到，大路上無處隱避，被大隊人馬一衝，四分五落，各自奔走，幸得黑夜容易躲過。到天明查點，不見了呼延鈺、徐晟及二百多名兵。

到日中，後隊俱到。呼延灼道：「昨夜不打仗，未必殺害他兩個心機靈變，又有一身本事，決不妨事。」李應叫扎住尋覓。呼延灼道：「這四衝之地，怎生扎得？且上前去。他自會尋來。」遂拔營前去。

話說呼延鈺、徐晟見兀兀兵來，跨馬先走，黑暗裏誰想湏入金兵隊中，不能脫身。那前鋒將阿黑麻是兀兀標下第一員勇將，專要擄掠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的小廝，訓練精熟，號爲「橫衝營」。取他少年膽壯，爬城打仗，不顧死活，橫衝直撞的意思，已有五百多人，自成一隊。見呼延鈺、徐晟狀貌奇偉，帶有兵器，問是那裏人，甚麼姓名。呼延鈺答道：「我兄弟兩個名喚張龍、張虎，是河北人，父親張得功，現在齊王殿下做正兵馬總管。」阿黑麻道：

「可會武藝麼？」呼延鈺道：「都曉得。」

呼延鈺舞動隻鞭，徐晟將金鎗輪使一回。阿黑麻大喜道：「我猜是將門之子，果然不差！」取兩扇木牌，烙了字，給與二人，說道：「你可帶着。署爲「橫衝營小飛騎」，五百名衝鋒的孩子，通服你管轄。須要盡心出力，還有陸賞，不可逃走。若孛轉來，立刻砍了。」呼延鈺道：「我的父親在齊國做官，是一家人，逃到那裏去？」

兩個領了木牌，到了本營，一般有人服役磕頭參謁。兩人暗地商量，且暫時哄他，乘空便走。他兩個乖覺，隨口和順，將營兵將，盡喜歡他，又不時到阿黑麻面前出力獻勤，阿黑麻待以心腹，賞賜衣帽飲食，不消兩日，習成一般的腔調了。

呼延鈺對徐晟道：「既是做了小飛騎，該把本標的兵逐名點驗，冊籍注明，也好查核。」徐晟笑道：「有理。」做此官行此禮。」設了公座，擺列硃匣筆硯，一同坐下，逐名唱過。點到一名宋安平，神清骨秀，是個文弱書生。呼延鈺有些面善，問道：「你是那裏人？可有父母？幾時歸營的？」宋安平垂着眼淚答道：「是鄆城縣管下宋家村人。父親名喚宋清，同母親在堂。」呼延鈺道：「可曉武藝麼？」宋安平道：「可憐幼讀詩書，曾科舉到京，中第三甲進士，不曾補官。因汴京破了，還到家鄉，被大兵拿住，僮僕失散，將近十日了。」

呼延鈺明曉得是宋公明姪兒，向徐晟丟個眼色，說道：「你既是讀書人，陸做記室，同我一處安歇。」點完散去。呼延鈺道：「你可認得我兩個？」宋安平道：「像是會過，一時省不起。」呼延鈺道：「我便是雙鞭呼延灼之子，名喚呼延鈺。他是金鎗手徐甯之子，名喚徐晟。從父親李應關勝燕青等伯叔在飲馬川回南，遇着阿黑麻，大兵一衝，亂軍裹了來。與你原是世弟兄，覷個空，我們大家逃去，不可泄漏。」宋安平大喜道：「小弟文弱無能，全仗兩兄挈帶。」

自此宋安平與呼延鈺徐晟做一處，每事商量。一日同到馬坊內閒耍，見有上千馬匹，雲錦一般。有一匹白馬，

龍睛鳳臆，身軀高大，昂然直立。又有一匹黑馬，四蹄却是雪白的，骨相與凡馬不同。

看官，你道這兩匹馬是何名色？那匹白的便是段景住西番得來『照夜玉獅子』，被曾頭市奪去，與教師史文恭乘坐，後來盧俊義殺了史文恭，那『照夜玉獅子』宋公明極愛他，自己騎着那匹黑的便是呼延灼征梁山泊御賜的『踢雪烏騮馬』。

那兩匹馬真是千里龍駒，當年招安到京，童貫曉得這兩匹駿馬，使人盜了去。宋公明怕惹事，不敢聲張，不知怎麼又屬了金朝。

原來好馬與人的壽數一般，精力強健，有幾十年本事。這兩匹馬正在壯盛之時，良馬比德君子，見了宋安平呼延鈺，似有故主之情，一時咆嘶不已，似有喜躍之狀。宋安平呼延鈺那裏曉得，看了一回，走了出來。時賢有詩嘆道：

馬逢伯樂盡嘶風，故主情深鳴亦同。不信試看飛亦免，尙隨關聖五雲中。

却說兀朮兵馬已到山東地面。那濟州府是宣撫使張所鎮守。那張宣撫忠勇兼備，兀朮忌他威名，不敢打濟州過，要抄路到淮西，傳令箭喚阿黑麻到大營議事去了。徐晟道：『趁阿黑麻不在，便好走脫。若拔起營來，便難爲計了。』呼延鈺道：『身邊沒有盤纏，待我設法些去。』坐了公位，喚齊一營孩子，說道：『方纔將軍教我帶了冊籍，到四太子大營裏，凡年幼沒有膂力的，便放回去。只是我要常例錢，方肯開出。』

那些孩子巴不得要放，身邊所有盡掣出來，也有一兩的，也有五錢的，共有四十五兩銀子。徐晟拴在腰邊，到馬坊對管馬的說道：『將軍傳令箭來，教我帶本營冊籍到大營裏查點。這宋安平是掌冊籍的，也要同去。須選三匹馬騎去。』

那管馬頭目見阿黑麻寵任這張龍張虎，不敢阻當，說道：『小飛爺，你自去選。』呼延鈺徐晟便帶出照夜玉

獅子與踢雪烏騾，又揀一匹五花驄，搭上鞍轡，同跨上了，加了兩鞭，如風的去。

頃刻四五十里，離營已遠。呼延鈺道：「幸喜已脫虎口，只從小路去。此去是宋朝地面，身上衣帽脫去了罷。」竟把帽子除下，丟在路傍，光油油露個總角兒。徐晟道：「我們三隊兵馬前夜失散，不知那裏去了，沒處訪問，我們竟到登雲山去罷。」宋安平道：「小弟承兩兄不忘世誼，得脫此難，沒世不忘鄆城縣是濟州管下的，想離此不遠，且到舍下消停兩日，再去未遲。」呼延鈺道：「這也使得。」

又行了四五十里，見道傍有座酒店，挑出酒望子。徐晟道：「走了這半日，肚裏飢了，且喫些東西再走。」跳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柳樹上，進店揀副座頭坐下，叫打三角酒，有好菜餚拿來。酒保捧出一盤胡羊肉，一隻肥雞，三十個肉包子，把酒斟上。三人又飢又渴，喫了一回，叫再打酒來。酒保道：「有一瓶香糯酒，只是渾些，不知用得麼？」呼延鈺道：「只要味醞，渾些不妨。」

酒保燙出一鏝熱酒來。那酒不喫，萬事全休。呼延鈺三人那裏曉得，纔一到口，便頭重腳輕，昏暈了去。酒保喚伙家先來牽馬進去，喝采道：「這三匹好馬就值二百多兩銀子了！」把三個身上搜尋，只徐晟腰邊有四五兩銀子，便要扛進作坊裏去。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年紀不上三十，綽口髭鬚，鮮眼睛，瘦骨臉的，仔細一看，說道：「不要動手，像是好人家的，花也未開足，不可害他性命。」

看官，你道這漢子是誰，更有一段話頭。這個人便是幫武大捉奸報信與武都頭殺死潘金蓮西門慶的賣雪梨的鄆哥。雖是小經紀，倒有一片熱心，最是路見不平，慣要出頭。因兵馬擾亂，做不得生意，到這裏投奔一個人。那個人姓江名忠，原是梁山泊管糧料的大頭目，爲人誠實。宋江在日，托爲心腹，招安時節，有了年紀，歸農在家。後來道君皇帝曉得宋江盧俊義屈死，又夢游梁山泊，因勅有司建廟在梁山泊，春秋祭祀。那江忠亦因兵亂安身不得，就住在祠內，不忘宋公明昔日之恩，添香供水，如香火秀才一般，招集幾個閒漢，做些小勾當。鄆哥也入

了夥。依朱貴故事，在李家道口開座酒店，打聽客商來往，進店喫酒的，有些油水，把蒙汗藥弄翻了，取他財帛。當下鄆哥把解藥救醒，呼延鈺先起來道：「有這樣好酒，就睡了去。」徐晟、宋安平也醒了，擦着眼道：「喫不多就醉倒了！」

鄆哥在傍，只是暗笑。呼延鈺道：「兄弟，會了鈔，我們好趕路。」徐晟去腰邊摸銀子，却沒有了。呼延鈺看柳樹上繫的三匹馬也不見了。徐晟大怒，劈胸揪住酒保，喝道：「你這廝好大胆！怎偷我們銀子！把馬牽過，快拏出來，不要惹老爺性發！」輕輕一推，酒保跌去二三丈路。

鄆哥陪話道：「郎君息怒。銀子與馬統在這裏，自然送還。郎君上姓？要到那裏去？」宋安平接口道：「我們是本縣宋家村上，要回家去。」鄆哥道：「宋家村有個鐵扇子宋四員外，可是盛族麼？」宋安平道：「便是家父。」鄆哥道：「既如此，請進後面去。」

三個走到水亭上，推窗一看，只見煙波萬頃，山光滴翠。徐晟道：「這好像蓼兒洼，我們幼時頑耍過的。」鄆哥道：「有眼不識泰山，伙家甚是得罪。」

搬上齊整酒餚，鄆哥斟了敬上。呼延鈺道：「你是何人？說明了好喫。」鄆哥道：「小人一片好心，請坐了告稟。這裏便是梁山泊，徽宗皇帝勅建靖忠廟，裝塑各位義士尊容在內，一向無人看守。近來有個江忠，原是宋將軍舊日小頭目，因兵亂鄉間不安穩，到廟內侍奉香火，朝夕禮拜，酬報舊恩。有幾個人生理失業，也存身在那裏。小人便是鄆城縣裏賣雪梨的鄆哥。適間伙家不省得，其實那酒裏下了藥的。小人見三位郎君相貌非凡，把解藥救醒。銀子在這裏，一毫也不敢動。馬在後槽喂料，只不敢拜問郎君高姓。」

呼延鈺道：「你既是好人，說也不妨。我是呼將軍之子呼延鈺。這個兄弟是徐將軍之子徐晟。」遂把東昌被擄，金營遇着宋安平，偷營出來的話講了。鄆哥道：「果是英雄將士，待報知江忠，迎接上山去瞻禮各位尊客，却

不是好？」

三個聽了，就起身要去。鄆弟道：「且寬飲幾杯，有個道理待我射枝響箭去，那邊自搖船過來相接。」徐晟道：「我記得山前有條大路，騎了馬去，好不爽快，誰耐煩坐在船裏！」

鄆哥留不住，牽出馬來，三個跨上揚鞭而去。鄆哥也便跟來，先報與江忠知道，下來迎接。到堂上，江忠納頭便拜。呼延鈺三個回禮不迭，看那江忠時，六旬以上，精神強旺，稱謝道：「世態炎涼，轉眼負恩，那裏有你老人家恁般忠厚！」江忠道：「小人年老無能，蒙各位將軍向日抬舉，在此朝夕頂禮，唯願早登仙班。三位郎君這般俊偉，可見英雄有種，老眼昏花，也覺霎時亮了！」點起香燭，伐鼓鳴鐘。

呼延殿三個恭身禮拜，拜畢，看見殿宇嵯峨，金身煥彩，上面塑晁天王、宋公明，左邊三十六位天罡，右邊七十二座地煞，狀貌儼然，威儀凜烈，怎見得：

紺殿凌雲，珠簾映日，金鑪內香靄氤氳，玉盞中甘泉澄澈。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英靈之美。義膽包天，忠心貫日。不貪財，不好色，盡是熙皞之民；同任俠，同使酒，皆吐浩然之氣。有時撼嶽搖山，不過替天行道。面雖異，精神常在；心到同生，死不移。八百里烟波，流不盡英雄血淚；百八人氣誼，挽回住叔世頽風。江湖上名姓遠聞，如雷灌耳；伏魔殿星辰出世，似水朝宗。綠林殺出一片忠誠，麟閣標來許多功業。歿者重歸令闕，生的再擾紅塵。鬚眉張動，猶然氣吐虹霓；鐵馬驚嘶，尙欲踏平山嶽。正是不因妙手開生面，那識當年聚衆英。

那呼延鈺三人逐位瞻仰。宋安平徐晟不覺潸然淚下。呼延鈺道：「果然裝塑得好！昔日英雄尙在，我們到此一番，也是難得！」取五兩銀子，叫鄆哥置備福物，明日祭奠，盡一點孝思。說完了，又到山前山後各處遊玩。呼延鈺道：「兄弟，你還記得那年夏天，叫小嚶囉撐一隻小船，同花叔叔的兒子去採荷花，你翻下水裏去麼？」徐晟道：「我那時喫了幾口水，又是幾年了！」江忠擺設夜飯，喫了，在耳房中安歇。

次日，鄆哥買到猪羊祭物，整理了，三個祭奠已畢。呼延鈺道：「我三人原是世誼弟兄，今日就在神前結爲生死之交，何如？」宋安平大喜，問起年紀，宋安平居長，呼延鈺第二，徐晟第三。焚起一爐好香，歃血爲盟，先向神前展拜。三個又同四拜，自此遂爲異姓骨肉。

鄆哥將祭物剖開，叫江忠一同散福，開懷暢飲。江忠道：「當初不曾建廟，我未來之先，聞得阮頭領在此祭奠，張通判來巡山，惹出事來。」

正說未完，忽見店內伙家飛也趕來報道：「禍事到了！山下有一夥人，爲頭的却是鄆城縣昔年做都頭的趙能兒子，綽號百足蟲，是個無賴。乘金兵擾亂，他糾集一班不成材的，假扮金兵，沿村擄掠，奸淫婦女，無所不爲。他說父親叔子俱被梁山泊上殺了，要來報仇，把神像拆毀，佔住廟宇，改做山寨，已從大路上來了！」呼延鈺道：「宋哥哥，你住在這裏，我同徐兄弟去砍了那廝的頭就來！」扎縛起衣服，把腰刀拔出鞘，同徐晟大踏步，迎到大路上去。江忠攔住道：「郎君不可造次，且看勢頭，恐衆寡不敵。」徐晟道：「我弟兄兩個在飲馬川和金兵打過大仗來，希罕這幾個毛賊！」

江忠、鄆哥也拿把竹葉鎗跟來，却好在山前撞着。那百足蟲不知那裏來的一疋黃馬騎着，手內提把長柄斧子，喫得醉了，跟踉蹌蹌的撞來。後面有一百多人隨着。呼延鈺、徐晟搶到馬前。百足蟲見了道：「你兩個小官要跟我做門子麼？」

呼延鈺也不回答，把刀攔腰一截，早倒撞馬下。徐晟取了首級，排頭兒砍去，又殺了四五個。那些人飛也似逃命去了。剩下四六個婦女，一堆兒跌倒。呼延鈺道：「不要慌！你們想是搶來的，各自回去。」

有一個婆子倒在地上，如轆轤一般，再爬不起。鄆哥見了道：「王乾娘，那百足蟲要搶你做押寨夫人！」伸手拽了起來。那婆子見是鄆哥，說道：「小猢猻，你來傷犯老娘！」

內中又有個女子，雲鬢鬆，玉容憔悴，低低道：「奴是御營指揮使呂元吉之女，京城破時，父親陣亡，同母親南還，被金兵把母親殺死，僮僕搶散，幸遇這媽媽搭救，權住他家，不想又遭這強人搶到這裏。」呼延鈺道：「原來是呂小姐，尊公與我爹爹同僚，天幸遇着，且同這媽媽到裏邊去。」一面打發這些婦女還家，又叫鄆哥拖過屍首，同進祠裏來。

原來這媽媽是賣茶的王婆，與閻婆惜做媒，和張文遠合口，最是性直；兵亂開不得茶坊，躲在鄉間，見呂小姐官門行徑，收留在家，待他親人來尋，不料被這百足蟲搶來，他放心不下一同隨來。

鄆哥道：「王乾娘，你一世做媒，今日有一頭好親事在這裏，我也與你做媒。那江頭目少個老伴，撮合了罷。」王婆道：「我七十三歲了，要嫁老公，還要後生些，那裏要這老滯貨。」江忠道：「我一世不娶老婆，也不要你這老咬蟲。」

取笑了一回，呼延鈺叫王婆隨呂小姐到西耳房拿夜飯去吃。可憐呂小姐繡鞋走綻，羅襪沾泥，傷痛父母，只是淚下。王婆勸用了些夜飯，草草安寢。呼延鈺三人又同江忠鄆哥喫酒。江忠道：「不料兩郎君如此便捷勇猛，稱贊不已，直至夜深方散。」

次早起來，徐晟道：「東昌失散，又經多時了，恐爹爹擔憂，今日送大哥到宋家村，然後到登雲山。只是呂小姐怎處？」呼延鈺道：「救人須救徹。」這山野去處，怎生住得？况呂小姐容貌非凡，恐別生事端，且送到宋家村安頓，待他親戚領回纔是。」王婆道：「老身情愿伏事呂小姐去。」徐晟道：「恁地更好。」對江忠道：「你年紀高大，相煩侍奉香火，可散了這夥人，也不要開酒店，安分爲上。叫鄆哥隨我們去取五百兩銀子與你養老。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只留一二人相伴罷了。」

江忠稱謝，當下分些盤纏，叫這夥人散去，牽出馬匹。呼延鈺道：「那匹五花驄，看來馴良。」讓與呂小姐王婆

全騎了，鄆哥籠着，慢慢的走。宋安平便騎了百足蟲遺下的那匹黃馬。呼徐兩人亦上馬。別了江忠，一同取路到宋家村。鄆哥引路，不消問得。

梁山泊到宋家村，不過百里之程，下午好到。三個在馬上閒談。宋安平道：『天下大亂，不知到怎的！我雖僥倖成了進士，也不思量做官，只守着村莊，養贍父母，娛情書史，達天知命罷。兩位賢弟，這般英才，自然大用於世，他日名成功就，再圖歡聚。』呼延鈺道：『如今且隨大隊暫且安身，若做得來，幹些功業，若時不可爲，也就罷了。那裏去插標賣首！今晚到了貴莊，安宿一夜，明早就要啓行，恐怕他們尋覓。』宋安平道：『不敢多留，略住兩三日兒，也不妨。』

一身敘話，不覺到了。宋安平一望，只叫得苦。正是：

鷄犬無聲人跡斷，桑麻砍盡火場餘。

正不知爲甚緣故。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還道村法斬郭道士

紫髯伯術護美髯公

話說呼延鈺徐晟送宋安平還家，就寄頓呂小姐，興糾糾並相同行。宋安平心內想道：『幸遇得這兩個弟兄，脫了患難，對父親說知，款留他兩日，聊盡寸心。』不料到村中，忽然莊院變成白地，父母不知下落，不勝淒苦。遍處訪問，並無人煙。呼延鈺道：『自然遇着兵火，家眷隱避在那裏，不必驚惶。天色已晚，且到前村安頓了，再去尋訪。』

出了宋家村，走不上三里，見一座神祠，扁額上寫道：『玄女行宮。』宋安平認得是還道村，『這九天玄女廟，是伯父宋公明夢授天書處，後來衣錦還鄉，重塑金身，蓋造得十分壯麗，募幾員道士住持，置買田產，作香火衣。』

糧。

宋安平先下馬，走進宮裏。道士施禮迎接。呼延鈺徐晟也下馬進去，叫王婆扶下呂小姐，尋一間閒房安下。宋安平便問：「我村中爲甚燒燬？宅眷避在何處？」道士道：「三日之前，鄆城知縣同團練官領二三百士兵圍住貴村，燒掠一空，把四員外和安人俱捉了去。聞說與團練有甚仇隙，監在牢裏了。」

宋安平聽知，大哭起來。呼延鈺道：「哥哥且慢悲傷。明早到縣間打聽的確，再作商量。」

道士安排素酒相待。各人有心，都睡不着，就在殿上琉璃燈下，敲談到五鼓。呼延鈺道：「鄆哥，你是本處人，路徑熟，煩你到縣間打探個實信。」取十兩銀子與他，要做些使用。鄆哥急急去了。

宋安平只是哭。呼延鈺徐晟勸慰，喫些早飯，等到日色平西，鄆哥回來道：「那團練叫做曾世雄，是曾頭市朝奉之孫，曾塗之子。當年老將軍攻破曾頭市，把他全家盡殺了。那曾世雄亂軍中逃出，長成起來，投了金兵，謀做鄆城縣團練。這新任知縣姓郭，聞說東京道士出身，極是狡滑。他二人商通了，領士兵來燒搶，拿着四員外安人，曾世雄便要殺害。知縣要詐三千銀子，故此監在牢裏。小人到城門邊，着實盤詰，虧有人認得，纔放進去。到監口裏用些銀子，方得見四員外，將郎君近事，備細說了。四員外叫作速來救。小人將銀子與節級使用，員外自不喫虧。」

呼延鈺道：「除非到登雲山領大隊人馬來打破城池，方可救得。我同徐兄弟去好。呂小姐路途不便，哥哥，你同鄆哥在此。若上登雲山，有十來日往返，不可心焦。再要鄆哥進監去回覆一聲，教他耐心。」吩咐王婆好生陪待呂小姐，取五兩銀子與道士做盤纏。宋安平哭道：「煩兄弟作速便來，不可耽誤。」呼延鈺道：「不須多囑。」兩個飛身上馬，望登州大路進發。走不上二十里，只見戴宗坐在郵亭上。呼延鈺徐晟跳下馬相見。戴宗道：「你兩個在那裏多時？叫我尋得好苦！又因朱全去領家眷，也不見到，楊林同來尋訪。他行得慢，我坐在這裏等他。」

呼延鈺將東昌爲金兵所擄，發在橫衝營做小飛騎，救了宋安平逃出，李家道口被酒保藥翻，鄆哥救醒，上梁山泊祭奠，百足蟲來報仇燒燬，奪轉呂小姐，送宋安平回家，曾世雄燒劫，拿宋清監禁，郭知縣要三千銀子的話說了。

戴宗道：「當夜失散，你父親說不妨得，就拔營到濟州。那裏是宣撫使張所鎮守，兀兀忌他威名，不敢取城，從淮南而去。衆頭領去投張宣撫，極蒙優禮，屯在城下二十多天。正要奏聞加封官職，誰道康王聽信黃潛汪伯彥力主和議，斥罷李綱，張宣撫安置道州，那濟州被牛都監獻與金朝，使阿黑麻守住。衆頭領無計奈何，只得原要到登雲山，還不會去，離此不上一程。二位何不且到大營，與衆頭領商量，來救宋清？只是朱全去領家眷，十餘日不到，未知何故。」

正說間，楊林到了，一同到營中，拜見各位，說知前事。呼延灼大喜。衆頭領無不嘖嘖稱羨。李應道：「宋清有難，不可不救。量此荒城，何須大隊？就撥前營兵關勝、燕青、樊瑞、楊林、戴宗領去。我等竟在登雲山相會。」呼延灼道：「我的賤眷托聞煥章帶到汝寧，我如今便同兩個孩兒到汝寧去接取就回。」呼延鈺道：「孩兒與宋安平定盟，許他就去，若到汝寧，便是失信了。爹爹自到登雲山，我同兄弟去救宋清，就去接母親如何？」呼延灼喜道：「我兒與朋友交誼，正該如此。」遂同衆頭領到山寨不題。

却說關勝領兵到東溪村，只差得二十里，便到鄆城縣。燕青道：「且屯住在這裏。那鄆城兵微將寡，必然無備，到夜間，一鼓可下。」就扎住在晁蓋的莊基上，埋鍋造飯。

三更時分到城下，那時離亂之際，城外居民逃亡走散，並無一家。燕青叫嘍囉拆人家的破屋梁柱，紮成四五條梯子，靠在城邊，兵了便魚貫而上。楊林、樊瑞也爬上去，到城頭上，並無人防守，走下來，城頭邊雖有幾個土兵，

都在睡夢裏。楊林、樊瑞砍了兩個，斬開城門。關勝等一擁而入，竟到縣衙。

楊林呼延鈺、徐晟往牢裏去救宋清。樊瑞、燕青便入內衙。那知縣果是郭京，爲演六甲神兵，陷了東京，卽去投順金朝。隨兀朮大兵南下。牛都監把濟州府歸降，那些屬縣都設官理事。郭京授鄆城知縣，到任不上半個月，便想詐害百姓。當下睡在床上，忽見火把通紅，一夥人打進，忙爬起身來。正穿衣服，被樊瑞趕到，將火一照，叫道：「正是這賊道！」喝：「把麻索綁了！待我慢慢地問他！」押出縣衙，嚙囉把銀子細軟一併拿出，就未有家眷，兩個小後生伴當都殺了。

楊林呼延鈺、徐晟打開獄門，先將節級牢子殺盡，把罪人放出，單不見宋清夫婦。到縣衙對關勝道：「牢裏並沒有宋清。」燕青道：「只問這縣官便知。」關勝喝問：「宋清在那裏？」郭京道：「宋清與曾世雄有仇，監在牢裏。昨日濟州阿黑麻行文來，說橫衝營內冊籍上有一名宋安平，是鄆城縣人，父名宋清。前日同張龍、張虎走了，着落鄆城縣要這宋安平。我審問宋清，那宋安平果是他兒子，差曾世雄解到濟州去了。」燕青道：「然帶到濟州，且到還道村與宋安平說知再處。」遂押了郭京，起馬到還道村。

却說宋安平眼巴巴在那裏懸望，聽得馬嘶人語，慌忙趕出來，見呼延鈺、飛馬先到，心中大喜，叫道：「兄弟！你來得這樣快！」呼延鈺下馬，說道：「有幾位伯叔在此。」關勝叫兵馬扎在村外，同燕青等進玄女宮。

宋安平上前，逐位施禮致謝。關勝道：「鄆城縣攻破，知縣已拿在此。只是令尊令堂是曾世雄，昨日解到濟州去了。說你在金營同甚麼張龍、張虎逃走了，那冊籍上註你是鄆城縣人，父名宋清，故此解到濟州究問。那張龍、張虎是那裏人？」徐晟笑道：「這兩個遠不在千里，近則在目前，只我與呼大哥便是。」

宋安平初時見兵馬到了，甚是歡喜，見說又解往濟州，滿眼流淚，半個字也說不出。燕青道：「且慢煩惱，沒有做不來的事。先煩戴院長楊林、鄆哥哥去濟州探聽一番。那濟州是個府城，不比得草縣。况有阿黑麻大兵鎮守，攻

打不得，只好尋一條計策救出來。」

戴宗楊林鄆哥便起身先去。楊林到路上道：「我還問朱全消息，不知他家在那裏？」鄆哥道：「敢就是日前縣間做都頭的麼？」楊林道：「正是他。」鄆哥道：「這樣是順路，在村口經過，叫做錦香村，進去不上半里路。」戴宗道：「且慢些作神行法，且去錦香村問聲看。」走不上五里，有座涼亭。鄆哥道：「這裏進去便是。」

三個人走入村裏，見個牧童坐牛背上，在那裏放草。鄆哥問道：「朱都頭住在那裏？」牧童用手指道：「轉過灣，那大竹林裏便是。他不在家，做官兩三年，纔回得，又不知到那裏去了。」

三個走到竹林邊，見兩扇籬門，緊緊閉着，把門敲了兩下，有個養娘開門出來，問是做甚麼的。

三個竟進草堂，說道：「我們來尋朱爺，是相好弟兄。」朱恭人聽得，走到照壁後，使養娘問道：「不知那一位？」

楊林道：「是戴宗楊林。」

朱恭人便出來相見。戴宗道：「衆弟兄要上登雲山，朱大哥回來接嫂嫂，好幾天不見到，故此來問。」朱恭人道：「有勞二位叔叔遠來。我家相公到得家裏，因有雷叔叔的母親一向同住在我家，他有個姪兒住在濟州，偏要接了去，聞得不甚好看待他，相公念昔日情分，特到濟州去看他了。幾時不見回來，甚是耽心。這裏只有個養娘小廝，又不好去尋。叔叔遠來，請坐便飯。」戴宗道：「我們正要到濟州，就到那裏去尋。只不知那姪兒姓甚麼？住在那裏？」朱恭人道：「我只曉得叫做錢歪嘴，不知他的名字，說住在府前永豐巷內。」

小廝搬出酒飯。朱恭人道：「二位若見了我家相公，叫他作速回來。」戴宗道：「這個自然。」朱恭人進去。三個喫了，謝聲竟去不題。

原來朱全到濟州，又有個緣故。那朱全是最有義氣，與雷橫同做都頭，因雷橫心地偏狹，家道貧寒，長是情亮他。雷橫打死白秀英時，官府差朱全解往濟州，在路上放了他，叫他同母親連夜上梁山泊，却自去頂罪。此是第

一節好處。如今世上人，隨你至親骨肉，若爲了些事，都冷眼相看，不來下石，就算做好的。後來雷橫從征方臘陣亡了，凡軍中給賞的金帛，朱全都交與雷橫母親收去，無人膳養，就接在家裏與娘子同居，如婆媳一般，甚是和順。後朱全陞授保定府都統制，因程途遙遠，故不帶家眷，自去到任。

那雷橫母親有個姪兒錢歪嘴，是沒良心的，曉得姑娘手裏有些東西，要騙他家去。初時那婆婆也不肯。當不過錢歪嘴花言巧語，百般孝順，朱恭人見是他自己姪兒，又不好十分固留得。雷婆婆到了他家裏，原來那錢歪嘴天都不怕的，只怕渾家巫氏一見了，骨頭多酥麻，動不得。

那巫氏是個潑悍浪婦，挾制老公，又好做一斑半點的事。錢歪嘴管他不得。夫婦商量定了，接那雷婆婆到家，初時還好，及把手內東西哄完了，就掉轉面皮，扯雞罵狗，要雷婆婆做用，不是燒飯，就叫他抱孩子，凌辱得他施展不得，沒奈何只得忍氣吞聲。有相識來，又噴他礙眼，終日咕噪，不在話下。

朱全回家，問起雷婆婆，恭人說：「把姪兒接去，聞得凌辱難過。」朱全心中不忍，說道：「我在保定府被金兵追殺，幸得呼延灼解救。如今山東河南都屬了金朝，這裏容身不得。衆弟兄一齊上登雲山，你收拾了，我到濟州接了雷婆婆來，一同去。我與雷橫相交半世，他的母親就是我母親一般。錢歪嘴不是好人，在他家沒有結果。我去便來。」送到濟州。

錢歪嘴迎着，歡天喜地道：「恭喜統制回來了。還不曾奉賀，反蒙光顧。」朱全道：「雷婆婆在此，特來探望。」雷婆婆見朱全回家，不勝歡喜，出來相見，因錢歪嘴在旁，不好說甚麼。朱全道：「這裏恐不穩便，原到我家去罷。」錢歪嘴道：「我的姑娘，怎好累着統制？」——喚渾家整理酒餚相待。——「我去再買件菓品就來。」出了門，想道：「兀兀四太子有告示，凡有南朝官員，隱藏不出，有人首告，官給賞銀一千貫。眼見得這個朱全是保定府都統制，去告了他，領這一千貫賞錢，儘夠發跡哩。」忙到阿黑麻處呈報：「有保定府都統制，原是梁山泊

受招安的，現在小的家裏，恐怕連累，特來呈首。」阿黑麻差一隊兵，帶錢歪嘴做眼去拿。

却說朱全正與雷婆婆鼓話，一隊兵擁進來，將鐵索鎖了朱全就走。朱全不知來歷，掙扎不得，帶進濟州府堂。阿黑麻喝問：「你是保定府的官，怎隱藏在家？」朱全道：「卑職委是保定府都統制，剛是昨日到家。」阿黑麻道：「既是昨日到家，且放在馬坊裏，取了話救來，自有定奪。」

衆兵擁到馬坊，見一個人在那裏調藥，却是紫髯伯皇甫端。見了朱全，喫驚道：「兄長爲何到此？」朱全道：「不知爲甚。我昨日回家，因雷橫的母親在他姪兒錢歪嘴家裏，故來探望。被錢歪嘴出首，阿黑麻發禁在這裏，不知作何發放。」

皇甫端道：「不妨，兀朮太子出曉諭，凡有宋朝官員，要繳話救，量才擢用；若藏匿不出，按以軍法；有人首告者，官給賞一千貫。是這個緣故。」朱全道：「你爲何在這裏？」皇甫端道：「小弟因汴京破了，被金兵拿住，曉得我會醫馬，留住在兀朮大營裏，不放。因這裏有幾匹馬灑了鼻，請來到這裏。還有一段事故。宋公明那匹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御賜的踢雪烏騮，前日征遼，是不是都被人偷了去獻與童貫？不知怎地歸了金朝。有宋清的兒子宋安平，擄到營裏，與甚麼張龍張虎并一匹五花驄，都騎了逃走去。如今捉住宋清夫婦，問他要宋安平張龍張虎和這三匹馬，昨日發下來，也拴在裏面。你且進去會他一會。」

朱全同皇甫端走進，就在馬坊邊一間小屋，是皇甫端歇處所在。只見宋清夫婦攢了眉頭坐着。朱全相見了，各訴愁苦。宋清道：「虧得遇着皇先生，得這所在安身，外面繁糴得緊！」

朱全見無人在傍，細說前日上飲馬川，會着衆人，要到登雲山，因念雷婆婆來接，一片好心，被錢歪嘴首告，遭在網內。皇甫端道：「他們只要銀子。我這裏有條好門路。這阿黑麻太太却是幹離不之女，極有權勢。阿黑麻甚見懼內，言無不聽。那管馬的頭目是跟着太太賠嫁來的，太太面前說得話，拚用些銀子，二位都沒事了。」

朱全道：「我在任上，金兵殺來，只走一個光身子，家裏並無積蓄。除非和衆弟兄借湊。那有人通信？」皇甫端道：「待我與頭目說，有人來尋，不要攔阻，自然可通。日逐飲膳，我自供給。且請寬心。」朱全宋清耐着心兒，住下不題。

且說戴宗三人到濟州，先到錢歪嘴家裏訪問朱全，叫了一聲，布簾後走出個婆婆來，問道：「尋那個的？」楊林道：「朱統制在這裏，錢家要會句話。」婆婆道：「被金營捉去了。」戴宗問：「爲甚麼事？」

婆婆回頭望着裏面，兩淚交流，說不出話兒。只見布簾內一個婦人，露着半身，滿面搽了膩粉，嘆道：「我家沒甚朱統制，這老厭物有許多兜搭，回他去便了。」戴宗見不是頭，和楊林、鄆哥轉身走出，說道：「那婆婆淚下，這婦人聲口不好，不知又爲甚的。」

三個各處走一遭，沒有音耗。正打點到酒館裏喫酒，只見皇甫端在前走，一個小廝背了藥籠。戴宗叫道：「皇先生。」

皇甫端見了戴宗、楊林，道：「兩位來得正好。」拉了戴宗的手，走進馬坊，說道：「教你和兩個人相見。」走入小屋裏，朱全、宋清都在，相見了戴宗，道：「衆兄弟放心不下，叫我來打聽。」

朱全見鄆哥，問道：「你爲何也在此？」鄆哥道：「宋家郎君要我來。」輕輕對宋清道：「前晚攻破鄆城縣，却不見四員外，聞道解上濟州，不知却在這裏。」

朱全便把記念雷橫母親，接他同去，被錢歪嘴出首，因此拘在這裏的話說了。楊林道：「那年老的婆婆便是雷橫母親了，怪道流淚不止。那嬌樣的婦人是個雌聲浪氣的。」朱全道：「這便是錢歪嘴的妻子。因這潑婦凌辱雷婆婆，我故不忍，走去探望，誰知惹出這禍來！」

皇甫端道：「我與管馬的頭目講過，去太太處通丁關節。朱大哥須用二千兩銀子，宋員外要一千五百兩銀

子償了馬價便可釋放。只憂沒人通信，今院長楊林來到，便可湊措起來。」楊林道：「若要銀子，就不打緊。」皇甫端道：「阿黑麻兀朮差去打戰船，明日就起身了。作速爲妙。」戴宗道：「往返也須五日。」

皇甫端道：「待我再去講，限定日子。」去了好一會，回來說道：「已講定了，限八日爲期。銀子官太太自收，人發牛都監釋放。還要謝頭目一百兩，并些零星使用。先着曾世雄押四安人回去，也是明日起身。安人在這裏不便，這是我的見識。」

朱全宋清稱謝道：「患難中多虧弟兄們解救！」戴宗道：「既如此，我同鄆哥先去。楊哥，你在此再看下落。」朱全道：「恁地更好。院長須先到我家回覆拙荆一聲。」戴宗道：「曉得我們來時，先見過尊嫂的。」與鄆哥出了城，作起神行法，不消半日，到朱全家，回覆了朱恭人，隨到還道村。

關勝燕青問是如何。戴宗將朱全爲探雷橫母親被他姪兒錢歪嘴首報，禁在馬坊，遇着皇甫端，因見宋清同在那裏，通了太太的關節，要三千五百兩銀子，限八日釋放，留楊林在那裏再看下落，明日阿黑麻啓行看造戰船，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取銀子，細細說了。關勝道：「郭京衙內取來的不上二千兩，還想少一半，須院長到登雲山拿來，纔可足數。不知八日可往還麼？」燕青笑道：「若阿黑麻不在濟州，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銀子一毫也不須用得，我自有一條妙計，朱全同宋清卽日可到，又能報仇。」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不知燕青說甚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陰陽設計鐵扇離殃 南北兩寨金鰲聚義

却說戴宗來說朱全宋清共要三千五百兩銀子都可釋放，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取銀子，阿黑麻已差打戰

船去了。燕青道：『果然如此，不必銀子，候會世雄到來，只須如此如此，朱全宋清自得回來。』叫關勝把村外兵馬四圍埋伏開了。

下午時分，果然會世雄領五十名兵，盡是金營衣甲，押了宋安人，竟進玄女宮來。關勝等衆人都避過了，只留宋安平在內。會世雄見了問道：『你是宋安平麼？阿元帥要在你身上尋張龍張虎并三匹千里馬。』宋安平道：『張龍張虎三匹馬都在，少刻就到。待我見了母親，就兌銀子。』

會世雄叫押進宋安人來。宋安平見了母親，抱頭大哭。會世雄催促銀子。宋安平收淚，喚拿出銀子來。樊瑞燕青呼延鈺徐晟四個將銀子捧出，放出桌子上。會世雄看了道：『還不夠。』宋安平道：『這是二千兩，還少一千五百兩。』指呼延鈺徐晟道：『這兩個便是張龍張虎，要他二人補足。』呼延鈺道：『銀子停一會就有。待我央個人來略擔待一擔待。』喚請郭知縣出來。兩個人同郭京走出。會世雄道：『怎生相公先在此間。』郭京回答不得。

宮外一聲砲響，關勝領兵圍住。呼延鈺徐晟把會世雄拿住，叫兵丁將麻索綁了。樊瑞燕青叫把郭京也網了。燕青道：『那隨會世雄來的兵丁，不干他們事，盡驅到東廊下，把門鎖住。』

關勝喚刀斧手押過會世雄來，喝道：『你這惡種，怎生又在此害人。』會世雄道：『只求饒命，放我去，送朱全宋清到來。』關勝道：『他自會來，不勞你送。』樊瑞道：『郭京，你在虎峪寨將妖法騙趙良嗣，妒賢嫉能，要與我賭賽，法力不濟，自己輸了，怎又恁意賣差兵到二仙山捉公孫勝，他自在山中修真養性，有甚麼相干？我是混世魔王樊瑞，不是公孫勝，你今日牢認着，這還是私怨。你沒有大法力，怎去哄欽宗皇帝演六甲神兵，陷了汴京，害二帝蒙塵，萬民塗炭，這是公仇。又去投順金朝，公然做了鄆城知縣，捉宋清監禁，要三千銀子，到任未久，便詐害百姓，桌上的銀子就是你的贓物。今日我親自伏事你，說罷帶出廟門。徐晟呼延鈺也拖會世雄出來，一同』

梟了首級。

燕青道：「二兇已除，戴院長先去通知宋清朱全，打點走路。關大哥可領五百兵在濟州城外埋伏，恐有追兵，便行拒敵。」戴宗先去，關勝也領兵去了。

燕青到東廊對那些金兵說道：「你們脫下衣帽，借我一用，明日放回。」叫給酒食與他們喫。衆兵只得脫下。燕青就選五十名嘍囉穿戴了，叫樊瑞扮做曾世雄，叫鄆哥同餘兵看守東廊，不可放走一個，就同呼延鈺徐晟取路到濟州。直到掌燈時候，城門將閉之時，走到門邊對管門的道：「曾團練奉元帥之令，到還道村取銀子回來。」管城門的見是本營的官，坦然放進。衆人竟到馬坊。

朱全宋清已得戴宗報知，專心等候。皇甫端想不知就裏，見燕青衆人走到，正要開言，樊瑞一把扯了便走。朱全宋清一閃而出，管馬的頭目來攔阻時，徐晟一拳揮去，打落兩個門牙，滿口鮮血，倒在一邊。

衆人出了大街，朱全道：「你們先走，我去領了雷婆婆來。」那錢歪嘴不殺他，如何消得這口氣！遂進永豐巷，楊林跟來，到得門首，錢歪嘴正和巫氏在裏面吃夜酒。錢歪嘴道：「朱全已吊在馬坊裏了。我今日去請賞錢，湊着阿元帥去打戰船，要十來日方回，這幾日正等錢用哩。」巫氏道：「你請了賞錢來，我要做兩套衣服到大悲寺裏還血盆經的心愿。」那雷婆子那裏有閒飯養他，攆他出去，隨他街坊討乞罷！

朱全聽了大怒，一脚把門踢開道：「來送賞錢與你哩！」錢歪嘴見是朱全，喫了一驚，要躲時，一刀砍着，連頭也歪在肩上了。巫氏急走到布簾邊，楊林扳轉來，揪住髮髻，把頭砍下。雷婆婆還在鍋邊燙酒，朱全拖了便走到城門邊，衆人已砍翻看門的，把城門開了一擁而出。離城不上五里，後面喊聲大震，牛都監領兵追來。樊瑞道：「你們先走，我與呼延鈺徐晟斷住！」

三個立馬等候。牛都監大喝道：「這夥草賊怎敢偷出禁城！快下馬受縛！」樊瑞道：「你敢把頭顱來送做程

儀麼？牛都監將刀砍來，樊瑞把劍相迎。呼延鈺徐晟又來助戰。牛都監招架不住，撥馬便轉。不防關勝伏兵齊起，將青龍偃月刀一劈，牛都監分作兩段。衆兵逃命散了。

關勝樊瑞合兵一處，連夜趕路。天明到了錦香村，朱全邀衆人進去。燕青道：「朱大哥，快些收拾！我等到還道村就來。」朱全同雷婆婆進去。

衆人到還道村，宋安平見了父親，不勝歡喜。父子齊來拜謝衆人。關勝叫戴宗先到登雲山報信，要那裏發枝兵來接應，恐路上別有阻截。戴宗應諾去了。

燕青將東廊鎖着的兵放回。皇甫端道：「我尚不知各位的計策，還只道真個拿銀子來。我也要脫身，誰耐煩與這干人混帳！」見了呼延鈺徐晟的馬，看了一看道：「這兩匹馬便是宋公明的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的御賜踢雪烏騮，不要說衆弟兄原歸一處，這兩匹馬也歸舊主了！」

當下一同啓行。兩乘車子載了呂小姐宋安人王婆婆。宋安平又取三十兩銀子謝了道士。

到錦香村，朱全早尋得車子載了恭人和雷婆婆在那裏等候。鄆哥道：「小人到鄆城濟州兩次安身不得，願隨呼小將軍去。」燕青道：「這個人倒也乖巧得很，便帶了去。」呼延鈺道：「前日酒店裏麻翻我們，身邊那一包銀子不消還了，鄆哥可拿去零碎使用。只是許了江忠五百兩無人送去，失信於他。」燕青道：「不難，現有郭京的賊銀在此，叫兩名精細小頭目拿五百兩送他使了。」鄆哥又分付小頭目幾句對江忠的說話，那小頭目自去了一行人望着登州大道上來，夜住曉行。

到登州不遠，戴宗走來說道：「呼延灼阮小七領兵來接了！衆人相見，都不勝歡喜。呼延灼對兒子道：『原來聞先生因王善作亂，不會到汝寧去，你母親妹子俱在登雲山久了。』呼延鈺大喜。」

不多時，到了寨邊，纔廷玉孫立接進聚義廳上，一同拜見。宋安人朱恭人呂小姐雷婆婆自有顧大嫂引進和

李應娘子各家宅眷相見不在話下。

衆人各訴契闊之情。王進聞煥章是客，和公孫勝上坐。東邊是飲馬川頭領，西邊是登雲山頭領。各依次序坐定。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賀。除了王進聞煥章慮成纓廷玉四個新入夥的，其餘關勝呼延灼公孫勝李應柴進朱仝戴宗阮小七燕青朱武黃信孫立樊瑞裴宣安道全蕭讓金大聖皇甫端孫新顧大嫂將敬穆春楊林鄒潤蔡慶凌振宋清杜興這二十八個原是梁山泊天罡地煞宋安平呼延鈺徐晟爲子姪之輩——共三十五籌豪傑。

南北兩寨的大集會，飲酒之間，李應道：「宋公明受招之後，征方臘回來，衆弟兄陞任的陞任，歸農的歸農，各自分散了；誰料生出許多事端，又聚會在一處，也是天數使然！」關勝道：「我忠直抗諫，觸了劉豫，幾作法場之鬼，若無小乙哥施那妙計，焉能今日復同歡笑！」呼延灼道：「小弟被汪豹賣放隘口，獨力難支，還幸有這兩個小兒幫助，得脫大難，誰想今日衆聚於此！」宋清道：「金營裏若無兩位賢郎，我小兒文弱，竟填溝壑了！」柴進道：「小弟虧得呼大哥相救，不死金兵之手，爲雷橫母親，又遭橫禍，大費衆位許多心機，方得保全至此。」柴進道：「小可兩番受了姓高的虧，幸遇吉孚唐牛兒一片熱心救出，不然，衆位雖到，只好收殮我的屍骸了！」公孫勝道：「貧道已離塵凡，不起別想，偏要認錯了，逼出來隨着各位走，可見清福是難受的！」纓廷玉道：「在下當初祝家莊做教師，與梁山泊做對頭，誰道衆位恁地義氣，如今吳越一家了！」安道全道：「好笑我與杜興都因寄信兩番惹出事來，實是有累了聞參謀！」楊林道：「小乙哥朝見道在皇帝，贖回盧二安人，三番用那木火幹了偌大功勞，今又智破濟州城，真是心靈計巧，又有膽氣，便是當年吳學究也讓一籌！」阮小七道：「若無我小七殺張幹辦，怎生會聚衆弟兄，每位要喫三大碗！」衆皆大笑。各訴心事畢，歡呼暢飲。

一連開宴三日。到第四日，纓廷玉差小頭目到登州買珍奇之物來請衆客。小頭目回來說道：「阿黑麻看打

戰船，要泛洋轉到淮陽，直進錢塘江，水陸夾攻臨安。聞知濟州殺了牛都監，鄆城殺了曾世雄，郭京連夜回去，要領二萬大兵掃平這登雲山，不日就到了。」阮小七道：「怕他烏得他來，殺得他罄盡，奪轉東京，大家輪坐。」婁宣道：「使不得！金朝勢大，兩河山東盡屬管轄，兵多將廣，我們這裏地窄兵稀，那裏支持得定？」孫立說：「我等甯可斬頭瀝血死在一處，再不可散去遭他毒手！」朱武道：「康王新立，儘有中興之望，不料原用汪伯彥黃潛善一班奸佞之臣，以致宗留守氣憤而亡，李綱張所貶責不用，眼見得容不得正人君子，朝廷無路可歸了！這登雲山無險阻可恃，又逼近登州，金兵不時往來，做老營不得，須算個長便之策才好。」安道全道：「我倒想有一個好去處，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地勢峻險，又有天生的城垣，極大的濠溝，隨你百萬人馬，也安插得去！」

衆人急問：「是那個所在？這般妙處？」安道全道：「便是上年我奉聖旨差往高麗醫好國王，回來遂着颶風，翻了海舶，幸得李俊救起，留在金鰲島住了二十多天。那島方圓五百多里，石城堅固，五穀豐熟，人民富庶。李俊只有樂知童威童猛三人扶助，便成了這個基業，稱爲征東元帥。又有花榮的兒子花逢春，暹羅國招爲駙馬，親戚往來，錢糧兵馬，支調得動。我等若去，豈不成一個大業？強如在中國東奔西走，受盡腌臢的氣，扈成也接口道：「我前飄洋到日本高麗占城琉球，那一國不走過？只有這暹羅國果然富麗，風土食物，與中華無異。那金鰲島是暹羅附庸，暹羅共有二十四島，惟金鰲最盛，其實好不過！」

衆人聽了，如夢方醒，盡皆喜躍。楊林道：「好是好了，只是隔着大洋，必須大船方可過去，一時恐打造不及。」燕青道：「不見方纔小頭目說阿黑麻監打戰船，定先有幾十號在彼，我們去借了他的，極是快便。但不知城中虛實何如？」孫立道：「登州虛實，我與欒寨主同做過統制的，只有老弱千餘。那新調來的毛乾，懦弱無能，見我們的影兒也是怕的，不足爲慮。」燕青道：「再煩戴院長到登州探聽的確，方可行事。」

戴宗去了兩日方回，說道：「果然兀朮差阿黑麻到登州用劉夢龍的兄弟劉夢蛟打五百號大海船，已皆

一百號在海岸邊，一應帆檣舵舵俱備，篙工舵師俱點齊在船上。昨日阿黑麻聞濟州有變，回去請兵了。城中毫無准備。」

李應鸞廷玉遂傳號令軍士有不願去者，齊助盤纏，打發下山；願去者聽點。有三千多人俱願跟隨。撥關勝楊林朱仝裴宣呼延鈺孫新王進祭慶圍守登州四門，凌振在城外放砲，戴宗燕青呼延灼徐晟往來策應。阮小七蔣敬穆春樊瑞去搶船，李應鸞廷玉斷後。其餘并家眷輜重糧餉俱在中軍。三更結束，四更造飯，五鼓啓行。

不消半日，到了登州。太守與毛乾急閉城門，點兵上堞把守，關勝等把四門圍困住。凌振施放號砲，轟天震地。太守與毛乾慌做一團，那裏敢開門迎敵。阮小七等搶到海岸邊，大呼道：「船上人不許一個動脚！如伏倒者免死！」那舵工水手一齊跪着。

阮小七等跳上船，把家眷輜重下船，派將士馬匹糧草在各船上，招轉圍城兵馬，安頓好了。李應鸞廷玉截住岸口，喝水手扯滿風帆，下了舵，然後下船。又放了三個大砲，大吹大擂，發了三聲喊，竟開了洋。

那太守嚇得目瞪口呆，去了半日，方敢開門。劉夢蛟失去一百號海鯨船，叫苦不迭，只得靜聽處分。

却說一百號海鯨船裝載三千多兵，五百匹馬，許多糧餉輜重，各家宅眷，三十五員好漢，還是寬綽的。出了大洋，四望茫茫，水天一色，正遇日暖風和，波光如練。各船上好漢，飲酒取樂。

扈成認得海道，叫向東南而去。水手定了指南針，晝夜兼行。五六日光景，忽然轉了風，黑夜之中，星月無光，大洋裏下不得碇，只好隨風駛去。

到得天明，掌針的水手叫道：「不好了！這裏是日本國薩摩州。那岸上的倭丁專要劫掠客商，快些收舵！」誰知落在套裏，一時掉不出。

那薩摩州倭丁見有大船落套，忙放三五百小船，盡執長刀鑊鉤來劫貨物。扈成叫各船上頭領都拿器械立

在船頭，隄防廝殺。那倭丁的小船圍圍裏攏來，東張西望，思量上船。衆頭領盡把長鎗抵開。當不得船多，七手八脚，不顧性命的鑽來。近船的砍翻幾個，只是不肯退。

燕青叫凌振放砲。凌振架起大砲，點上藥線，震天的響了一聲。那砲藥多力猛，若沿一里半里，無不立爲齏粉。只因近了，反打不着，都望遠處衝去。倭丁全然不怕。衆頭領無可奈何，只好敵住。相持了半日，燕青道：「大砲打不着，做起噴筒來，將竹篙截斷，穿下火藥鐵砂，只有三尺多長圓木，塞了筒口。」

不一時，造了一二百個，叫衆兵一齊點火直噴過去，濺着皮肉皆爛，打傷了好些，方纔害怕，都遠到套口一字兒守住。倭丁倒也狡猾，將生牛皮蒙着，噴筒就打不進，只是不放出套。李應道：「陸地可以施展，這水面上不可用力，這些倭丁又不顧性命，怎麼處？」喚水手問他：「可有通事叫一個來？」水手叫着。倭丁放一個小船攏來。一人搖手道：「不可放火藥。」說道：「小的是通事。這薩摩州上都是窮倭，不過要討些賞賜。」

李應道：「我們是征東大元帥的兵，要到金鰲島去的。要求賞賜，不過一二船到來，怎用這許多？」通事道：「倭丁貪婪無厭，只要東西，不要性命，不怕殺，只怕打。若見客商貨物，竟搶了去。爺們有准備，便是討賞。」李應道：「還是要銀子，要布帛，不知有多少人，要多少賞賜？」通事道：「銀子這裏賤，專要綢緞布帛，約有一千多人。隨爺賞些罷了，那裏敢計多寡？」李應道：「你是那裏人，與他做通事？」答道：「小的漳州人，汎洋到這裏，翻了船，回去不得，沒奈何在此廝混。」

李應叫取五百疋綉緞，五百疋棉布，分給倭丁；又是四疋綉緞，四疋棉布，賞了通事。小船撥過來，通事叩謝道：「此去轉西北，兩日路程，便是金鰲島了。」

通事搬了紬布散與倭丁，稍有不均，便廝殺起來。放開套口，大船得出，向西北而去。公孫勝道：「世人貪名圖利，至死不休，那倭丁不過爲一疋布棉，就把性命相博，所以貧道把世情看得淡了。不要說倭丁，就是弟兄們爲

爭一口閒氣直到這個所在，着甚來由？」聞煥章道：「總是勞苦世界，再沒得你安逸；便是天也無一刻之停，人只要臨機着數不落圈套便了。」燕青道：「那蔡京高俅這班奸臣用盡機謀，把宋朝的天下弄壞了，只道是萬年富貴，誰知落在我們手裏，中牟縣這般施行，悔之晚矣！」阮小七道：「你們還斯文做法，若遇了我，把他碎屍萬段，那有這閒功夫！」安道全道：「若是一刀，倒便宜了他，是這樣做作，方纔有趣。這個算計必是小乙哥定下的。」燕青微笑了一笑，因衆頭領派在各船上，日長無事，閒談消遣。

行了兩日，水手指着一座山道：「那隱隱青翠的便是暹羅國界了。」無兩三個時辰，已到山下。水手仔細一看道：「這是清水澳，可以泊船，轉向南去便是門風，到金鯨島還有三百里，明早若轉了風，方好去得。這裏不比大洋，多有山脚沙礁，要看水路，昏黑了，不便行。」排榜泊了。

衆頭領在各船上十餘日，波濤洶湧，顛播不定，未免眼花頭暈，聽說只有三百里，盡皆歡喜，聚到一個船上，一同喫酒。這清水澳便是李俊初來停泊的所在，奪了金鯨島，就命瘦臉熊狄成領三百兵在此駐守。李應道：「這般蒼茫大海，沒有得鮮魚喫，這澳上像有人家，去買些來做醒酒湯便好。」喚水手攏岸。水手道：「有沙洲礙住，大船攏不得岸，還差二里路。若有小船，可以渡去。」阮小七道：「待我脫了衣服，泅水過去尋幾尾鯉魚來。」李應道：「不可，又不知那澳上民情土俗，萬一惹出事來，豈可因這口腹去擾百姓？明日到了金鯨島，自然有得喫。你不知宋公明在潯陽樓飲酒，要鮮魚做湯，黑旋風強出頭去取，被張順泅得吳死麼？衆人皆笑起來。」

却說狄成見有百來個大海鯨船泊在洲上，都插旌旗，正不知那裏來的，沒做理會處。有分教：

風雲齊奮會英豪，鐵馬交征成霸業。

不知狄成怎地相拒，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馬國主遊春逢羽客 共丞相訪道遇番僧

却說李應、龔廷玉的兵馬戰船到了清水澳，就該狄成接住，送到金鰲島與李俊相會便了，只是還有些緣故：前三十回書，只爲中原多事，衆好漢無地容身，棄了登雲山，奪海鯨船開洋，盼得到清水澳，已經無數曲折；那暹羅國內變故，奈因筆墨不閒，只好丟在一邊，如今要接上了。

那暹羅國王馬賽真，雖是守成之主，秉性却過於仁柔，缺少才略，國內又並無忠臣良將，自從招了花逢春爲駙馬，少年英勇，又得李俊在金鰲島犄角聲援，故此外邦不敢侵犯，二十四島盡來朝貢，連年五穀豐登，人民樂業，百物皆賤，賊盜不生，可以夜戶不閉，甚是安靜快樂。每年到清明節近，花香柳媚之時，傾城百姓都到郊外踏青，就行掃墓，挈榼攜壺，男女任情遊賞，醉飽而歸，算是一年樂事。這個風俗天下皆然，雖是海外之邦，不過言語不同，衣服有異，那喜怒哀樂的人情原是一樣的。

一日，國主在宮中與國母玉芝公主花駙馬宴飲，見天氣熙和，百花開放，國主道：「寡人蒙祖宗世澤，得爲暹羅國之主，雖是海邦，却也富貴非常。前日唯慮外邦窺伺，國內少忠良之臣，邊上無智勇之將，二十四島叛伏不常，甚是憂心。天幸得招駙馬，成就了玉芝孩兒百年大事，駙馬又且英才練達，孝敬備至，甚愜我心。李大將軍虎踞在金鰲島，將勇兵強，不唯二十四島盡皆懾伏，就是占城日本諸國畏威懷德，不敢侵凌，真是天祐本邦，可以高枕無憂。寡人見傾城士女，都去踏青掃墓，以展孝思，兼尋樂事，祖陵頻年道官至祭，今要自去設奠，兼到丹霞山遊玩，卿意如何？」花逢春道：「展墓，閨之大典。孔子說：『吾不與祭，如不祭。』若龍駕自去，足見恪誠。古有巡幸之禮，丹霞山近在郊甸，亦無不可。」

國主大喜，卽傳令旨，欽天監擇日，禮部備祭儀：「卿可同國母公主也去賞玩一遭。」花逢春領旨，欽天監奏准三月初三日爲上巳臨流祓禊，又是黃道吉日，正宜出巡。

到是日，禮部準備祭儀，祝文，羽林軍整理半朝鑾駕，兵馬司潔淨街道，各色齊備，國主國母公主世子俱乘玉

輩，花駙馬騎紫騮馬，丞相洪濤與文武各官侍駕。先是兵馬司警蹕所過地方，辰時啓行。

是日天氣新晴，惠風和暢，旌旗夾道，花柳紛披。國主在玉輦上見一座江山如錦綉團簇，萬民樂業，百物蕃庶，心中歡悅道：「虧祖宗德，拚下基業，使寡人安享，真是難得！只是世子尚幼，恐千秋之後，不能無慮。幸有花駙馬勳戚貴臣可以輔佐。」一路想來。

侍臣奏道：「已到萬壽山。」國主看道：「幾年不來，林木一發暢茂，洵是興隆之地！自然百世永固！」那座萬壽山果然靈秀，怎見得：

山巒環繞，水勢迤透。地脈千里結來，砂氣萬重環結。龍飛鳳舞，一齊朝拱瑩前；象伏獅蹲，幾處分排墓前。喬木參天，上罩祥雲瑞靄；瑞芝滿地，下滋白石清泉。美玉砌成甬道，良金築就靈臺。馴獸伏臧，珍禽翔舞。真是萬年佳域，蔭出帝子王孫；千古名區，求鎮雄封海甸。

國主國母公主世子駙馬先進了享殿，候禮部人役擺設齊整，然後贊拜行禮。初奠亞奠三奠已畢，禮官讀了祝文，焚化幣帛，忽結起一團火，飛上九霄，不端正，落下來，却在國主肩上。內監慌忙拂下。那袞龍袍上已有一個大窟窿。國主大慍，就脫下了，再到享殿設宴，將胙肉分結。從官衛士內監宮娥，無不沾飽。傳旨啓駕到丹霞山。那丹霞山爲暹羅國的鎮山，方圓百里，天生奇秀，幽泉古洞，深邃莫測。有幾座琳宮梵宇，多有高人隱逸。三春時候，游玩的不絕。

當日聖駕親到，那游山仕女紛紛散去。國主傳下令旨，與民同樂，不必迴避。從官衛士俱遠遠擺開。國主國母公主世子駙馬都是步行，內監將日月掌扇遮了日色，宮娥簇擁着，各處玩賞。有一道瀑布泉，如白虹一般，從高峯上衝下石潭，噴起雪浪，如珍珠亂洒，流出石潭，整成長渠，回環旋轉，作流觴曲水。

國主教張了錦幄，鋪翠綉褥，席地坐下，取一捧雪的玉杯，插了羽翎，斟滿了酒，從上流放下，流到那位面前，

宮娥就取來跪着奉上。喫了一回，玉芝公主命宮娥採各色花片，也從上流撒下，如錦浪飄漾。那珍禽幽鳥，在山岩中綠樹上，和鳴睨睨。

國主大悅，捲起龍袖，向清泉盥手漱齒，應了上已祓禊故事；又到玲瓏古洞邊閒步。那綠茸茸芳草上，只見鋪箇棕團，一個道士頭帶蒲冠，衣穿鶴氅，相貌清癯，精神炯照，隻膝跌坐，見國主國母到來，動也不動。內監喝道：「聖駕已到，還不站起！」道士慢慢起身，打個問訊：「貧道稽首了。」

國主道：「從那處來？是甚姓名？」道士道：「普天游行，隨地跌坐，說不得從何處來。胞胎渾沌，四大皆空，沒甚姓名。」

國主道：「出家有何好處？」道士道：「出家也無甚麼好處。只是在家受不得那愛慾牢纏，生老病死，世態炎涼，人情險惡，更有飢寒切迫，富貴腥羶，官刑殺戮，戶役差徭，因此出了家。」

國主道：「既出了家，可真有長生不老的真訣麼？點石爲金的妙法麼？」道士道：「有生必有死，三教聖人，俱所不免。有少必有老，草木尙且彫枯，要甚長生不老？石自爲石，金自爲金，要點他何用？」

國主道：「從古及今，都說有神仙，可以神游八極，白日飛昇，據你說來，盡是虛妄的了。」道士道：「虛妄不全，是虛忘。若識得機關，彭殤一理，金土同價，一點靈光，自是炯然不滅。若不曉得關竅，如蜚螭轉丸，如飛蛾赴火，無非苦趣。黃面瞿曇，青牛老子，與那偈偻曲躬，終日奔走的孔聖人，都不是到家漢。我看你享受王位，錦衣玉食，自謂快樂無比，豈知擾擾茫茫，活地獄一般！早些隨我出家罷！」

國主道：「寡人承祖宗之基業，世子尙幼，不能蒞事，與你築一道院，供養在這裏，待十年之後，傳位世子，方可隨你出家。」道士道：「可託孤與花駙馬，此人忠貞可輔。那裏等得十年？只怕日下就有大禍！况我朝游北海，暮宿蒼梧，那裏肯住在這裏？你不信，我取應驗與你看。」袖中取出一石鏡，方圓三寸，漆黑無光，在掌上磨了一磨。

放出光來，擡了與國主看。只見裏面山河廣闊，宮殿巍峨，一個人冲天巾，袞龍袍，臥在地下。

國主見了，不勝駭異。他人看時，原是一塊黑石，並不見一些光景。洪濤大怒，啓奏道：「此是妖妄之徒，國主是一國之尊，怎麼被他欺誑？可令衛士拿下該管衙門問罪！」道士笑道：「我有何罪？只怕你要問罪哩！」國主道：「他是方外之士，不聽便罷，何必問罪？」道士起身說道：「我有四句偈語，國主可牢記着。」

「泆水爲災，長年不永。他日重來，唯有荒塚。」

說罷，把拂子一拂，說道：「貧道去了。」急步下山，霎時不見。

國主猜疑不定，神情恍惚。花逢春道：「江湖之士，都是幻術，不可深信。況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循理而行，自然吉慶。請登輦還宮。」國母也勸道：「神仙變幻，容或有之。只這道士出言無倫，豈可聽信？堂堂一國之主，那肯隨你出家四境平安，五穀登稔，有甚災禍？速請回宮，共享太平之福。」

國主遂傳旨還宮。百官衙士，內監宮娥，簇擁還朝。各官散去。國主心中只是不懌，說道：「那幣帛焚時，結成火團，剛落在我身上，把袞服燒了一洞，已是不祥；又遇着道士變幻莫測。他說道：『泆水爲災。』難道我國在瀕海之虞，敢是海嘯起來，飄沒了國土？那石鏡中一人臥地，分明是我。他人又不見。更道：『長年不永。』想是應在我身上了。後而說：『他日重來，唯有荒塚。』想我天命已盡了。」玉芝公主道：「父王何必憂心？這道士將大話嚇人，那有實驗？」國母花駙馬又百般勸慰，設宴釋悶，只得罷了。

次日坐朝，有白石島申文到來，說海邊有一異獸，如豺狼相似，頭生獨角，遍體赤毛，行走如飛，掠人而飲，獵戶收捕他不得。一日雷雨大作，天上飛下一條黑蟒，金鱗閃爍有光，與這異獸相鬥，被黑蟒蟠住，張開血盆大口，咬殺了黑蟒騰空而去。那異獸死在沙灘上，居民恨他喫人各拿利刃，割下肉來，其白如肪，煮熟來味甚甘美。

國主見了，愈加憂疑，回宮說道：「白石島又有這異獸食人！」國母道：「終被天降黑蟒咬殺，能除其害，只要

防備。國外有變。』國主依言頒示，謹防外邦有變不題。

却說洪濤丞相心內想道：『這暹羅國座，我久思篡奪。前日忌那吞珪勇猛，不敢輕發。吞珪死後，不料招了花逢春爲駙馬，雖是少年，倒有才幹，又有李俊在金鯨島犄角聲援，這座兒就不穩了。昨日到萬壽山展墓，見火燒了國主龍袍，又見道士叫他出家，想是氣數絕了。不要說一座江山，這等富貴，只那玉芝公主、千嬌、百媚，若得親近他，就死也甘心。怎麼樣先去了李俊、花逢春，那國主如摧枯拉朽之易，玉芝公主恐怕不聽了我。青霓、白石、釣魚三島是我的心腹，教他起兵夾攻李俊，自然可破。花逢春須尋個勇士刺殺了他，方可行事。』千思萬想，存蓄異志，不在話下。

大凡忠臣爲朝廷幹立功業，未必天神來祐；奸權圖謀社稷，反有惡魔相助。此理數真不可解。

洪濤起了惡念，日夜算計，却好西番來一個妖僧，名喚薩頭陀，身長八尺，面如鍋底，頭上青螺結頂，兩個獠牙露出嘴外，出了黃鬚如刺蝟的蟲起，耳上掛一對金環，遍身黃毛，胸前蓋胆的更長數寸，穿一領烈火袈裟，頂上懸一串人頂骨的數珠，赤了一雙脚，使兩把戒刀，善能百步取人，又能喚風呼雨，驅神役鬼，魔變人性命，口中喊道：

『天也翻來地也翻，頓教平地起波瀾！若人會得其中意，要上西天亦不難。南無寶幢如來，南無寶勝如來，南無多寶如來！』

那頭陀手中搖着鈴鐺，念了又念，引動了街坊上小孩子成羣隨着，各處闖到。

那洪濤丞相朝中回來，見了這般行徑，好生詫異，想道：『這個異僧必有異術，何不試他一試？』喚從役請這師父到府中喫齋。

洪濤先到薩頭陀隨後便來，見了水相，打個問訊，說道：『丞相，你有椿心事，貧僧早已曉得了。』洪濤道：『我

爲一國之丞相，富貴已極，還有甚麼心事？」薩頭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把兩手做個圈子，笑道：「便是這樁心事。」

洪濤見有些來歷，便請到後苑坐下，問道：「老師那國土人氏？到此何幹？」薩頭陀道：「是大竺國。我知過去未來之事。知丞相敬事三寶，特來完你心事。」

內衙擺出素齋來。薩頭陀道：「這些用不着，快拿了進去。貧僧要你光祿寺設的羊羔燒酒。」洪濤道：「羊羔燒酒是有，那得光祿寺？」薩頭陀道：「不久有了。」

洪濤見他說話有些蹊蹺，便教取羊羔燒酒來。頭陀一頓吃上十觔燒酒，一隻羊羔，尙未饜足，說道：「貧僧得佛祖心傳，天神異授，有變化不測之機，旋乾轉坤之用，撒豈成兵，推山倒海，探陰補陽，長生不老，設有仇隙之人，魔魘教他立死，難做的事，幫襯他必成。」

洪濤聽了大喜道：「吾師有此神術，便當拜在門下，求法力祐庇。請到後苑供養。適有朝事，待明日請教。」薩頭陀道：「承居士這般相待，貧僧自當效力。」身邊取個小葫蘆，傾出一丸藥，託在掌內道：「居士這藥非同小可，採先天之精靈，練日月之光華，水火爐中，昇了九轉，服下之時，一點純陽從湧泉穴起，直透泥丸宮，填滿腦髓，鞏固元神，能使玉女消魂，金童返本。今夜先一試着，纔曉得出家人再無誑語。」共濤欣然接受了，送薩頭陀在後苑靜室中安歇。

次日，洪濤到靜室中，見薩頭陀坐在蒲團上，低垂雙目，做運氣功夫。洪濤不敢驚動，候了三炷香，見薩頭陀做完功夫，倒身而拜，說道：「吾師真聖人也！此藥果有妙處，不唯弟子荷戴洪恩，卽賤荆亦感激不盡。」薩頭陀道：「還有抽添鉛汞，調養爐鼎之訣，須得脣紅面白無疾病的壯健婦女做了鼎器，然後面授祕訣，自能返老還童，壽與天齊了。」

洪濤迷了心志，鋪設一間密室，不施帳幔，下墊榻褥，選十名蠻女，脫了衣服，憑頭陀受用過了，方纔自試。從此晝夜不輟，一同取樂。

那頭陀五葷三厭，沒有一樣忌的，唯不用猪肉狗肉，道是猪爹爹，狗奶奶。共濤盡情供養，房帷之術，已極其奧，要他演撒豆成兵，驅神役鬼之法。薩頭陀道：「一發不難。」在後苑中空闊之處，到三更人靜，薩頭陀焚下一爐香，點了一對絳燭，仗着寶劍，嘆了法水，只中念念有詞。只見東邊閃出一隊人馬，都是金盔金甲，排成陣勢；西邊也閃出一隊人馬，都是銀盔銀甲，排成陣勢。只聽得金鼓齊鳴，兩邊交戰起來，喊殺連天。

正在酣鬥之時，忽有一員神將，身長一丈，三頭六臂，手中盡拿器械，跟一羣虎豹獅象，毒蛇鷲鳥，咆哮跳躍，盤旋不已。

洪濤看得呆了，說道：「求吾師收了法罷！」薩頭陀把劍一指，喝聲歇，兩隊人馬並天神猛獸都不見了。洪濤拜懇在地道：「弟子何幸得遇聖僧，有一心願，敢求大力！」薩頭陀道：「我久知你有心事，今日相逢，也是大緣，不妨直對我說。」洪濤起來道：「這暹羅國爲海外富庶之邦，可稱福地，弟子久思據位稱尊。國王馬賽真柔儒無能，權柄盡屬於我，戲爲囊中之物，垂手可得。誰知宋朝遣一征東元帥李俊來，佔了金鯨島，我同大將吞珪去，恢復誰料大敗，吞珪墮死海中。李俊與兵來圍住本國，無可抵敵，國主只得求和，把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爲駙馬，兩邊息戰講和。那玉芝公主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可惜與了中華蠻子。花逢春十分了得，李俊又虎視眈眈，弟子有計難施。前日國主到萬壽山展墓，焚化幣帛，飛起火來，將國主龍袍燒了，眼見氣運將絕。只是李俊花逢春強橫，下不得手。今遇着聖僧，有此通天徹地之術，怎麼使我正了暹羅國王之位，取那玉芝公主做了貴妃，方遂平身之願。隨聖僧要怎麼樣，弟子無不順從。」

薩頭陀道：「一些也不難。我看你儀容可爲一國之主，但不知你的眷屬福分何如，若是無福，也是枉然。」洪

濤道：『少不得閨門盡要皈依的。』就喚出來拜見。洪濤喚傳雲板，請夫人公子小姐出來瞻禮聖僧。不逾時，都到靜室。夫人圓面肥軀，五個公子各樣怪驚怪臉，只有小姐生得秀美。一個個合掌禮拜。薩頭陀一眼估定小姐，說道：『夫人這般福相，自然爲一國之母。公子盡皆平常。你不過是一代人物。那小姐倒是貴相，定招一個好駙馬，嗣登其位。』

洪濤教夫人等進去，說道：『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只要自己享用。倘得玉芝公主爲了貴妃，後面生出一個好的來，也不可。子因母貴，就立最小的爲太子便了。只是我要做這事，那李俊花逢春必然不得安靜，怎生先去了他二人方好？』薩頭陀道：『我有個魔魔法，結下一個法壇，畫了八卦，中間太極圈兒雕一木人，長六寸三分，取本人年甲安在木人腹內，把七隻繡花針將木人的七竅釘住了，每日清晨燒一道符，晚上奠一分羹飯，如此七日，其人必死。』

洪濤道：『如此甚妙！即來設法。』薩頭陀道：『你要魔那幾個人？』洪濤道：『第一個國主馬養真，第二個是駙馬花逢春，第三個是征東元帥李俊，這三個魔死了，唯我獨尊，再無顧忌了。』薩頭陀道：『那三個人的年甲可曉得麼？』共濤道：『馬養真的千秋節，每年表賀時，不消說得。花逢春見他立疏保母，年甲也知道。只這李俊，在金鼈島只會得一次，不曉得他。』薩頭陀道：『那李俊必要先除。若國主駙馬死後，你正了王位，倘他與兵問罪，何以禦之？可使精細人到金鼈島去打探出來，方好行事。』

洪濤道：『所論極是，就遣人前去。那木人必要預先雕成，法壇就築，等探知年甲，即刻動手。弟子實是耐不得了！况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及時行樂，已爲晚矣。』薩頭陀道：『你有了採補之術，必與彭老同壽，後福無窮，如今正是日頭初出哩。』洪濤道：『雖是如此，以速爲貴。』一面築法壇雕木人，丸應用之物，無不悉具。誰知『無巧不成話』，那李俊的年甲不消差人探聽得，自然知道。正是：

癡人說夢爲眞事，惡貫將盈有報施。

不知李俊的年甲如何曉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慶生辰龍舟觀競渡 篡寶位綺席進霞丹

却說洪濤要差精細人到金鰲島探聽李俊年甲，求薩頭陀行那魔變之法，却好端陽這日是李俊生辰，花駙馬要去賀壽。

洪濤聞得這個消息，不勝之喜，對薩頭陀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那李俊的生辰正是端陽之日，不消打探了。』當下結起法壇，雕了木人，將馬國主花逢春李俊的年甲藏在木人腹內。薩頭陀施符設咒，如法的做起來，不在話下。

却說端陽節正是李俊四十整壽，馬國主差一員穿宮太監，備下蟒袍玉帶，金珠異寶，壽糕菓品，各色禮物，同花駙馬去慶賀。高青倪雲道：『李大哥的壽誕不可不去。國中安甯無事，留兩員裨將在此護衛，我們也就同去。』

初三日啓行，到金鰲島，李俊接見花駙馬，呈上禮帖道：『國主自要來與伯父上壽，因朝事繁冗，特差內監恭賀千秋之慶。』李俊道：『犬馬之齒，何足爲重？煩勞國主這般厚意，何以克當？』

到端陽正日，大廳上結綵縣綵，甬道上張了錦幄，堂上陳設香花燈燭，神位糕桃，動起鼓樂。李俊穿了錦袍玉帶，上了香，先拜天地神位，樂和費保高青倪雲狄成童威童猛花逢春內監一同拜賀，進上壽酒。李俊回敬致謝。是日大賞三軍，將筵宴設在大海船上，同出海口，共飲蒲酒。先已裝下十個龍舟，軍士都穿號衣，分爲五色，每船二十四人划槳，往來如飛。天氣清明，微風不動，海波如練。居民都撐了小船，男婦老幼，盡來觀看。海外之人，那

曉競渡故事，無不驚喜。龍舟上鑼鑼擊鼓，四圍棹轉，將許多鵝鴨丟在海中。那龍舟爭先來搶，湧起雪浪，流珠噴沫，真是奇觀。那李俊等在大船上傳盃換盞，猜枚行令，開懷暢飲，至日昃方散。有詩爲證：

玉切蒼蒲榴映紅，中天節氣散薰風。豪華事業開佳宴，可改名爲混海龍。

話說李俊飲罷壽筵，觀了競渡，到夜回島，要留花逢春盤桓兩日。樂和道：「駙馬隔了海面，不能朝夕相聚，今既到此，多住幾日，極是好的。但國中雖然無事，那洪濤却是個奸險之徒，其心叵測，見駙馬與高俅兩將不在，萬一生出事來，國主孤立在彼，又且仁厚，恐難制伏，還是速去的好。」

李俊依言，修了回啓，把禮物謝了太監。花逢春原同高青倪雲拜謝而去，不題。

却說洪濤薩頭陀曉得李俊年甲，就選十惡大敗受死日，施符設咒起來。兩日之後，國主得病起來。洪濤心中暗喜，花逢春李俊安然無事。

看官要見邪不勝正，當日唐高宗時節，西域進貢一僧，能咒人立死，舉朝敬信如神。却有個太史令傅奕奏道：「妖僧邪術，害不得正人，叫他咒臣，看會死麼？」高宗喚番僧咒那傅奕，咒語念上千百遍，傅奕挺然不動，番僧反自七竅流血而死。馬賚真雖然衰邁無光，却畢竟是一國之主，故邪神只好略略侵犯。李俊花逢春英氣勃勃，且有後福，那裏敢近他？」

那薩頭陀盡力施爲，七日已滿，國主病反好了，只是七歲的世子無疾而妖。國主國母大慟，厚加殯殮。洪濤道：「吾師的法術已算半驗了，只是三人不死，如何計較？」薩頭陀道：「庶人一七必死，那國主將軍駙馬是厚福的人，必須二七三七。若咒至七七，就是帝釋天主也要招殃。我還有一個計較：目下花逢春到金鰲島，與李俊慶壽，高俅二將也隨了去，何不設一席請國主到來，貧僧進藥毒死，你便正了位。若怕李俊花逢春來爭，我有結義三個弟兄喚做革鵬革鷗革鷓，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原是占城國人，今在黃芽島屯聚，手下有五千苗兵，慣經征

戰。我寫書去招他來，殺了李俊花逢春，恢復了金鰲島，這寶位是萬年永固了。」

洪濤大喜，進朝啓奏道：「臣見龍體違和，日夕焦勞，世子暴殤，中心哀悼，今幸萬安。明日端陽佳節，懇乞鑾駕幸臣草舍，設一菲席與主上釋悶，兼有一西域聖僧，有長生不老之丹，服之延齡千歲，以盡微臣一點芹曝之心。」國主准奏道：「君臣一體，不可過於豐盛。明日早臨便了。」

洪濤謝恩而出。國主退朝說道：「丞相見世子早殤，寡人悲切，明日端陽，要請我釋悶。」國母道：「恐非好意，不可便去。况聖躬新愈，不宜過勞，只消在宮中設宴慶賞蒲節。」

國主道：「咫尺之間，何有過勞？我在宮中，思念世子，觸處生悲，借此暫開懷抱，亦無不可。」玉芝公主諫道：「洪濤久已專權怙勢，擅作威福，有不臣之意。他今日無端請幸其第，決非好意。就是要去，也等駙馬回來。」

國主道：「我兒不須過慮。丞相世受國恩，難道起甚歹念不成？」公主道：「父王不記萬壽山火燒龍袍，丹霞洞道士偈語麼？傳旨辭了罷。」國主道：「火燒龍袍已應在世子身上，還有甚麼不祥？我已許了他，自古道：『王言如絲，』豈可翻覆？」堅執要去。

國母公主百般諫阻不住。公主道：「父王主意既定，可選三百羽林軍，令兩員裨將帶刀侍衛，以防不測。」國主道：「這個使得。」

次早洪濤又來啓請。國主命排鑾駕，兩員裨將帶三百羽林軍護駕，四員內相隨行。到了丞相府，洪濤在門前俯伏迎接。到得廳上，擺設得十分齊整，錦屏圍繞，綵帳高懸，說不盡山珍海錯，玉盃金杯。堂下笙歌並奏，執壺上饌的人皆是錦衣花帽。

洪濤躬身再拜，安送了席。桌面上都是金銀器皿，獅糖樹菓，一百二十龍盤餚饌。國主就賜丞相側席相陪。三百羽林軍列在府門外，兩員裨將全身披掛，各持寶劍立在國主左右。凡進酒饌，錦衣花帽之人擎在頭上，跪着，

內相下階接來送上。

酒進三巡，食供兩套，又換一班女樂，歌的歌，舞的舞，稱觴進酒。國主道：「寡人涼德，得丞相佐理朝政，可謂社稷之臣。今日君臣宴樂，千秋盛典。」洪濤離席啓道：「主上洪福齊天，春秋正富，世子雖然不幸，自有麟趾之祥。臣有一女，年已及笄，德容俱備，欲納後宮以備灑掃，伏望採納。」國主道：「丞相之女豈可爲媵妾！另選國中俊秀以充後宮。」洪濤道：「微臣譴劣無似，叨蒙恩澤，進爲宰相，臣之弱女得侍寢殿，已爲萬幸。就令臣女拜謁。」叫傳雲板，請小姐出來見駕。國主止擋不住。

不一時，梅香侍女簇擁小姐出來。只見粉雕玉琢，蘭麝芬芳，宮粧豔服，環珮聲和，花枝招颺，繡帶飄搖，端端正正，朝上拜了四拜。國主傳旨平身。小姐又取大玉觥斟上琥珀酒再拜上壽。國主滿心歡喜，說道：「既承丞相盛意，寡人不敢固辭，明日行聘納爲貴妃，卿可進太師國丈。」

洪濤令小姐謝恩。小姐如新鶯嬌囀的道：「千歲千歲千千歲！」然後輕移蓮步而進。

國主大喜。洪濤道：「臣有一聖僧欲來朝見，未得令旨，不敢擅便。」國主道：「寡人正忘了正爲要見聖僧求長生妙藥，可速傳進。」

那薩頭陀從後堂走出，滿身瓔珞，烈火袈裟，朝上跳舞而拜。國主起身回禮賜坐，就與洪濤共席。國主道：「聖僧是何國士到了幾時？」薩頭陀道：「貧僧是西天竺國達摩祖師第三十八代嗣孫，得相傳衣鉢，專修禪定，兼遇蓬萊仙長傳授鼎鑪之術，可以降龍馴虎，役鬼驅神。在靈鷲山中煉就九轉靈丹，名曰「延齡固本種子紫金丸」。有厚福者，方得服餌。貧僧在海中望氣，見上邦祥光靄靄，瑞氣重重，故航海而來。剛到三日，不敢驟來朝見，因寓在丞相府中。今得恭覲天顏，實是堯舜之君，該餌那紫金丸，壽延千歲，連舉十子。」就向腰邊葫蘆內傾出一丸藥，如龍眼大小，隱隱有寶色金光，雙手進上。

國主接了道：『承僧聖見惠，自然靈驗。當在丹霞山建一座永福寺，請聖僧安禪理性。此藥幾時可服？』薩頭陀道：『此藥純陽煉就，服餌亦須陽日陽時。今日端陽。』看着日色道：『恰好午時，正當服下。』取下玉碗，斟滿琥珀酒，把牙箸調勻呈上。

可憐馬賽真思量延年種子，輕信狂言，把藥酒一口吞下，說道：『怎的這藥味戟着咽喉？』薩頭陀道：『豈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

不消半刻，國主叫肚疼不止。那藥性發作起來，翻天覆地的難過，霎時七竅流血而死。裨將急掣寶劍來破頭陀。那頭陀卸去袈裟，藏有兩把戒刀，就在筵前併命。無一二合，兩員裨將都被殺死。內相到門外叫羽林軍進來。薩頭陀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無數鬼兵從空而下。羽林軍見了，心驚膽顫，各自逃命。

內監趕着人亂走出到宮，報知國主身亡。國母公主哭倒在地，死復而甦。花恭人秦恭人都來，哭做一團。花恭人道：『這奸賊弑了國主，必去亂宮，如之奈何？』國母道：『我拚一死，從國主於地下。』公主道：『速着人到金鰲鳥報知駙馬與李大將軍領兵報仇。』國母就遣內監去了。

不說宮中之事。再說洪濤見國主鳩死，大喜道：『國主已亡，事可大定。』將屍骸拖在郊外藁葬了，出榜曉諭：『國主暴薨，有遺令傳位丞相權主國政。文武百官，明日都要早朝。如違令者，全家誅戮。』又同薩頭陀領了心腹家將入宮，心內想道：『一不做，二不休，就去搶那玉芝來受用，拚得與花逢春做對頭。』又想道：『聞花逢春有一姑娘，年少寡居，姿容絕世，與玉芝公主立為東西兩宮，平生之願足矣。』

薩頭陀也暗想道：『我與洪濤幹了這樁大事，要他女兒配我，料想不敢違拗。待革家兄弟到了，把兵威壓他，怕道權柄不盡歸於我，他若不識時務，也只費我一丸藥。』

兩人各懷歹意，到了宮前，見宮門緊閉。正要喚武士打門，只見天昏地暗，一股赤氣罩住，洪濤與薩頭陀盡皆

暈倒進去不得。那文武官僚，合城百姓，盡皆不伏，口出怨言，要與國主復仇，洶洶不已。

洪濤道：『蒙吾師法力，國主已亡，只是是心不伏，李俊花逢春必起兵來爭，如之奈何？』薩頭陀道：『不妨，革家的兵即刻到了，必要大加殺戮，使人害怕。明日且正了大位，然後去征金鰲島，勦絕了李俊花逢春，其餘不足慮了。』

洪濤拜謝道：『全恃吾師始終其事，富貴共享。』薩頭陀道：『富貴我也不放在心上，待事定之後，我亦有一椿心事要你了愿。』洪濤道：『君師有甚心願，無有不依。』頭陀大喜。

忽有報來，革家兵到了。薩頭陀自己去迎進，那革鵬、革鷗、革鷓都是膀闊身長，碧眼黃鬚，力敵萬人，帶二百個戰船，五千苗兵，腕掛長刀，那穿藤甲，披髮跣足，如天魔一般。

那革鵬弟兄與洪濤相見，薩頭陀叫苗兵去捉為頭的臣僚，共有一百多人，先分手足，後梟首級，懸掛通衢。百姓都要歸順，一家不伏，九家同斬。那些百姓有多少力量，只得順從。海口各門盡是革家把守，敢有一人交頭接耳，就拿來殺了，人人害怕，不敢開口。

次日五更，鳴鐘伐鼓，洪濤戴了冲天冠，服了赭黃袍，升金鑾殿寶座，剛把屁股放下，又是一暈。內侍慌忙扶住。文武百官為着性命，盡來朝賀。洪濤封薩頭陀為護世大國師，兼行丞相事。革鵬三人俱為大將軍，執掌兵權。其餘官僚俱復舊職。立夫人為正宮，兒子為世子，女為公主。

坐朝已畢，大設筵宴，一同暢飲。洪濤道：『寡人蒙國師大將軍扶助，得登大位，真是心滿意足。只是宮中進去不得，如之奈何？』薩頭陀道：『不要性急，待破了金鰲島再處。』飲至夜分，送歌兒舞女與薩頭陀、革鵬等取樂。那些苗兵姦淫搶擄，肆行無忌，可憐萬民塗毒，敢怒而不敢言，含淚吞聲而已。

却說國母公主花恭人在宮中，恐怕洪濤來犯，却不見到。有內相奏道：『洪濤與薩頭陀昨日來到宮門，忽然

天昏地黑，赤氣罩住，兩個逆賊立時暈倒，故不敢進來。有黃茅島革鵬兄弟領苗兵五千在城中擾亂，殺了臣民百數，號令通衢，今早升殿自立了。」國母大慟道：「不料祖宗遺業，一旦付與賊人，此恨怎消！」玉芝公主道：「駙馬自然即時就到，且安立父王靈座，朝夕設奠，赤氣罩住，想有天神護佑。此賊不久滅亡，母親請自節哀。」國母只得收淚，安立靈座，日夜啼哭，實是慘傷。

是夜三更，國母哭得昏倦，朦朧睡去。只見國主改了道粧，說道：「我不聽良言，誤遭毒手，今隨丹霞師父出了家，倒也逍遙自在。李大將軍花逢春決能殄滅賊黨，宮中有金甲神人守住，賊臣不敢進來，你母子且自寬心。我去也。」

國母一把扯住，被國主一推，忽然驚醒，喚起公主，訴說夢中之事。公主道：「既是父王託夢，母親寬心。」自此閉上宮門，耐心守候不題。

再說花逢春到金鰲島賀壽，同高青倪雲回來，到暹羅城還隔三十里，見海面上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艙內坐一太監，見了花駙馬的船，就傍攏來過了船，對花駙馬大哭道：「國主端陽那日在洪濤府中，被一薩頭陀毒死，洪濤立自爲王，國母公主差我請駙馬回去。」

花逢春聽知，哭得昏暈。高青道：「事已至此，哭之何益？商量怎地去復仇。」花逢春道：「且到國中去一看，不知國母母親公主如何。」倪雲道：「不可那廝篡了位，必有心腹把在城門，我等賀壽而來，又不帶兵，此去恐遭毒手。不如重到金鰲島與李大哥商議，然後進兵。」內監道：「薩頭陀招引黃茅島革鵬兄弟三人領苗兵五千處處守定，那裏去得！薩頭陀善行妖法，差遣鬼兵，十分了得！洪濤那日要進宮門，被赤氣罩住，即時暈倒，宮中幸得無事。不如聽倪將軍之言，回到金鰲島再處。」

花逢春無奈，只得回船。偏生遇了颶風，白浪滔天，扯不得篷，只好泊在沙洲上。花逢春心中焦躁，兩淚交流。高

青倪雲勸慰道：「革鵬有五千苗兵，薩頭陀又會妖法，須算個萬全，方好破得。如今正要盡心竭力，平定禍亂，豈可先哭壞身子？」花逢春道：「前日萬壽山展墓，偏偏的火燒了國主龍袍，已是不祥；又丹霞仙那個道士說出四句偈子，分明是運絕的話，我已曉得不好了。那洪濤久蓄異心，樂叔叔一向說要隄防他，不料果然下此毒手！前日不到金鰲島慶壽，他還忌憚，不敢動手。我若在那裏，也決不放國主去赴宴了。」高青道：「他約同了黃茅島苗兵，羽翼已成，我們只有五百兵，那裏敵得過？幸喜到金鰲島留着身子，可以報仇雪恨。若在國中，也被他所算了。」

天色已晚，風勢愈狂，花逢春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風息開船，到金鰲島。李俊樂和兒花逢春等重復來到，喫了一驚，忙問來意。花逢春哭訴：「國主被洪濤所弑，篡了王位，薩頭陀勾引黃茅島革鵬兄弟三人，有苗兵五千守住，進城不得，故來與伯叔問議進兵復仇。」樂和道：「我時刻防這賊子，幾番要開除他，恐伯國主起疑，故此容忍。豈知果然有此變亂！如今不消說了，大將軍卽點兵進剿。」高青道：「他有苗兵五千，薩頭陀善使妖法，我這裏現兵不滿三千，又要留下守島，萬一失守，如何結局？」李俊道：「那馬國主將赤心相待，今日被害，必要與他報仇。况花公子爲他駙馬，恩養備至，就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那裏論得強弱！」當下點一千兵，三十號戰船，都是白旗白號，留高青倪雲守金鰲島，自與樂和費保童威童猛花逢春殺進暹羅城來。

到得半路，忽然一聲響亮，把中軍「帥」字旗吹折，軍士盡皆駭異。李俊道：「帥字旗折，不是好兆，將士俱宜小心。」樂和道：「那苗兵慍悍，薩頭陀又多妖術，革鵬兄弟聞得勇猛，我們不可輕敵。把兵分作三隊，每隊十號戰船，大哥與我爲中軍，費保花逢春爲前隊，童威童猛爲後隊，且去看他虛實，切不可輕易交鋒，必要首尾相應，庶無敗局。」

分撥已定，將近暹羅，見兩隻巡哨的船，每船各有三十苗兵，飛也似趕來。花逢春在前隊，看見了，取出鐵胎弓，

搭上狼牙箭，一箭射去，正中苗兵心窩，翻筋斗跌下海去，那船就撥船頭回去。

這裏三隊一齊追去，只見海面上有一百多船，結個水寨，刀鎗如雪的插滿。李俊叫：『不可上前。在山脚下停泊。』樂和道：『看那水寨結得如式，苗兵雄悍，只宜智取，不可力敵。且搖旗擂鼓，誘那薩頭陀并革鵬等來，委實強弱何如。』叫放號砲，吶喊搖旗，聲張威勢。

却說洪濤聞金鰲島兵到，請薩頭陀商議。『李俊花逢春到來，何以禦之？』薩頭陀道：『有革家兄弟三人在海口，怕他則甚？他們自來送死，省得去攻金鰲。我有一個奇計，教他個個身亡，不留片甲！』正是：惡魔巧布彌天計，義士幾傾一炬中。不知薩頭陀用甚計策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薩頭陀役鬼燒海舶 混江龍誓志守孤城

却說洪濤問薩頭陀退兵之計。薩頭陀道：『大王休憂。李俊花逢春必要斬草除根，然後可享寶位。我正要去攻金鰲島，他既自來，豈可放他回去？我到水寨中自有妙計。』遂辭了洪濤，到水寨與革鵬說道：『只消如此如此。』革鵬依計，緊閉水寨，再不出戰。

却說李俊到暹羅城下，見革鵬的水寨布得嚴整，城外並無一隻船影，靜悄悄的不見動靜，心中焦急，要去攻打。樂和道：『我只道苗兵輕佻，必來挑戰，誰知他緊閉寨棚，偃旗息鼓，必有計策，切不可躁急。』花逢春道：『國主被弑，城池已失，宮中不知怎的。若曠日持久，此仇何時可報？待小姪拚命殺去，倘破水寨，實爲天幸！若然不濟，以身殉之，也盡了一點的心。』樂和道：『事有經權，必須謀定而後戰。知己知彼，方得萬全。若一蹉跌，我等孤軍亦難撐立。你說盡一點孤忠，上有寡母，下有嬌妻，倚託何人？不可使匹夫之勇，懊悔無及。』

花逢春只得住了。一連守了五六日，只不出戰。樂和猛省着道：「不好了！中了他反客爲主之計！」李俊道：「何爲反客爲主？」樂和道：「他的兵多我們幾倍，必不是怕我不出戰，他把我們羈絆在這裏，心然使一枝去破金鰲島，巢穴一失，不戰自亂。快些收兵回去！」李俊道：「不可不防！」急令起碇。

行不得一百里海程，到了明珠峽口。怎地叫做「明珠峽」？這是暹羅國的水口。茫茫大洋之中，生起兩個山來，蜿蜒如龍，兩頭相接，只隔一里水面，中流有一小山圓淨如珠，草木不生，水勢駛急，往往這個所在，要壞船隻。那山頂上，左邊建一座龍王廟，右邊有七層小石塔，鎮壓水怪，關鎖水門，所以暹羅國人物富庶。

李俊三隊的船行至峽口，見有二三十個戰船，苗兵把住峽口。船頭上立一員苗將，却是革鵠，喝道：「中了俺國師之計！你那金鰲島早已打破，還要思量到那裏去！快快投降饒你一死！」

李俊大怒，挺鎗便刺。革鵠把大斧架接，在船頭上交鋒。花逢春正要挺戟助戰，只見艙中走出薩頭陀來，口中念念有詞。忽然烟霧漫空，見千百個鬼兵，也有天上落下来的，也有海底鑽出來的，飛蝗般攢攏來。費保童威童猛各執器械相持。又有一個鬼王，身長數丈，頭上生一個獨角，渾身精赤，單繫一條虎皮裙子，雙手拿兩個火葫蘆，燄騰騰火星飛在篷桅上。一霎時燒起，三隊的船，風逼做一塊，連排燒去，黑烟布滿，開不得眼。李俊大叫道：「天亡我也！」

正在萬分危急之際，巽地上一聲霹靂，大雨如注，把火澆滅，鬼王鬼兵都不見了。李俊費保等拚命殺出峽口，已燒壞了二十多個船。士卒殺死的，跳下海的，約有三四百多人。幸喜各將領無傷。連夜趕到金鰲島，果然隘口戰船密布，盡是苗兵。革鵠正與高青倪雲交戰，勝敗未分。李俊費保飛跳上岸助戰。革鵠抵不住四員勇將，跳下了船。花逢春彎弓搭上箭射去，正中革鵠左臂，棄了手中刀跌去。不防革鵠薩頭陀隨後追來。童威童猛樂和丟了船，領兵到隘口寨中。

李俊對高倪二將道：「幾乎不能相見！在明珠峽被薩頭陀使鬼兵燒了海船，幸得雷雨大作，救了性命。他的兵幾時到的？」高青道：「到了兩日。我與倪兄弟商量，恐隘口有失，結寨在此。戰了兩日，不見輸贏。」李俊道：「樂兄弟原料是反客為主之計，不道果然。如今怎地好？不要說去攻暹羅國報仇雪恨，只這金鰲島恐難保全。若是兵對兵，將對將，還好支持；只那薩頭陀的妖法，怎麼了得？前日宋公明打高唐州，被高濂妖法損兵折將，敗了兩陣，虧公孫勝來，方纔破得。如今隔着大洋，那裏去請得？」樂和道：「妖法只可使一時，若全用此術，就不靈驗了。况邪不勝正，我等爲報暹羅國王之仇，誅戮奸黨，難道上天不祐？那明珠峽的火儘勾燒死，忽得雷雨來救，就可見天意了。須要立定主意，協力固守，慢慢尋出計較來，再不可性急。聞得妖術怕的狗血污穢之物，須准備着，待他再來破他便是。」

李俊遂喚軍士取狗血人屎蒜汁，做了噴洞，亦戰之時，亂潑過去，自然可破。算計定了，堅守寨柵不題。

却說薩頭陀果然十分狡猾。他定下的妙計，使革鵬守住暹羅水寨，革鯤把住明珠峽口，演妖法使獨燈鬼王燒死他革鵬，領兵攻打金鰲島，真是算無遺策。誰知雷雨救滅，不能成功，便隨後趕來，與革鵬革鯤一同圍住，說道：「那金鰲島進了隘口，又有三個灣纔到得城邊。那李俊害怕，不敢出戰，必要誘他出來，方好奪那隘口。」日日任船上與苗將飲酒，隊伍不整，兵無紀律。又去澳裏搶擄良家婦女，不論姿色，單取少年血氣滿足的，青天白日，就在船上採戰，並不忌人眼目，自己厭了，賞與苗兵。那些婦女出於無奈，經不得蹂躪，多有致死的，就拋在海中。

李俊見了，怒氣填胸，叫道：「賊禿這般無禮！惡毒已極！豈可使平民受害！快去剪除！」樂和道：「此是誘敵之計，不宜妄動。」李俊道：「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與廢自有定數，那裏當面忍得！」便要領兵出戰。樂和道：「既是耐不得，也待夜間。他被酒色所迷，必然酣睡，可遣童威童猛高青倪雲四將分領十個船，帶五百兵埋伏在荻

葦之中大將軍可同花公子竟去劫寨；若使妖法，可將噴筒灑去；我與費保守寨，庶幾可以成功。」
部署已定，到三更時分，袁威等先去埋伏了。李俊花逢春結束停當，領了一千兵，十個大船，奮勇殺去。

那薩頭陀雖然貪酒戀色，夜裏再不睡的，聽得聲響，不慌不忙，讓李俊殺入，作起妖法。星月滿天，忽然暗如墨漆。李俊花逢春並不見一隻船，一個苗兵，噴筒也無放處。袁威等聽見喊殺之聲，只道與苗兵相殺，圍合攏來。李俊又認做苗兵，自相攻擊。海面起一陣颯風，李俊忙叫收舵到岸。那革鵬革鷗已先到隘口，放火燒了寨柵。費保和抵敵不住，退到城邊。李俊花逢春上得岸時，革鵬革鷗擋住廝殺。混戰到天明，薩頭陀遣一隊獸兵，却是虎豹豺狼，張牙舞爪而來，跳搏傷人。

李俊慌了，叫放噴筒。那兵士大半不得上岸，噴筒都放在船內。李俊花逢春也只得退到城邊，兵士折了大半，隘口被他奪去。袁威等四將不知下落。李俊大哭道：「不聽賢弟良言，致有此敗。如今兵微將寡，怎生是好？」樂和道：「勝敗兵家常事，不可挫了銳氣。幸這石城堅固，決然攻打不進。且誓死守定，再作區處。」

李俊依言，和花逢春、費保、樂和日夜在城樓搬運插木、石塊、灰瓶、鐵汁等物，并力守定。薩頭陀、革鵬、革鷗在城下耀武揚威，幸得這石城光蕩蕩地爬不上，實坏坏掘不進。但當不起妖法，或一陣火，騰天撒地的燒來；或起霹靂，搖山震嶽的打來。夜間鬼哭神嚎，百般作怪，膽也嚇破了。樂和道：「這些妖法不過如此，不要怕他。這裏決然攻不進。只是山後有一處稍覺平坦，恐怕爬進，須要守備。我領一隊兵去看。」花公子可到白雲峯上瞭望海面上可有四將蹤跡。」

原來這金鼉島只有前面這座城門，四圍俱是高山峻嶺，古木修篁，無路可上。居氏都在裏面耕佃，東西南北俱是大洋。內有一座白雲峯，高插雲漢，登眺遠見三百里。天氣清朗，暹羅城也就在面前。那山後爲因當年作了一條蛟，洪水衝破了，有二三丈缺陷之處，可以爬得上。

正喚兵士擡石頭填塞，只聽得山嶺下隱隱有人話響。樂相同兵士伏在樹叢裏，取一門大砲擺好，點着火繩伺候。果有二三百苗兵，腰邊跨了長刀，扳藤附葛的爬上來。將到半嶺，樂和覷得分明，將炮門藥線點上，轟天一響，苗兵打爲齏粉，打不着的，都跌死嶺下。又喚兵卒將石塊雨點打下，苗兵剩不得幾個回去。

樂和就叫這隊兵裝上大火炮把守，回來說道：「慚愧！若遲去一刻，被他爬上了！大炮打死二三百苗兵，叫兵守定，再無內顧之憂了！」李俊道：「賢弟真有先見之明！料事多中！不然，就失事了！」花逢春也回來說道：「到白雲峯四遠瞭望，海面上並無踪影。」李俊道：「這四個弟兄多分不好了！」樂和道：「那有四個俱壞之理？當夜兵敗，想到清水澳去了。」李俊等四人依舊堅守不題。

却說童威等四將被薩頭陀等妖法衝散，一時進隘口不得，到天明會合，已折了一百名兵，兩個戰船。倪雲道：「岸口都是苗兵，回去不得，不知他們何如。」童猛道：「隘口被苗兵所奪，李大哥等必然固守石城。」高青道：「我等飄泊無依，且到清水澳，狄或那邊有三百名兵，帶了來和他廝殺。」童威道：「不怕將勇兵強，唯這薩頭陀妖法，雖有千兵萬馬，也抵當不住。我想起來，革鵬、革鷗和薩頭陀都在這裏，那暹羅國內只有革鵬一人，必然空虛，我們去襲破了他，這裏必然解圍。」

衆人齊道：「此計甚妙。」就揚帆而去。不消一日，到了暹羅城下。只有十來個戰船，一二百苗兵看守，革鵬也不在船上。童威等將船貼近，一齊跳過去，奮勇吹殺，剩不上三五十個，上岸逃命。童威等大喊追去，搶到城門邊，革鵬領一枝苗兵衝殺出來，四將抵住，戰不上十餘合，革鵬力怯，撥轉馬頭便走。高青趕上，一鎗刺着左臂，幾乎墜下，苗兵救護進城去了。

童威率兵攻打，洪濤見有兵到，革鵬敗陣進城，心內慌張，說道：「國帥去攻金鯨島，不見回音，反有兵攻城，此是何故？」革鵬道：「那來的兵不是李俊、花逢春，另是四員將官。這裏兵留不多，方纔又傷二百多名，可傳令撥

民夫上城待我差人到金鯊島打聽掣兵來保護城池。

洪濤依言，令兵馬司撥百姓上城守塚。革鵬自引苗兵巡察。那些百姓都恨入骨髓，巴不得立時打破；只是畏懼革鵬號令，強勉上城。

童威等帶不上三四百兵，城大兵少，圍困不得，只好四門守住，急切難破。高青道：「百姓上城，可見城內無兵。若得裏應外合，方可破得。待我到半夜裏爬進去。」先去周圍一看，見西北角守城的百姓內有一個是駙馬府前住的，叫做和合兒，是個閒漢，平日廝熟，四目相視，打個暗號。回來與童威商議道：「那西北角上守城百姓是駙馬府前和合兒，方纔打個暗號了，到夜間我便爬上去。若可動手，便放起火來，你們奮力殺入，成敗利鈍，在此一舉。」三個說道：「若得如此，萬分之美。只是要小心。」

高青卸了盔甲，換了緊身衣服，身邊藏了暗器，一齊到西北角，城上燈火光亮，和合兒先悄悄對守塚的百姓說道：「洪濤弑逆無道，薩頭陀苗兵奸淫搶擄，百姓受其荼毒。今高將軍來打城，我已約定了，少時放上，殺了好臣惡禿，與萬民伸冤，不可泄漏。只要防革鵬巡察過來。」

通甲的人盡是懷恨的，大家點頭會意。高青在下面咳嗽一聲，和合兒拋下索子。高青縛在身上，再手扯定索子，和合兒同百姓用力吊上去。剛跨上塚口，解上索子，剛巧革鵬共濤巡察到來。高青粧做百姓，朝外立着。革鵬見這甲裏神情有異，望到下面有一簇人馬，說道：「恐有奸細。國主可去巡視各門，待我扎在此間。」

高青動也不敢動。直到天明換班，同和合兒下城，說道：「他有這片忠心，事成之後，必然重賞。可恨那革鵬到來，一時動手不得。我已換了衣服，黑夜裏無人認得，且和你到宮中朝見國母，再作商量。」遂回到宮門。有兩個太監在宮門首，認得高青的，驚問道：「高將軍怎地進得城來？」高青道：「煩引我見國母方說。」太監叫開宮門。

高青和合兒同進宮中拜見國母道：「共濤弑逆，神人共憤。我日夜望李大將軍花駙馬來報仇。聞得兵敗，我要自盡，公主勸住，再看消息。高將軍，你幾時進城的？金鼈島勝負苦何？」高青道：「臣與駙馬賀壽回來，聞知國主被弑，只淥不帶得兵，重到金鼈島，同李大將軍領兵到來，中了他反客爲主之計，明珠峽被薩頭陀遣鬼放火，蓬檣盡焚，幸得天降大雨，救了性命。到金鼈島，又爲妖法所敗。現今圍住，未知近日如何。臣與倪雲童威童猛是夜衝散了，思量暹羅必然空虛，故引兵來。奈因兵少破不得城。幸這和合兒是駙馬府前百姓，有一片忠心，將繩索弔臣上城。正要魚貫而上，誰想共濤革鵬親自巡察，覺道有異，就屯住到天明，動不得手，故來朝見國母，以慰懸望。」

國母泣道：「薩頭陀如此強橫，李大將軍屢遭敗衄，眼見得報仇無日了！」高青道：「臣已入城，令內監傳諭舊臣，再令合和兒糾結義民以爲內應，此城不日可破。城若破了，薩頭陀回救時，李大將軍花駙馬追來，內外夾攻，國仇指日可雪。臣到外邊恐露圭角，願留宮中。」國母依言，命內監去傳諭羣臣，和合兒糾結義旅，不在話下。再說李應、欒廷玉等海鯨船到了清水澳，阮小七要上岸買鮮魚做醒酒湯，李應擋住。那瘦臉熊狄成守清水澳，聞暹羅國主馬賽真被奸臣洪濤所弑，金鼈島又爲薩頭陀妖法所敗，圍困得緊，要領兵救助。只因三百個兵，恐寡不敵衆，心內徬徨。當下見沙洲邊停泊百多號大海鯨船，刀鎗密布，旌旗閃動，驚疑不定。想道：「敢是薩頭陀破了金鼈島，又領兵來取清水澳……」望見衣冠濟楚，人物軒昂，不是苗兵模樣，只得棹個小船，帶四個兵丁到海鯨船邊，問是那裏來的，却好正在李應船邊。

燕青看見狄成是宋朝將官裝束，答道：「我等是大宋官兵，要到金鼈島尋訪李大將軍的。」狄成道：「將軍與他甚麼相知？尋他何幹？」燕青道：「我等俱是舊日弟兄，聞他在海外，特來扶助他。」狄成道：「那李大將軍可是混江龍李俊？列位是梁山泊上好漢麼？」燕青道：「正是。尊駕可通大名。」

狄成爬上大船，納頭便拜道：「天幸有救了！」李應、燕青連忙扶起，問是何故。狄成道：「小可是與李大哥太湖小結義的瘦熊狄成。李大哥自出海洋，在這清水澳駐紮，殺了沙龍，佔了金鰲島。花知寨的公子花逢春，在暹羅國王馬賽真招做駙馬，親眷往來，金鰲島十分興旺。豈料馬賽真被奸相共濤所弑，篡了王位，招一番僧名喚薩頭陀，善行妖法，又有革鵬兄弟三人領苗兵五千萬扶助洪濤。李大哥連折三陣，如今金鰲島圍困甚急，萬望列位念昔日之誼，到金鰲島解圍！」李應道：「既是李大哥有難，自當速救。我如今同幾位先去，其餘弟兄保護家眷在這裏，待得勝之後，就來相接。」

狄成大喜，即爲鄉導，連夜揚帆。主將是李應，那同去的是欒廷玉、王進、關勝、呼延灼、公勝、孫燕、青、扈成、呼延鈺、徐晟、凌振，放炮望西南進發。

却說薩頭陀圍住金鰲島，攻打不下。只見革鵬差人來說：「高青等圍住暹羅城，要回兵救應。」革鵬道：「暹羅根本之地，不可不救。且收兵回去，將那裏兵殺退，再來攻打此處。」薩頭陀道：「金鰲島破在旦夕，若釋之而去，日後又費氣力。那攻暹羅的不過幾隊游兵，都城堅固，萬分無事。破了金鰲島，那邊的自然勦滅了。」遂喚苗兵造了雲梯飛樓，推到城邊，如猿猴扳附而上。

李俊、費保、花逢春掣定短刀，見爬到城堞邊的，便持刀砍下。苗兵只是不怕，魚貫而上，越殺越多。李俊道：「如今支撐不定了，待我自刎，免得受辱！」樂和道：「就是入城，還要巷戰，豈可如此？」

花逢春見革鵬、薩頭陀在城下指揮苗兵蟻附而上，花逢春彎起弓來，一箭射中薩頭陀腿上，望後便倒。革鵬扶救。苗兵在半梯上回頭觀看，費保將一鐵鈎用盡勇力，把雲梯釣去，一聲響亮，雲梯斷了，苗兵都被跌下去。城上亂把石砲、灰瓶、雨點打下，又傷了好些，遂不敢爬城。

薩頭陀雖然中箭，却不傷命，到船中用丹藥調治。只聽得海外一個大炮如天崩地圯的，一連響了百餘聲。苗

兵報道：『不好了！海上有四五十號大海船，只鎗布滿，將到岸邊！』薩頭陀不顧疼痛，起來叫革鵬、革鯤領苗兵退出。

李俊在城樓上看見苗兵盡去，又聽得海上炮響，心中疑惑。樂和道：『我們開門出去，看是何故。』遂同下城，開了門，各持兵器，只撐一個船到隘口。薩頭陀、苗兵的船盡擺在大洋東邊。西邊海上有四五十號大船，都是中華將士，盔甲鮮明，刀鎗如雪，一帆風起來。

李俊等也便出了隘口。望見大船上有一先生仗劍立在船頭上，遠遠望去像是公孫勝。看看近來，見舞雙鞭的像是呼延灼。李俊想道：『他們怎得到此？』那大船上李應見了李俊、樂和，大叫道：『李大哥，我等來解圍了！』正是：

中華將士從天降，小島妖魔逐浪消。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大復仇二兇同授首 權統攝傑士盡歸心

却說薩頭陀、革鵬、革鯤圍困金盞島甚急，苗兵布滿雲梯飛樓，爬上城來。李俊看看支持不定，忽聽得海上炮聲，苗兵紛紛退出。李俊、樂和、花逢春、費保也開門趕出。那大船上李應招手叫喚。李俊大喜，一齊上船，都拜見了。說道：『夢裏也不想衆位到來，且請把苗兵破了，再訴別來心曲。』

李應傳令，將戰船擺開，擂鼓搖旗索戰。薩頭陀也整頓船隻，革鵬居左，革鯤居右。兩軍吶喊，凌振架起子母炮，放去轟天一響，早把兩個船打得粉碎。苗兵皆死海中。

薩頭陀口中念念有詞，一陣鬼兵，都騎虎豹從空飛下，竟奔前來。公勝、孫掣出松紋古定劍一指，喝聲『疾！』

有兩員天將，神威四射，盡執降魔杵，把鬼兵打散。李應、欒廷玉揮兵趕殺。關勝舞動青龍刀，呼延灼舉起雙鞭。革鵬革鯤抵住，斲殺。燕青叫軍士放火箭。那革鵬船上霎時都燒起來，火焰漲天。苗兵無處躲避，跳下海去。這裏軍士將炮石打去，沉於海底。

薩頭陀見破了妖法，船被火燒，奪路便走。革鵬革鯤也待要逃。關勝奮起神威，大喝一聲，將革鵬砍爲兩段。革鵬見兄弟殺了，慌忙回舵逃脫。那些苗兵燒殺大半，剩得焦頭爛額的不上三五百人。

李俊見大獲全勝，收兵到岸，請衆好漢進城，倒身下拜致謝。衆人扶起了，分賓主坐下。王進、欒廷玉、扈成三個，李俊不認得，動問方知。躬身道：「久慕三位將軍大名，今日方得相會。」花逢春又逐位拜謝。李應道：「且喜花知寨有這般一個好令郎！」呼延、鉅、徐、晟在梁山泊同伴頑耍的，雖隔別多年，俱各長成，還有些認得。三個都不勝之喜。

李俊大排筵宴，請各位坐席。大家謙遜了一回。王進、公孫勝、欒廷玉、關勝呼延灼在上面，其餘依次坐定。李俊花逢春樂和起身向各位俱敬了三大盃。

李俊相訴道：「小弟詐稱瘋症，辭別了宋公明，同童威兄弟尋太湖中結義的費保等四人住居銷夏灣，打魚飲酒，圖些快活。爲路見不平，傷觸了丁康訪呂太守，被他設計監在常州，幸得樂和兄弟花公子救出。晚間就夢宋公明使黃巾力士來請，跨了黑蟒到梁山泊。宋公明說：「後半段事業在你身上。」贈我四句詩，我還記得。醒來想道：「我原是水軍領頭，必須原到水裏去。」同衆人出了海口，搶洋客兩隻海船，到了清水澳屯札。那金鼈島沙龍貪淫暴虐，殺了他，奪了這金鼈島。暹羅國使丞相洪濤大將吞珪來爭，我們把吞珪殺了，就領兵到暹羅。那國主馬養真是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爲人極是寬厚，見攻打甚急，遣使求和，情愿把玉芝主公招花逢春爲駙馬，因此罷兵。這金鼈島富庶，可以安身。今年端午這日，是小弟四十歲賤降，花駙馬來慶壽。不料這丞相共壽，

奸險專權，是宋朝蔡京一流人物。久蓄異謀，思篡國位，乘花駙馬不在，用西番僧薩頭陀的計策，一旦禍起蕭牆，馬蹇真被弑。我同花駙馬舉兵問罪，中了他反客爲主之計，明珠峽被薩頭陀使鬼兵放火，幾乎燒殺，感得神明相佑，大雨滅火，逃得殘生。賊兵追來圍住金鼈島，又被他誘敵，大折一陣。那童威童猛高青倪雲四人不知生死下落。苗兵將雲梯飛樓爬上，萬分危急，思量自盡，免得受辱，不想列位從天而降，解此患難，真莫大之恩也！」

李應道：「小可不願爲官，回到獨龍岡作田舍翁，因主管杜興替孫立寄書——指樂和道：——」與樂兄

弟，惹出禍來，刺配彰德。他在彰德與裴宣楊林殺了馮彪的兒子，素累到我身上，監在濟州。我越獄殺了馮彪，上飲馬川屯聚。其中奇奇怪怪，惹出多少事來，衆兄弟俱得聚會。那童貫用趙良嗣之計，通金滅遼，又與金朝挑釁，把東京失陷了。道君皇帝傳位太子，俱被金兵捉去。劉豫僭稱齊帝，關大哥直言抗諫，綁出法場，小乙哥妙計救脫。那王老將軍并呼大哥朱全俱兵敗來歸。河北地方通是劉豫所管，我們又殺敗了劉猊，收兵回南，要投宗留守。誰知東京陷後，康王卽位南京，改元建炎，又用黃潛善汪伯彥爲相，力主和議，宗留守氣憤而亡。我等無所歸着，只得且上登雲山。那登雲山原是鄒潤哨聚之所，阮小七殺了張幹辦，與孫新顧大嫂同上了山。欒將軍爲登州統制，是他令高徒說入了寨。我們到得登雲山，爲救朱全宋清鬧了濟州，金將阿黑麻要攻山寨。因兀朮在登州打造海鯨船去夾攻臨安，安道全說金鼈島有李大哥在那裏，故借了他一百號船，方纔到得這裏。」

李俊道：「安道全從高麗回來翻了船，我撈救得，如今在那裏？」李應道：「衆弟兄會合曲折甚多，一時說不盡。安道全和衆人並家眷輜重，種餉兵馬，還有六十號船，在清水澳裏。」李俊道：「既如此，快着人接來！」

花逢春道：「苗兵雖然敗去，國母與寡母在宮中不知怎地，再求諸位伯叔去復仇雪恥，先父在九泉也是感德的。」哭拜在地。李應纔廷玉道：「花公子，你有這等孝思，我們卽刻就去。」李俊道：「連日勞頓，今日且盡歡痛飲，明早啓行罷。」

喜。擺出筵宴各談衷曲開懷暢飲關勝呼延灼等見這金鼈島山勢險阻石城堅固地方富庶人物整齊盡皆歡

次日李俊命費保守島狄成到清水澳接取各位就放了號炮開船不題。

却說薩頭陀革鵬領殘兵到暹羅城下見童威童猛的兵攻打暹羅城對革鵬道：「垂成之功敗於一旦！你三弟被殺他們必然追來這裏又有兵在此未可交鋒你竟到日本國去借兵那國王皈依我的久思暹羅繁盛要來併吞我進去保守城池會合青雲白石釣魚三島與他大戰必要殺盡暹羅國人不留一個方遂我平生之願。」革鵬依言去了。

童威等見薩頭陀領殘兵回來船隻俱已燒壞猜道戰敗回來的欲要攔截怕他妖法利害高青弔上城去又不知音耗只得讓他叫開城門進去。

共濤見薩頭陀敗回說道：「寡人全仗國師做主今戰敗而回童威倪雲又來攻城怎麼是好？」薩頭陀笑道：「我有鬼神不測之機任他天蓬元帥來也不打緊只要完我那樁心事便好設施。」洪濤道：「寡人舉國聽着國師便是要寡人的心肝煮湯喫也是肯的只要勦除金鼈島兵將。」薩頭陀道：「前日馬賽真被李俊兵圍將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爲駙馬方得息兵你那女孩兒也招我做駙馬方顯手段若是不肯我騰雲去了隨他拿你正罪不干我事。」

洪濤呆了半晌說道：「國師且退了兵情愿把女兒招國師爲駙馬。」薩頭陀道：「佛法不打誑語今夜便要成親我與你翁婿至戚自然盡心。」

洪濤還癡心信他果有神術含淚喚女兒粧束與薩頭陀結親那薩頭陀箭瘡未愈痛着脚攙洪濤女兒進房去了。

却說高青在宮中，內相與和合兒糾結了臣僚百姓，歃血定盟，正要舉事，見薩頭陀回來，未敢輕發。又聞金龍鳥李俊花逢春都到來，高青稟知國母寫一道懿旨，叫和合兒從城上擲下，今夜裏應外合，三更爲期，不可遲誤。童威軍士拾得，呈與李俊、關勝、呼延灼等都屯住城下。李俊已知高青在城內，又見國母的懿旨，傳令三更看見城內火起，盡要上城。

果然到夜半，西北角上火冲天而起。花逢春、徐晟、呼延鈺正在此處，喝令軍士蟻附而上，斬開城開，一擁而入。花逢春引路，先到丞相府，前後圍住。洪濤無計，正去懸梁，被花逢春捉住，盡把家屬四十餘口綁縛定了，發兵馬司監禁，後然到宮中。

天色已明，國母花恭人、秦恭人、玉芝公主都在，花逢春哭拜倒地，四人一齊慟哭。國母收淚道：「幸得相見！洪濤頭陀拿獲了麼？」花逢春道：「洪濤並家屬四十餘口俱發兵馬司監禁。薩頭陀未經拿着。」國母道：「駢馬且到外邊理事。薩頭陀必要緝獲的。」

花逢春應諾出宮，到東門去接李俊等進城來，路上遇見革鵬，接住苦戰。花逢春一戟把革鵬刺殺，梟了首級，傳令城門守定，還有薩頭陀不見。

李俊把兵屯在各門，同衆將入宮，朝見國母，謙謝收復之晚，幸中國諸將軍到來，方纔破得。國母致謝道：「逆臣悖亂，國主晏駕，豪大將軍同各位將軍盡心竭力，始得雪恨。高將軍先入城來，足見忠貞，大將軍可加重賞。」李俊等辭出，將丞相府改作元帥府，請各位住下。

第三日，清水澳諸人到了。李俊花逢春調度把各位有家眷的，卽撥甲第安居。廬二安人、呂小姐、盧小姐與花恭人同住。軍士編了隊伍，各營安插糧餉收進。官倉馬匹放在牧場，船隻令童威、童猛職掌。結水寨在海口，臣僚俱皆陞賞，百姓散給幣帛，和合兒除授宮門使，火燒的民房，命工匠修造。——處置井井有條。大排筵宴，犒賞三

軍，依次坐定，除費保鎮守金鰲，狄成鎮守清水澳，共有四十二人。

李俊把盞道：「上托神天照鑒，宋公明英靈護佑，衆兄弟散而復聚，真爲難得之事！今有此四大喜慶：暹羅國遭篡弑之禍，國祚已失，金鰲島又有累卵之危，今幸雪恨恢復，一喜慶也。王老將軍繼統制，聞參謀扈二哥不是舊盟，今得同心合胆，重結新契，二喜慶也。梁山泊一百八人，死亡過半，卽那存者散於四方，復得巧相遇合，向日太湖小結義四個弟兄，海外之事，全得扶持，三大喜慶也。花逢春、宋安平、呼延鈺、徐晟這四位賢姪，少年英俊，皆是偉器，四大喜慶也。請盡歡達旦。」衆人皆齊聲道：「敢不如命！」花逢春喚蠻女歌舞侑酒，衆人大醉面寢。

次日，樂和道：「那薩頭陀拿不着，恐爲後患，必要搜捕。」李俊道：「想是真會騰雲走了？怕他怎的！自有公孫勝在此！」樂和道：「待我再去緝訪。」遂同燕青、呼延鈺、徐晟拿着彈弓、粘竿、酒盒，跟了五六個家丁，各處游玩。那國中有座鎮海寺，莊嚴壯麗，寺內有七層寶塔，高插雲霄。樂和等到殿上，隨喜住持獻茶，走到塔邊，樂和道：「小乙哥，你的神弩，那塔上一個喜鵲吱吱的叫，若打下來，方服你眼力。」

燕青真勾去彈弓，把彈丸打去。那喜鵲見下面有人放彈，蟲鳥最有靈性，彈子未及到身，展開兩翅飛去。那彈子打進塔窗裏，只聽得塔裏面有人叫聲：「呵呀！骨碌碌滾下來的響。」一齊趕進看時，有個人覆跌在地上。家丁翻他轉來，樂和大喊道：「此便是薩頭陀！」家丁把來綁了。燕青道：「恐怕上面還有餘黨，再去搜看。」家丁走上，見一個女子，雲鬢不整，蹲着暗泣，還有兩把戒刀，一個葫蘆，一包牛靶子。家丁拿了，牽那女子上來。那女子兩腿夾着，走也走不動的，原來就是共濤之女。

薩頭陀成了親，原想駕雲而去，被馬賽真陰魂纏住，法術不靈，城破之夜，攜了此女躲在塔上，思量革鵬借日。本兵來，還要作孽，誰知天網恢恢，彈子却好打着眼睛上，烏珠突出，鮮血淋漓，真是惡貫滿盈了！帶來見李俊道：「我們到鎮海寺游玩，因打塔上喜鵲，彈子從塔門裏打着他眼睛，綁獲在這裏。這便是洪濤之女，薩頭陀騙做

駢馬的。」

李俊花逢春大喜，把鐵鎖穿了琵琶骨，恐他遁去，將狗血蒜汁人屎渾身一淋，同洪濤撒在水牢內。那女子同家屬監禁，日後施行。

李俊稟知國母，與國主開喪殯葬，就差裴宣定了儀制，蕭讓撰了祭文，燕青樂和總理喪事。文武百官，俱孝穿服。置造桐棺梓槨，掘起國主屍骸，面色如生，毫不腐爛，將香湯沐浴，換了冕服，合球納貝。

入殮已畢，北門外結起敝殿停喪，選二十八員道士，請公孫勝主壇，建三晝夜醮事，追薦生天。到萬壽山王陵，上安葬花逢春齊衰重服。王進關勝等先行弔禮。李俊設祭，國母花恭人王芝公主都在柩傍。李俊喚人打掃法場，命楊林杜興領兵擺列一枝花蔡慶做監斬官。其時百姓何止有數萬人，都執香傍觀。

李俊喝把其濤家屬先各斬首。刀斧手帶洪濤薩頭陀對面跪着，劊子殺到洪濤之女，呼延鈺稟道：「乞留此女。」李俊道：「刑人之女，賢姪留他何用？」呼延鈺道：「小姪自有用處。」

李俊微笑，喚鬆了綁，餘各斬了。然後將洪濤薩頭陀一千二百刀柳葉剛，又剖腹剜心獻到馬國主靈前，再行進奠。國母公主花逢春大哭，拜了，啓靈柩，原擺半朝轎駕，開路人引導，一路施張布幄，香花燈燭。百官士民，盡皆步送，約有萬人。到了萬壽山，開煥章點神主，柴進祀后土。安葬已畢。

次日，國母傳懿旨，宣文武各官到金鑾殿。國母渾身縞素，坐在上面。李俊等一同拜見。國母起身回禮，重複坐下，香案上擺了傳國之璽，垂淚說道：「馬氏自祖宗開基，已傳三世，遺愛在於人心，不幸遭篡弑之禍，世子早殤，並無宗支。今已討賊正典，一國不可一日無君。」憑衆位公議，使馬氏血食不致斬絕，實爲萬幸。」

李俊道：「國爲馬氏之國，血脈既絕，花逢春贅爲駢馬，有半子之誼，理合承祀宗祧。」花逢春哭謝道：「不肖自先父早背，母子孤榮，又無親族，墮奸人之計，若無樂和叔，我母子不知死於何地。又得大將軍挈來海外，神威

定遠，本國畏懼求和，得聯秦晉，安享富貴，已荷大恩。國主被弑，復仗先君世誼，報仇雪恨，自此當奉國母寡母同公主廬墓三年，以盡半子之誼。請大將軍早踐國位，免得鄰幫窺伺，反側生心，不必多議。」衆人同聲道：「花駙馬之言實出衷心。大將軍創業不易，事有經權，何必固遜！」

李俊道：「小可本是潯陽江上一漁戶耳，隨宋公明上梁山，招安之後，自知愚直，不堪世用，故辭官職，隱逸太湖。偶遇變故，出洋借往金鰲，已爲過分。討羅暹之難，全是衆位之力，豈敢貪天之功，遂爾僭妄。花駙馬既然謙光，衆位中請才可御世，德足潤身，堪爲萬民之望者，統攝此位，使某復借金鰲島容身，叨榮多矣！」

花恭人見議論紛紛，出來相見道：「先夫爲全友宜而亡，撇下孤兒寡婦，並無依託。幸蒙諸位叔伯教誨成人，得有今日，先夫含笑於地下矣。小兒年幼無知，豈堪大任？縱國母有愛護之心，妾當諫阻。請大將軍慨允，以慰臣民之望。」

燕青是伶俐人，忖道：「李俊開創此處，人望所歸，自然是他爲主，他人豈可覬越？」按劍說道：「凡人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况爲一國之主？大將軍你先機隱遞，誰知富貴逼人來。宋公明托夢，明明說後半段事業在你身上，已符其言。花逢春母子甚是賢達，大將軍不必多辭。」

國母道：「燕將軍之言極爲有理，就此定議；只要使我母子得所。」燕青道：「國母不須多慮，雖是大將軍嗣了位，萬事要請國母懿旨方可施行。我輩弟兄都是赤胆忠心，不作忘恩負義之輩。」

李俊道：「承國母慈諭，衆位推戴，我李俊也不敢忘自居尊。凡兵馬糧餉庶務，請衆弟兄各主其事，稟奉國母垂簾聽政，何如？」

燕青道：「這個使不得。家有主，國有王，必要一人統理，方得國治家和。比如梁山泊當日，是白衣秀士王倫創立的，因他心地偏窄，妬賢嫉能，林冲火併了他，奉晁天王爲主。那時宋公明也受約束，不敢專主。後來晁天王會

頭市被箭而亡，宋公明繼爲主帥，那個不稟遵軍令？一寨之中，尙且紀綱法度不可紊亂，况暹羅是個大國，出號施令，朝聘禮儀，送往迎來，兵機糧餉，訟獄刑名，文明禮樂，庶務繁劇，非同小可，豈容政出多門，十羊九牧，且垂簾聽政，是不得已之事。國無長君，不足彈壓臣僚，故權時出此。試看呂太后武則天多遺譏後世，今暹羅統系已絕，大將軍，你又不是暹羅國舊時將相，只因花駙馬上算做親戚，豈如世受國恩一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賢明繼世，多有傑起，堯舜之時，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大將軍卽宜聽受。」

阮小七笑道：「小乙哥說得痛快！前日宋公明只管要把寨主讓與盧俊義，衆兄弟之心大半多冷了，你今日又學他樣子，花駙馬不肯，你又推辭，難道我阮小七還像前日戴了冲天巾穿着赭黃袍做暹羅國王不成？」

衆人多笑起來。李俊道：「既然如此，權且攝位。原奉宋朝正朔，衆位一如在梁山泊，各供其職，稱呼仍是弟兄，不可驟加虛套。國母公主花駙馬母子原居宮內，我與衆弟兄無家眷的，住在元帥府，權且署事。」

衆皆大悅，一同拜辭國母而出，擇黃道吉日昭告皇天后土，卽暹羅國位。正是：

霸基已定多謙讓，國位初登戰伐興。

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借兵生覺 青霓島煽亂興師

却說衆人定議，立李俊爲暹羅國主。李俊再三謙讓，原以征東大將軍攝行國是，命欽天監選了黃道吉日，禮備儀齊，五更時分，同到金鑾殿丹墀下。羽林軍擺定，殿上燈燭輝煌。國母換了吉服，南面而立，宣大將軍上殿。李俊戴金幘頭，穿絳紅蟒袍，關勝等俱是宋朝冠帶，大鴻臚序了班，鳴贊喝禮。國母命太監送上璽綬符節。李俊接了，拱在龍案上，先拜了天地，轉身北向參拜國母。國母回答半禮。李俊就西向而位，王進以下俱各四拜，大將軍

也回四拜。花逢春宋安平呼延鈺徐晟北向四拜。大將軍回答半禮。因通家子姪，受了兩拜。暹羅國舊日臣僚俱北向四拜。大軍將受了，送國母進宮，然後南面坐了王位。王進關勝等兩班列坐。命

鐵而孔目表宣爲監察御史。

小旋風柴進攝暹羅國丞相事。

入雲龍公孫勝爲國師。

神機軍師朱武爲軍師，參贊帷幄。

混世魔王樊瑞爲驅邪秉教真人。

浪子燕青爲上柱國，贊畫一應機密。

撲天鵬李應爲度支使，掌管出入錢糧。神算子蔣敬爲副使。

鐵棒欒廷玉爲樞密使，總核兵馬，便宜行事。扈成爲副使。

鐵叫子樂和爲參知政事，兼大將軍長史。

王進爲都知兵馬使。

大刀關勝爲前軍都督。

雙鞭呼延灼爲後軍都督。

病尉遲孫立爲左軍都督。

鎮三山黃信爲右軍都督。

美髯公朱仝爲中軍都督。

聞煥章爲國子監，總理學校。

聖手書生蕭讓爲中翰，掌理語敕表章文移等事。
玉臂匠金大堅爲尙璽，掌理印信符節等事。

神醫安道全爲太醫院。

紫髯伯皇甫端爲御馬監。

鐵扇子宋清爲先祿寺。

活閻羅阮小七爲水兵都總管。

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爲水軍左右正總管。

赤鬚龍費保太湖蛟高音爲防禦使，鎮守金鰲島。

捲毛虎倪雲瘦臉熊狄成爲鎮遏使，鎮守清水澳。

花逢春爲駙馬都尉。

宋安平爲翰林學士。

呼延鈺徐晟爲左右親軍指揮使。

轟天雷凌振爲火藥局總管。

神行太保戴宗爲通政使，兼觀風行人司。

獨角龍鄒潤爲京城觀察使。

錦豹子楊林爲巡綽五城兵馬使。

鬼臉兒杜興爲鹽鐵使。

小遮攔穆春爲屯田使。

小尉遲孫新爲上林苑兼提督館驛事。
母大蟲顧大嫂爲大郡夫人兼防護六宮。

一枝花蔡慶爲錦衣衛，掌一應刑名。

當下設官授爵，各供其職。暹羅舊日臣僚俱加陞賞。大赦境內，百姓給復一年。又命戴宗傳諭二十四島諸務已畢，有詩爲證：

鎖夏灣頭久息機，豈知鵬翮復高飛。英雄自古無憑準，脫却蓑衣換袞衣。

却說李俊攝了暹羅國事，差戴宗到各島傳諭。那青霓島島長名喚鐵羅漢，獷悍自恣，不遵約束，欺馬賽真柔懦，不來朝貢，反與洪濤結連，表裏爲奸，欺凌各島。當日見傳到曉諭，心中大怒道：「我這暹羅國自居海外，馬賽真畏怯無能，洪濤丞相自談踐位，怎麼中國人來佔得！」實是氣憤不過，差人去接白石島屠崆釣魚島余滿天來，一同商量舉事。

不一日，屠崆余漏天到來。鐵羅漢道：「我暹羅國二十四島，唯有四島最強，那裏來這李俊，自稱征東大元帥，把沙龍殺了，佔了金鯨島！當時就要出兵與他報仇，那馬賽真無能的廢物，反與求和，招花逢春爲駙馬，洪濤丞相用薩頭陀爲國師，去了馬賽真，前日有書來許我三人併合二十四島，永作鄰邦，不知怎麼被李俊壞了，公然做暹羅國主，又來傳諭，要去朝貢。我們無拘無束慣的，低頭服小，如何氣得過！特請二位來商量起兵，奪轉暹羅國，你二人意下如何？」屠崆余漏天道：「島長之言極是。我二人心中甚是不服，若島長起兵，我二人決聽約束。」

鐵羅漢大喜，置酒相待。忽見報來，「黃茅島革鵬要見。」鐵羅漢連忙迎入，相見坐下。革鵬道：「我兩個兄弟都被李俊所害，要去日本國借兵復仇。你們是洪濤丞相心腹之交，怎麼不思量與他雪恨？」鐵羅漢道：「正與

釣魚白石二島長商議起兵，若得共事，日本借得兵來，一發妙了。」革鵬道：「日本國王久已要吞併暹羅，我若去借，卽刻與師。只要講過暹羅歸了日本，金鰲島我要駐扎的。」鐵羅漢道：「洪濤丞相原許我三人分這二十四島，今駐長要駐扎金鰲，那二十四島作四股均分罷了。」革鵬道：「一言爲定，我就去日本借兵，你三島準備器械船隻，尅日取齊，不可遲誤。」當下敵血定盟，革鵬竟取路到日本。

那日本國乃秦始皇時，徐福到海中取長生不老之藥，帶有童男童女百工技藝醫巫卜筮有數千人，因始皇暴虐，徐福避地於此，開創起來。其國在大海島中，綿亘數千里，管轄十二州，多金銀珍異之物。其人雖好詩書古玩，却貪詐好殺，又名倭國。

那倭王鷲戾不仁，黠貨無厭。十二州共有十萬雄兵，虎踞海外，高麗國與他附近，常過去搶掠。每想暹羅繁富之國，要來吞併。當下報有革鵬來借兵，着進來見。

那倭王坐在錦綉繡褥之上，足有五尺多高，四個倭女，姿容絕美，侍立左右，下面有一百倭丁，各執長刀，擺在兩旁，革鵬跳舞而拜。

倭王問道：「你是那裏人借兵何用？」革鵬道：「本是占城人，有五千兵佔往黃茅島。那暹羅國王馬賽真死後，丞相洪濤嗣位，有宋朝征東大元帥李俊興兵來奪國師薩頭陀差人求救，我同兄弟革鵬、革鯤領兵去救援，不料洪濤薩頭陀兩個兄弟都被所殺，現今踞住暹羅，設官授爵，這等施爲，暹羅有二十四島，唯有青窠島鐵羅漢白石島屠空釣魚島余漏天不服，敵血爲盟，要去興復。唯恐兵微將寡，敵他不過，我故特來借兵。若殺了李俊，那暹羅盡屬上邦，二十四島皆來朝貢。」

倭王道：「我海外之邦，豈容中國人所佔！就差關白領一萬兵隨你去，必要滅那李俊，取暹羅國土。」原來「關白」是日本大將的官號，取每事都要關白的意思，不是姓名。

那關白身長八尺，勇力過人，領倭王令旨，點薩摩大隅二州之兵共是一萬三百號戰船祭旗洋。其時九秋天氣正是小汛，東北風順便，同革鵬到了青霓島。鐵羅漢接見，將牛羊酒米犒師。余漏天屠崆也到了一同商議進兵不題。

却說李大將軍知羣臣料理國事。行人戴宗回來說：「青霓白石釣魚三島不服，要興兵報仇。」朱武道：「那三島是本國附庸，他若不服，煽動起來，我新造之國不能安靖。門庭之寇，不可不征，必要遣將點兵，即去勦滅。」大將軍依言。正要發兵，只見水軍都督童威來到，說道：「革鵬結連三島到日本國借兵，倭王遣關白領倭丁一萬戰船三百號，已到青霓島，大將軍須作速準備。」

大將軍聽了，大驚道：「我這裏現兵不滿五千，如何抵敵？」朱武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精而不貴多。先到海口結一水寨擋住，不可使他登陸。再差四枝兵遠遠埋伏，設計破他。」

大將軍就差關勝呼延灼欒廷玉李應爲大將，樊瑞楊林孫新穆春爲副將，領兵三千，戰船一百號，扎了水營；差阮小七童威童猛朱全黃信孫立扈成鄒潤分四路埋伏，自與公孫勝朱武燕青呼延鈺徐晟凌振爲中軍，扎一旱寨在城邊，留王進花逢春守城，又遣人傳諭到金鰲島清水澳謹守地方。

分撥已定，剛到城外安立寨柵，只見海面上烏雲的擁來，都是三島日本的兵船，在五里路外也結了水寨，不出交戰。朱武看了道：「倭丁最是詐，況且兵多，傳令水寨，日夜防守，未可衝陣。」

關勝等見傳到號令，只是謹守。一連四五日，兩軍並不交鋒。到三更時候，舵師叫道：「船上發漏了。」忙把灰麻等物去塞住。

不一時，各船上俱是海水滾進，有半艙的水，修塞不住，船要沉下去。關勝叫快攏岸，都到旱寨裏。大將軍道：「戰船盡是堅牢的，怎的都發漏？」只得也扎一寨，相望對守。

原來是關白的計策，一萬倭丁有五百名黑鬼在內。那黑鬼可以晝夜在水中，飢餓時就捕魚蝦生食。關白叫去鑿穿船底，海水滾進，使他扎不得水寨。這是梁山泊上水軍頭領的長技，反被他着了道兒。

到次早報來，關白、革鵬領倭丁北海上岸，把城圍了。這暹羅國四面雖然都是大洋，只有南面離海三里陸路，其餘三面，也有百里的，也有數十里。那關白使黑鬼鑿穿了海船，逼他上岸，水寨中只留鐵羅漢、屠脍、余漏、天領三島的兵看守，自同革鵬來圍城。

大將軍見報，說道：「城中空虛，須要進去保守。」留關勝等八將守定旱寨，這是緊要去處，怕他水寨裏的兵來攻打。遂同朱武等進城，各壕上點兵守住。眾將各分汛地，將砲石插本堆起，一近城來，即便打下。那關白果然足智多謀，叫倭丁張了生牛皮，如幔帳的罩着，裏面將城挖掘，又造起雲梯，飛樓爬上來。諸將日夜提防，應接不暇。

大將軍着了忙，聚眾將商議道：「我等初立國土，席尚未暖，三島煽亂，革鵬借得倭丁來，那關白又詭計極多，倘一時失事，戰船皆已鑿漏，修整不及，那裏過得海洋，死無葬身之地矣！」呼延鈺道：「倭丁到此，從不交鋒，知他強弱，何如我們何不衝出去與他打一仗，看若殺了關白，餘不足慮矣。」

大將軍依言，就點王進、花逢春、徐晟、呼延鈺領一千兵，自己了騎照夜玉獅子馬，手提鐵桿鎗，開北門殺出。那北門最是空闊，關白的營寨扎在那邊。關白見有兵出城，把倭丁擺開，喚革鵬帶五百倭丁轉到東門，乘機攻入。革鵬領命去了。

大將軍領眾將出城，關白騎一隻白象，盤頭結髮，手執鐵骨朵，衝殺過來。呼延鈺提雙鞭接住，戰未三合，那倭丁舞着兩把長刀，跳舞而來。一時抵敵不住，大將軍望後便走，兵士亂竄，自相踐踏，傷了妙些。到得城邊，飛馬報來道：「革鵬已攻破東門了。」

大將軍忙退入城，果是革鵬曉得城中無備，把飛樓架起，一擁而上。那東門汛地是呼延鈺徐晟兩個守的，都出城交戰，無人守把，被他爬上數百。

燕青蔡慶在西門，聞得革鵬上了城頭，飛也趕來，見革鵬和一二百倭丁亂砍守壕的兵，那飛樓上倭丁蟻附而上。蔡慶慌了，拔刀便砍。革鵬挺鎗相持。蔡慶那裏敵得住。燕青一弩箭射去，正中革鵬肩膀上，不是要害處，他也不顧，只是趕殺。

蔡慶正在危急之際，却得花逢春呼延鈺徐晟三騎馬來到。花逢春一戟刺中革鵬咽喉，撲地便倒。呼延鈺徐晟把倭丁亂殺。凌振也趕來，架起大砲，對飛樓打去。倭丁盡打下去。蔡慶身下革鵬首級，倭丁殺得罄盡，方纔無事。

大將軍上城喚把革鵬首級挑出號令，倭丁屍骸盡拋城下去，說道：『險些兒壞了事！雖然斬了革鵬，關白不肯退，如之奈何？』朱武道：『船雖擊破，修整二三十號起來，差關勝等八將把青霓三島的水營衝散，截了關白歸路，然後破他。』

大將軍傳令關勝等點閱修理船隻來衝水營。童威去逐號檢閱，尚有二十餘號未經擊破。關勝道：『水面上交戰，火器爲先，請凌振出來方好破得。』使童威去請凌振，一面整頓。不多時，凌振帶火器到了。等到二更去衝。却說鐵羅漢在水寨與屠戮余漏天商議道：『李俊大敗，革鵬破了東門，暹羅朝夕可得，誰知革鵬被殺，我們三島的兵終日守在此間，不能成功。今夜且安息了，明日去攻南門。』屠戮道：『島長之言有理。我們盡醉一場，來早併力殺去。』取酒來盡量痛飲，兵卒亦皆賞犒，俱各大醉。

正在睡夢裏，忽聽得號炮連聲，爬得起來，各船一時火起，關勝等八將奮力殺入。鐵羅漢屠戮余漏天不敢交鋒，各駕一隻船分路逃回本島。三百戰船燒了一半，島兵殺得罄盡。四路伏兵聽見炮響，也合在一處，大獲全勝。

而歸。同入城中，啓大將軍道：「水寨衝散，鐵羅漢等皆逃回本島，關白便插翅也飛不去了！」朱武道：「關白勇悍，倭兵尚多，若久留城下，倘併命來攻，當他不住。我聞倭丁極怕寒冷，一見了冰雪，如蟄蟲一般，動也不敢動。只是這炎海地方，那得冰雪？」公孫勝道：「待貧道祈一天雪來，凍死了他！」只怕罪孽？」大將軍道：「倭兵犯順，自取滅亡。若被他所破，不唯我等永無歸路，那暹羅數百萬生靈，都要受他荼毒。請先生便作起法來。」

公孫勝就命在坎地上築一壇，按了五方，選二十八人，手執幡幢，分立四方，作爲二十八宿，又選十二人，作六丁六甲之神，一童子執爐，一童子捧劍。公孫勝登壇披髮仗劍，步罡禮斗，焚化符籙，一日作法三次。到第三日，只見：

彤雲靄靄，黑霧漫漫。吼地西風，吹散滿林落葉；撲天柳絮，霎時堆起瓊瑤。烏羣哀噪，占枯枝，獸隊怒嗥。藏土穴，鬼哭神愁，指枯皮裂。寒威凜凜，結冰澌，冷氣蕭蕭，連凍雨。却似雪窖牧羝，持漢節，藍關倒馬詠新詩。

那雪下了一晝夜，足有五尺多高。暹羅百姓自古不見這雪，盡皆駭異。那倭丁只怕冷不怕熱，從來沒有寒衣。況是秋天到的，那裏當得這般寒冷，縮做一團，凍死無數在雪裏。關白想道：「敢是上天發怒，不容我在這裏，下這什麼東西？再過兩日，盡要凍死了！遂收兵回去。在雪中一步一步一跌的，到南門，見戰船多被燒了，還剩有幾十個在海面上，叫黑鬼下海，推到岸邊來。」

那黑鬼可以在水裏過得幾日的，只因雪天海水都成薄冰，泐了去如刀削肉一般，又凍死了好些。推得船來，關白同倭丁下船，誰知公孫勝又祭起風來，一時間白浪掀天，海水沸騰，滿船是水，寸步也行不得，只好守在岸邊。三晝夜風定後，海水都結成厚冰。關白和倭丁都結在冰裏，如水晶人一般，直僵僵凍死了。

到次日，天和日霽，冰凍俱解。大將軍命童威童猛、樊瑞、楊林四將去看倭丁消息。四將到海岸邊，見關白、倭丁皆枕藉而死，不留一個，收有數千把倭刀。關白戴的帽子，皆是八寶嵌成，也取了，把屍骸拋入海中。戰船還有

百多號，并整破的盡修整起來。那關白騎的白象倒不死，就牽了來回報大將軍。

各文武俱皆大喜。大將軍道：『多虧公孫先生成此大功，從今枕席得安矣。』那革鵬上東門，我戰敗而回，滿料壞事了，不想復得安靖。『設酒慶賀。』朱武道：『外寇雖除，內患未戢。那青雲三島煽亂興兵，苦不勦除，二十四島必然效尤，還須遣將問罪。』大將軍道：『士卒守城辛苦，文武多官亦皆精神未定，再過幾日出兵便了。』正是：

創造丕基原不易，欲安樂土豈辭勞？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奇功異物貢遐方

却說關白倭丁盡皆凍死，後來倭王聞得，知道天命有歸，再不敢來侵犯。革鵬已戮，並無勾引之人。只是青雲島鐵羅漢、白石島屠喙、釣魚島余漏天，這三島鉞扈自恣，不奉約束。朱武勸大將軍出師征討，李俊就命欒廷王、后成童威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征青雲島；關勝、楊林、童猛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去征白石島。朱全、黃信、穆春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去征釣魚島。傳下號令，各自整兵不題。

却說鐵羅漢三人，因破了水寨，各自逃回本島。聞得革鵬被殺，關白倭丁盡皆凍死，鐵羅漢心內躊躇道：『我歎盟煽亂，不料潰敗。李俊必要興兵來，所有雄兵都殺死了，存者不過數百老弱，那裏敵得過。再要去日本借兵，那倭王必不肯發，欲要逃去，又捨不得這好基業。若是投降，被他恥辱，大丈夫甯死，豈可屈膝于人。且待他來。』把島中百姓強壯的都拿來，面上刺字，充了兵，也有一千多名，准備抵敵。

那青雲島無險阻，可恃平疇沃，野田地肥，饒廣出五穀。各島無田的都販糶，若是不肯賣，盡要飢餓了。况鐵羅漢又生性強悍，力敵萬人，好不好就要廝殺，所以各島俱畏懼他。島中有座鐵羅山，出得好鑽鐵，打起刀來，鋒利。

異常，再不肯輕易與人，所以他自號鐵羅漢。山脚下有一石潭，看來澄清，其實有毒，這是鐵汁浸潤的，若誤吞一口，即時肚痛，到一週時，潰腹爛腸而死。鐵羅漢的法度，若有犯法的，也不加刑，只把這水一碗灌下，其人立死，島人因此不敢犯法。

先說樂廷玉，童威到了青霓島，見並無城郭，都是沃野，村落中百姓人家正收割稻子上場，樂廷玉傳令，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領兵進去，到鐵羅漢山下，見鐵羅漢屯在山頂，四圍俱用木棚。樂廷玉見天色將晚，不知上山路徑，且扎下寨棚，明日進兵，遂埋鍋造飯。見石潭內的水清潔，就汲起煮飯。不喫萬事全休，喫下去，軍士都叫肚痛。樂廷玉，童威還在飲酒，不會用飯，所以不曾中毒。樂廷玉道：「偶然肚疼，這是常有的，怎麼一千人都疼起來，必然中毒，恐是這石潭裏的水緣故。」急尋土人查問，果然這水喫不得的，到過時腹爛而死。

樂廷玉心慌，即使童威到國中問安道全解法，童威飛也去了。那些軍士沉重起來，一個個彎着腰，攢眉叫苦，樂廷玉無可奈何，只聽得鼓角齊鳴，鐵羅漢率領蠻兵，長刀滾被，風也似捲來。軍士那裏廝殺得，樂廷玉忙叫退軍，自與童威成斷後，走得遲的，已被殺了一百多人。回到船中，見軍士盡皆要死，心焦得緊。

到晌午，童威領五百生力軍來，說道：「安道全說甘草湯可解，盒着一大盤藥末，叫把清水調服。」軍士各喫幾大碗，吐出無數黑水，方纔痛止，且在船中養病。

樂廷玉，童威引了生力軍重來交戰。這番鐵羅漢不屯在山上，一片平洋地上，鐵羅漢把蠻兵擺開，在那裏毒罵。樂廷玉大怒，挺點鋼鎗，領兵趕去。只聽天崩地裂一聲響，都跌下陷坑，兩邊伸出撓鈎來捉人。樂廷玉拔出腰刀，斬斷撓鈎，湧身一跳，跳出陷坑，童威連忙收步，不致跌下。樂廷玉復挺鎗刺去，鐵羅漢將銅槌抵住，鬪了十餘合，童威大寬轉趕到，挺鎗助戰，鐵羅漢雖勇，當不得三條鎗，敗陣而走。

樂廷玉緊緊追着，到一洞口，鐵羅漢便鑽入洞去。蠻兵鑽不及的，砍殺了幾個，其餘四散逃走。拿着一個，正要

砍下，那人大叫道：『我不是蠻兵，百姓充做的！』欒廷玉喝道：『既是百姓，怎麼助這逆賊造反？』答道：『鐵羅漢因兵少，拿我百姓臉上刺字充兵。』欒廷玉道：『且饒了他！今後遇臉上刺字的，不許殺害。且問你：這是甚麼洞？深淺何如？』百姓道：『此名烏龍洞，洞口甚窄，只可一人鑽進，裏面寬大，能容二三百人，晝夜點火。這洞是一塊大石生成，打鑿不開。鐵羅漢把金銀珍寶藏着，自有准備的乾糧，將鐵門閉上，任有千軍萬馬，也攻不開。一應家眷都在裏面。』

欒廷玉想道：『他躲在洞裏，也不算好漢。』喚軍士取炭堆在鐵門邊，用火煽着，不消半日，鐵門鎔開了，只是不能進去。又喚將柴草燒爛，用長叉推進。那洞裏烟氣灌滿，火燄沖進，焦渴煩悶，怎生過得。外面只管把柴燒進，一晝夜光景，鐵羅漢已鎔成汁了。

欒廷玉料他已死，撥兵守定洞口，出榜安民，將所積的稻穀散與刺字的百姓，蠻兵俱准投降，革除了飲潭水酷政。百姓以後不消乾這杯酒了，都來拜謝。到三日後，叫軍士鑽進，那死屍如墨炭一般，一個個擡了出來，把鐵羅漢首級割下，放在木桶裏，又搜出金銀十萬餘兩，遣童威解去報捷。大將軍就是欒廷玉，扈成鎮守不題。

再說朱全、黃信、穆春到釣魚島。那島對面兩座小山，對着山腰裏架一座石橋，通人往來，石橋上造一敵樓。余漏天聞有兵到，先領蠻兵守在敵樓上，橋底下排了鐵楞，進去不得。朱全到了二日，余漏天不來交戰，若近橋邊，敵樓上用竹弩打來。那竹弩利害，用石砲壓住，機殼一發，打到三百步之外，一弩定傷十多個人，所以船近不得。朱全焦躁，把船移到東邊三里之遙，有路可登，同黃信、穆春上岸。走到崗子一看，有座天生石臺，直靠在海外，如建康燕子磯一樣，玲瓏剔透，文采可觀，遍生琪花瑤草，石壁上鐫下六個大字，雖然風雨剝落，還認得出是『任公子釣魚處』。

朱全道：『原來有此古跡，所以得名。』一帶岡子，天然一座城垣，望見島內田疇屋宇，鷄犬桑麻，甚是葱鬱。一

路隨小崗走出，都是芳棘葛藤，糾結盤繞，刀斧砍不進。穆春道：「銅牆鐵壁，也要設法開來，何況這些芳藤？朱提督，你且到前邊拒住，我同黃提督領兵到山後，用鐵剪子慢慢剪開來，從背後殺進，他一定守不住。」

朱全依計先下船，分三百兵隨黃信穆春揀一幽僻之所，剪開蒺藜，等到夜深，爬下山崗。那余漏天是一勇之夫，只管其前，不顧其後，況且兵少，分撥不開。黃信穆春點了十數個火把，把民房燒起，火光冲天。余漏天見了急下敵樓，看那裏失火，不防黃信趕到，一刀砍爲兩段。蠻兵盡拜伏降順，黃信叫一個也不殺。

朱全見裏面火起，亦上岸進來，搜出余漏天家口盡行誅戮，事已大定。那釣魚島不比青霞島富盛，却是民風樸素，家給人足，倒是安樂之土。余漏天爲人刻薄，凌虐小民，百姓見滅了，無不歡喜。

朱全出榜安撫，將金銀之物並首級命穆春解去報捷，所存米麥，亦皆分散。百姓感激，擡一件東西來送與兩位提督。朱全黃信一看，原來是條大蛇，有十丈多長，三百多觔重，垂音喪氣，以將死的一般。朱全道：「要這大蛇何用？」百姓稟道：「此各「巴豕」其肉甚美，食之益精延壽。那胆如鴨卵大小，價值百金，一應風疾，服之立愈，兼能消痰定喘，壯人筋骨。此蛇平時不易得的，勇健如飛，螫人立死，四季來朝任公子，預先張網，方可捕得。將藥酒每日灌他，似醉一般，十日之外，毒氣全無，或糟或臘，其美異常。馬國主在日，余漏天不肯貢獻，唯洪濤丞相送他一瓶。余漏天每年責限收捕，百姓不知受了幾多屈棒，也沒有這樣大的老爺是中華福人，故有此異物出現。」

朱全呼主人割開，果然胆似鴨子，金光閃閃。將炭火逼乾，貯在磁罐，自有別島人來求買。把肉煮起來，肥甘如態掌，與黃信同嘗了些，將去送與國母李大將軍。安道全道：「此蛇之胆，真與黃金同價，沉疴立起。前日療高麗王的病，全賴此品。肉亦有益于人。」大將軍便分給與衆位，就命朱全黃信鎮守釣魚島不題。

再說那白石島境界更奇，天生成這石島，雪也似白，光溜溜並不生草木，屏風峭壁，四面環繞，出入傍海。一個

大洞，中央一片平地，方幅百里，地極肥饒。出一種香糯，如桐子大，取島中金沙泉釀起酒來，香甜濃馥，容易上口，醉了三日方醒，又不壞人，名爲「香雪春」。還有一件珍物，形如鷓鴣，在竹林中哺出來的，春時極肥，用米粉蒸熟，骨髓肉腴，名爲「竹鳩」。此兩種是白石島進貢的方物。

那屠蛟兇惡，比鉄羅漢余漏天更加貪淫縱酒，島中的人無不切齒的。屠蛟聞有兵到，把洞門下了鐵板，隨你攻打不開。島中錢糧廣有，無求於外，兩三年也守得定。關勝楊林童猛領兵到了，並不見一人。洞門鐵板闌定。那石壁從海底生起來，無陸路可登。那股海水流入洞裏，船進方可登岸。石壁有三丈多高，像白玉碾成，沒有痕跡，可用手脚將船週回搖轉看時，多是一樣。

楊林道：「天生的石壁，那裏破得！聞得欒廷玉用炭鎔開烏龍洞鐵門，我這裏也用幾萬柴炭鎔開。」童猛道：「洞是海底下環起的，把柴炭放在那裏煽火，若在船上，船先燒了。」皆笑起來。楊林道：「到國中再請兵將來商議。」關勝道：「這裏兵將儘足，只是無可用力。青靛釣魚皆已攻破，同發三枝兵，若我們破不得，有何面目去見大將軍！」

關勝坐臥不安。只見有隻小船從海面上蕩來，兵卒把撓鉤挽住，只有兩個船家，一個坐艙的。關勝看那坐艙的相貌古樸，年紀有五旬，不像外洋人，問道：「你是什麼人來做奸細？」那人道：「小的是揚州人，喚做方明，不是奸細。」

關勝道：「到此何幹？」方明道：「小人十年前合夥到此貿易，翻了船，夥計皆死，回去不得，流落在這裏一個小澳裏，地名黃沙洲，買些草藥度命。有個女兒，年方八歲，乳名秀姑，因喪了母，無人看管，就帶在身邊。今年十六歲了，有些姿色。因這屠蛟淫縱，聞知了，一月前被他搶去。那蠻婆又極厲害，生性妬忌，島中婦女不知坑陷多少。如今不知我的女兒死活存亡，故來探望。不曉得將軍在此，有失迴避。」

關勝道：「那屠吟武藝如何？有多少蠻兵？錢糧支持得幾時？」方明道：「那廝沒甚本事。蠻兵不過四五百。只有錢糧充足，便十年不出來也不打緊。馬國主噴他不貢香雪春，與兵來征，他閉了洞口，奈何他不得。若見有兵，便縮了進去，所以喚做「石烏龜」。」

關勝道：「我奉暹羅國李大將軍之令，因他借日本國兵來煽亂，差來征討，只是攻打不開，你有甚麼算計？」方明想了想道：「將軍差兩個人進去，在裏面做細作，就可破了。」

關勝道：「洞門緊閉，如何叫得開？」方明道：「將軍把船移過那洞邊峭壁上有一小孔如錢眼大，他把千里鏡照看，見外面兵退，自然開洞。」

關勝大喜道：「若成功了，封你官職，將女兒還你。」就賞以酒食。命楊林童威藏了暗器，隨方明進去，就把戰船移在側邊。

果然不消半日，洞門開了。楊林童猛在方明船裏，搖進洞口，只容一船。裏面一條大溪，直貫上去，接那山水下來，清徹見底，多是五色石子。兩岸田園屋舍，茂林修竹，竟是個桃源。沿溪行了五六里，方到屠吟的住所，高廳邃閣，極是齊整。門邊有四五十蠻兵站着，方明向前，通了來意。蠻兵搖手道：「進去不得。」

方明正要再問備細，只見屠吟氣烘烘走出來，向南飛跑，後面一片喊聲。蠻婆手執雙刀，五六个蠻婦跟出來。楊林童猛閃在一邊，看那蠻婆怎生模樣：

頭結黃毛髻，珠翠鋪勻，身穿毳紅衫，絨縷束緊。眉濃眼大，搽膩粉如初放綉毳花；喉破軀雄，展嬌聲似出林獅子吼。不是喫人羅刹女，定爲縛鬼夜叉婆。

那蠻婆舞着雙刀，一頭趕，一頭罵，罵道：「你這石烏龜偏向那小妖精，做我老娘不着！今日一同殺了你！」屠吟只是飛跑，再不回頭。蠻婆趕不着，喘吁吁的指着罵，蠻婦勸轉，捫着胸脯進去。楊林暗笑道：「直得甚麼！」

原來是怕老婆的元帥！

方明再細問，蠻兵答道：「爲你這女兒，烏主寵愛他，另住在上面一所房子內。」指裏邊道：「那個主兒不忿，終日廝鬧。」方明問道：「另住在那裏？」蠻兵努嘴道：「不上一里路，我引你去。」

方明楊林童猛隨蠻兵走去，有一小門樓進去，見屠啞呆着臉坐在紅氈上。方明向前施禮。屠啞也不起身，叫他坐下，問道：「這兩個是誰？」方明道：「一般的親眷。」屠啞也叫坐了，說道：「你的女兒在這裏安享富貴，你來瞧甚麼？只是那婆娘不良，要和我廝併，少不得殺了他，同你女兒快活，你不要回去了。」叫喚小夫人出來。楊林偷看時：

芙蓉爲面柳爲腰，人在揚州廿四橋。何事飄零東海外？石龜深洞鎖妖嬈。

那秀姑見了父親，道個萬福，瞧那楊林童猛，却不認得，也道萬福。楊林童猛起身回禮。屠啞扯秀姑坐在方明肩下。秀姑與方明說些家常話，不覺流淚。蠻女捧出兩個蹄膀，一隻熟鵝，大盤肉包子，斟上香雪酒。屠啞並不讓客，把解手刀割那鵝肉，大碗酒只管吃。楊林童猛聞得馨香，也使大吃。

吃了多時，屠啞大醉，蠻女扶進去睡了。秀姑哭道：「蠻婆日日要來殺我，性命決然不保，今日得見父親一面，死也甘心了！」方明附耳說道：「我兒不要憂心，這兩位將軍是暹羅國差來的，今晚就要開除他，你躲開些。」秀姑道：「他醉了，明日晌午方醒。臥房只有幾個蠻女，進來不妨。我且進去伏事他睡好。」再叫拿酒來。秀姑自進去了。蠻女又去拿酒來。童猛道：「這酒果是好滋味，不要也醉了，就誤正事。」楊林道：「屠啞倒是直漢了，並不疑心。」童猛道：「見丈人引來，是內親了，故此託胆，少停下手，只要蠻婆不知覺，便不妨事。」

又吃了一回，起來看了出入的路。候到三更，方明引童猛楊林走進臥房，見秀姑對着孤燈而坐。那屠啞勦聲如雷，兩眼開着，楊林童猛拔出短刀，揭開錦被，按着頸頸，割下首級。四個蠻女都倚壁邊而睡，童猛也要動手。秀

姑道：「不可，這是伏事我的。」

楊林提了首級，叫秀姑出來，把臥房鎖着，等到天明，對方明道：「你同女兒在此，不要走漏消息，待我們去接關提督來殺那蠻婆。」放首級在船頭內，叫水手搖船到洞口，喚拽起鐵板，放我們回去。守洞的蠻兵曉得小夫人的親戚，放開鐵板。楊林道：「我們還要轉來，且開着。」

到戰船邊，關勝懸懸而望。楊林提了首級，跨上船來，說了一遍。關勝大喜，叫快把船放進。先是二隻進了，後面的魚貫而入，守門的兵攔擋不住。直到裏面，蠻婆還不知覺。關勝把兵圍住。蠻婆披頭散髮，舞雙刀而出。關勝把青龍刀劈去，蠻婆倒地，兵卒也上來割了首級。蠻兵盡皆投伏。關勝喚把屠啞夫婦屍骸掘地埋了，出榜安民。謝方明道：「全虧你得破此島，待申過大將軍，重重賞你。」方明道：「將軍與島民除害，又救了小女，老漢何功之有？」

關勝條查倉庫，也有金銀米穀珍異之物，香雪春堆滿一屋，竹鳩還有醉的在那裏，開了酒，與楊林童猛方明一同享用。大賞軍士，申文開方明功績，并解香雪春竹鳩屠啞首級去報捷。過兩三日，回文轉來，留關勝楊林鎮守，方明授守備職銜，一同協理，掣童猛回去。

童猛辭了關勝等，回到國中。大將軍道：「兄弟多有功績了。那香雪春你們先吃了幾多，解來的送十瓶到宮中，餘下的與衆兄弟同吃還不夠。」阮小七道：「我一生嘗得兩番好酒滋味，這香雪春是一番了。前在梁山泊，大尉陳宗善來招降，龍鳳担內裝十瓶御酒，被我偷吃了六瓶，也遠不如得這香雪春哩。」童猛道：「那島果然生得奇特，真如白玉琢成。開了鐵板，再進去不得，幸遇方明跟了進去。那屠啞是酒色之徒，我與楊林認做小夫人親戚，一同坐下，斟下香雪春，不敢多吃，恐誤正事。昨日回來，方與關勝楊林吃得暢快，如今香稻新熟，已喚島民釀來了。那屠啞先倒了運，被蠻婆趕殺，不敢回拳，可見怕老婆的不是好漢。」

衆人皆笑起來。李俊道：「自從洪濤篡位已來，有大半年征戰，日夜操心，幸喜關白革鵬就戮，三島戡平，可以高枕無憂，日與衆兄弟快樂，過此殘冬。」燕青道：「安不忘危，有國家的不比庶民，須要兢兢業業。若偷安縱逸，大則喪國，小則亡身。如道君皇帝用蔡京爲相，奸黨互結，上下蒙蔽，不親政務，致陷了汴京，父子北狩，馬賽眞優柔不斷，權歸洪濤，有篡弑之禍。大將軍初開國基，務須勵精圖治，不宜自耽逸樂。目下有件震威柔遠之事，可宜速行。」正是：

家破必因浮蕩子，國興知有讜言人。

不知燕青說出什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詩驗金鰲島

宋高宗駕困牡蠣灘

却說大將軍李俊因征戰多時，身心勞瘁，思量要與衆弟兄快樂過了殘冬。燕青抗言諫諍說道：「三島雖平，二十四島未盡懾伏，必要逐島巡歷，好言撫慰，使他懷德畏威，不敢倡亂，那時方得甯靜，古人謂之一勞永逸。」大將軍道：「兄弟之言，甚是有理。」卽命製造八方十二神將，二十八宿鮮明旗幟，水磨盔甲，利器器械，建了朱旛，黃屋，皂纛，白旄，點柴進，燕青，朱武，樂和，呼延灼，李應，花逢春，呼延鈺，徐晟，凌振，文武十員，軍兵三千名，戰船五十號，擇了吉日出兵，十二對金鼓引導，發了三個號砲開洋。

先到青霓島，欒廷玉扈成出來迎接，李俊慰勞一番，把鉄羅漢三人首級遣人傳示東方五島。那五島俱來降伏，進貢方物。大將軍重賜緞疋花紅，皆喜躍而去。欒廷玉請大將軍并各位弟兄游鉄羅山，烏龍洞。

宴飲一日，開船到釣魚島。朱全，黃信出來迎接，將余漏天首級傳示西面五島，亦來降貢，重賞而去。朱全獻上巴豕，膽留與安道全藥籠中備用。也吃了一日酒，到釣魚臺遊覽而去。

開洋轉北，到白石島。關勝楊林接入。大將軍道：「這島果然奇巧。若無方明，怎生破得！」重賜方明。關勝設宴，用香雪春送上。大將軍和衆弟兄都吃得酩酊。北面五島亦盡來納款。

遂開船到金鰲島。費保高青相見。李大將軍道：「此島是我們創業根基，山川秀麗，城垣堅固，作暹羅之屏翰。恐你兩個兄弟料理不來，去傳王進阮小七來同守。王進老將知兵，住在國中，終是先輩，不好屈下。阮小七慣習水戰，四人在此，我無南顧之憂矣。」登了城樓，嘆道：「若無中國弟兄來，幾被薩頭陀所害，可謂徼倖。」費保請到廳上赴宴。南面五島亦來納款，撫勞而去。

話休絮繁。正在飲酒，只見一個道士，羽衣竹冠，飄然而至。花逢春見了，卽出席而拜。道士笑道：「駙馬還認得貧道麼？」

大將軍見他仙風道骨，請來上坐。道士並不推遜，一坐上就吃了十大甌酒，只不用葷。大將軍問及來歷。花逢春道：「春間馬國主到丹霞山遊玩，這位先生見國主氣色不利，叫隨他出家，不日必有奇禍，留下四句偈，皆是不祥之語，雖已應驗，只是解不出。」道士道：「有何難哉！淦水爲災，淦水者，洪水也。長年不永，長年者，壽也。乃是「洪濤」兩字——說他爲災，後面兩句不消解得。我方纔到他墓上來。」

花逢春道：「若是國主當初隨了先生出家，可免得這禍麼？」道士道：「仙家可以轉禍爲福，自然可免，只是他必不肯出家。那老病貧苦，身膺重罪的人，尙戀着浮生，豈能捨一國之尊脫屣而去？反是貧道饒舌了。」花逢春道：「那洪濤安享富貴，何故行此悖逆，自取滅亡？」道士道：「貪夫知利而不知害，所以有此。凡人打掃一片心田，乾乾淨淨，雖做強盜的，後來必有好處。若存心奸險，妄想希圖王侯將相，做了逆天之事，必受顯戮。這洪濤與中國的蔡京高俅一般品類，遺臭萬年。」

李俊暗想道：「這道士真有意思，這句說話打動我心了。」接口道：「如我弟子，可隨先生出得家麼？」道士

仔細一看道：『你身上擔子還重，若是登來，可以卸得。』大將軍道：『甚麼登來？』道士道：『自有後驗。』大將軍道：『先生可留仙馭，與公孫先生同住修煉。』道士道：『公孫一清是我師姪，他前日祈雪祭風太刻毒了，飛昇之事，還隔一塵。』見照壁粉飾得潔白，叫借筆硯一用。花逢春捧過筆硯。道士捲起袍口，磨得墨濃，醮得筆飽，在滿壁上龍蛇飛動，揮了碗口大小的二十八字。衆人一齊起身看道：

牡蠣灘邊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直向金鯨背上行。

後面又有四個小字：『徐神翁題。』

衆人不解其意。道士道：『明日有一大貴人到，自然曉得。』向花逢春道：『香雪春還要用幾盃。』花逢春道：『香雪春乃白石島所釀，不曾帶來，遠隔五百里路，怎處？』道士道：『借酒榼一用，貧道倒帶得在此。』隨人擡到酒榼。

道士把袖拂了一拂，開來樹上，果是香雪春，衆人稱異。道士又道：『有此美醞，不可無鮮花時菓。』叫取大漆盤來，袖中摸出閩中楓亭驛中生的狀元紅荔枝，剛剛是新摘下的，堆滿一盤，又向袖中擎出兩朵洛陽開的姚黃魏紫牡丹花，曉露未晞，插在筵上，大笑道：『貧道窮家計，只此二物奉獻。』剖開荔枝，先奉一個與大將軍，香甘嫩白，入口而化，又剖開一個與燕青，說道：『比你駝車岡進的青子何如？青子直待回味，怎如這荔枝入口便甜。要青子回味，不能夠了。』逐個面前，奉上一個。自取大碗，喫上三碗香雪春，把手一招，空中飛下一隻白鶴，在筵前清唳了數聲，道士跨上鶴背道：『貧道要到羅浮山看梅花，不得奉陪了。』騰空而去。衆人齊道：『真是神仙下降！可惜公孫先生不會一會！』條忽不見，驚訝不已。

次日正打點開船回國，只見探事船來報說：『牡蠣灘上有宋朝皇帝被金國大將阿黑麻趕來，圍困甚急。』柴進燕青道：『我等原以忠義立國，親見中原陸沉，二帝蒙塵，只爲越在草莽，不操兵柄，無可奈何。今康王中興，

又一旦顛蹶，到了這裏，豈可坐視不救？現有兵將雖衆寡不敵，然金兵長于騎射，不習水戰，我們倘得一戰成功，透聖駕回朝，真是千載奇功，名標青史，豈不美哉？」大將軍奮然道：「我李俊一介細微，蒙弟兄相助，成此事業，若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是豺狼也。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望衆兄弟奮勇同心，共建大義。」朱武道：「謀定而後戰，可分兵三隊，到夜靜之時，使他不測多寡。今日是箕水豹值日，晚間必有大風，可將十隻空船，裝滿蘆柴，加上硝硫，乘他無備，好作火攻，可獲萬全。」

正說間，王進阮小七到了。李俊大喜，即撥呼延灼柴進呼延鈺徐晟爲一隊，王進李應阮小七高青爲一隊，自與朱武燕青賀傑花逢春凌振爲一隊。分撥已定，只等夜深進兵不題。

却說高宗皇帝卽位臨安，信任黃潛善汪伯彥湯思退一班無謀宰相，專主和議，斥罷李綱張所傅亮忠良之臣；汴京復失，兩淮不守，被兀朮長驅直入，攻破獨松關，陷了臨安。高宗遂幸明州，下了海。阿黑麻領一萬雄兵，直遣至牡蠣灘，圍圍圍定，以爲唾手可取。只是船到灘邊，便見兩條黃龍旋繞在御營上，風雨大作，金兵害怕，不敢上岸。高宗從駕的戰士盡皆敗沒，唯有羽林軍數百，文武內監十餘員而已。御膳已缺，正在危急之時。

夜至三更，李俊統三隊兵，先把火船推入金營，忽起大風，各船一齊火起。凌振又裝大炮，震天打去。呼延灼等大喊殺入，逢着便砍。阿黑麻不知那裏來的救兵，黑夜裏又不知多少，各船火發，不能抵敵，只得先領一隊奔出外洋。那金兵殺死的，燒死的，跳在海內的，不計其數。阿黑麻領殘兵，不敢回明州，望登萊逃去。呼延鈺徐晟追上，拿得一個船，兩員將官，三十名金兵，解到中營發落。

高宗聽得炮聲不絕，火光冲天，心中驚怕，垂淚道：「想是金兵登岸了，不如自盡，免得受辱！」侍臣奏道：「這喊聲敢有救兵到了，在那裏交戰，聖上且請耐心。」

到天明，李俊等登岸，向羽林軍道：「我等是救駕的，金兵已被殺敗逃去，特來見駕，煩爲引奏。」羽林軍報知。

高宗驚喜不已，傳旨宣進。李俊等奏道：「臣等介胄在身，不能行禮。護駕來遲，有驚龍體，死罪，死罪！」

高宗舉目觀看，都是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問道：「卿等是何人，救朕大難？」李俊道：「臣李俊等是梁山泊宋江部下，蒙道君太上皇帝三次招安，欽差征服遼國，勦滅方臘，恩授官職，蔡京高俅童貫等嫉功妬能，假傳聖旨，預賜藥酒，鴆死宋江盧俊義，又陷害臣等，故投海外暹羅國。那國王馬眷真被奸臣洪濤篡弑，國內無主，軍民擁戴臣權，勾當暹羅國事，聞得陛下爲阿黑麻所圍，臣等奮不顧身，特來救駕。」

高宗大喜，稱贊道：「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懷忠義，爲朝廷立功，一旦被奸臣所陷，淵聖皇帝已將奸黨誅戮，今日朕蒙危難，又藉卿等相救，真是功垂竹帛，百世流芳，可開出姓名，待朕還朝，沒于王事者，厚加優贈。現在的，顯擢官爵，胙土分茅。」

李俊等感恩，又奏道：「聞御膳匱乏，請聖駕幸臣駐紮之所，整頓兵馬，送聖駕還朝。」高宗傳旨啓行。文武內監護從下船，頃刻到了金鰲島，用十六人轎擡入公廳，李俊等換了朝服，三呼拜舞已畢，進上珍饈百盤，文武內監另自管待。羽林軍各犒酒米。

高宗用罷御膳，笑道：「朕已絕糧一日矣，今得飽，卿之德。」回頭見照壁上之詩，大驚道：「此詩幾時題的？此間喚甚地方？」李俊道：「此名金鰲島。這首詩昨日有一道士，自稱徐神翁，忽然而來，題了這詩。臣等不解其意，他道：『明日有一大貴人到，自然曉得。』」

高宗恍然道：「事有前定，信不誣也。朕在潛邸之時，遇一道士口授這四句詩，說道他日自有應驗，不料隔了多年，來到此地，竟應驗了。人生都是前定，豈可任行一步？原來這道士便是徐神翁。」問：「此仙翁何在？待朕再叩前程。」李俊把攝酒獻牡丹花鮮荔枝諸事說了一遍，「後來招下一鶴騰空而去。」

高宗道：「那仙翁何不暫停一日，使朕再問此後休咎？」李俊道：「陛下已過大難，定然萬壽無疆。今日是臘

月二十八了，請聖駕暫幸暹羅國度歲，新正送行。」高宗點首道：「軍旅倥傯，把歲序都忘了，承卿款留，且過元日。」

李俊先命花逢春樂和歸去，整備待駕。高宗張了御蓋，坐在大船上，見海氣澄清，羣山青翠，喜動龍顏。到了海口，樂和安排儀仗，結綵張幄，一路香花燈燭，鼓樂笙簫。李俊各官俱是步行，引至金鑾殿。各官盡來朝見，退朝到偏殿，唯有李俊、公孫勝、燕青三個陪侍。

高宗問公孫勝道：「昨日徐神翁到來，先生曾相會否？可知他來歷？」公孫勝道：「臣不曾到金鰲島，無緣不能相遇。他是蓬萊散仙，與先師羅真人交往，正是師叔之輩。」高宗道：「朕已厭棄塵勞，待欲修仙，何如？」公孫勝道：「天子與庶民不同，臨御海宇，使人民安生樂業，便是現在正果了，何必枯寂爲事？」太上道君極慕神仙之事，敬事林靈素，因五慾未除，寵任羣小，致海內崩裂。况林靈素是小有法術之人，貪圖富貴，廣收門下，姿爲不法，所以上天降禍，必若徐神翁輩超出世外，行雲無跡，纔是眞仙。」

燕青俯伏奏道：「微臣燕青曾于宣和二年上元之夜，在上廳行首李師師家得覲太上道君皇帝，蒙賜御筆，赦臣萬死，前年北狩，在駝車岡，臣到營中朝見，進黃柑十個，青子一百枚，又蒙欽賜執扇一柄，題有詩句，特呈御覽。」

高宗接過，諷誦數四，潸然淚下道：「朕被金兵搜逼，不敢去送龍駕，卿能仗義若此，可謂國亂顯忠臣矣！上皇手澤，卿可珍藏。」燕青叩頭謝道：「微臣有芻蕘之言，望陛下採納。二帝蒙塵，中原陸沉，此千古創變也。陛下天與人歸，繼續大統，海內父老，皆拭目以望中興。陛下當枕戈達旦，以報父兄之仇，不可聽信庸人，狃于和議。和議之計，金人以此愚我，奈何我以自愚也？宗澤憤死，張所掣回，神京復失，兩淮不守，致陛下爲蹈險之行，幸天地祖宗之靈，得以萬全。陛下還朝，宜遠斥和議之臣，亟拔忠貞之士，則二聖可還，海宇可復。昧死陳情，伏望聖鑒。」

高宗道：「卿忠義過人，識見卓犖，朕銘在心，一歸朝卽相張凌趙鼎矣。」燕青拜謝而起。高宗進了晚膳安寢。次早是元旦，五鼓擺設朝儀。李俊先同文武衆官伺候，堆起火城，焚檀沈降速，香氣氤氳，散于九霄。舟楫下羽林軍排列御仗，伐鼓鳴鐘。高宗望北拜了二帝，簇擁陞殿。一時難得龍位，權坐了馬國主遺下的暹羅密犀鑲嵌龍文的白象牙床。李俊率文武拜舞稱賀。暹羅國文武臣僚同耆民父老亦皆朝賀畢。馬賽真元妃蕭氏鳳冠霞帔，宮娥擁出來拜賀。高宗傳旨平身。

朝賀已畢，各官俱散。李俊就在金鑾殿整設華筵，陳列寶玩，山珍海錯，無不畢具。李俊親捧金盃，再拜上壽。高宗賜坐陪宴。李俊公孫勝柴進燕青四人謝恩就坐。殿下奏樂，蠻女起舞。高宗大悅，說道：「朕在臨安，規模草創，朝賀賜宴，僅存大意，不意今日此地反有此盛典，可謂中外一家，君臣同慶矣。」

李俊四人更番上壽，跪進香雪春。高宗道：「此酒味醱而美，大稱朕懷。」李俊奏道：「此酒名爲香雪春，白石鳥所釀，飲多不醉，醉不傷神。陛下還朝，當費進奉。」

直宴至下午，盡歡而散。高宗道：「感卿等美意，欲要再留幾日，恐臣民懸望，明日可送朕回朝。」李俊道：「臣已准備船隻，擇初三是黃道，出行吉日，決當送駕。」高宗退到偏殿，又與公孫勝敘談導引之法，不覺至晚。

次早，呼延鈺徐晟所拿金朝兩員將官，大將軍發監察御史斐宣勒取口供，原來就是趙良嗣。王朝恩投順金朝，復爲嚮導。斐宣將口供進呈。高宗看了大怒，就舉御筆批道：「趙良嗣構成邊釁，使二帝蒙塵，王朝恩權奸遺孽，追朕海上大逆不道，先打八十御棍，扭解回京，凌遲處死。欽此。」

斐宣領了聖旨，花逢春叫帶進駙馬府，說與母親姑娘知道：「王朝恩已帶來廷杖了。」花恭人秦恭人都立在後堂觀看。樂和樊瑞亦皆到來。斐宣喚帶欽犯行杖。衆軍役鷹拿燕搶，摔在舟楫，跪着樂和道：「王宣慰，你可認得尹文和花公子麼？怎的把宦家冰霜凜節命婦拿禁東樓，意欲何爲？」

王朝恩見了，滿面羞慚，哀求道：「不干本犯之事，通是郭京指使。尹相公，望乞寬解！」樂和道：「我原是梁山泊鐵叫子樂和，今爲暹羅國參知政事。」樊瑞道：「李大官人本是見我鬥法贏了，款我靜室，怎又聽信郭京狂言，要拿去解送童貫？我土遁去了，又差兵捉公孫勝先生，與他有甚相干？我叫做混世魔王樊瑞。公孫勝先生現今與聖上談道哩。那郭京投順金朝，做鄆城知縣，被我拿到還道村殺了。」

王朝恩道：「事已至此，悔之無及，還求樂大人開恩。」樂和道：「你待我原不薄，只是你父子世受國恩，不思盡忠，反作金朝嚮導來追聖駕，二位這事大錯了！也罷，叫取酒食來，二位且喫些，好煞刑責。這是先盡私情，後正國法。」

軍健便把黃袱綳起，高掇精臂，架着朱紅棍子，一人跪數五棍，吆喝一聲，從半空打下，一棍一掉，八十打了半日。趙良嗣王朝恩打得皮開肉綻，死而復甦。斐宣喝令上肘帶出。樂和道：「今日纔完得燕子磯一樁公案。」花秦二恭人稱快進去。斐宣去覆聖旨不題。

到初三日，李俊整頓了大海鱖船，差文臣四員，是柴進、燕青、樂和、蕭讓；武將四員，是呼延灼、李應、孫立、徐晟；點二千兵護駕，又設筵席送行。李俊跪進奏揭。高宗龍目一觀，問道：

夜光珠四顆，貓兒眼十粒，通天犀帶一圍，于闐玉帶一圍，珊瑚樹二枝。（高三尺）瑪瑙盤一個。（徑二尺）伽南香几一座，西洋錦緞十端，巴豕胆一枚，龍香劑十匣，竹鳩臘十瓶，香雪春百錄。

高宗道：「怎又貢此珍奇之物，叨荷多矣。卿可卽真主暹羅國事，朕當命大臣賫敕命而來，善理國事。文武諸臣，卿可承制封拜。還有一事：那日本國倭王貪悖無厭，時常侵犯浙閩淮揚等界，卿與高麗國王李俣，可共加防遏，毋使跳梁。」

李俊奏道：「三島倡亂，革鵬借兵，倭王命大將關白領一萬兵來圍住暹羅城，幸得公孫勝祈雪祭風，關白并

倭兵盡皆僵凍而死，一個不還。倭王懼怕，再不敢來了。既承聖諭，當遣陪臣到高麗國與李俊會議，設法防禦，使聖上再無外顧之憂。」

高宗命啓駕。李俊率文武多官步送到海邊，俯伏再拜。高宗道：「卿國中甯靖，一來覲朕。」李俊頓首泣謝道：「臣仰仗天威，鎮攝遐方，當年年進貢，三年一朝。萬望善保聖躬，以副四海臣民之望！」

高宗下了船，柴進等八員皆辭大將軍登舟，放了號炮開洋。只見雲端裏隱隱兩條黃龍，張牙舞爪，迤邐先行，起一陣和風，下幾點微雨，所謂雨師洒道，風伯掃塵也。

李俊等聲折立于海岸，直等望不見龍船，方乘馬而返。衆人齊道：「聖天子有萬靈呵護，只看兩條黃龍亦護聖駕而去。我等存心忠義，得此一番救駕，亦可少盡臣子之職矣。」正是：

君臣同體鴻鈞轉，海岳澄清宇宙甯。

不知後面還有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敘舊六和塔

宿太尉勅封暹羅王

話說大宋高宗皇帝被阿黑麻迫至牡蠣灘，署暹羅國事。李俊救駕，請高宗到國中，元旦受過朝賀。初二日審勘叛臣，初三日啓駕。李俊選文武官八員，領兵二千，護送御駕還朝。海波不興，和風霽日，於路無話。進了普陀蓮花洋，到明州岸口，太監先去報知。明州官員盡來迎接，飛遞到臨安。滿朝文武都到明州，請聖上登岸，乘了玉輦，千乘萬騎，擁衛過了錢塘江。到臨安府，合京官僚百姓，俱呼萬歲。御了皇極殿，羣臣拜賀。改建炎四年爲紹興元年，大赦天下。百官覃恩陞賞。柴進等把兵船泊在明州定關，只喚四十名家丁，隨身行李，護駕過江。

次日高宗宣柴進等進朝，命先祿寺賜筵，敕吏部照原冊論功封職。柴進等謝恩而出，俟候敕命，自然要擔擱。

幾日，且在西湖上昭慶寺安寓。柴進道：「我等前日從征方臘，在此一月有餘，軍務倥傯，無有閒暇，臨安有許多景致，不曾游玩得，今候救命，空閒在此，正好各處游覽。」

昭慶寺僧人聞得是暹羅國使臣，那西廊下有幾房開骨董鋪的正要買些暹羅密犀、伽南、洋錦等物，相見了，見盡是中華人物，叩問其故。柴進笑而不言。先齋戒沐浴，到天竺進香，都乘駿馬，隨二十名家丁，到天竺禮了觀音大士，白雲房住持設齋相待，厚謝香金，又寫疏喜捨。僧人趨承引路，從天竺轉到靈隱，飛來峯冷泉亭上。

燕青道：「這景致非凡，白樂天冷泉亭賦云：『天下勝概，甲于餘杭，餘杭勝概，甲于靈隱。』是也。」從寺背後上韜光菴，菴門首看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一聯，衆人望東南指點道：「此去暹羅國敢有萬里之遙了。」又到法相龍井虎跑遊玩。天晚了，就宿僧房，身邊有的是銀子，隨處布施，所以各處款待。僧道看銀子面上，曲盡趨奉慇懃。到吳山頂上，立馬觀看，前江後湖，山川秀麗，遙望萬松嶺上，龍樓鳳閣，縹緲參差，十分壯麗，俯瞰城中，六街三市，繁華無比。

蕭讓指道：「錢塘江外，白茫茫的是海，虧這鼈子門一鎖，成了門戶，所以臨安建都還可偏安。」樂和道：「我還有杞人之憂，看那西湖之水，錢塘門一帶，幾與城平，倘一時用起兵來，湖中水滿，引來灌城，恐怕不浸者三版。」李應道：「你這遠慮，倒也不差。」

柴進回頭向北道：「可惜錦綉江山，只剩得東南半壁！家鄉何處，祖宗墳墓，遠隔風烟，如今看起來，趙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孫也差不多了！對此茫茫，貝多得今日一番嘆息。」燕青道：「譬如沒有這東南半壁，傷心更當何如？」傷今弔古一番，到淨慈寺裏宿了。

次早呼延灼說道：「武都頭在六和塔出家，不知存歿若何，該去一探，就拜魯智深骨塔。」同到江邊，住持接進到禪堂裏。武行者攤出脊梁，行童與他搔癢，見衆人走來，喫了一驚，叫聲「阿呀！」衣服不曾穿好，提了袖口，

就與衆人作揖，說道：「兄弟們怎得到此？夢裏也想不到！」

柴進悉把從前事跡說過：「今護送聖駕還朝，候領敕命，因此來望兄長。」武松大喜道：「我作廢人，衆弟兄又成這般大事業，可喜可敬！」

柴進喚家丁捧過五百兩香信并士儀相送。武松道：「我衣食俱是常住供給，要這銀子何用？既承盛意，留在修理六和塔，與弟兄們作福。」李應道：「這些兄長收了，明日到昭慶寺再捨五百兩修塔。」

住持聽得，滿心歡喜，連忙擺齋。孫立道：「兄長平日還是用齋用葷？」武松道：「心死如灰，口還活動，只是熬不得酒。常住純素，我在房裏便喫些。」喚行童道：「床頭兩罇好酒燙起來，前日王府尹送的金腿鯪魚整理些來。只此二味寡素，想弟兄們也當不得。」

不一時，大碗酒斟來喫。蕭讓道：「兄長往日英雄，景陽岡打虎，血濺鴛鴦樓，本事都丟下麼？」武松道：「算不得英雄，不過一時粗莽。若在今日，猛虎避了他，張都監這千人還放他不過！」衆人齊笑起來。問道：「李俊做了暹羅國王，只怕還是潯陽江上打魚身段？」宋公明一生心事，被他完了，難得難得！」呼延灼道：「兄長同我們到那裏，老年兄弟，須得常在一塊，若好清靜，同公孫勝住靜，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香火正要盛哩！」

衆人又笑起來。武松道：「在此慣了，魯智深的骨塔，林冲的墳墓，都在這裏，要陪伴他。我的塔院也尋在半邊了。」呼延灼道：「我們也要去掃塔。」喚家丁取十兩銀子與住持，明日禮塔打齋。住持進來問道：「可是上智下深那位大師的骨塔麼？」呼延灼道：「正是。」住持領命去了。

武松又問道：「舊日弟兄共是幾個在那裏？」燕青道：「還有三十二個，連李大哥太湖結義的四個，還有四個子姪，與王進、欒廷玉、聞煥、章扈成，總共四十四人。」武松道：「怎麼他四個也入了夥？」燕青悉把前事說了。武松道：「事非偶然。子姪輩是那四個？」呼延灼指徐晟道：「這是金鎗手徐寧的兒子，喚做徐晟，過繼與我的。」

宋公明姪兒宋安平，花知寨令郎花逢春，做暹羅國駙馬，并我小兒呼延鈺。」武松道：「隔不多幾年，又換一班人物，你們回去，想盡是暹羅國大官哩。」樂和道：「算不得官，不過混帳。」武松道：「也強如在梁山泊上做強盜。」盡皆大笑，喫得酩酊而寢。

次早住持同十二衆僧人，焚香擊磬，一齊禮了魯智深骨塔，林冲墓上奠了酒。衆人在墓門松樹下坐着，說起中牟縣殺高俅等一節。武松稱快道：「殺得好！林教頭的魂也是鬆臊的！」

回到塔院，打過合山齋，拜別武松，依依難捨，住持跟來領銀子，進了湧金門，浪裏白條張順，敕封金將軍，立廟在門內，又備祭饒奠。大家嘆息道：「一般是潯陽江好漢，同上梁山做水軍頭領，死的死了，生的在暹羅國爲王，可見人生都是命安排！」出了錢塘門，回到昭慶寓中，把五百銀子與六和塔住持領去。

時值清明將近，柳垂花放，天氣晴和，香車寶馬，士女喧闐，畫船簫鼓，魚鳥依人，况又作了帝都，一發繁盛，真有十里紅樓，一窩風月。所以「山外青山樓外樓……」這首詩，譏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偷安逸樂，不思量重到汴京恢復疆土，故云「直把杭州作汴州」也。

閒話丟過，再說柴進等到得昭慶，天色已晚，就在寓中喫夜飯。呼延灼、李應、孫立只顧飲酒，燕青扯了柴進樂和說道：「我三個在湖上步月就來。」出了寺門，過了斷橋，沿堤步去，正值望夜，月明如晝，湖上清麗，好一派夜景。原來臨安風俗是怕月色的，游湖都在巳午未三時。

此時初更天氣，畫船空冷，湖堤上悄無人跡，愈覺得景物清幽。柴進挽了燕青的手，又走了一段路，只見兩三個人同一美人席地而坐，旁邊安放竹爐茶具，小童蹲着扇火，聽得那美人唱着蘇學士「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那套水調歌頭，真有留雲遏月之聲，嬌滴滴字字圓轉，月光照出瘦懨懨影兒，淡粧素服，分外可人。燕青近前一看，扯了柴進轉身便走，道：「我們回去罷。」柴進道：「如此良夜，美人歌得甚好，何不再聽聽去？」

「燕青低低說道：『這便是李師師，怕他兜搭。』柴進道：『我看得不仔細，原來就是他。爲何在這裏？』燕青道：『豈不聞「鶉鴿子旺邊飛」？』樂和笑道：『還好，若飛到北邊去，怎處？』」

回到寓中，呼延灼與孫立猜枚，孫立輸了一大碗，孫立不肯喫，呼延灼要扯耳朵灌他。正在喧嚷，柴進三人到來，說道：『小乙哥忒殺薄情，東京的李師師在二橋堤上唱得正好，小乙哥怕他兜搭，扯了回來。』蕭讓道：『只聞其名，我在東京許久不曾廝會，明日同去訪他。』燕青道：『這賤人沐了太上皇帝恩波，不思量收拾門頭，還在這裏追歡買笑，睬他怎的？』柴進道：『多少巨族世家受朝廷幾多深恩厚澤，一見變故，便改轍易轍，頌德稱功，依然氣昂昂爲佐命之臣，何況這樣烟花之女，要他苦志守節，真是宋頭巾。』燕青道：『恐怕不認得葉巡檢了。』衆人皆笑，又同喫了一回酒，方纔安寢。

次日同在寺前閒立，有個人提了隻花籃，貯滿了杏花，見了燕青，聲諾道：『小乙哥，你却在這裏，李師師好不記念你，他就住在葛嶺。』

這個人叫做王小閒，專和妓家打哄的，是東京人，隨李師師到臨安的。柴進蕭讓叫進，取十兩銀子與他說：『你去叫隻太湖船，備兩席酒，少停便來訪師娘，接他湖中敘話。』

王小閒接銀子去了，柴進又打點明珠一串，通天犀簪一枝，伽南香盒一個，西洋錦一端相送。呼延灼道：『我與孫大哥不去罷。』樂和道：『怎麼不去？他偏歡喜你兩個騷鬍子。』

王小閒又來請了，燕青只得陪衆人去。到葛嶺邊，背山面湖，是最勝去處。王小閒推開竹扉，一帶雕欄，護着花卉。客位裏擺設花梨木椅桌，湘簾高控，香篆未消，掛一幅徽宗御筆畫的白鷹，插一瓶垂絲海棠，簷前金鈎上銷的綠衣鸚鵡喚道：『客到，茶來。』

屏風後一陣麝蘭香，轉出李師師來，不穿羅綺，白紵新衫，宮樣粧束，年紀三旬以外，風韻猶存，笑吟吟逐位見

過，送了坐，對燕青道：「兄弟，多年不會，今日甚風吹得來！」見了柴進，叫道：「葉……」樂和忍笑不住。李師師便縮了口。樂和道：「師娘，這是柴大官人，當年假冒的。」李師師笑道：「妾身是極老實的，竟認做葉官人了。」柴進喚取過禮物。李師師道：「承衆位賜降，已是生輝，怎敢當此厚貺？却之不恭。」命丫鬢收了，獻出龍井兩前茶。李師師將織絹抹了碗上水漬，又逐位送來，送到徐晟，見這小夥兒生得俊偉，一眼睨他。徐晟又從不會在女人手裏接過東西的，過於矜持，把茶潑翻在袍子上，徐晟滿面通紅。樂和笑道：「賢姪，你見師娘送茶來，就慌了，經不起這一盃！」李師師道：「好傻話！」

大家取笑。王小閒到來道：「湖船在西冷橋，請爺們下船。」李師師又去更衣勻臉。兩個丫鬢，抱了衣包文具，下了船。衆人說說笑笑。燕青低着頭，再不開口。李師師餘情不斷，叫道：「兄弟，我與你隔了多年，該情熱些，怎地反覺得疎落了？難得相逢，到我家裏寬住幾日。媽媽沒了，是我自作主張。」燕青道：「有王事在身，只怕明日就要起程。」

王小閒擺過酒來，都是珍奇異巧之物，香麝金猊，盃浮綠蟻。李師師軟款溫存，逐個周旋，在燕青面上分外多叫幾聲「兄弟」。飲至日落柳梢，月篩花影，把船撐到湖心亭，萬籟無聲，碧天如洗，喚丫鬢取過玉簫，遞與燕青道：「兄弟，你吹簫待我歌一曲，請教列位。」燕青推音律久疎，樂和接過來，先和了調。李師師便唱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這一套，果然飛鳥徘徊，游魚翔泳，盡皆稱贊。

李師師道：「當初宋義士的滿江紅，我還記得。」柴進道：「師娘昨晚在望湖亭唱的水調歌頭，堪爲並美。」李師師道：「偶然有兩個俗客，胡亂打發他，不想污耳。」柴進道：「同令弟燕青在那邊竊聽，恐勞師娘應酬，故今日特來奉拜。」李師師道：「失瞻了。」

直飲至月落西山，曉鐘漸發，方纔罷宴。湖船攏了岸，送李師師到葛嶺，又叮囑燕青再來走走。衆人作別歸寓。

呼延灼道：「今日反害小乙哥，呆坐了一日。」徐晟道：「那婆娘油滑得緊，把茶潑我一身，爲甚麼只管叫燕叔「兄弟」？」衆人大笑。

過了一日，救命有了，差宿太尉賚詔。柴進等先去晉謁宿太尉，約定行期；又到六和塔院辭了武行者，留下一疋火浣布與他做袈裟，一串伽南數珠做個念頭，洒淚而別。幾個高興的，再進城中，置買香扇紗羅緞疋玩好之物。

燕青道：「國中唯少音樂，蟹聲蟹氣聽不得。」用千金收了一部梨園小子弟。諸事俱完，就辭朝謝恩，請宿太尉渡江，到明州下船，揚帆開去。風水欠順，行了半個月方到金鰲島。先使人報知李俊，就同王進阮小七費保高青倪雲狄成去接詔。

李大將軍從城上搭起仙橋，懸毬結綵，香花燈燭，擡龍亭，從仙橋上過去，供在金鑾殿，設了香案。李俊率文武共四十四員，俯伏丹墀。宿太尉將詔書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鴻運當否塞之時，匡濟賴英豪之用。朕以渺躬，纘嗣不基，適遭強隣啓釁，遠狩播遷，糧糈既匱，矢石已空。茲爾李俊等，夙懷忠義，今竭股肱，統橫海之戈船，收滔天之勁敵。龍輿回轍，鳳歷重頒，厥功偉矣，賞莫酬焉。考勳猷之原冊，彰錫命之崇階，爾宜奠主海邦，統御髦士，作東南之保障，爲山海之屏藩，永業勿替，榮名長保。欽哉！謝恩！

紹興元年三月……日

李俊等嵩呼舞蹈，謝恩已畢，又同拜謝宿太尉，遂將救命咨由，分給文武。展開看時：征東大元帥李俊冊立爲暹羅國王，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承制封拜，子孫世襲。

賜黃金五百兩，白銀三千兩，金印一顆，王帶一圍，蟒緞八表裏，御酒三十瓶。

公孫勝秉一正教通真虛寂大國師。

柴進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行暹羅國丞相事。

燕青太子少師封文成侯特賜金印一章文曰「忠貞濟美」仙鶴補衣一襲。

樂和參知政事兼管太常寺正卿事。

婁宣吏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朱武軍師中郎將兼大理寺正卿。

蕭讓祕書學士兼中書舍人。

聞煥章國子盡祭酒。

金大堅尙寶寺正卿。

安道全太醫院正卿。

皇甫端太僕寺正卿。

宋清光祿寺正卿。

戴宗通政司使。

宋安平翰林院學士。

樊瑞伏魔護國真人。

王進關勝呼延灼李應欒廷玉五虎大將軍皆封列侯李應兼戶部尙書欒廷玉兼兵部尙書。

朱仝阮小七黃信扈成孫立兵馬正總管武烈將軍皆封伯爵。

花逢春暹羅國駙馬都尉兼驃騎將軍。

呼延鈺龍驤將軍。

徐晟虎翼將軍。

費保高青倪雲狄成童威童猛水軍正總管武衛將軍。

蔣敬度支鹽鐵使。

穆春工部侍郎。

楊林廉訪使。

鄒潤留守司。

孫新宣慰使。杜興驛傳道。俱兼兵馬都統制武毅將軍。

蔡慶刑部侍郎兼錦衣衛指揮使。

凌振火藥局正總管。

顧大嫂六宮防禦封恭人。

遼羅國故王馬審真元妃蕭氏封王太妃。賜珠冠一頂。霞帔一襲。

遼羅國駙馬都尉花逢春母趙氏封宣德太夫人。

梁山泊已故正將秦明妻花氏封貞節恭人。

梁山泊已故義士前楚州安撫使宋江前廬州安撫使盧俊義。誥贈上柱國光祿大夫忠國公。

梁山泊已故正將吳用以下俱贈列侯。

梁山泊已故副將魏定國以下俱贈伯爵。仍建廟宇。有司春秋祭祀。

當下文武將領俱受敕命。設宴款待宿太尉。李俊致謝道：「前者梁山泊蒙太尉實詔招安。得以立功報國。今

又煩太尉遠涉波濤，頒賜恩典，洪慈碩德，頂戴無旣！」宿太宿道：「義士們忠義立心，替天行道，真是人中豪傑。可惜宋公明許多功績，反遭陷害，聖上深憫其忠，故加褒贈。列位能繼其志，復功會聚，牡蠣灘救駕之功，非同小可。今冊登王位，並授顯官，名垂奕世了。」

安道全蕭讓金大堅聞煥章拜謝道：「得蒙太尉救拔，致有今日，洪恩其實難報！」太尉道：「凡人遭逢橫禍，便當申救，使出泥塗。據他們逞一時之勢，而今安在哉？」

殿前動起鼓樂，李俊酬酒安席，送宿太尉上坐。金葉銀花，粉獅糖象，山珍海錯，無不具備。李俊北面相陪，兩旁席面四十二人一同安坐。笙簧迭奏，歌舞並陳。衆人更番相勸，宿太尉也覺得歡喜，開懷盡醉。夜深而散。

明日太尉要還朝復命。李俊道：「前日親蒙聖諭道，日本凶暴不仁，每每侵犯海疆，令某與高麗王李俟設法防禦，請太尉屈留幾日，差官到高麗約定方略，就煩太尉覆旨。」便差戴宗安道全賚了關文，到高麗約算防倭之策。安道全前日療治高麗王有功，故遣與戴宗同行。往返二十餘天，戴宗安道全回來，說道：「高麗王奉有金葉表章并朝貢之儀，說防倭之計，已謹如約。那高麗王姓李，本國亦姓李，願聯宗譜，結爲兄弟，唇齒相依，還要親自來賀。」

李俊大喜。安道全道：「那高麗王感昔日療病之功，又送我許多禮物。」李俊道：「前日送與龍王了，今日是補的。」宿太尉道：「不因昔日翻船，怎生出許多奇事！」

太尉要行。李俊命蕭讓修了謝表，併進貢之儀。又送宿太尉許多珍奇之物。李俊等送至海口，差楊林穆春護送歸朝，至明州而返。回來說：「聞有孟太后懿旨，臨安城中照依東京建造大相國寺，已請武行者做國師，魯智深一派法脈着實興旺了。」正是：

猛虎攝威爲日澤，蟒蛇脫蛻化神龍。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宮三真修靜業 金鑾殿四美結良姻

話說太尉宿元景奉欽差到暹羅，冊立李俊爲國王，其餘四十三人皆封顯官，回朝覆命，不在話下。

却說李俊送宿太尉起身之後，次日在元帥府升座，傳各官俱到，相見坐定，李俊道：「某本一介武夫，蒙衆兄弟扶助，得權攝國事，今朝廷冊立即真，可謂非分之福。但我才疎德薄，有失民望，還藉衆位輔弼，匡救過失，庶不負朝廷封爵之重。衆位的官爵，俱是朝廷論功頒授，非某有厚薄。自今以後，各供其職，若冒祿倖位，有干法紀，某亦不能念私情而曠國典也。」

衆皆頓首稱謝。命楊林築壇望祭境內山川，命斐宣定律令，軍民人等，俱要遵行。原奉正朔，紹興年號，禮儀俱照宋朝，百姓盡改暹羅蠻俗。建宣聖文廟，命開祭酒教習功臣子弟，民間俊秀，揮城外平曠之地爲演武場，五軍都督操演士卒，設立水寨，打造戰船，修築城垣，置備兵器。南門外建一座朝京樓，高有三層，雕梁畫棋，極其壯麗。更造皇華驛館，安頓大使，鄰邦行人。又遣使到高麗，琉球，占城，安南等國，聘問交接。金鰲青霓釣魚白石原，命王進阮小七，費保高青，關勝，楊林，欒廷玉，扈成，朱全，黃信，鎮守，分統二十四島，爲方伯，連帥之職。倪雲，狄成，仍守清水澳。諸事完備，把一個海外番邦，化作聲明文物之地了。

却說國中西門外的那座丹霞山，峯巒疊秀，古木陰濃，方圓一百多里。一條闊澗環繞山下，碧水澄清，文魚游泳。山上多生仙鹿，並無虎狼蛇蝎。半山裏有一梵宇，圯廢已久，奇峯插在面前。——天生一座石峯，玲瓏窈窕，如靈隱飛來峯一般，石色極其堅潤潔白，產五色芝草。——實是人間仙境，故徐神翁亦來游覽。

公孫勝愛此地清幽，啓稟道：「貧道征遼之後，卽辭宋公明回到二仙山奉養老母，隨本師羅真人修煉，已離

世網。不料事情牽累，又上飲馬川。今得洪蔭，蒙朝廷賜號加封，萬分榮足了。光陰易過，道行未成，意欲棲止丹霞山中，少修靜業，伏乞國主恩光！」國主道：「國師有破薩頭陀之功，勦關白之力，我們今日這般榮華，皆藉道方。既要靜攝，就在廢寺之基建一道院，國師在內修真，願養若國內有大事，到山中請教便了。」

朱武樊瑞向拜公孫先生爲師，也要同去修行。李俊卽命樊瑞監工，起土鳩材，百工俱聚，不消幾時，建起一大宮院，大殿上塑三清聖像，兩廊三十六天將，靈官守山門，北極聖帝鎮後殿。又建寶閣三層，供文昌、武曲、丹房、精室、水榭、山亭、莊嚴華煥。請蕭讓摹做米元章筆法，大書「丹霞宮」扁額。寶閣上臨蘇端明字帖，題曰「海天閣」。一登眺海山，洋洋大觀，一望千里。四圍廣種花竹，牧養仙禽壽鹿，充滿其中。竟成了一座貝闕瑤宮，清虛洞府。

公孫勝、朱武、樊瑞在內凝神棲息，又多收火工侍者，羽客行童，晨鐘暮鼓，煉汞調鉛，迥與塵世相隔了。左邊建一旌忠祠，塑宋公明、盧俊義、天罡地煞七十四位神像，儼然如生。右邊建一報德祠，供舊國主馬賽、真元身。各撥祭祀田二頃，守祠人役，朝夕供養不題。

却說燕青來見國主道：「鴻業已創，大綱悉舉，細目畢張，可謂具足。只有一件大事未曾講起，甚爲缺典。」國主驚問道：「還有什麼大事？賢弟，你可卽時指教。」

燕青道：「豈不聞經傳云：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陰陽之道，不可偏廢。夫婦之倫，不可乖離。萬物各有配偶，昆蟲尙有雌雄。今堂堂大國，豈可孤立於外，而宮壺無人？不唯失乾坤奠位之理，而且嗣育有斬絕之譏。」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國主可卽下令，凡文武官僚軍民人等，有女德容俱備者，選爲元妃，麟趾兆祥，以嗣世系，萬不可緩。」國主笑道：「賢弟，你言雖有理，只是迂腐些。我才德菲薄，初念不想有這地步，只因事到其間，推辭不得，權居此位。再過幾時，要同公孫先生學道，就在衆兄弟中推出一位可壓人望的，繼立國政便了。堯舜大聖人，富有四海，尙且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何況區區海外小邦？必欲付之子孫，非我

意也。」

燕青道：「不貪大位，欲授賢能，唯大聖人在上古之世方可行得，如今世道人心，非復古昔，若要如此，反啓爭端了。况五倫不可偏廢，夫婦爲五倫之首，尤爲切要。西洋有女國，是純陰之氣所鍾，不生男子，望井而孕。我這暹羅不用女子，殆是純陽之氣所鍾，可改號「鰥國」了。」國主大笑。

正敘論間，柴進、斐宣同到，問及國主爲何大笑。燕青把勸國主納妃之話說了。斐宣道：「此國家大事，不必辯論，我們自去會議便是。」遂同到丞相府。

柴進傳各官俱到，將燕青勸國主選妃，國主不允，「我等如今要使宜行事，請衆位來商量此事怎生選法。」安道全道：「數有前定，事青偶然。我前日高麗回來，翻了船，蒙國主救起，留在金鰲島，診他太素脈，原說極貴，有南面之尊，今果應驗了。後來逃難在開祭酒莊上，令愛小姐有病，我也診過太素脈，是女中最貴之相，兼且天姿秀麗，德性幽嫺，宜爲一國之母。但不知開祭酒心下何如？」聞煥章道：「我本是一國窮教授，仰藉國主洪庇，得膺清職，每思報恩無地。今承衆位採擇，豈敢固辭？只恐蓬門陋質，難以相副。但前年小女病時，夢玉女傳言，此女大貴，莫字庸流，已向安先生說過，想是數有先定了。」

衆皆大喜。柴進、燕青、斐宣、安道全、樂和一同稟見道：「祭酒聞煥章之女，姿容德性，世上無雙，願納爲妃。衆議僉同，就請納采成婚。」國主道：「不可，我年過四旬，聞小姐正在妙齡，宜配英俊之士。况又在弟兄之中，豈可悖理而行？」柴進道：「姻緣之事，不可勉強，赤繩一繫，自然聯合。劉先生入贅孫夫人，年已五十，吳國太見了道：「龍章鳳質，眞我婿也。」王侯選配，那裏論年字相當？國主正在強仕之時，聞小姐待年二十有四，所差不遠，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琴瑟鐘鼓，正爲未艾。聞祭酒原非梁山泊聚義之人，何爲悖理？弟輩要玉成了。」

國主被強不過，只得依允。柴進道：「燕少師樂參政總裁其事。蕭祕書撰聘啓，李戶部整備金珠幣帛，穆工部

料理一應修宮鋪床事宜。安太醫執斧柯擇吉行聘，便完佳期。」各人自去料理行事。

到了吉日，國中大小臣僚并二十四島將帥俱來慶賀，禮儀之盛，自不必說。祭酒親送小姐，丞相以下盡皆陪從。筵宴已畢，宮娥內侍擁入洞房。國主見聞小姐姿貌端妍，骨相豐厚，不勝之喜。可憐斷殺半生，歷年辛苦，從不知溫柔鄉這種滋味。錦被香濃，繡幃春暖，真是天上風光，人間少有。有詩爲證：

秦女吹簫引鳳凰，蛟龍雲雨豈尋常。夢回還想漁家樂，今夜桃源在玉床。

當下國主就留開祭酒同居，稱爲國丈，大排筵宴，謝文武官僚。

過了三朝，聞妃備贊見之儀，乘了鸞輿，武士開道，宮娥侍從，到宮中朝見國母。侍女鋪了氈單，聞妃掖衽而拜，國母受了半禮。請玉芝公主與盧二安人盧小姐呂小姐相見。聞妃與公主相讓。聞妃道：「公主是金枝玉葉，豈敢僭越。」公主道：「駙馬原是姪輩，妾亦從夫，自然請上。」謙遜多時。國母道：「賢妃正位，我兒自然朝見，既是謙光，平拜了罷。」

於是聞妃公主安人小姐，一同平見。國母看這聞妃相貌端莊，幽嫺禮度，稱贊道：「賢妃青年厚福，當永正母儀，不似老身譴薄，遭逢多故。」聞妃道：「妾痛先慈見背，生長寒門，今侍國主巾櫛，實爲不稱。凡百望乞國母教誨。」

國母見聞妃賢達，甚是喜歡，設宴招待，請花太夫人秦恭人顧大嫂陪宴。公主和盧呂二小姐甚是親熱，如平素姐妹一般。聞妃在上，國母陪坐，花太夫人依次安席，笙簧迭奏，歌舞並陳。顧大嫂道：「承國母恩召來陪聞妃，只是我粗鹵的人，反覺害醜。」國母道：「你在男子中，倒不怕羞。」顧大嫂道：「張拳弄棒，上陣廝殺，竟不曉得自己是女身。今日在筵上渾身過不得，待我喫兩碗，自去巡宮罷。」國母和聞妃盡皆微笑。宴飲已畢，聞妃罷宮，闔府不在話下。

却說呼延灼來見聞國丈道：「恭喜令愛正位母儀，萬分之美。小弟有一事特來相煩：小女長成，意欲招徐晟爲婿，一來是故人之子，兼他青年有志，特煩作伐。」聞煥章道：「老將軍不忘故舊，擇婿得人，敵門下自然喜從。」呼延灼道：「還有一事：小兒亦未成婚，前日在梁山泊殺了百足蟲，奪回的呂小姐，原是同僚呂元吉之女，憐他孤榮閨秀，今在宮中，欲聘爲媳，以完兒女之事。」聞煥章道：「呂小姐被難，若無令郎，必污強暴之手。只是呂小姐不好自主，必須稟知國母，成此美事，容當奉覆。」

呼延灼別去。聞煥章即請徐晟到來，相見了。聞煥章道：「有椿喜事，賢契可曉得麼？」徐晟道：「門生有何喜事，並不知道。」聞煥章道：「呼將軍有女賢淑，欲招爲婿，特此通知。」徐晟道：「蒙繼父教育之恩，又將閨玉見許，豈敢拒却？只求恩師作主。」聞煥章道：「總在他家，禮儀不消備得，你打點做新郎便了。」呼將軍還有一事，要我去稟國母娶呂小姐爲媳。我不知當日情由，同你去便好。」徐晟道：「呼大哥奪轉呂小姐時，便有眷戀之意，亦是天緣，門生陪去。」

兩個到宮門，內監引進。聞煥章徐晟後宮拜見。國母命坐賜茶，說道：「國丈，昨日相見，令愛端莊靜一，深爲可敬。」聞煥章道：「貧家弱息，蒙國主選擇，實是有愧。」便道：「有事啓上。」呼延灼之女願贅徐晟爲婿，其子呼延鈺未曾婚配。呂小姐在梁山上被土寇所掠，是呼延鈺救了，意欲聘爲媳婦，因其現在宮中，故倩臣啓稟。」國母道：「呂小姐係宦門之女，德容並美，可配呼延鈺。他無父母，我已養爲繼女，明日陪下粧奩，我親自送去便了。」徐晟道：「若得國母作主，又枉鶯駢。」呼延鈺父子感恩不盡矣。」拜辭而出。

即到呼延灼家裏。聞煥章舉手道：「二喜俱諧，令坦感激不盡。」呂小姐國母已認爲女，陪下粧奩，親送成婚。」呼延灼大喜，款住聞煥章飲酒。徐晟悄悄與呼延鈺說知：「大哥，你與花駙馬做連襟了。」呼延鈺暗喜。

次日，呼延灼去求蕭讓作禮書聘啓，完兒女姻事。蕭讓沉吟了一會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理之當然。」

兄長之舉，真爲兩全其美。小弟有女，年已長成，頗好文墨，難於擇婿。我見宋安平儒雅，意欲招他爲婿，敢煩兄長作伐。」呼延灼道：「世誼久交，郎才女貌，正是一對，小弟就去作合，必然喜允。」

却說宋清聞得呼徐二家聯姻，因與宋安平講：「你年已弱冠，必須尋一頭親事方好，只是在海外無有書禮之家，却怎麼處？」宋安平道：「孩兒年紀又不大，書中有女顏如玉，爹爹不必掛懷。」正說間，門上報道：「呼將軍到。」

宋清父子迎進，揖罷坐下。呼延灼道：「特來與令郎作伐。蕭中祕有女，知書達禮，儀容窈窕，若配令郎，金屋玉堂，正是佳兒佳婦。」宋清道：「方纔與小兒說起，必須書禮之家，若蕭中祕，正是門當戶對。既承盛意，又鼎重長兄，自然要仰附了。」

呼延灼別去。正回覆蕭讓宋清父子樂從，只見內監傳國母懿旨：「宣李國主柴丞相斐吏部戴通政燕少師并二位有事商議，他們都在朝門了。」呼延灼蕭讓即刻上馬到宮門，果然俱在，同進後宮拜見。國母賜坐。

國母笑道：「燕少師，你是聰明人，今日老身請列位來有何事理？」燕青道：「臣不知睿慮，敢請明示。」國母道：「各家姻事俱已聯合，只有盧小姐在宮中，是卿身上的事，爲何再不題起？」燕青道：「國母與二安人作主，選配衆公卿子弟便是。」國母道：「他母子二人偏不要衆公卿子弟，遵盧二員外治命，要你爲婿，說當年拴在金營，虧你竭力周旋，得有今日，故對我說，定要知恩報恩。」戴通政聞你在大名府時節，就有一句相訂，你是原謀，須爲完美其事。」戴宗道：「果是在大名府，二安人就娶招燕青爲婿，因他彼時推托，臣說倥偬之際，未便結姻，日後在我身上，今蒙國母爲主，自然沒得說了。」燕青道：「臣向受東人之恩，二安人有難，自然該周旋的。若如此說，不唯有礙東人，是當初便有私意了。」國母說：「他是冒姓盧與東人何礙？遲至今日，老身作主，有甚私意？請國主與衆公卿在此爲證，使少師推託不得。」小姐雖有二安人，已拜我爲母，粧奩俱備，一同呂小姐送嫁。

燕青再要開言。國主急止住道：「賢弟不必開言。你忠義兩全，又承國母慈旨，何用多講？你前日勸我納妃，何等正論？若再不允，是責人則明，恕己便昏了。」

燕青頓口無言。叩頭謝恩。國母大喜，傳旨：「至吉日，燕少師呼延銍、宋安平、徐晟一同在金鑾殿上結親，老身好同觀花燭。一切禮儀，國主可敕有司速備。」對花駙馬道：「你又多兩個姨夫了。」李俊等辭出。燕青一向同居元帥府，今有了家眷，就撥附近甲第一所，器皿俱備，以待成婚居住，不題。

却說到了吉期，有司在殿上結綵鋪錦，香案龍花，樂部備相，綉幄珠簾，整飭得極其華麗。先一日，國母呼小

姐蕭小姐進宮，聞妃亦到，餽送珠翠香粉助粧。聞妃與蕭小姐久不相會，分外綢繆。

到了次日吉時，國母穿戴欽賜的珠冠霞帔，只見開煥章呼延灼、戴宗、前導燕青、宋安平、呼延銍、徐晟都是大紅袍，烏紗帽，上插兩朵金花，披紅騎馬，到金鑾殿上立定。一派笙簫細樂。先是國母二安人、聞妃公主出來。國母南面而坐，序班鳴贊喝禮。一簇宮娥擁出四位天仙，鳳冠霞帔，先拜了天地，捉對兒夫妻交拜，轉身同拜國母。國母回了半禮，同拜國主、聞妃，又拜公主二安人。盡皆回拜。宮娥捧出金樽菓盒，每人敬了三盃酒。羽林軍擺隊，鼓樂喧天。四位新人乘轎，四位新郎騎馬，迎歸府第。國母排鑾駕，送呂小姐呼小姐，二安人送盧小姐，花駙馬送蕭小姐，分頭到了各人府宅。看官從不見四對仙郎玉女在金鑾殿上結親，恁般富貴，真是古今希有，有詩爲證：

高控金鈎玉漏長，西宮夜靜百花香。今宵雨露都滋遍，四朵新紅褪海棠。

金鰲等四鳥皆使人來慶賀，各家置酒回謝，不題。

却說國母又請李國主并合朝文武都到拜畢，國母開言道：「前日變故，賴李國主文武之力，得復大仇，已無憾了。李國主受朝廷冊立爲暹羅國王，凡境內之事，皆從李國主令旨了。老身豈可還在宮中，李國主反居元帥

府今日老身卽出宮與公主同居，請李國主進宮，方成體統。」

國主要辭，衆文武一齊道：「國母真是女中英舜，事事達禮，竟從懿旨便了。」謝恩而出。國母收拾到駙馬府，國主擇吉入宮，事權歸一，太平無事。

一日，燕青道：「還有一事未完，可發令旨施行。」國主道：「還有何事？」燕青道：「男女之欲，何人無之？我兄弟們少年時都負氣使酒，習學鎗棒，把女色不放在心上，又爲官司逼迫，上了梁山，後來征討四方，無暇及此。今託國主洪庇，建立國都，同享富貴，除了柴進關勝李應朱全費保蕭讓金大堅宋清孫立孫新蔡慶呼延灼……等各有宅眷，其餘盡是孤身。不要說衾寒枕冷，無人侍奉，後來絕了嗣息，祖宗血食也就斬斷了，豈不可憐？趁他們年紀正壯，還可生育，將來長成時還可扶助世子，不然，吾輩亡過朝，無勳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依舊屬之他人了，豈不可惜？衆位公卿未有室家的，見我等各完配偶，心中未必不起念頭，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宜妙選名門，使各諧淑偶，以慰衆心，以固邦本。」

柴進斐宣道：「少師之言，正合儒者「推己及物」之道。」國主道：「少師之論極是，當速議依行。只是那裏尋出許多做夫人的來？」燕青道：「我還有一個大道理。」正是：

英雄自古多情事，富貴安能不起奮？

不知燕青有甚道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大聚會弟兄同宴樂 好結果君臣共賦詩

却說燕青要國主推恩，與衆功臣完娶，便道：「我們創業開基，國中舊日臣僚雖各供原職，精神到底未必十分融貫，莫若遍選名門望族與中土來的文武各官，或量品級尊卑，或論年紀大小，一邊求婚，一邊擇婿，務使門

當戶對，兩相情愿，彼此一家，陰陽合德，自此再無隔礙，必然感恩盡力，子嗣蕃衍，可繼宗祧。後來又好輔翼嗣君，眞所謂一舉而三善備也。就是軍士中無妻小的，不妨與暹羅國民家互相婚配，將見兵民相安，主客相忘，人懷士著之思，軍無逃伍之慮。所謂人倫始於夫婦，王化起於閨門。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全在「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八個字中做出。當今要務，莫急於此。」

國主道：「賢弟既能定國安邦，又曉人情物理，實爲可敬。就煩四位一行。」燕青道：「細微之事，何必丞相吏部？只消同樂參政去。倒要顧大嫂來照驗。」國主問：「要他何用？」燕青道：「我兩個是大臣，怎好仔細端詳？那些女子倘有暗疾，何從而知？必須顧大嫂來詳察，庶幾遴選務得真材。」國主依言。

燕青樂和出了曉諭。國中望族，家家願得中華人物爲婿。顧大嫂從中選擇了數十家，每位聘金三百兩，綵緞二十端，釵環衣服，另自製送，擇日用肩輿送到宮中。國主同聞妃看見一個個秀美端莊，都是夫人材料，歡喜不勝，傳令文武功臣各人自去配合八字。娶親的男家選不將吉日入贅的女家看納婿周堂。一國之中，大半是新郎新婦，眞覺氣象融和，君臣同魚水之歡，男女有及時之樂，選遍天下，再沒有這樣快活世界了。只見公孫勝、武戴宗、樊瑞苦辭了這番喜事，說道：「出家人一心修煉，已掃塵緣，何須眷屬？」國主亦不好再三相強。

却說國中一個通事官的女兒許配了狄成，因清水澳隔遠，不敢輕離汛地，自備船隻送去。那白石島關勝原有家屬，國主差人取楊林、高林回國完婚。高青欣然領命，楊林只管沉吟。關勝道：「這是國主美意，體悉人情，賢弟爲何遲疑？」楊林道：「前日攻這白石島，若無方明不能成功。他的女兒雖被屠啞所辱，頗生得秀淑，方明幾番要將女兒隨我，恐怕涉私，堅拒了他，今若另娶，辜負方明這片真心，不去又違國主的美意，故此事在兩難。」關勝道：「這個不難，待我申文替你出辭婚表便是。」就喚方明到來，說道：「你有破白石島之功，還要陞擢。女兒可與楊將軍做夫人，一同鎮守。」方明道：「久有此心，只因楊將軍堅辭，故此不敢。今承將軍台旨，即刻送來。」

「關勝置酒與楊林結親，申文回了國中不題。」

却說花逢春來稟國主道：「小姪蒙樂叔叔大恩，未曾報得，當初樂嬪嬪亡後，至今尙無夫人，曉得樂叔叔性格極雅致的，未必要娶這裏人。公主身旁有一宮娥，原是潮州人，名吳采仙，姿容豔麗，德性端莊，公主待他如姐妹一般，年已二旬，意欲送與樂叔叔做夫人，特來稟知伯父。」國主道：「樂參政自從毗陵救我出獄，平定金鰲島，結好暹羅國，多是他的大功，今一例相待，甚覺歉然。只是一時聘不出中國夫人，賢姪有此盛意，可謂以德報德了。必要燕少師作合方妙。」就傳燕青來說知此意。燕青道：「此是美事，待我去與他說知。駙馬，你竟送到孫立府中便了。」

燕青去會孫立樂和茶罷閒談。燕青道：「那楊林到會使乖，娶方明的女兒，是揚州瘦馬出身，好不在行，只是與屠啜澆殘。」樂和道：「情之所種，也不妨得。」燕青攢着眉說道：「國主又要我臨安走一遭。」樂和道：「爲着何事？」燕青道：「國主專爲參政的大功，未曾酬得，一例施行，心上不安，要我去京中聘一位千金小姐送作夫人。」福和認着真道：「豈有此理！有人侍奉枕席，已爲過分，怎要勞少師遠涉國主平日如骨肉一般，怎麼正了位就客套起來待我自去辭謝。」孫立道：「這不是軍國大事，論起來何苦萬里航海？」燕青道：「既然參政力辭，有一位現成夫人就送來了。」樂和道：「少師又來取笑，夫人那有現成的？」

正說間，只見花駙馬引一乘大轎，四個宮娥，隨着後面擡千金嫁粧，大吹細樂，一行人到來。孫立樂和見了愕然。花逢春道：「樂叔叔，大恩未曾報得，公主身旁有一宮娥，名吳采仙，是潮州人，德容俱備，國主特託燕少師致意，送來權作夫人，以表一點微忱。」孫立道：「方纔少師說要到臨安聘娶，萬分使不得。若駙馬盛意，樂舅就可拜領了。」燕青笑道：「我說是現成的。」請夫人出轎。」

吳采仙出轎，果然風姿絕世。孫立大喜，自請夫人接進，就設酒款待。燕青花逢春酒散之後，孫立料理花燭，與

樂和結親，分明韓夫人遇着于祐，樂不可言。

次日，孫立樂和來謝國主并駙馬。燕青、斐宣、柴進俱在殿上稱謝過了。國主喚宣呼延鈺到來道：「賢姪，你前日叫留洪濤之女，今你既有了夫人，領去做副室罷。」呼延鈺道：「小姪那裏要他？只因洪濤篡弑全家，誅戮此女無辜，被薩頭陀強逼成婚，且律上原有出嫁之女免死一款，故敢求留他一命。於今他也有着落了。那鄆哥雖是小人，倒也有義氣，曾在李家道口救了我們三人性命，又有破鄆城縣的功，故我意欲將此女賞與他爲妻，不識可否？」國主道：「有罪則誅，有功則賞。既如此，你就領去賞他爲妻罷。」呼延鈺領去。

國主道：「我還有幾個人不曾賞得。」卽傳令旨喚熊勝、許義、唐牛兒、吉孚和合兒、鄆哥、花信、方明等到。方明在白石島，不能卽至。熊勝等俱來叩頭。國主道：「熊勝有破龍角寨之功，許義有招降韭山門之力，吉孚、唐牛兒救出柴丞相，鄆哥救了三位賢姪與還道村之功，和合兒內應破洪濤，方明有攻白石島之績，花信三世忠勤，並爲可嘉，各俱量授統制之職。」將公孫勝等苦辭那幾頭親事，又選三四家送熊勝等去招贅成婚。鄆哥已有了洪濤之女爲妻，令隨呼延鈺。唐牛兒、吉孚在丞相府効用。花信年老辭了續絃，住駙馬府總管。方明自在白石島。熊勝監守城門。許義領舡巡海。發放已畢，各各謝恩而出。正是：微功必錄，恩澤普遍，無不稱功頌德，感激歡呼。

一日忽有報來，高麗國王親來聘問，已在青霓島相近。國主卽差童叟、童猛先去遠接，再差孫新、蔡慶、宋清、杜興到海岸伺候。過了一日，那邊官員先齎高麗紙大紅全帖，上面寫道：「宗弟僕頓首拜。」這裏探事官報道到了。國主喚排鑾駕，同丞相柴進、少師燕青、參政樂和、吏部斐宣到皇華館迎接。

那高麗國王李僕只帶兩員大臣、四員內監、五百名羽林軍護駕。相見之時，各敘景仰之意。高麗王道：「僻處海隅，蕞爾小國，久企老宗兄天縱之資，統理大邦，特覲龍光，祇領清誨。」國主答道：「樗櫟之材，承乏小國，屢欲恭詣闕庭，反蒙先顧，何以克當？」

兩位國王並輦而行。到金鑾殿上，柴進等一同拜謁。高麗王連忙回禮道：「各位俱是伊呂之材，大名如雷灌耳，宗兄得此良佐，自然光被四海。若某小邦，並無濟時之才，深懼隕越。」國主道：「上國是箕子聞基，文明禮樂，自漢唐以來，世多碩輔。弟這裏這幾人，都是昔日盟友，相助分理，以匡不逮，怎敢望貴國世臣？」

敘過話，光祿寺排設筵宴，水陸畢陳，笙簧迭奏。飲酒中間，高麗王道：「小邦始號朝鮮，頗以禮義自持，爲大宋東藩。倭王自恃其強，長來侵犯。前承使臣頒令，約共隄防。奈弟齒衰邁，又且善病，已傳位小兒。恐他愚弱，不能料理，宗兄威行海外，文武忠良，成救駕之功，建不世之業，欲結爲兄弟，爲唇齒之邦，想蒙宗兄不棄。」國主道：「前日三島倡亂，革鵬借兵，倭王遣關白將萬人來攻，已見隻輪不返。若二國結連如左右手，倭國擊東，則弟從西救擊西，則兄必從東應，自然不敢再肆荼毒。若得俯納，爲弟叨荷實多。」高麗王大喜，當夕酒散。

次晨焚起一爐好香，高麗國王李悞，暹羅國王李俊，共拜天地，然後交拜。高麗國王年長爲兄，暹羅王爲弟。兩國大臣各相交拜。對天設誓道：「李俊李悞，忝爲同姓，二國相鄰，結爲兄弟，盡忠天朝，撫牧萬姓。若有外侮，并力捍禦。倘生內亂，亟爲勦除。吉凶聘問，災豐相恤。自盟之後，永以爲好。若有違背，天必厭之。」自此之後，兄弟稱呼。

高麗王道：「前日蒙道君皇帝差御醫安道全療愈我病，再生之德，未曾酬報。前奉使到敝邦，爲國事倥偬，不及請教，今欲再求診救，不知在否？」李國主道：「安道全原是梁山泊聚義的，因欽差治長兄的病，回到金鰲島，遇颶風翻了船，小弟救出，送到東京，被盧師越所譖，蔡京欲置重典，幸宿太尉解救，逃到登雲山，得保性命。聞得宿太尉說，那盧師越投順金朝，認錯了病，被幹離不所殺。安道全這口氣泄了，如今是在這裏。」

傳令旨宣了安道全來到，拜見高麗王，致謝前日厚賜。高麗王道：「承先生神術，重得延生，只是賤體尙弱，欲再求良方。」安道全凝神定慮，診了高麗王太素脈，稟道：「殿下精神雖弱，脈氣甚清，定享遐齡，兼有神仙之分，當斟酌一方呈上。」

高麗王道：「寡人已傳位世子，庶務一應不理，正欲息慮修真，聞得吾弟處有一公孫先生，欲求一見，可得瞻禮否？」國主道：「公孫先生在丹霞宮修道，小弟正要去候見他，可以同往。」高麗王大喜，不用儀從，二主並馬而行，柴進安道全隨後。

到了丹霞山，高麗王見山景清幽，不勝欣羨道：「敝邦只有濁浪頑山，那裏得此仙境？」公孫勝聞知，同朱武、樊瑞出來迎接。到大殿上，先拜了三清。公孫勝等要下拜，高麗王道：「正欲投在門下，豈敢當此！」行了稽首禮。接到秋濤軒獻茶。各處遊玩，又登海天閣，見萬頃銀濤，千山削翠，心曠神怡。國主道：「欲與先生計議建一壇羅天大醮，報答神明，追薦宋公明等，并陣亡將士，不識幾時好起壇場？」公孫勝命朱武擇了第三日良辰啓醮。國主道：「敢屈兄王大駕寬住幾日，與觀勝會，何如？」高麗國王喜允。公孫勝就命朱武開了科儀。國主即敕有司辦理，選七七四十九員，得道高真，做七日道場。殿前立起兩掛長旛，旛上寫這：

一靈秉正，縱然鐵額銅頭，盡作忠臣孝子。萬法融時，任他刀山劍樹，化爲玉壘瓊葩。

殿上擺設得十分莊嚴，就啓醮。這日公孫勝主壇，披錦欄鶴髦，星冠象簡，一日三朝，唸誦經文，施符設咒。國主與衆文武齋戒沐浴，朝夕禮拜。

到圓滿這日，國母聞妃、公主、花太夫人等都來朝禮。國主叫衆百姓觀仰。到三更時分，公孫勝虔心發表，專求顯應。此時一輪皓月當空，萬里無雲，微風不動，忽聽得西北天門上一聲响，現出萬朵彩雲，霞光絢爛，半空裏仙樂鏗鏘，異香馥郁。國主同衆人不勝駭異。雲過處，閃出朱旛絳節，玉女金童，宋公明等俱立雲端。後邊又有一小隊，却是舊國主馬賽真，萬目同見，一齊下拜。逾時冉冉而去。衆人盡道虔誠所感，道法高妙所致，無不歡忻皈依。

高麗王見這般顯應，次日喚內監備了贊儀，拜公孫勝爲師。回到國中，謝別國主道：「承老弟不棄，得聯宗譜，

榮幸之至！今返小邦，看小兒綜理國政，稍得就緒，明春卽到丹霞宮來出家。」國主款留不住，又設宴餞別，命童威童猛送至界口而還。自此無事。

不覺臘盡春回，上元將到。國主傳令請金鰲四島並清水澳將領都到國中，與國中文武，大家慶賞元宵。搭三座鰲山金鑾殿前一座，朝京樓下一座，宮中一座，廣放花燈，與民同樂。設三處大酒館，戶部給下錢糧，備辦酒饌。自十三夜起至十五夜止，效唐朝時故事，大脯三日。凡有職官員并禁林兵役都掛牙牌，竟到館中任意吃酒，不要會鈔。公卿宅眷俱入宮陪侍國母宮中賞燈，聞妃爲首，頭大嫂押班笙歌細樂，烟花火炮，通宵徹夜不休。朝門前設兵護衛，國主同丞相柴進以下文武各官俱上朝京樓宴會。樂和把初出海時花逢春射死鯨魚那兩個魚球鏤空了，點上蠟燭，如巴斗大兩顆水晶丸，銀光閃閃，人都猜不出是什麼東西做的，真是奇觀。

公孫勝等也到。國主正坐，其餘四十二人序爵安位。國主舉杯道：「幸得皇天護祐，朝廷錫恩，衆兄弟同心輔助，得成此大事業。思量在常州看燈，被呂太守拿了，樂兄弟用計救得出來，海外稱尊，正所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今遇上元佳節，不可不慶。只於不宜荒淫，一年一次，與衆兄弟暢敘歡情，却無不可。」

飲到半酣，喝那奏樂的住了。國主道：「我雖粗鄙，雅好文墨，當年重陽賞菊，宋公明有滿江紅一闕，至今我還記在心中。今日勝會，不可無詩以紀其盛。若只是大塊肉大碗酒，依舊梁山泊上光景了。諸位中有能詩的，各自做來，如不能者，罰依金谷酒數。我先罰起。」喚內侍斟上三大犀杯吃了，取文房四寶放在閒桌上。

衆人互相推讓。丞相柴進拂拭花箋，吟成一首呈上：

氣象巍巍大國風，元宵樂事賞心同。冰輪湧出金鰲背，萬載千秋一照中。

國主衆人看了，種贊道：「臺閣氣象，燕許手筆，可卜將來相業。」

聞煥章吟道：

柳梢殘雪拂東風，燈月交輝瑞靄同。聖世必須興禮樂，薰陶養育辟雍中。
柴進道：『足徵國丈教胄子育人材雅化。』

蕭讓把酒吟成一首：

太史由來采國風，賡歌又與舜廷同。萬花明月元宵夜，杯酒君臣一氣中。

開煥章道：『好個一杯酒君臣一氣中！真是盛世明良！』

燕青作言志詩道：

少年浪跡似飄風，曾記東京此夜同。知己君臣難拂袖，且酣烟月五湖中。

樂和道：『燕少師要扁舟五湖，有盧小姐作西施了。只是國主是可同安樂的。』

蔣敬手裏像打算子一個，停了片時，也做一首道：

瀛海澄波無疾風，洞庭秋月一般同。笙歌鼎沸瓊筵盛，映徹銀花綠酒中。

燕青道：『洞庭秋月』是瀟湘八景之一，可知是潭州人哩。』

宋安平矢口成章道：

物華天寶動和風，一派簫韶仙苑同。宣到玉堂傳草詔，金蓮兩炬落梅中。

斐宣道：『宋學士此詩自是翰林范仙班，移動不得。』

花逢春不假思索，把錦箋起稿道：

玉街十里颭香風，長喜元宵佳節同。走馬夜深金埒上，絲鞭遙指鳳樓中。

衆人盡贊道：『駙馬應詔之作，古來甚少，花公子此詩稱絕唱了。』燕青又問柴進說：『柴丞相，你是做過方臘駙馬的，那時會做詩麼？』合席拍手大笑。

公孫勝道：『貧道不曉得吟詩，唱個道情罷。』敲着漁鼓簡板，唱西江月道：

回首風塵自遠，息機萬慮俱忘。功名富貴霎時忙，走馬燈邊一樣。

美酒三杯沉醉，白雲一枕清涼。蓬萊閬苑可翱翔，早渡洪波弱浪。

國主大喜，合席斟上大觥。阮小七道：『國主的令，不能詩者罰三大杯，我連字也不認得，該吃六大杯。』衆人皆笑起来。

梨園子弟呈上院本，柴進繙了幾頁，見了有水滸記，問是甚麼故事。那副末稟道：『此是千歲與各位爺的出處，是周美成學士填詞。』國主道：『我們所做的事，難道就有戲文就演他！』梨園道：『恐內中有不便處，小的們不敢。』國主道：『何妨！你不見關聖帝君的獨行千里，過五關斬六將，長是扮的，不要忌諱，盡情做來。』梨園下去。

鬧了三通場，先是吏巾圓領宋公明登場。到智取生辰綱，阮小七不勝指手畫腳起來。及後演宋公明怒殺閻婆惜，國主拍案道：『那淫婦該殺！』演至江州劫法場，戴宗道：『我那時已是死數了，不料尚有今日！』做出時遷盜甲，呼延灼道：『若無徐寧上山，怎破連環馬？』鑼鼓震天價聲，黑旋風大鬧東京。徐晟道：『這李師師便是西湖上的麼？』樂和笑道：『你還記得潑翻茶在袍子上？』慢慢做到燕青打擂台。國主道：『少師那時手腳還利便。』直演到宋公明衣錦還鄉，柴進道：『虧他情節件件做到，回想起來，真是一夢，再有誰人把後本接上，我們今日同賞元宵大團圓了。』正是『歡娛嫌夜短，』已是鷄鳴四野，撤席歸宮。一連歡樂了三夜，謝恩而出，各守職業去訖。

到了秋間，那高麗國王果然換了道粧，只帶兩名內監，兩個行童，到丹霞宮投公孫勝出了家，錢糧他國中不時送來。自後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物康阜，真是昇平世界。

國主次年生下世子，因徐神翁之言「若要卸擔，須待登來」，遂取名李登。公卿大夫中大半生子，互結婚姻。每年差官進貢朝廷。國主後至七旬，傳位世子，也到丹霞宮修道，壽至八十，無疾而終。衆公卿盡享高年。唯有公孫勝到一百二十歲，尸解而去。世子用宋安平爲相，花逢春呼延鈺徐晟爲將，公卿之子皆爲世臣。李登仁慈守成，又傳數世，與南宋國運相爲終始云。後賢有詩兩首嘆道：

儒者空談禮樂深，宋朝氣運屬純陰。不因奸佞污青史，那得雄姿起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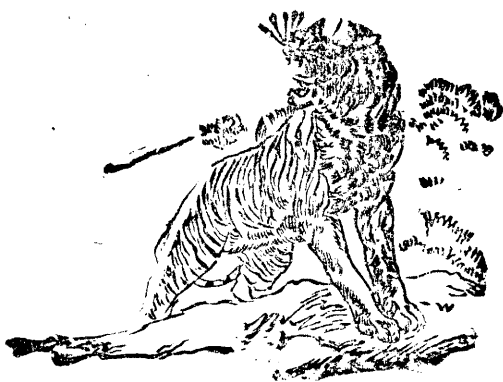
報國一身都是膽，交情千載只論心。無端又續英雄譜，醉墨淋漓不自禁。

鄆城小吏志翩翩，白骨封佛亦可憐。未到死生休遽信，漫誇富貴不相捐。
古來凡事多曾有，世上如君亦覺賢。司馬感懷成史記，一篇游俠最流傳。

電筒每隻式大節拾元正

及成文 清廷林烈侍

畫割



大達圖書供應出版社新版新書

廉低折扣 良精刷印 朗疏跡字 秀清本版 閱校細精 善完理整

龍鳳再生緣

精本標點……濟公傳

精本標點……陸宣公奏議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名言類鈔

精本標點……彭公案

精本標點……史記菁華錄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日記

精本標點……施公案

精本標點……絕妙好詞

精本標點……板橋雜記

精本標點……永慶昇平

精本標點……斷腸詩詞

精校大字……樊山公牘

精本標點……龍鳳再生緣

精本標點……文心雕龍

精校大字……樊山牘續編

精本標點……天雨花

精本標點……蘇批孟子

精校大字……樊山牘續編

精本標點……正德游江南

精本標點……老子新注

精本標點……尺牘合璧

精本標點……蘭花夢

精本標點……鄭板橋集

精本標點……秋水軒尺牘

精本標點……明珠綠

精本標點……白香詞譜

精本標點……雪鴻軒尺牘

精本標點……水石緣

精本標點……楚辭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家書六種

精本標點……兒女濃情傳

精本標點……唐詩三百首

精本標點……曾文正公家書

精本標點……閨秀佳話

精本標點……隨園詩話

精本標點……八賢書札

精本標點……新紅樓夢

精本標點……王充論衡

精本標點……小倉山房尺牘

精本標點……西廂記

精本標點……世說新語

精本標點……俞曲園尺牘

精本標點……琵琶記

精本標點……曾文正詩文集

精本標點……蘇黃尺牘

精本標點……桃花扇

精本標點……經史百家簡編

精本標點……左文襄公尺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602B

